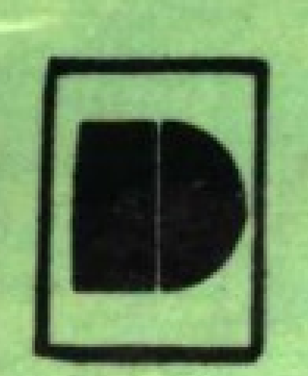


东欧文学丛书

小城故事

〔捷〕扬·聂鲁达 著

杨乐云 蒋承俊 译



ISBN 7-5366-1331-8

I·243 定价：6.40元

IAOCHENGGUSHI

小城故事

〔捷〕扬·聂鲁达著

杨乐云蒋承俊译



责任编辑　张小红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寇小平

〔捷〕杨·聂鲁达著　杨乐云　蒋承俊译
小城故事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8.375　插页4　字数293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5366-1331-8/I·243

定价：6.40元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遭受过俄国、奥匈帝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和统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和占领，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过巨大成就，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曲折。

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又是社会和时代

的反映。东欧各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后来虽然遭受了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但随着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东欧文学也相继繁荣起来，其独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民族解放斗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繁荣又推动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19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和作家：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捷克的马哈、聂姆曹娃、聂鲁达，匈牙利的裴多菲、约卡伊、米克沙特，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保加利亚的波特夫、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兹马伊等。20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采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放异彩、除现实主义文学外，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文学相继出现、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崛起。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和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

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50年代前后(除南斯拉夫外)，曾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大大扩大了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尖锐的政治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歌、小说，又有对社会上种种的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对过去错误进行反思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反映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有的采用怪诞、魔幻或者象征、隐喻等手法。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并得到了欧美文学界的好评。

文学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接近、了解和增进友谊的桥梁。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先驱们，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过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并亲自翻译了东欧作家的作品，还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我国和东欧各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东欧文学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东欧各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以及东欧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也为了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经验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特编选出版这套"东欧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由著作和翻译作品组成，著作包括东欧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评论专著，由我国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而成；翻译作品以小说为主，着重介绍东欧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著佳篇，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读者有所裨益，并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指教。

目　次

小城故事

安静大楼里的一周	杨乐云译	3
理尚奈克先生和斯赫莱格先生	杨乐云译	125
她给一个乞丐带来了毁灭	杨乐云译	142
鲁斯卡太太的软心肠	杨乐云译	155
夏夜絮语	杨乐云译	165
害人郎中	蒋承俊译	184
水鬼	蒋承俊译	195
沃雷尔先生的一只浸满烟油的海泡石烟斗	蒋承俊译	205
在“三枝百合花”酒家	蒋承俊译	214
圣瓦茨拉夫的弥撒	蒋承俊译	218
这是怎么回事	蒋承俊译	235
今年万灵节的花絮	蒋承俊译	262
群像谱	蒋承俊译	280

小 品 文

小品文 杨乐云译 399

赫拉德强尼的黄金巷 杨乐云译 404

话说旧时的小酒店 杨乐云译 411

女医生、女教士、女律师 杨乐云译 431

衣衫褴褛的人们 杨乐云译 441

乌云和彩虹 杨乐云译 509

舞会遐思 杨乐云译 513

小东西们 杨乐云译 545

天使是女的吗? 杨乐云译 553

“那是1890年的 5 月 1 日” 杨乐云译 561

译后记 569

小 城 故 事

安静大楼里的一周

一　穿睡衣的人

我们的感觉是置身在一间密不通风的屋子里，周围是浓重的黑暗，没有一条缝隙透进哪怕少许光线。这里黑到如此程度，以致有时我们仿佛觉得眼前有个明亮的东西在晃动，实际上那只是想象中的一个红点罢了。

绷得紧紧的感官神经连最细微的生活迹象也捕捉到了。嗅觉告诉我们，这里弥漫着一股油腻味：是许多种粗俗气味的混合体，时而像松木或杉木，时而似羊脂或猪油，过一会儿又仿佛是干李子、小茴香、或者烧酒和大蒜的气味。耳朵里听到了时钟的滴答声。这肯定是一只老式的挂钟，有一根长长的钟摆，末端垂着的薄洋铁皮圆片儿想必已稍稍扭曲。钟摆一味单调地絮聒着，但有时会忽然卡了一下，变成几声含糊不清的嗫嚅，

圆片儿也随之轻轻一颤。嗫嚅有规律地每隔不久重复一次，于是这也变得单调而千遍一律了。

与此同时，我们听见了熟睡人的鼻息声。人数肯定不止一个。鼻息声千变万化地交叉进行着，从没有一致的时候，一次也没有。有时这个低下来，仿佛已沉沉睡去，那个却变本加厉，格外有劲地吹响起来；一个像钟摆似地卡住了，另一个便急急忙忙赶来相助，而那边角落里又突然送出更重更长的一声，好像睡梦的新篇章将另起一个段落。

时钟忽然也出人意料地长叹了一声，接着嘎地一响，似乎打了个引号，钟摆的絮聒变成了窃窃私语。床上有人翻了个身，被子窸窸窣窣，木板床咯吱咯吱一阵响。

时钟再次发出嘎嘎的声音，一——二，金属清脆地接连敲了两下。一——二，马上有人闷声闷气地独自咕哝。又翻了个身，听得出来这人在床上挺直了身子，掀掉被子坐起来了，一只脚碰到床沿上，沙沙地伸进一只笨重的拖鞋，显然两只脚都套上了拖鞋。起身走动了，小心翼翼地迈了几步。这会儿又站住了，手掌在木质平面上摸索，什么东西格勒一响，没错儿，准是一匣火柴。

火柴一连划了几次，每次都是磷烟一闪就熄

灭了。又划了一下，这次火柴棍儿断了。划火柴的人生气地咕哝了一句，换根火柴又划了起来。好不容易总算打出了小小的火苗，映出一个穿着睡衣的身影。小火苗忽又眨巴起眼睛来，幸而那只瘦骨嶙峋的苍老的手已把它举到一只注满水和油的玻璃杯跟前。玻璃杯里漂着一只软木塞，里面嵌着一根黑秃秃的灯芯儿。灯芯儿点着了，亮光像颗小星辰。火柴棍飞到地上，小星辰渐渐变大。站在它旁边的那个穿睡衣的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一面打呵欠，一面揉着惺忪的睡眼。

老妇人挨着一张小桌子站在那儿。桌子紧贴着一堵深色的、将屋子一隔为二的木板墙。微弱的灯光照不到墙壁的后面，因而能看到的只是屋子的一部分。我们的嗅觉没有错，这里是杂货铺的储藏室。显而易见，这间独一无二的屋子是用来既当卧室，又作铺面的。杂货铺的储备相当丰富，大包大包的日用商品堆成垛。垛上还高高地摞着整筐整篓的货物。墙上挂着一串串和一球球的东西。

夜寒袭人，老妇人不禁打了个寒颤。她从小桌上端起灯盏，移到柜台上。这儿摆满了黄油罐，有新鲜黄油，也有溶化了的。罐子上方，一台天平和成瓣的大蒜与葱头在晃动。妇人在柜台后面

坐了下来。她蜷缩双腿，膝盖顶着下巴颏儿，伸手从小抽屉里拿出一个装满线团、小剪刀和破旧杂货的匣子。她把线团和七零八碎的东西一一取出，匣底最后露出了纸和几本书。她并不理会那些写满数目字的纸，只挑出一本书。这是一本占梦书，一本所谓的“大全”。妇人聚精会神地翻着书页，然后读了起来。她不时打个呵欠，接着又读下去。

板墙后面这会儿只听到一个熟睡人均匀的鼻息声了。另外那个不知是被沙沙的响声还是闪动的灯光弄醒，他在床上翻了个身。

“你这是怎么啦？”一个苍老、嘶哑的男人的声音突然从那里传了过来。

妇人没有管理。

“老太婆——你是不舒服吗？”

“你睡你的，”妇人回答，“我没啥，只是冷得够呛！”说着，她打了个呵欠。

“那你还在那儿折腾什么？”

“我做了个梦，梦见了我死去的爹，到早晨会忘记的。这梦别提多活灵活现了。我还从没做过这么清楚的梦哩。嗽，好冷啊，都六月天了！”她摇摇头，继续看书。屋里寂静了片刻。

“现在几点了？”板墙后面再次发问。

“两点多。”

第三个酣睡人的鼻息不那么均匀了。高声的对话惊扰了他。

“你就不能让我们安安静静睡一觉么！你呀，就知道彩票！”

“这可是说对了，在这儿一个人就甭想有一刻儿功夫清静。你睡你的呗，别来管我。”

板墙后面第三张床上的酣睡声停止了，只听他鼻子里重重地送出一口气，醒了。老头儿还在嘟囔：“浪荡儿子深更半夜才回来，刚过一会儿，彩票又闹得你睡不成觉。我的天呀，这算什么日子！”

“你就硬是不让人清静，对不对，说得可好听，什么累死累活地干吧，老太婆，会酬劳你的。连自己的男人都这样，成天就知道唠叨——有能耐把儿子管教管教，那才教做件好事哩。至于我这苦婆子嘛，干什么都无关紧要！”

“你管教吧，他不是在这儿嘛，你管教这个浪荡子吧！”

“我又碍着您什么啦，爸爸？”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问道。

“住嘴，不许作声，你真有出息！”

“可是我实在不明白……”

“他还不明白！”老头儿冷笑着说，“这个无赖！”

“可是……”

“你住不住嘴?!”

“他还非把你顶回去不行，咱们的儿子可孝顺啦。吃尽辛苦换来的安慰就这个样!”妇人说着又打了个呵欠。

“儿子?这不是儿子;是贼，偷咱们健康的贼!”

“我不是睡着了嘛，怎么个偷法?”

“你外加是个二流子，你!”

“是小花朵儿!”

“无赖!”

“无赖!”

儿子在床上轻轻吹起口哨来:“啊，玛蒂尔达!”①

“瞧瞧看，竟然还嘲笑咱们哩!”

“反正他躲不了上帝的惩罚，”妇人说，一面用粉笔在板墙上写了16、23、8三个数字。

“咱们会看到那一天的。不过，但愿那会儿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她收起小匣子，吹灭油灯，摸回自己的床铺去。“到时候他可要后悔啰，可是来不及了。到时候你就不作声了吧?”

儿子没有作声。

---

① 当时维也纳的一支流行歌曲。

"到时候想求告我们也没门儿了，没门儿，我对你说，没门儿！"

"劳你驾啦，老太婆，别再没门儿、没门儿的了，快睡吧，我困着哩！"

"也得让我把东西收拾起来吧，对不对？上帝啊，上帝，你怎么上我这儿来啦！"

"我还为你神魂颠倒呢！"

"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人到了夜里，个个不老实，"小伙子插了一句。

"那边胡说什么？"

"谁知道他说什么，从来都不安份，不信神的东西！"

"把柜橱扣在他身上，要不咱们干脆把他撵出去吧，马上把他撵出去！"

"劳你驾，你也别再噜苏啦！这简直是活地狱！"

老头儿咕哝了一句，老太婆咕哝着回敬了一句。小伙子没有吱声。

咕哝声，吐唾沫声又持续了一会儿，然后越来越安静。老太婆睡着了，老头儿又翻了个身，随后也睡着了。小伙子再次哼起曲子来："啊，玛蒂尔达！"声音低低的，像一只嗡嗡叫的马蜂。嗡不多时，他也睡着了。

时钟像先前一样，依旧在弥漫着油脂味儿的空气中滴嗒滴嗒地响着，不时卡了一下。除此之外，能听到的便只是三个睡熟了的人发出的鼻息声，此起彼落地交叉着，没有一致的时候，一次也没有。

二　楼里的住户醒来了

人们醒来的时候，六月的朝阳在公寓楼的庭院里已经照射了许久。尽管街上嘈杂的、沉重的车辆声通过甬道和屋顶传进来，楼里最早的脚步声却犹如在拱门底下发出的“咚咚”震响。各家的妇女走出来了，一个接一个，仿佛故意等着别人走过去之后才跨出门槛似的。她们或是光着脑袋，蓬头垢面，或着把头巾拉到脑门上，免得阳光刺痛惺忪的睡眼。她们为数不多，一个个都像不修边幅的女佣人；衣裳胡乱地裹在身上，趿一双破皮鞋，手里提着牛奶罐，有的是空罐，有的已装满了牛奶。

楼里渐渐热闹起来。窗户上的白窗帘已消失，一扇窗子打开了，窗洞里出现了一个人，他望望天空，又看了看贝特静山，然后告诉屋里说早晨天气很好。人们在楼梯上或阳台上不期相遇，互相道一声“早晨好”。

前楼——也即临街那部分——紧边上的一扇窗户里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红脸膛上长满了疙瘩，灰白的头发乱蓬蓬地支棱着。他靠在窗台上，吃力地使劲探身窗外，弄得衬衫前襟都拉开了，露出他那魁梧的上半身。尽管眼下已是六月天气，却见他里面还穿着法兰绒内衣。他朝旁边一扇仍遮着窗帘的窗户望了一眼，缩回身子对屋里人说：“不到7点。”

可是，就在此刻，旁边那扇窗户“啪”的一声推开了，出现了另一个男人。他也是高个儿，只是年纪轻一些。乌黑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理成体面的、固定的样式，仿佛在告诉人们，这发式天天如此，丝毫不变。一张圆圆的面孔，胡须刮得很干净，但看上去缺乏表情。他身穿讲究的灰色睡衣，手里拿着一块黄绸巾，正在擦拭他的金边眼镜。他对着镜片又呵了一口气，再次擦了一遍，然后戴上眼镜转身面对窗外。正如常见的情况那样，近视眼一戴眼镜，脸上的迷茫神情顿时消失，显得精神多了。这是一张善良的脸，目光友好而愉快。不过，这脸上的每个部位都说明，它在人间度过的岁月已远远超出40春秋。稍稍内行的人几乎一看便知，这是一张老光棍的脸。神甫和老光棍的脸，用仪器也可以测出来，

老光棍背靠着一个雪白漂亮的绣花靠垫，斜

躺在窗台上。他举目看了一下蔚蓝的天空，又望了望青翠欲滴、阳光璀灿的贝特静山。清晨的景色充满了笑意，这在他的脸上也反映了出来。“多么美啊，起身还应该早一些，”他低声自语，目光随即扫向后楼第三层的楼面上。在那里，只见一个女性的身影在一扇关闭着的、又清洁又明亮的窗户后面一闪。老光棍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喏，没错儿，准是贝比奇卡——约瑟芬卡，下厨房了，”他又低声自语，说着他的手微微一抬，右手指上的一枚大钻石戒指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这吸引了老光棍的注意，他的视线不禁回到了自己身上。他把戒指稍稍转了一下，使那颗钻石端端正正地对着中指的关节，接着又拉了拉挺括的袖口，然后带着明显的赞赏神情细细端详自己那双胖乎乎的、白皙的手。“晒黑一些不碍事的，有利于健康，”他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把右手举到鼻子前，仿佛要闻一闻，用以证实健康是否正在增长。

对面三层楼上，通阳台的门“吱呀”一响，门里走出一位年约18岁的俊美姑娘。她无疑是晨光的化身！苗条的细高个儿，模样长得妩媚动人。浓密的深色卷发从额角波浪似地披垂到脖子上，头上系了一根朴素的天鹅绒绦带。圆圆的脸庞，清澈的蓝眼睛闪着真诚的光芒。她双颊红

润，皮肤娇嫩，秀气的小嘴巴嫣红嫣红的。她的整个儿面容给人留下一个非常愉快的印象，尽管人们私下里也暗自承认，她的五官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瑕疵。可是，在如此愉人眼目的整体中，谁会立即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缺陷呢！那双娇小秀美的耳朵肯定是无瑕可击的，它们是那样的惹人怜爱，虽然耳垂上只戴着一副寒酸的小小的银耳环。除了这副耳环之外，姑娘身上没有别的饰物。她的雪白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黑色的细绳子，上面也许垂着一块宝石，可是今天我们看不到，因为姑娘把它贴身藏在丰满的胸前了，而那件细条纹浅色衣裳的扣子却一直扣到了脖子根。尽管姑娘的这件衣服无论颜色或式样都很平常，穿在她身上却也格外动人。

姑娘手里捧着一个赭色小罐，罐上盖了个洋铁皮盖子。

“早晨好，约瑟芬卡！”响起一声宏亮的男高音。

“早晨好，博士先生！”约瑟芬卡回答，亲切地微笑着朝对面的窗户看了一眼。

“端着早饭这是上哪儿去呀？”

“到楼下冉宁卡小姐家去。她病了，我给她送点牛肉汤去。昨儿特意给她留的。”

“冉宁卡病了吗？这可真是奇闻！她那屋里

准跟牢房差不多。终年不开窗户，外加还养了一条惹人嫌的狗；昨儿晚上这条狗又叫又嚎，闹了整整一宿。咱们得去找个杀狗的来！”

“瞧您说的，”约瑟芬卡不高兴了，“这不是要把冉宁卡小姐活活急死！”

“她究竟害的什么病呢？”

“人老了呗，”约瑟芬卡神色忧伤地答了一句，转身朝螺旋形的楼梯走去。

“好心肠的贝比奇卡——约瑟芬卡！”博士喃喃自语，目光牢牢地盯着二楼的楼梯口，姑娘打这里走过之后，他的视线又在下面通院子的门口等候她了。

约瑟芬卡穿过院子来到底层的一扇房门前，握着门把手转了转，门是锁着的。她嘎拉嘎拉地转动把手，并且在门上叩了几下，屋里却没有反应。

“敲窗户！”博士在自己的窗口给她出主意。

“这不管用，不是敲，得使劲擂。不过贝比奇卡不会使劲擂。您等等，让我来！”一个声音从院子里甬道口的台阶上传了过来，接着一个年约20岁的小伙子已两步跃下台阶，一转眼的功夫就站到了约瑟芬卡的身边。小伙子身上穿了一件薄薄的灰色夏衣，没戴帽子，满头乌黑的卷发。他的脸轮廓鲜明，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那就劳驾您帮个忙吧，巴伏尔先生！”约瑟芬卡请求道。

“先得让我瞧瞧盖着的是什么，”小伙子打趣说，一只手朝约瑟芬卡伸了过来。

“哎——哎——哎，”博士在楼上连声咕哝。可是，当他看到姑娘扭身躲闪时，他不作声了。

“我自已来敲！”

小伙子已经站到窗前用指关节“咚咚”地敲了起来。屋里传来一阵尖厉的狗吠声，之后却又阒无声息。小伙子等了一会儿，但不见任何其它动静，便走过去在第二扇窗户的窗格子上使劲捶打。又是狗叫声，它疯了似地狂嚎了很久，最后以一声凄厉的哀嗥停下了。

“小姐要骂咱们啦！”

“嗨，哪儿的话！”小伙子说着又举手擂了一阵，然后耳朵贴在窗格子上倾听。他听到的唯有狗的哀哀吠叫。

雷鸣般的捶打声已经惊动了整座大楼。博士的窗户旁边，那位身材魁梧、红脸膛上长满疙瘩的男人又探出头来张望，他的旁边是一老一少两个妇女的脑袋。对面三楼的阳台上，约瑟芬卡的母亲走出来了。她是个大高个儿，身后悄悄地跟着矮小、驼背的约瑟芬卡患病的姐姐。二楼阳台上站出了三个人：一个男的，半裸露着身子，头上

已开始谢顶；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妇人，也只穿了件内衣；第三个是年约20多岁的姑娘，身上只套了条衬裙，漫不经心地披着一条围巾，满头卷发纸。从甬道的台阶上，还走下了两名妇女，两人的衣着都很普通。个子矮一点的那个生气勃勃，动作敏捷。她一面走下台阶，一面扭头朝甬道喊了一句："玛玲卡，好好守着柜台，谁也别让进去！"另外那个身材高一些的就是前一章里深夜起来圆梦的妇人。也许是她头上那顶小帽儿又白又干净，戴着同她很相称，也许是人人在阳光里都显得线条柔和一些，总之，她现在的模样给人的印象是顶不错的。

"出什么事了吗，伐茨拉夫？"年轻的那一位问道。

"依我看，冉宁卡小姐死了！我再试一次看！"说罢，他又使足力气猛摇了一阵。

"这不顶事，您得去找个锁匠来，巴伏尔先生。而且得赶快去！"博士先生在楼上高声喊道。"我这就下来！"

年轻的巴伏尔已经跑出了院子。人们七嘴八舌，有的打听，有的回答，闹哄哄的，但声音都很低沉。

博士先生穿戴得整整齐齐从楼上走了下来。他刚要劝慰惊呆了的约瑟芬卡，对她说不必老捧

着那个罐子，巴伏尔已领着一个锁匠学徒回来了。

门锁很快就被撬开，现在可以毫无阻挡地进门去了。有一刻功夫，好像谁也不愿意进去。后来还是伐茨拉夫定了定神，勇敢地迈步走了进去，紧跟着他的是博士先生，随后一帮妇女也你推我挤，拥进了门框。

大屋子里幽暗昏黑，令人感到阴森可怕。朝院子和贝特静山的窗户一律遮着厚窗帘，阳光进不来，只能将室内照个半明半暗。这里空气陈腐，充斥着一股秽浊的臭气和霉烂味。天花板上缀满了一张张又黑又大的蜘蛛网，上面沉甸甸地压着一层尘土。光秃秃的灰色墙壁上悬挂着几幅颜色发黑的肖像，镜框周围的假花已陈旧不堪，堆积了足有一指厚的尘埃。这里的家具倒是应有尽有，十分齐全，只是全都显得古老陈旧，式样过时，并且都带着一种很久以来无人使用的标志。在一张铺着肮脏的黄色鸭绒被的矮床上，人们看到一双骨瘦如柴的手和一颗干枯、光秃的脑袋。睁开着的失神的眼睛死呆呆地瞪着上空。一条老迈、丑陋的黑长毛狗紧挨着床从头边到脚边一刻不停地来回奔跑，一边跑，一边绝望地对着来人狂吠。

“别叫了，阿佐尔！”伐茨拉夫闷声闷气地说，

仿佛在这里他都不敢呼吸了。

“我看她已经咽气了，要不然这条狗不会叫到这份上，”博士先生声音低沉地说。

“唉，她归天啦！上帝宽恕她的罪愆，也宽恕我们的罪愆吧。圣母啊，为我们求求情吧！”巴伏洛娃结结巴巴地说着，成串儿的泪珠扑簌簌地滚下双颊。

“办完丧事谁家接着办喜事吧，新娘子准幸福。”矮个儿的酒店老板娘对呆若木鸡的约瑟芬卡说。

姑娘那张被死亡吓白了的脸刷地一下涨得绯红，接着又转为苍白。她一扭身走开了，连答理也没有答理。

“咱们先把这条狗弄走吧，免得被它咬了。说不定狗牙齿里带着死人身上的毒菌呢，”博士先生说着朝后退了两步。

“我这就把它弄走，”伐茨拉夫一边说一边朝凶猛无比的死者的卫士走去。那条狗尽管眼前看到的全是熟面孔，却依旧狂怒不已，叫得越来越凶。当伐茨拉夫用抚慰的口吻呼唤着它向它靠拢时，它震耳欲聋地狂吠一声，猛地朝床头蹿去。伐茨拉夫一个箭步跳到床前，将左手伸到被子上，狗蹿上来要咬，伐茨拉夫的右手便飞快地捉住了它的后颈，把它提了起来。狗疯狂地挣扎着，可

是伐茨拉夫抓得稳稳的。

“把它放在哪儿呢？”

“妈，把木棚的钥匙给我吧，先把它塞在木箱里。”说罢，他提着嗷嗷嚎叫的狗走出去了。

“这是说，可怜的养狗老小姐死啦？”一个沙哑的声音在门畔响起。说话的原来就是那位曾在二楼阳台上露了一面的谢了顶的男人。他的头上这会儿戴了一顶油光闪闪的、褪了色的破礼帽。从式样上一看便知这顶礼帽的历史已经不短了。两鬓稀稀疏疏的浅色头发梳理得平平整整。脸上的皱纹——正如原先极其肥胖的人一旦消瘦下来常有的情况那样——又粗又深，活像两只倒空了的旅行袋。他瘦骨嶙峋，胸部凹陷，两只手不由自主地不停摆动。

“是的，她死了！”

“那就赶快送教堂去吧。楼里可别停具尸体呀。但愿丧葬费别落在咱们头上才好！”

“这您就放心吧，房东先生，”博士连忙接茬说，这时他正在翻看床头桌上的一个小匣子。桌上堆满了纸张和单据。“一切费用她足以自己付清。显然她已作好一切准备啦，昨天还翻看了这些单据呢。瞧这儿，在这一团毛烘烘的假发下面，我找到了这封信，是写给圣哈什达尔自由手工业者协会会员冉宁卡的，这儿是斯特拉霍夫‘仁爱

协会'的存折。她能领到一笔丧葬费。就连安魂曲的钱都有了。"

"可怜的养狗的老小姐，"巴伏洛娃羡慕地说，"可是她领的津贴一年才80兹拉代①呀；我儿子每个季度都给她写收据的！"看得出来，这些人管冉宁卡叫"养狗的老小姐"是出于多年沿袭的习惯，并无嘲讽的意思。

"大概只要50兹拉代就可以有蛮漂亮的棺罩、祭幡和圣牌了，"酒店老板娘说。

"其它那些纸上都写了些什么呢？"刚回来的伐茨拉夫好奇地问道。

"都没有什么价值了。显然是私人书信，几十年前的老古董，"博士先生一边翻一边回答。

"借给我看看吧，老姑娘的回忆录读起来准有趣。我带上这些玩艺儿爬上房顶去，在那儿好好欣赏一番。今儿个是星期一，家家都洗衣服，一股子肥皂水和煮豆子的臭气——逢到洗衣服的日子到处都煮豆子——，熏得人躲也没处躲，只有房顶上还能呆呆。小说家就该见多识广，我正想当个小说家哩。时间也不愁，局里放我的假，要星期四才去上班呢，您说对不，房东先生？"

"只是您别给弄丢了，看完之后统统还回来！"

① 捷克旧时货币单位。

"不过，后事都由谁来操办呢?"房东先生问道。"博士先生，您该是责无旁贷吧！Denn diese leute kennen's nicht①！"

"要不是我儿子跟你同在一个局里，我会说你才'kennens-nicht②'呢！"巴伏洛娃在心里暗自咕哝。

"恐怕也只能这样了！"博士先生厚道地说。"我去办死亡登记，通知做追荐弥撒，找神父。不过，巴伏尔先生，您得马上跑一趟，把大夫给找来，他签过字以后，您把证明给我送去！"

伐茨拉夫顺从地匆匆跑出去了。

"我和老板娘这就给她净身、整容。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为她效劳了！"

"那敢情好！"博士先生赞赏说。"啊，我得赶快走了！"

"咱俩一块儿走。"

两位先生出去了。

"您在想什么呢，邻居大婶?"

"我在琢磨这世道。"

"您做梦了吗，邻居大婶?"酒店老板娘问道。"您刚才不是正给我讲……"

"可不是么！那梦别提多活灵活现啦！我梦见

---

① 德语，意为：因为这些人不懂得怎么办。

② 德语，意为：不懂得。

死去的爹看我来了。上帝祝福他。埋在地下都20几年啦。我妈比他死得早，他伤心得没法儿，天天到她坟上去，直到他自己也去世了。他死得挺轻松。这老两口，相亲相爱，跟一对孩子似的！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就在眼前似的，他两个当着我们孩子的面哭鼻子抹眼泪。那是在法国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家里没吃的……”

“老爷子的名字叫什么？”

“十六，奈波姆茨基①。忽然之间，他仿佛站在我面前啦——就在我们店堂里。我正待说：‘这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啦，老爷子？’他——穿着一身白——却递给我满满一抱滚圆的甜面包，二十三个，这意味着幸福。他对我说：‘他们拉我去当兵，我得走了！’招兵应是八，这意味着快乐。说罢，他扭身就走了……”

“那应该是六十一，因为他扭转了身！”

“可不是么，我险些儿给忘啦。那就是说61，23，8。”

“您的梦既然这样活灵活现，咱们就押它个50克莱查尔②的整数吧，您说呢？”

“可以吧。”

“咱们来赢个大数，然后，伐茨拉夫先生和

① 杨·奈波姆茨基的节日为五月十六日。

② 捷克旧时最小的货币单位。

我家玛玲卡，那该有多美满！”

三　房东先生的家庭

作者现在该交待一下地点和人物了。这样做的时候，人物出场的先后纯属偶然。至于地点，不妨此刻便指出，是在清静的小城区最清静的一座大楼里。这座大楼建造得颇为奇特，因为它座落在奥斯特鲁霍街最陡削的斜坡上。房子相当进深，外表很一般，前临奥斯特鲁霍大街，后面是一条死胡同，名叫斯伐多扬斯卡巷。由于房子盖在斜坡上，因而尽管后楼有三层，看上去却仍比只有两层的前楼矮了一截。前后楼并不连在一起，左右两邻的高墙伸进了它们中间，只是墙上光秃秃的，没有开窗户。临街的前楼左首是杂货铺，右边是一家小酒肆。要登上二层楼，不是通过甬道里黑黝黝的楼梯，而是必须穿出甬道，跨下通院子的台阶，然后拐向右首，沿着小阳台走到螺旋形的楼梯口。上楼以后又得通过一段阳台，走进一个不很宽敞的过道。这层楼只有一套住宅，前面临大街，后面临院子。这里住着一位已经退休的经济管理员和他的妻子及女儿。博士先生——即约瑟夫·娄科达先生——实际上是个并未取得博士学位的律师助手，他在这里转租了一间小屋。

他必须穿过厨房才能走进自己那间屋子。

从螺旋形楼梯还可以上去，通到阁楼。

走下通院子的台阶，左右两侧都是木棚舍。小庭院的坡度相当明显。后楼的底层上一章已经介绍过，住着现在已经去世的冉宁卡小姐。她的住房旁边是通往地窨子的楼梯，再旁边又是一座螺旋形楼梯通往上面两层楼，每层都有长长的阳台，再上去也有一个阁楼。三层楼上住着约瑟芬卡、她患病的姐姐，以及她们的母亲——一位寡妇，丈夫原是某领主家的一名雇员。这套住房尽管相当简陋，却也占了整整一层楼面。屋里的窗户既朝着院子，也同贝特静山遥遥相望。

二楼住的是房东先生家。这家人在阳台上已同我们匆匆见过一面了。现在就让我们合乎礼仪地首先造访这一家吧。

踏进厨房，我们又见到了老巴伏洛娃，她给房东太太当女佣人，正用一块洗衣板洗衣服。穿过厨房，我们跨进了头一间居室。这里的家具陈旧、简陋。左首是一张卧床，蒙着一块手上编织的床罩，右面摆着一只五斗柜和一顶高大的衣橱；这儿那儿放着几张凳子；屋中央是一张圆桌子，上面铺了一块已经磨损、褪色的线呢桌布；靠窗依次放着做针线活儿的茶几、椅子和小矮凳。两窗之间的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其它几面粉刷成

绿色的墙上则是空荡荡的。五斗柜和镜框上都堆积了一层尘土。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讲究的是第二间居室。巴伏洛娃因而管这第一间居室叫“讲究的前厅”。在第二间讲究的居室里，墙上挂着几张石印装饰画，陈设有一架钢琴，一张长沙发，沙发前面摆着一张桌子，周围放了五六把蒙着雪白椅套的椅子。此外，屋里也有一张床。这会儿床上的被子没有叠，一个小女孩——房东家的二女儿，还在床上躺着。第三间则是父母的卧室。

在第一间居室里，靠窗坐着房东太太，她的大女儿坐在另一扇窗户前。尽管时间已将近上午11点，这位母亲却还半裸着身体，女儿身上也只穿着内衣裤。

房东太太是一位面部轮廓非常鲜明的女人，脸庞凹陷，尖下巴朝前翘起。她戴着眼镜，正在飞针走线地缝制一件粗布衣服。布上印着的黑色标记表明，她缝的是军内衣。那位小姐，说得简单些，是金发女郎中最枯燥无味的那一类。面貌长得跟她的母亲很相像，只是线条柔和一些，尖下巴也多少带一点青春的魅力。眼睛是浅蓝色的，头发不算浓密，此刻还用卷发纸卷着。看得出来，她一定已有20好几了。

小姐身旁的窗台上放着针线匣，椅子上搭了

一件雪白的细纱衬衣。搁在衬衣上的一小团红线说明小姐已经开始做针线，或者至少已有此意。在一张摇摇晃晃的空桌子上，摆着一个小碟子，托着一瓶墨水，碟子旁边是一本摊开的纪念册，里面散放着许多张抄录名句的诗笺。小姐面前放着一张白纸，下面垫着旧报纸。窗台上，就在她的手边，放了一本抄满德文诗句的本子。小姐无疑是要在这张白纸上显一显诗的魅力，可是那支鹅毛笔却很不称心。她在报纸边上试了又试，还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这从她嘴唇上的墨水渍可以得到证明。

母亲抬头看了女儿一眼，摇摇脑袋。

"你就爱忙活这些！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听着哪！"

"早晨娄科达朝咱们这儿死盯着瞧的时候，你在厨房里，是吧，玛蒂尔达？这都成了他一天不缺的早课啦！"

"这跟我有啥相干呀，他爱看就看呗！"玛蒂尔达尖声尖气地回答，声音刺耳。

"喏，相信我吧，他多少比那个上尉强！"

"我可不这么认为。"

"况且，他年纪也轻一些，为人又随和。咱们认识他已经多年了。他准积攒了不少钱哩！"

"哎呀，妈妈，你真叫人腻味！"

“你这只笨鹅！”

“难道我是一块毛巾，成天让你派用场吗？我爱干什么你就别管啦！”

“是不管了，为你生气才不值当呢！”母亲说着放下针线，走进厨房去了。

很明显，小姐也觉得不值当为此生气。她泰然自若地把抄满诗句的本子放在面前，又在墨水瓶里蘸了蘸笔，开始在白纸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书写起来。她写得很慢，显得很吃力。好不容易写完第一行之后，又郑重其事地歇了一会儿，这才着手写第二行，然后第三行。就这样，经过足足半小时的艰苦努力，整首诗便辉而煌之展现在诗笺上了。其诗曰：

玫瑰将凋谢，桃金娘花枝儿会断裂，
真正的友情啊，却并不；
真正的友情永不断裂，
甚至那一天，我已不在人间。①

四行诗句是用哥特体书写的，末尾几个字则用的是斜体字以加重语气。玛蒂尔达小姐非常满意地对着诗笺观赏了半天，还独自吟诵了两遍。第二遍吟到那结尾的佳句时，她的声音确实凄婉动人。

① 原诗为错字连篇的德文。

吟罢，开始签名。她完完整整写了第一个字母“M”，第二个字母“a”才写一半笔上就干了。小姐蘸了一下墨水，握着笔刚要写下去，却不料一滴滚圆的墨水团儿落到了未完成的“a”字旁边。小姐连忙捧起诗笺，舌尖儿一伸把墨团儿舔掉了。

墨水滴显然并未使她懊丧，她也没有重抄一遍的意思，只是举着诗笺在阳光里晒着，等待那片湿迹晒干。就在这当口，母亲从厨房里冲了进来。

“鲍罗娃母女上咱们家来啦，可你呢，连衣裳都没穿好，”还没进屋她就嚷开了。“快去套件衣服！”

“这两只夜猫子不知又干什么来了！”小姐皱着眉头说，一面把那张尚未签完名的诗笺藏在垫着的旧报纸里。她站起身朝床铺走去，床上放着一件家常穿的白色紧身衣。房东太太忙不迭地把粗布针线活胡乱收起，往第二间居室的门背后一扔。“瓦玲卡，这会儿你别起身，有人来了，”她叮嘱了一句，把门关上了。

厨房里已传来女人说话的声音。玛蒂尔达小姐跑回原先的座位，拿起那团红线，房东太太也一步跳到窗前，开始翻弄针线匣。

门上笃笃地叩了两下。

“谁呀？”房东太太问。

房门推开了，门外站着两个女人，迟迟疑疑地仿佛拿不定主意要否跨进来。

"啊，鲍罗娃太太！玛蒂尔达，瞧瞧是谁光临咱们家啦！"

"哎呀，哎呀，太教人高兴啦！"满脸天真的玛蒂尔达小姐喊了起来，快乐地拍着手掌。"玛丽耶，你真好。哎，你都那么久没有来啦！"她一面说，一面热烈拥抱年纪轻的那位来客。

"我们是顺便过来看看你们的，Frau Von Eber①，"年老的那位解释说。"我们到坡上神甫大叔家去，可是玛丽耶非要来看看玛蒂尔达小姐不可。你们怎么老也不上我们家作客呀？这就看出来谁惦记着谁了吧。我们可是常来的呀。不过，今儿个确实是顺便过来的。我对玛丽耶说啦，星期一上人家去不合适，家家都洗衣服……"

"嗨，那有什么，"房东太太反对说，"洗衣服在厨房里嘛，碍得着什么！你们两位总得坐一会儿吧?！瞧，小姐妹俩这份亲热劲儿，她两个可要好着哪！玛蒂尔达，别搂得小姐透不了气呀！"

她端过一把椅子，请那位太太靠窗坐下。两位客人的衣著非常讲究。年纪大一些的那个约莫50岁，年轻的30岁左右。后者长得同她母亲十分

① 德文：意为冯·埃勃尔太太。

相像，只是干枯的脸上尽管堆着有礼貌的微笑，却流露出一种未曾说出来的厌倦神色。一双眼睛倒还锐厉，探索的目光满屋子飞来飞去。

话匣子打开了。主客之间根据情绪热烈的程度，一会儿用捷克语，一会儿用德语。

“真是麻烦您啦，这儿没有穿堂风吧，”年长的那位太太一面落坐一面说。“我这牙疼就怕闹感冒！今儿个天气太好啦，招引我们往外跑。玛蒂尔达小姐，今儿个外面的天空可美啦！”

“我瞧见了，确实美着哪，美得雅致。”

“非常雅致，”玛丽耶小姐证实说。

“埃勃罗娃太太莫非今儿个做活来着？”鲍罗娃太太又问道，从地上拣起一小块布角儿。“这准是……军服布吧？”

“是的，是……军服布，”房东太太一阵局促之后，无可奈何地逼出这几个字来。“我们家的女佣人，怪可怜的，给官家做针线活儿。她来给我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帮她缝几针。我真替她难过，为那50来个小钱，整整一星期够她缝的了！这些人没有法子，只能这么辛苦！”

“说得对，怪可怜的！”

“你呢，玛蒂尔达，你在干什么？在衬衣上绣字吗？让我瞧瞧你绣的什么字母！”玛丽耶小姐开口了。“M—K？哦，想起来啦，听说你订婚了，

我得给你道喜啦!? 听说是柯辛内克上尉? 有一次我在叔叔家里见过他，有点儿认识。你爱他吗?”

玛蒂尔达小姐的脸上丝毫没有泛起红晕，在这样一位女友面前也没有必要脸红。“是的，我主意拿定了! 你说说，还等什么呢? 他人品儿好，又爱我，何苦把自己也给等傻了?”

“那次我没好好注意他。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是金头发……或许，他的头发斑白了吧?”玛丽耶小姐说，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一面玩弄着纪念册里的纸张。

“啾，柯辛内克可没有那么老啊!”玛蒂尔达微微涨红了脸。“只是——他对我说过——他在史底尔斯基—赫拉代茨的住宅太阴暗，他睡的地方脑袋正挨着一面潮湿的墙。他真的没有那么老!”

“这样说，他是故意装出来的啦，这个调皮鬼! 这些男人呀，什么话也信不得!”

“嗳呀，他这人可滑头啦，昨天把我的肚子都笑痛了! 我取笑他，问他为什么抽那么多的烟。他回答我说，这是锻练嘴唇皮儿，将来亲吻就不发愁啦。Der ist witzig①。”

玛丽耶小姐的嗓子眼里送出来一连串儿天真

① 德语，意为，这家伙可风趣了。

的咯咯咯的笑声，表明她领会了柯辛内克这句俏皮话的含意。“不过，既然他很勇敢，干吗要离开作战团到军衣处去呢？”

“人家要调他到达尔马提亚①去，他就想办法离开作战部队，说是丧失了记忆力……”

“那可就千里迢迢找不着回家的路啦，可怜的人！”玛丽耶小姐说，深表同情。

“男人总有一些缺点的，柯辛内克可是有钱！”玛蒂尔达小姐连忙补了一句。“他爸爸在法国战争的时候挣的。”

“是啊，听说过啦，那次他做了一笔断腿生意还是什么的。嗨，这档事情咱们姑娘家是闹不明白的！”玛丽耶小姐又说道，满脸天真烂漫。“瞧瞧，瞧瞧，他给你的纪念册题的词儿多美呀。”说罢，她低声念起来。

册页上写的是：

你的忠贞和懿德
唤起我的爱慕，
我将此心献给你
生死毋相忘。②

W·考尔辛内茨克③上尉

① 地名，现在南斯拉夫境内。
② 这四句原文为德文。
③ 考尔辛内茨克为捷克姓柯辛内克的德语化。

“哎，他怎么不写上全名呢？他的名字是渥夫刚①，还是维克托②？或者是别的什么名字？”

“喏……他叫伐茨拉夫③，可是他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常说，他真恨不能每次教堂举行仪式时都重新命名一次哩！”

“啊，你这一大本全是诗！”

“是柯辛内克借给我的。”

“啊哈，好让你也抄几首送给他！这个主意不错哇！妈妈，咱们还不走吗？”

两位妈妈正拉呱着家务事。“咱们得走了，你说的对！可惜没能见到埃勃尔先生。咳，当然啦，他上班去了！可是我那位小天使呢？我的瓦尔布佳④呢？她不在家？”

“她在家，可是还躺在床上哩。每天上午我都让她躺着，据说这对嗓子有好处！瓦玲卡将来要当歌唱家，喏，大家都一个劲儿地夸奖她。她对音乐迷得都跟中了魔法似的，弹完琴站起来，钢琴都冒烟啦！”

“我得过去抱一抱我的小天使，不亲亲她就回家去，那像什么话！她在隔壁屋里吧？”鲍罗娃太太一面说，一面朝第二间居室走去。

①②③ 渥夫刚和维克托均为德国名字，伐茨拉夫为捷克名字。

④ 瓦尔布佳为捷克名字瓦玲卡的德语化。

“可是，我那儿连被子都没有叠哩，”房东太太想拦她。

“嗨，埃勃罗娃太太，您这就见外啦！我家里还不是一个样！”说着，她已走了进去。

房东太太没奈何，只好跟进去。鲍罗娃太太一眼就瞥见了地板上的那堆军衣活，瘦削的脸上掠过一抹不明显的微笑；可是她一声也没吭，径直朝卧床快步走去。

“别，别，我不！”瓦玲卡躲闪着。

“瞧你，这是怎么啦，礼貌呢！”母亲申斥道。“哎，我想起来了，星期四晚上我们家要举行一次小小音乐会，您也来参加吧，鲍罗娃太太！玛蒂尔达，你跟玛丽耶小姐说说，请她星期四无论如何一定来！”

“要来的，要来的，给我们的小天使捧捧场嘛，”鲍罗娃太太满口答应。

陈设漂亮的第二间居室，面积足有第一间居室加上厨房那么大，它也有两扇朝院子开的窗户。两位小姐手拉手走到一扇窗户前，正好瞧见年轻的巴伏尔从冉宁卡家走出来，他手里捧着一扎信件匆匆朝头一座螺旋形楼梯走去。

“这是谁？”玛丽耶小姐问道。

“楼里的椋鸟，我们的女佣人、杂货铺老板娘的儿子。他目空一切，狂妄极啦，老把外衣搭在

胳膊肘上。”

“他姓史巴切克① 吗！”

“不，他姓巴伏尔，我们给他起个绰号叫椋鸟。有一次，我们家养的椋鸟飞走了，爸爸说他好像瞧见椋鸟在屋顶上。他爬上屋顶一看，原来不是椋鸟，是小伙子巴伏尔的大衣角。他经常上屋顶去读书。这会儿又去了，你瞧！”

“那末，他是个大学生？”

“不，眼下他在我爸爸的局子里工作，不过爸爸说这家伙成不了器的，还不如像圣徒杨② 那样跑到大桥上投河自尽的好。”

“姑娘们，姑娘们，得分手啦。咱们得走啦，玛玲卡③！”鲍罗娃太太喊道。

两位小姐开始拥抱话别。她俩左一个吻右一个吻，好不容易才吻够了。然后成串儿的恭维话，从居室直说到厨房，说到楼梯口，好不容易才说尽。

房东太太和玛蒂尔达小姐还在阳台上站着。

“你听见她怎么说怕感冒了吗，玛蒂尔达？”房东太太问道，这时鲍罗娃母女已下楼走进了院子。

① 史巴切克（Apaček），即椋鸟。

② 指杨·波姆斯基，十四世纪政教矛盾中臆造出来的人物，后为耶稣会所利用，藉以反对新教领袖杨·胡斯。

③ 为玛丽耶的昵称。

“可是她嘴里恐怕连一颗真牙也没有！”

“可不是么。她女儿每次洗碗盏都给她洗假牙！”

到了甬道口，鲍罗娃太太转过身来再次亲热地挥手告别。玛丽耶小姐又向玛蒂尔达小姐送了几个飞吻。母女俩然后消失在黑洞洞的甬道里了。

“这个玛蒂尔达，天晓得有多少次了，硬把自己这件衬衣往别人的未婚夫身上套，结果撕破了口子，”玛丽耶小姐一面说，一面拉了拉身上披着的斗篷。“没准儿往后还要破了又破呢！”

“哎，柯辛内克怎么样？叔叔不是对你谈过他的吗？你看呢？”

“唔——喏！”玛丽耶小姐说着一纵身跳上了马路。

四　抒情独白

上面说的是上午，这会儿已是第一天的晚上了。这天晚上的景色，正如古俄罗斯歌曲中的那句歌词一样：“月亮在天上，月亮在屋里。”一轮明月高高挂在天庭，它是那样的银光四射，以致月亮周围的繁星一个个都隐没不见了。只有离得很远的天边，小星星才羞怯地微微闪烁。月亮骄

傲地抖开银袍，铺展在大地上，覆盖了小河流水和青青的堤岸，覆盖了辽阔的田野和繁华的大城市。它拖着长衣裙穿过广场，穿过大街小巷，走遍了所有的地方，一路上每见敞开的窗户，便把亮闪闪的衣角投入窗内。

通过窗户，它也飘然溜进了博士先生的居室。在这间整齐、清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雅致的小房间里，它独自盘桓了很久很久。它很喜欢这个地方。在窗畔，它给花架上的鲜花浇了水，花枝于是披上了一层银霜；它躺在床上小憩，雪白的床单显得更加白亮，它在舒适的安乐椅上坐下来，书桌上的文具纸张便都闪闪发光；后来，它索性躺在地毯上了，四脚八叉，把那方地毯遮得满满当当的。

就这样过了许久，直到深夜。终于，锁眼里"格勒"一响，房门昏昏欲睡地"吱呀"一声，房间的主人进来了。

靠门立着一个衣架，博士先生把手杖往衣架中心一插，挂上草帽，然后双手搓了搓。"啊哈，啊哈，"他低声自语，"贵宾光临啦！非常欢迎，月亮先生，是过降临节来了吧？府上平安无事？哎呀——这该死的膝盖！"他的声音大了些，弯下腰去揉膝盖。那张稍稍朝向月光的脸上，现出半是烦恼，半带微笑的神态。

揉了几下，他直起腰来，开始脱上装。当他打开橱门去挂上装的时候，他又咕哝了一句，然后便低声唱了起来："巴尔多罗博士① ……巴尔多罗博士……巴尔多罗罗罗……罗罗……罗……博士……那该是E调还是F调……对，是 F调……巴尔多罗罗……罗罗……罗罗……"他一面唱，一面取下挂在衣架上的灰色睡衣，穿上后系好红色的丝腰带，悠闲自得地朝敞开的窗户走去，嘴里还一个劲儿"罗罗罗"地哼着。

"唉，约瑟芬卡怕是睡熟了吧。喂，小猫咪！准是做着甜梦哪！多么讨人喜欢的小猫咪。而且那样好心肠！"忽然，他又弯腰揉起膝盖来，不过这一次没有咀咒。之后，他坐到窗台上。"她家的住处够宽敞的，眼下都白闲着。不妨就住在她家吧，换几件新家俱就行了！哦，至于说她的母亲和有病的卡杜什卡么，会跟我们过得挺和睦的，都是好人嘛。除此之外她家就没有别的人啦。当然，要请她那位巴伐利亚的表兄弟来当傧相，那还用说。约瑟芬卡结婚哪能没有傧相。小猫咪！咱们要不声不响把事情都办了。巴尔多罗罗罗……怎么搞的，这赛维勒博士今天老在我脑子里打转转！巴尔多罗……巴尔多罗……我还不算老呀，

① 巴尔多罗为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一个人物。

一向注意保养嘛，够注意的了，那可不！我还没有到periculum in Morea①的份儿上，用不着担心‘来日不如今朝’。那将是我的新生活啦，我会心满意足的。一旦心满意足，人也就年轻了。”他抬头凝望着圆圆的月亮。“小猫咪这会儿正在梦中吧！这样一个小娃娃，睡着了会是什么样儿呢？跟扔在水里一样吧。让我对她悄悄耳语，告诉她应该梦见什么！”

他翻身跨下窗台，把挂在花架子上方墙壁上的六弦琴取下来，捧着它又坐到窗台上，试了几下琴弦。下面的院子里传来了瘖哑的狗吠声。

“唉，阿佐尔逃出来了！”博士先生一面说一面探身窗外。“阿佐尔——你乖乖的，不要闹！”狗没有反应。“不能再刺激它了，可怜的东西，”他又低声自语，挂好六弦琴，关上窗户，拉上了窗帘。

他走到书桌前，点着了蜡烛，在安乐椅上坐了下来。博士先生独自一人的时候，总爱低声自语。现在，他又接着刚才的话茬儿讲开了。

“我如今毕竟不是年轻小伙子啦，不会再那么疯疯癫癫。到了我这份年纪，办这档子事儿就得干脆利落，速战速决，可也不能操之过急，尤其

---

① 拉丁语，意为：逾期危险。

不能缺乏诗意。我的计划挺周全……这该死的膝盖，真应该狠狠推他们一把的！”他拉开睡衣，仔细审视那条浅色衬裤右腿的膝盖部位，衬裤撕了一道口子。

“一条新衬裤！”他懊丧地抱怨说。“这就是好心的酬报！他两个站在甬道的左首……准是伐茨拉夫和玛玲卡，还能是谁呢！我往右边一闪就撞在滚子上了。该死的伐茨拉夫！再说，我得劝他断了这层关系，还只是个实习生呀，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多可惜，怪有才气的，一定不能这样，最好去上大学念书。可是，他没有条件！我还得劝告他别再舞文弄墨写什么劳什子的诗了，也是一点好处不会带来的。既然有了份差事，那就牢牢地捧着它吧！他来请教我，我就对他直说，叫他把这些东西统统扔掉，没有用处。”

他从小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本子，开始翻阅。本子里夹着几张书签，他打开夹着第一张书签的地方。

“我已经计划好了，”他继续自言自语，“需要几首诗，我自己不会写，这些倒刚好派派用场。反正不从这里抄也从别处抄，有啥关系。约瑟芬卡不会知道的，他也不会知道。他听了我的劝告会把这些诗给扔掉的。明天，我发出第一首，暂时不署名，不过她准能猜出是谁寄的！先用这一

首！”

他还朗朗地念了起来：

你像山上的风光，
那样年轻，春意荡漾！
你的头发好似一抹山林，
　浓荫霭霭，疑是仙境。
清溪流水是你的眼睛，活泼又欢欣。
山花映辉在你的脸上，
莺声笑语飞四方——
你就是整个儿的世界。
你像山上的风光，
时而阴沉，时而晴朗，
你像山上的风光，
在诗人眼里美丽无双！

啊，告诉我，你将以深情的回声
酬答我的歌？或者
你像山上的风光，
长抱岩山在胸膛？！

“这小子！我们山里还真是这个样儿呢。可是，我敢说，山区的风光他连一次也没有见过，肯定没有！‘山林——欢欣’，挺好！‘莺声笑语飞四

方’，这就未免有点儿过份啦！有主意了，在这一句：‘在诗人眼里美丽无双’的下面划一根粗粗的加重线，是在我、在我一个人的眼里，她才美丽无双。姑娘们最容易被诗搅昏了头脑！一个礼拜之后我再寄出第二首，那时也许就签上名字，看情况再说吧！第二首就用这个！”

他又念了起来：

你黝黑的面庞，你乌亮的头发
使我白昼如在忧郁的梦境，
你炽热的目光，你年轻的声音
将我的黑夜变成阳光明媚的白昼！

啊，我黝黑的小太阳！
告诉我，在沉沉的黑夜
你能否为我送来温煦的亮光？

啊，我乌黑的小月亮！
告诉我，在盛暑炎夏
你能否同我作伴，娴静而忠诚？

“写这玩意儿他还挺拿手哩，嘻嘻！姑娘们的脑袋瓜准会给他搅昏了的！不过，这首诗许是写给犹太姑娘的吧，约瑟芬卡可是长得并不黑！

没关系，她不会注意这个，诗里只要有太阳呀之类的词句儿，读起来朗朗上口就行！就把这一首给她接着寄去！通篇儿都是热乎乎的！如果她依旧无动于衷，那末还有第三首哩，口气可就不那么温柔了！

他翻过几页，然后读道：

莫如一枪打在心坎上，
莫如转瞬之间饮弹身亡！
可是——我深知，在我死去的心里，
依然能够找到你。

纵使面对临终的痛苦
还有那幽幽冥间路！
但是——你永远在我的心上
地久天长！

“这会有迷惑力的，什么饮弹身亡之类！情人一旦用自杀来威胁，姑娘就抵挡不住了。不管怎么样，好歹这第三招也得亮出去。巩固爱情嘛……不过，我倒真像是中了一枪啦，我得上床睡觉了。一定得睡了！”

他深深地打了一个呵欠，开始脱衣服。

“最动人的莫过于这一句了：你永远在我的

心上，地久天长!”他一面脱衣一面咕哝。然后迂夫子似地把脱下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的凳子上。“这无异乎说我把她锁在心里啦，一枪打在心坎上，她不同样要中弹的么，嘻嘻。既然在我心里，那还躲得了!”

“在心坎里……今儿个挺暖和，用不着穿拖鞋了。”他又咕哝道，脱下了皮鞋。他掀开被子，吹熄蜡烛，躺下了。

他心满意足地在床上吁了一口气。

“巴尔多罗…………咳! ……在心坎里……不，是永远……在我心上……地……”他睡着了。

下面院子里，阿佐尔在吠叫。过了一会儿又传来它用爪子在冉宁卡的大门上抓搔的声音。它像是无法遏制自己的悲伤，但又生怕吵醒什么人似的，终宿达旦闷着声音吠叫，吠叫。

五　老光棍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谚语）

博士先生的二房东姓拉克姆斯，原是经济管理员，迁来布拉格定居才 3 年光景。他是从这套住宅的前住户手里接过博士先生这位房客的。

拉克姆斯家搬进这座清静公寓之后不久，楼里的住户们便已看出他们家道殷实，而且还领取

数目可观、相当体面的津贴，大家因而对他们很尊敬。可是，这家人同邻居之间却很少来往。当家太太拉克姆索娃不那么容易接近。尽管她对人家的要求一概尽量满足：房东无论何时提前收取房租，她都欣然付给，谁家做饭的时候缺了面粉或黄油，她也总是有求必应；人家向她问好，她道声谢谢，甚至还经常抢在前面打招呼；可是，她从不跟谁长时间地闲聊天。然而，这并不是说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她那演说家的滔滔词令往往通过窗户传遍全楼。

拉克姆索娃太太虽说也已40出头，却依旧生气勃勃。她体态丰腴，动作敏捷，容光焕发的脸上没有什么皱纹，一双眼睛闪烁着快活的光芒。总之，她看上去很像一个泼辣好斗的小寡妇，尽管她的女儿也早已到了出嫁的年龄。克拉拉小姐今年20稍稍出头，模样长得不像她的母亲。她是个细长条儿，像根树枝儿似的，既不丰满，也不悦目；一双清澈的蓝眼睛和满头浓密的金发倒还相称，瘦长的双颊也保留着一些乡间姑娘的健康颜色。克拉拉小姐比她母亲更加不易接近；房东的女儿玛蒂尔达小姐早已不再寻求她的友谊了。

除了在窗口偶尔露面之外，邻居们很少有缘见到拉克姆斯先生。他的一条腿有毛病，需要不断地在家里进行治疗。往往好几个月才有那么一

次，人们见他瘸着腿一拐一拐地走出家门。其他时间他都足不出户，不是倚窗俯视大街，就是躺在沙发上，裹着法兰绒和湿布进行热疗。人家说，他每天都灌下不少葡萄酒，他那满脸疙瘩却也无从否认这个事实。

这是故事发生的第二天，时间已将近晌午。在临街的那间屋子里，拉克姆斯先生坐在靠窗的圈椅里已经消磨了一个上午，现在他费劲地站起身，缓缓走到沙发跟前又坐下了，一条伸直的腿搁在沙发上。他瞥了一眼玻璃罩里的时钟，多少有点儿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这座滴答滴答响着的大时钟像屋里的其他用具一样，尽管不新，却也颇有气派。时针指出只差几分就是12点钟了。

他的目光从时钟移到克拉拉身上。她正坐在另一扇窗户旁专心致志地做针线。“今儿个你们连汤也没有给我喝一口！”他苦笑着说，仿佛只是提醒一下，决没有埋怨的意思。

克拉拉小姐抬起头来，可就在这当儿房门推开，拉克姆索娃太太走了进来。她手里端着一个碟子，碟子里放着一只热气腾腾的汤盅。拉克姆斯先生的脸色一下子开朗了。

“克拉玲卡①，你上厨房去把布丁搅和一下！”

① 克拉拉的昵称。

母亲吩咐道。“用心着点儿，别让博士先生笑话你！”

克拉拉走出去了。“今天我给你做了酒味汤，成天吃牛肉准都吃腻了，是不是呀，小老头儿？”拉克姆索娃太太笑盈盈地说，把碟子放在丈夫面前。拉克姆斯先生仰起头来，带着几分不信任瞧着妻子，仿佛这一节俭之举颇为费解似的。然而，他显然随时都作了逆来顺受的准备，因而不再多问便埋头吃了起来。

拉克姆索娃太太端过一把椅子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旁。她坐下来，双手搁在桌面上，凝神望着丈夫。

“请问，老头子，咱们拿克拉拉怎么办呢？”

“克拉拉？什么事怎么办？”拉克姆斯先生一面啜着饮料，一面说。

“这丫头着迷啦，有啥法儿呢。她爱上了娄科达，你知道——”

“她对我一个字儿也没提过！”

“怎么会对你说呢，可是对我她会统统说出来的，她是个直心眼儿。昨天晚上是我硬把她从厨房里拉了出来。她说她听见博士在屋里念什么东西念得那样动人，她都听傻了。我的话没错儿，这丫头爱上他啦，有啥法儿。咱们不如就要了他吧，你说呢？”

拉克姆斯先生用手抹了一把汗，浓汤喝得他脑门上沁出了一颗颗的汗珠。“他年纪太大了些吧，”过了一会儿他说。

“年纪大！想当初你也不见得年轻呀，我不是照样嫁了你！”

丈夫一声也不吱。

“他身体保养得很好，挺结实的，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老，而且他的年纪本来就不算大嘛。与其往后找个轻浮小子，又不知道能否跟克拉拉合得来，还不如把她许给娄科达。咱们了解他的底细。你知道，他手上有好几千兹拉代哩，养活得起老婆，干吗不把女儿许给他呢，你说对不对？你倒是说话呀！”

“可是，谁晓得人家喜欢不喜欢她呢……”拉克姆斯先生壮着胆子又发了这么个议论。

“当然啦，事情很清楚，他如果不愿意，咱们也不会硬塞给他，”太太不以为然地说，“要那样才叫好看呢！我来亲自跟他谈。克拉拉挺漂亮，他总是一见克拉拉就满脸带笑。她给他收拾屋子，他又那么爱整洁。依我看，他正求之不得呢，只是不敢存此奢望罢了，因为他已经不……喏，已经不年轻。当然啦，就是这么回事。反正由我来张罗就是了！”她满意的不住点头。可是，忽然她停止了点头却扭过脑袋朝房外张望。“你信吗，”

她接着说，"他已经回来啦。早得出奇！刚才同克拉拉在厨房里说话来着，不过现在已经回自己屋里去了。我得上厨房瞧瞧。事情马上就会办成！"

拉克姆索娃太太急急地跑进了厨房。克拉拉小姐正站在桌子旁边用一个容器和面。母亲走到她面前，捧着她的脑袋把她的脸扳向自己。"脸红得跟玫瑰花一样喽，"她怜爱地说，"而且周身发抖。你这丫头啊，丫头！好，放心吧，已经有苗头啦。"

她对着墙上的小镜子照了照，理理帽子，放下衣袖，然后朝博士的房门走去。她在门上敲了两下，屋里没有动静。她又敲了两下，声音重了一些。

博士先生今天在办公室里没有呆多长时间，他心神不定，几乎可以说是心烦意乱。一种半为高兴，半似痛苦的不安情绪冲击着他，使他微微颤慄，心里洋溢着富有诗意的感情。一个人一生中什么时候产生了这种感情，他就知道他已无法按常规工作。一种模模糊糊的意念像毛毛虫似地在你的头脑里爬来爬去，既痒又痛，刺激着你的神经，一次，二次，三次，直至你的整个儿神经系统都陷于激动不安的状态。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放下工作，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意念上，直到最后它终于找到了可靠的着落，渐渐结成一

个厚实的茧子。如果幻想的阳光足够温煦，这个茧子便会绽开，飞出一只蝴蝶——诗。

闪烁着"山上的风光"的彩蝶一清早就飞到博士先生这儿来了。博士用钢笔把它固定在粉红色的信笺上，装进一个纸封套，贴上香喷喷的封口胶纸，送进了邮局。激动不安的心情是后来才产生的，它像迟到的爱情一样，强度越来越大，最后把他赶出了办公室。

他迟迟疑疑地走回家来，经过院子的时候一反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竟然忘了朝约瑟芬卡的窗户望一眼。当他踩着奇特的犹豫不决的步子走进拉克姆斯家的厨房时，他仿佛感到终于逃脱了某种危险的处境，不禁喘了一口气，周身的血液流动得自在一些了。他跟克拉拉说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动人的颤抖。可是，他没有逗留多长时间便匆匆走进自己的屋里去了。

他关上房门，低垂着头，神思不舍地脱着外衣，脱了右边的一只袖子以后便呆呆地想起心事来。他身不由己地朝窗口走去，心想不知早晨发出的信什么时候可以送到，不知约瑟芬卡见到信了没有。活像害怕什么惩罚似的，他在离窗口约莫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透过窗帘和窗格子之间的一条缝隙向对面张望。突然，他打了个哆嗦，——对面阳台上正好走进了一名邮差。

他往后跳了一步，就在这时却听见了“笃笃”的叩门声。“请进，”他好不容易说了一声，脸孔涨得像法国玫瑰一样红。

门打开了，门口出现了拉克姆索娃太太。

博士先生慌忙去抓那只脱下来的袖管，脸上勉强挤出一堆笑容。

“我没有打扰您吧，博士先生？”拉克姆索娃太太问道，关上了房门。

“哪儿的话……欢迎得很哪……亲爱的夫人，”博士先生结结巴巴地说，总算捉住了那只晃来晃去的袖管。

“今儿个您这么早就回来啦，博士先生，很不寻常呀。莫不是病了吧？”

“怎么啦，我亲爱的夫人？”他呆头呆脑地问，依旧处于迷迷糊糊的精神状态之中。

“哎，真的，”拉克姆索娃太太接着说，一面走上前来摸摸他的额头，“恕我冒昧！不，博士先生，您确实有点儿不舒服。瞧您脸上烧得跟大姑娘似的，莫非……”

“刚才我是跑步回来的，我老爱跑步……这已经，我亲爱的夫人……”博士先生口吃着说。

“给您弄个热敷好不？”

“啊，不，不用了，我没什么，一点事儿也没有！请坐一会儿吧，我亲爱的夫人，也好让我这

困劲儿……”博士先生一面说，一面把拉克姆索娃太太领到安乐椅前，请她落了座，自己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

“您左一个‘我亲爱的’，右一个‘我亲爱的’，倒仿佛我真成了您的亲爱的了，”拉克姆索娃太太说着朝他卖弄风情地笑了笑，这要在平时准会使博士先生大吃一惊的。“喏，要不是我已经有了丈夫——我丈夫确实是个大好人——谁晓得呢！因此，我只得把您让给另外一个年轻一些的人儿啦，”她继续开玩笑似地说道。

博士先生微微一笑，不知说什么好，便没有作声。

“博士先生，一个人如果可以把谁叫作‘我亲爱的’，这不是很美吗，您说呢？”

“嗯，是的……怎么不是呢……当两颗心贴在一起……尤其从春天起……”博士先生吃力地说。

“唉呀，唉呀，您怎么今天才说呀，真是个淘气鬼！您要是有这么个打算，谁能大惊小怪呢！您是正当龄啊，年富力强，生活节俭……”

博士先生如坐针毡。他以为拉克姆索娃太太已经掌握内情，知道他私下里爱着约瑟芬卡以及他寄出的诗。他的决心突然使他产生了勇气。“您说的也是，至少我可以自己夸个口，在体力、物

力方面，我都有基础，"他得意地说。

"那当然啦，"拉克姆索娃满口赞扬。"您完全可以挑一个年轻姑娘！"

"嗯，我不想找个年龄大的，过于成熟就定了型，没法儿改变了。"博士先生小心翼翼地挑明。"我中意的是年龄小、心地纯洁、性格温顺、柔和，完全可以适应于……"

"这是可以理解的，"拉克姆索娃表示同意。"就挑这个样儿的！喏，您就直说了吧，不过得实心实意，您明白吧，真正实心实意——就好比跟您意中人的妈妈在说话那么实心实意，"她拉起博士先生的手，盯视着他，直看到他的眼睛深处。"您说吧，您考虑过了没有？"

"马脚反正露出来了，羞羞答答又有何用！"他实心实意地说。"是考虑过了！"

"瞧，我不是对老头子说了么！"拉克姆索娃太太高兴地拍了一下手。

"怎么……拉克姆斯先生……"

"嗐，是呀！'谁晓得人家喜欢不喜欢她呢，'他就是这么说的，您想想看！"

"为什么我不喜欢她呢？！"

"可是，我已经统统知道啦！您这个淘气鬼，瞒着妈妈，不让当妈妈的知道！"

"妈妈？我想压根儿谁也不知道，连女儿都

不知道，何况是妈妈！”

“女儿不知道，可是当妈妈的全看在眼里啦！丫头心里烦恼！掉了魂似的；白天翻来倒去尽讲您，夜里说梦话，我告诉您吧，我也年轻过，可是像她这样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哩！”

博士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眼睛里露出了茫然的神色，脸上挂着窘迫的、稍稍有点儿洋洋自得的微笑。

“不过，这样很好，”拉克姆索娃太太又说道。“原先我就不愿意把房子转租给人家，现在我很高兴，克拉拉会幸福的。”

“克拉拉小姐……？”博士先生大吃一惊，从椅子上抬起身来。

“我刚才说过啦，她简直昏了头！不过，您听我说，婚礼得赶快举行；您住在我们这儿，人家要说闲话的，况且，还等待什么呢！我们了解您，您也了解我们。您知道，有上帝的保佑，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可是，对不起，”博士先生又结巴起来，他迈着大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据我所知，克拉拉小姐在乡下有过一位店里的伙计……”

“有是有过，可是现在压根儿不来往啦。他结婚了，娶了个寡妇，开磨坊的。您以为克拉拉为此伤心了吗？上帝保佑，她已经爱上您了，人也

就跟变了样儿似的！我倒是一再对她说来着，别抱幻想啦，博士先生未必会喜欢一个被人吻过了的姑娘，可是她死心眼儿，怎么说也不行！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心目里一旦有了意中人，别人就都瞧不上啦。”

博士先生茫然不知所措，拉克姆索娃太太却又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事情就别再拖延了，您看呢？您的存款单肯定都在手头吧，博士？您是个非常有条理的人呀！”

博士摇了摇头。拉克姆索娃太太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他的摇头。“那就把所有的手续都办了吧，您反正会动笔。今天您总该在我们家吃午饭了吧？”

“不，不！”博士慌忙一迭连声地说。“劳您驾……我就在这儿！”

“您也真是的，还像个腼腆的小青年似的，”丈母娘满意地笑着说。“克拉玲卡在我把一切都告诉她之前反正是一口东西也咽不下的了！”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请您什么也别提，一个字儿也别提，听我的话，”博士先生着急地说。

拉克姆索娃太太觉得这非常可笑。“你们两个要都照这样呀，真不知怎么得了呢，”她说，“那末，您就写申请吧，博士。您不要别的东西了吧？”

“不要了！”

“那好吧，博士！”

“再见了！”

博士久久地站在屋子中间，呆若木鸡。

最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唔，这才叫妙呢！”他气恼地喃喃自语。“是的，我写申请，但出乎您丈母娘意料之外的是，与您的女儿无关，丈母娘靠边站吧！……除了赶快之外别无他法！明天发出第二首诗，后天第三首，大后天……不，大后天是星期五，谁晓得会出什么事呢……后天下午就赶快求婚！然后火速搬家，或者，我的上帝，搬了家往返可就远啦，……然后……”

他没有说完。房门推开了，拉克姆索娃太太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餐具，后面跟着一个女仆。

“我为您拿出了银餐具，博士先生，”她一面说一面把餐具放到小桌子上，“何苦老把银器都收藏起来呢！”她走到博士面前，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压低嗓门对他耳语道：“我终究还是告诉克拉玲卡了！”

六　手稿和乌云

上一章结束之时也正是这一章开始的时刻。

房东先生埃勃尔从办公室回到了家里。房东太太这时正在厨房里忙着往灶膛里添柴火，忽然见丈夫走进来，不禁吃了一惊。平时，他总是下午3点左右才回来，今天却12点刚敲过就到家了。而且，他的神情是那样的古怪，是她多年未曾见过的。

先从头上说起吧，那顶敝旧的大礼帽低低地一直压到既粗又硬的眉毛上；憔悴的、一度肥胖而现在则已刻满了深深皱纹的脸同早晨出门时完全不同了。原先梳理得很光溜的头发现在耷拉着，压在帽沿下，平庸的眼睛竭力显出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气，宽大的嘴巴紧闭着，下巴颏儿微微翘起，凹陷的胸膛稍稍挺直。他右手平握着一个小纸卷，左手来回摆动，活像一只木偶的手，牵线人不知该如何处置似的。

房东太太瞥了他一眼，脑海里立即闪出一个念头，她尖削的脸挂了下来。

“你不会是被局里赶出来了吧？”她突然声音沙哑地问道。

丈夫微微晃了一下脑袋，似乎妻子说这种话使他万分反感。“你去给我把巴伏洛娃叫来！”他用略带阴沉的声音说。

若在平时，房东太太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回答准会大发雷霆的，可是丈夫今天不同寻常的表情

不禁把她震住了。她朝窗外望了一眼，正瞧见巴伏洛娃走进院子来，便说："刚好她来啦。"

埃勃尔先生走进屋里，径直走到房间中心的桌子旁边，然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了。他目不斜视，只死死地一个劲儿盯着桌面，帽子不脱，手里的纸卷儿也没有放下。显而易见，他已作好准备，要造成一种他不愿意也无法造成的印象。

玛蒂尔达小姐惊异地瞧着她爸爸，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哎哨，爸爸，"她叫道，"瞧你紧张得这样，活像一只吃豌豆吃撑了的公鸽子啦！"

房东先生只微微晃了一下身子，但也足以表示他对玛蒂尔达的话不胜鄙夷。

就在这时房门推开，房东太太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巴伏洛娃。

"她来了，你就告诉她吧，什么事！"房东太太说道。

房东先生转过半个身子，目光牢牢盯在地上，张开嘴巴，开始一板一眼郑重其事地说："我感到遗憾，巴伏洛娃太太，但是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您的儿子要倒霉了！是的，倒霉了！他轻举妄动，漫不经心，什么都全了！如今呢，倒霉啦！他胆大包天，居然把整个局子里的事情都写下来了，出我们大家的洋相，甚至连局长也没放过！——是的！而且是在办公室里写的，放在抽

屉里，然后他休假去了，东西放在那儿，被人家发现了。他太不检点啦，连钥匙都没有拔掉。人家一看，写的是捷克文，而且那么丢人。局长知道我捷克文最好，便把这丢人的差使交给了我，据说他写的事情很可怕，我不敢保证，实在难以保证不会出现非常糟糕的情况。您是他的母亲，我有责任通知您作好一切准备！老婆子，给我屋里放个洗脸盆，还有供我喝的清水，除非局里来人，谁也别进我屋里去，中午饭也不用叫我，等我自己出来。再见吧，老妈妈！”

巴伏洛娃面色煞白，嘴唇一个劲儿地哆嗦，眼圈儿红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求求您啦，老爷，我们是穷苦人……”她不禁尖声叫喊起来。

房东先生摇摇手打断了她。“我没有办法，也不许可不这样！太晚了，一切都完了！责任是责任！正义必须伸张！小青年们要都这个样，那还成什么体统，哼！我现在没有功夫了！”

他跨着不自然的小碎步，走进了第二间居室。

他一本正经地关好房门，又左边右边点了点头，这才脱下帽子。他走到写字桌前，小心翼翼地把纸卷放在桌上，仿佛生怕它会折断了似的。

平时他一到家就会松开衣扣，可今天却对着镜子格外隆重地整了整衣装。然后把钢笔逐个儿

检查了一遍，拂去拍纸簿上的灰尘，椅子挪动了好几次之后，才端坐下来。

当他终于拿起纸卷时，他又举着它把每道褶缝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眉毛抬得老高，都顶到额头上了。

七　实习生纪事拾零

我手上的工作做完了，干什么好呢！现在就去交差不合适，得等到明天。初来的时候我就挨过一顿训斥，，他们说快工出不了好活，说我准是潦潦草草敷衍塞责。

我何不写它几篇公务员散记聊以自娱呢，记录一下每天生活的场面，给这些大人先生们、我的同僚和上司老爷们留了影，写个传。官场生活现形记，实习生之歌。有一位英国讽刺作家①曾写过一本游记，描写他沿着自己的写字台所作的一次旅行。我的足迹所及可要比他广阔得多，我将涉猎邻近所有的书桌，踏遍我们局长先生统治的这个帝国的各个角落，写一写这片国土和臣民。只是不知这些臣民是否会为我提供辛辣的讽刺材料！怎么不会，只有绝顶理智的人和绝顶愚蠢的

① 小说《环绕我的居室的旅行》的作者是法国讽刺作家格札维埃·德·梅斯特尔(1763—1852)。(原注)

人才不懂得讽刺哩。对前者，讽刺会失声痛哭，对后者，它又不得不退出宇宙观点，唇干舌烂地证明同永恒和宇宙比较起来，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荒谬可笑的。

对那边的那个头发梳得溜光的小科员，我就用不着宇宙哲学，只要一面小得可怜的镜子就够了。他对着这面镜子一个劲儿地左照右照。他对我很和蔼，我来上班的第一天，我向人家打听那位“漂亮”的先生是谁时，被他听见了。至于其他人，他们一个个伏案奋书，好不勤快！瞧他们这些个脸相，这些个大脑，这些个眼神！除了公务员谁也不会有，全都是例行公事。从这些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从事的“脑力”劳动并不费劲，他们从未想过要把工作提高到公文水平之上。对于他们来说，公文肆意践踏百姓还是像在克罗地亚那样被牲口拉着压谷子都是一码事！他们循规蹈矩，永远不越雷池一步！哦，也许这些精神之马中也有几匹是特洛伊木马吧：外面是木头里面藏着希腊人。①我要打开来看看！

只有处长先生随意休息，他读起报纸来了。现在他放下了报纸——

* * *

① 根据希腊神话，在特洛亚战争中，希腊人将精兵藏在木马内，放在特洛伊城外，佯作退兵。特洛伊人将木马移入城内，中计而败。

我请处长先生把报纸借给我，让我也读一读，不料他竟瞪大眼睛看着我！他一个字也没有说，我却烧红了脸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臊得眼泪都滚下来了。虽然我并未看见，但是我感觉得出，我这个实习生的荒唐举动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

*　*　*

我要是能再度置身在校园里该有多好啊！那儿有一个得以饱览世界或什么也看不见的美妙的窗口。可是在这里呢，我的视野缩小了，我不知道，真不知能达到什么高度！

我来这里的头一天，他们为了考考我的文笔，出了一道题，要我写一写观看火车头的感受。我在火车头前面套上了佩伽索斯①，让它拉着我勇敢地驶进人类进步的王国。据说局长先生读后一个劲儿地摇头，说我是个怪物。

我还没有跟任何人交谈过，可是我已听到人家管我叫“斯伏尔诺斯特分子”②了。不管怎么样，前途看来困难重重！我要是能再度置身在校园里该有多好啊！然而，没有这个可能！

*　*　*

① 希腊神话中有双翼的神马。

② “斯伏尔诺斯特”为1848年的革命组织。

多么闷气啊！据说普罗米修斯的泥土①里带着人肉的香味，这里的这些人散发的却是一股子泥土味，没有油脂的泥土味。

多么可怕的人！可能当我还是个小男孩，还在捉椋鸟、拖着水老鼠的腿儿飞跑的时候，他们就坐在这里了。那时候，我读了一本德文版的《鲁滨逊漂流记》，我把“insel”②误解为“inslicht”③了，可是我很喜欢。这里的这些人对整个世界也有类似闪光的见解，他们毕竟是喜欢这个世界的。在他们看来，思想是国家的垄断物，就跟食盐和烟草一样。我还梦想出现特洛伊木马呢；原来外面是木头，肚里也是木头，无论怎么敲，里里外外都是木头！

昨天我对他们说，巴黎妇女用巴西猢狲的羽毛当头饰，前天我对他们说，大主教那辆富丽堂皇的马车是仿照圣以利亚④的马车式样制造的，明天我将从小狗阿佐尔的尾巴上剪一撮毛，然后拿去对他们说，这是奥塞里斯去世后埃西斯从自己头上揪下来的头发⑤。

---

① 根据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曾用泥土制造人。

② 德文，意为：岛屿。

③ 德文，意为：油脂。

④ 先知以利亚乘火车火马升天，见《旧约圣经·列王纪》。

⑤ 奥塞里斯和埃西斯为古埃及神话中的天神，系兄妹，又系夫妇。

他们把我看成一位学问无比渊博的人了，喜欢同我闲聊天。不过，当着处长先生的面可压根儿不敢闲聊天的。只有在处长先生说了句俏皮话的时候，他们才普遍进行一次笑的体操。处长先生一旦暂时离开办公室，这里便立刻活跃起来，"宝匣儿开开，嘿"①，每张脸上都笑逐颜开，卑躬曲节的脊梁骨也挺直了。这已成了每天的惯例。处长先生若是一反常规没有按时出去，他们就偷偷掏出怀表来看上一眼。

* * *

我学问渊博的名声传得越来越广了。我能用西里尔字母②读出塞尔维亚文的公函来，这可使人们大为震惊。五处处长先生特地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什么都有用，都说不定哪天会派上用场的。不过，您还是讲究实际好！"该处长享有擅长写作的声誉。据说还出版过一本书哩，我想大概是包脚布学吧，也就是说一本指导最有实效地把包脚布缠在脚上的指南。

* * *

这样的事情我这辈子也许再不会看到了！

局长先生到我们处来取卷宗。他一只脚踏上

① 一种儿童游戏，一呼哈，孩子们便互换位置。

② 西里尔字母为9世纪时传教士西里尔所创，为现代俄语字母的本源。

梯子亲自去取，跨下来的时候踩在赫拉伐切克先生的脚上了。出于对局长先生的无比尊敬，这老蠢驴竟不肯说一声踩在他的脚上了。他那副尊容在我看来活脱脱是拉奥孔①再世了；他脸上流露出极大的痛苦，可又始终挂着下属对上级的那种毕恭毕敬、迂腐气十足的笑容。最后，局长发现有人紧挨着他站在身背后；他正待对这个不懂规矩的家伙大发雷霆，却发现自己踩的原来不是档案包的一角，而是别人的一只恭顺的脚。“啊，对不起！”他宽宏大量地笑了笑。赫拉伐切克先生一瘸一瘸地向自己的办公桌走去，忍着极大的痛苦微笑着，活脱脱是崇高的、令人感动的拉奥孔雕像的活标本。毫无疑问，别人很羡慕，谁晓得呢，总有一天这会给他带来好处！

*　　*　　*

承蒙局长先生垂青，他问我有没有姐妹，这个老光棍的用意何在，我是一清二楚的。不过，别忙，提这么个问题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我了解到了，局长先生，您阁下想把爱情奉献在什么地方；那位最漂亮的科员对我说过了！据说您的心上人倒的确是个俊美的姑娘；或许她给我当情

① 拉奥孔为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祭司，因警告特洛伊人勿中木马计而触怒天神，和两个儿子同被巨蟒缠死。拉奥孔雕像表现拉奥孔父子垂死时与巨蟒搏斗的痛苦神态。

人还更合适些呢，因为我比您年轻。等着瞧吧！如果对我们都不合适的话，或许给那位科员先生会合适的，他把自己看作那喀索斯①了。准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 * *

局长先生把我们全体人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我们集合起来人数不少。处长老爷们站在我们前面，围了个半圆圈，交头接耳地低声说着话儿。我们呢，我们这些对局长老爷的背脊行礼如仪的人，则一动不动地恭立着。

局长先生自顾自坐在那儿写东西，有好长时间对我们的来到不予理睬。我身旁站着一名像我一样可怜的实习生，一个相当不错的、像个人样儿的实习生。我凑近他的耳朵讲了句笑话。现在已记不起讲的是什么笑话了，不过肯定讲得不够精彩，因为他一笑也没有笑。我不禁恼火起来，把笑话重复了一遍，同时胳肢了他一下。这可灵验了，实习生老弟啪一下迸出了笑声，引得全体在场人一愣，四面八方响起了"嘘"声。局长先生总算抬起身来了。他抬身站起来，说："我召集大家来为的是说明，你们写的公文正在给我们局在上级机关面前带来坏名声，你们的字体不是其大

---

① 根据希腊神话，那喀索斯为美少年，因爱恋水中的影子而憔悴致死，死后化为水仙花。

如象，就是其小如蝌蚪。至于大小合宜、文长也适度的呈文我已多年没有见到，实际上是从来没有见到过。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你们只知不停笔地往下写，丝毫不动脑筋，或者说，你们讨厌动脑筋，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认真。另外，看得出来，你们根本没有掌握德文。我不妨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你们成天成天尽用捷克话磨嘴皮子！因此，现在我以本局名义禁止任何人在局里讲捷克话，一个字都不许讲。作为你们的朋友和上司，我还奉劝诸位出了办公室也不要讲，同时努力提高文采。现在回去工作吧，先生们，请不要忘记没有文采是无从指望提升的！"

于是，全机关出现了无比紧张的活动，人人都千方百计给自己找一份德语材料。谁家里藏有一卷《波希米亚①》旧杂志，他就受到另眼看待了。

人们不再用捷克话交谈。除非两人有深交，彼此相信对方不会去告密，才在走廊或死气沉沉的档案室里说个把捷克字，其神态活像是偷吸鼻烟的人。

我继续说捷克话，而且放开嗓门说，惹得大家都嫌弃我。

---

① 旧时在布拉格出版的德文杂志。

*　*　*

今天，办公室活剧第一幕告终。处长先生出去了，正如莫里哀的《没病找病》一剧中主人公在第一幕结束时走出去那样①。现在是幕间休息。

我右首那张办公桌旁边聊开了：

“今儿个过星期五，我早就盼着吃馒头片啦，我老婆做的，又松又软。”

“你们星期五不吃肉？”

“也有肉的，每回都是半公斤肉全家吃。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家只过大斋节，那时候才吃块鱼。过一阵子吃点鱼对健康有益！”

“拿一块清煮，就馒头片吃，另外一块炸一炸！孩子们一定得吃点面食——当然啦，您没有孩子。去年，我家弟媳妇给我们寄来了一包蜗牛，我老婆用它做了蜗牛丸子。”

“斋戒节吃野鸭子，这可以理解，野鸭子终归是生活在水里的嘛；可是蜗牛，那东西满院子乱爬！”

“我心里说，当初蜗牛只长在水里，瞧它爬的时候不是跟鱼在水里游一个样儿么，它们也像鱼一样不出声儿，就是这么回事！奇怪的是，鱼类不吃肉，它们知道自己天生就是斋戒日的菜

① 莫里哀，法国剧作家（1622—1673）。《没病找病》第一幕结束时，主人公出去上厕所。

脊！”

左首那张办公桌旁边的谈话是：

“局长先生说得有理。这些人本来就是傻瓜！不，尽说些个蠢话！我们需要德文，这不就得了，否则可用什么来书写呢！让孩子学点儿法文也行！”

“学点儿法文不会有坏处！”

“我的女儿走在街上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讲捷克话的。我有时疏忽，在街上对她讲了个把捷克字眼，她马上羞红了脸对我说：‘瞧你，爸爸，你真是一点儿也不注意！’”

“是啊，是啊，情况就是这样！”

“那天我看到报纸上写着，说是有人想发明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简直是愚不可及！”

“上帝不允许！”

“人人都把德语学会不就行啦！”

“唉！”

靠门最近的那位“嘘！”了一声，大家马上回自己桌子去了，各就各位。

处长先生走了进来，背心上的扣子没有扣。

“看来我胖得都要裂开啦，”他说，“我得去找大夫或者去找接生婆！”

一阵笑的体操。

*　　*　　*

在精神如此贫乏的地方，物质也必然贫乏。情况就是这样！这些人的生活外表是如此虚伪，内心是如此空虚，不禁令我感到吃惊。

他们之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将薪金存放在犹太人手里，听任犹太人每月一号随便恩施他们几许。有一个常上我们这儿来的卖小面包的老太太，一号那天人们付了钱，二号又赊账。我还从未听说有谁邀请别人到自己家中作客，不如说，这是由于他们对自己家中的景况感到难为情。

这样，我们对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 * *

今天，我收到一份局长的手谕，要我去理一理稍稍嫌长的头发。我真要气疯了！

现在，我有了一位同盟军。那位美少年科员在我的指导下开始用 温萨①·那喀索斯·华尔特这个名字来签名。有一份以这个签名装点起来的文件落到了局长先生手里。局长马上冲到了这位美少年跟前，要他保证以后不再干这种蠢事，而是勤勤恳恳地工作，还说他准是懒得发臭了。富有诗意的水仙花发臭！

可是我明白局长先生为什么觉得美少年不香。毛病出在某扇窗户下面的人行道上！

* * *

① 温萨为捷克名字伐茨拉夫的德语化。

在我确信埃勃尔先生不会告发我之后，我编了一个谎，请了事假。我说我的祖母——我将是她的遗产继承人——病危。

处长先生倒是准了我的假，但在准假的同时又严厉地补了一句，说一个实习生根本就不应该有祖母。

八　送　殡

这是第三天，星期三的下午，楼里的邻居们为了给老冉宁卡送殡，正准备出发。

背阴的院子里，棺架上停放着一口虽然朴素无华但也相当不错的棺材，漆得乌光油亮，四只脚做成熊爪形，镀了金。黑呢子覆盖的棺材上，放着一个翠绿的桃金娘花圈，中间是个镀金的十字架。花圈上系着一根宽宽的白飘带。棺架四侧，作为装饰品，各放着一块约莫两尺见方的黑木板，上面装饰着鼓凸的银色人像，象征着送殡者的友情。

除了二楼倚窗而望的拉克姆斯先生和三楼站在小凳子上透过楼梯栏杆向下张望的约瑟芬卡的患病姐姐之外，我们已经熟悉的楼里居民现在都已集合在院子里了，个个身上穿着礼服。人群中还有几位陌生的绅士和太太。从他们真诚中带着

冷漠的表情和出于习俗而拉长的面孔上，人们不需要多少机智便可以猜出，这是冉宁卡的亲戚。邻近街道上来了一些妇女和孩子，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院子里和台阶上。

神父率领着教堂看守和随从人员来到了，祈祷开始。巴伏洛娃和酒店老板娘并肩站在冉宁卡的屋门旁边。追荐亡灵的单调的诵经刚一开始，巴伏洛娃就感动得热泪盈眶，涨红了的下巴颏儿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酒店老板娘则冷冷地看着，这时，她突然欠身对哭得泪流满面的女邻居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这帮家伙就跟犹太人见了大拍卖似地拼命赶来了！她活着的时候他们可从来没有关心过她呀，这会儿马上跑来夺遗产了！上帝保佑吧，我们又不会偷她的东西，有什么必要样样都锁起来，把棺材停在院子里呢。您侍候了她一场，他们没有从遗物里挑几件东西送给您吗？没有？”

“连根线头也没有！”巴伏洛娃用颤抖的声音低低地说道。

“竟然没有给！”

“我自己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愿上帝赐她上天堂，我是出于基督徒的爱才侍候她的。”

祈祷结束，举行了祓除仪式。穿黑衣服的“兄弟”们收拾起饰物，教区公职人员抬起棺材，

人们穿过甬道，走到了大街上。

灵车后面停着几辆租来的双驹马车。冉宁卡的亲戚们登上了第一辆；房东太太、房东先生、玛蒂尔达小姐和约瑟芬卡母女分别在另外的马车里坐下了。拉克姆索娃太太和克拉拉小姐乘坐了最后一辆。拉克姆索娃太太把博士先生叫了过来，要他坐在一起。她说车上还有一个座位，便四下里张望，看还有谁在找座。

站在一起的这会儿还有酒店老板娘、巴伏洛娃和伐茨拉夫。

“老板娘，巴伏洛娃太太，”拉克姆索娃喊道，“你们过来一位，上这儿坐！”

一听这话，两人同时朝马车跑去。酒店老板娘一面跑一面斜睨了巴伏洛娃一眼。两人同时跑到了马车跟前，一齐抬腿想跨上踏脚板。酒店老板娘忍不住了，她一手抓住车门把手，扭身怒目而视，脸上现出一副惊讶的神态：“哎，我总归是个市民吧?!”她尖刻地说，一脚踏上了车子。

巴伏洛娃无可奈何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这一切伐茨拉夫全都看在眼里，也都听见了。他走到母亲面前，“妈妈，”他用强自镇定的声音说道，“咱们俩一块儿在灵车后面步行吧，反正别人不肯走路！如果咱们想乘马车去墓地的话，到了城门口可以雇一辆！”

自从昨天房东先生告诉她局里发生的事情之后，巴伏洛娃没有跟儿子说过话。眼下她也不想答理他，可是内心的斗争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她同意说："我当然走着去！坐车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我才不雇马车哩。你要是愿意跟我一起走，咱们出了城门抄小路去柯西什。我步行着送送她。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少侍候她，她死后我给她效了劳，为了耶稣基督，我这会儿又何在乎这几步路呢！"

"那您就挽着我的胳膊吧！"伐茨拉夫柔声说道，把胳膊肘递过去。

"我可不喜欢挽着胳膊走，学大阔佬的样儿。再说，我也学不像！"

"嗨，这哪儿是学大阔佬呀！我只不过是扶您一把，路远着哪，您又哭得累了。挽着我吧，妈妈！"说着，他拉起她的手搭在自己的臂弯里。

灵车启行了。车后只有伐茨拉夫母子两个在步行。伐茨拉夫迈着高傲的步子，仿佛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威严的公爵夫人。巴伏洛娃感到如此轻松自在，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她仿佛觉得可怜的冉宁卡的丧事是她一手操办的。

九　谚语的又一次验证

夏季晚上"碰头会"的时间快到了。此刻虽然

天还是亮的，但这亮光仿佛正在一步步地、小心翼翼地走向睡乡。人们几乎不再活动。这正是工作已经放下，而闲聊和娱乐的兴致尚未起来的时刻。

博士先生坐在小书桌旁，显出一副聚精敛神、用心思索的样子。他在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无疑要采取断然行动了。他把墨水瓶在桌面上一忽儿移在这里，一忽儿又放到那里，一支又一支地拨弄装有漂亮的骨制笔杆的钢笔，反复审视富有弹性的小笔尖。然后，他拉开抽屉取出半本薄信笺，揭下一页举在面前过了一会儿，最后，他微微张开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使足力气响亮地说了声“对”。说罢，他郑重其事地把信纸工工整整对折为二。

显然，他要采取的行动事关紧要，煞费脑筋，因为博士先生把信纸折好之后马上站起身，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事休息。他的步法很古怪，身体似乎摇摇晃晃。有时他向前迈了两步，接着又朝后退一步，脑袋一忽儿低垂在胸前，一忽儿又硬鼓勇气挺了起来。

“对，”说着，他又吁了一口气。“既然应该这样做，而且也不得不这样做，那就事不宜迟！我如今是落在人家手掌里了，必须当机立断。唉，那个老拉克姆索娃，她不会放过我的，克拉拉也

不会——她倒是个挺厚道的姑娘，不过，我已下了决心！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啦，几天之内必须快刀斩乱麻。明天，我要亲自把第三首诗交到约瑟芬卡的手里。上来我先跟她聊聊天，接着把诗递给她，请她读一读，我将注意观察，看我的小猫儿怎样感动得发抖，于是大事马上就定啦。结婚申请书我今儿个就写——立刻就写，趁我情绪正高。”

博士先生把睡衣裹裹紧，像要抵御寒冷似的，系上了腰带。他果断地坐到桌前，提笔蘸了墨水，先在一张纸的上端旋了一阵，然后写下了一个硕大无朋、笔姿优美的S。

接着他便奋笔疾书起来，字母一个接一个迅速地、正确无误地排列在纸上，其文如下：

“光荣的王国首都布拉格市政局！敬启者，兹已决定结婚，娶……”

写到这儿，他呆呆地望着这两行字出神，后来他摇了摇头。“不是眼镜的毛病，是天黑了，让我拉上窗帘，点上灯吧！”

就在此刻，他听到了轻轻的叩门声。博士先生连忙抓起一张纸遮在没有写完的申请书上，然后有气无力地说了声：“请进！”

伐茨拉夫推门走了进来。

“我没有打搅您吧，博士先生？”说着，他随手关上了门。

“啊，没有……进来吧……”博士先生含糊不清地喃喃说道，慌乱得嗓子都突然嘶哑了。“我倒是正想做点儿事来着……不过没有关系……请坐吧！您给我带什么东西来啦？”他这样问只是出于习惯，并非由于伐茨拉夫手里拿着一个纸卷儿，因为他眼前现在一片模糊，压根儿没有仔细看伐茨拉夫。

伐茨拉夫坐下了。“博士先生，我给您带来了一样东西，在您激动的时候不妨用它来镇定一下神经。这是一瓶小说汽酒，倒不一定沙沙冒气，但能像汽酒一样安抚神经。内容挺简单，甚至可以说思想贫乏。不过，写法是独创的。我可不喜欢照搬眼下流行的那种小说形式和题材。我想听听您对我这篇处女作的意见。”伐茨拉夫一面说，一面将一卷手稿放在博士先生的桌子上。他的动作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您总是那么喜欢闹着玩……咳，年轻人嘛！”博士先生笑了一下说。“您近来过得怎么样呀，伐茨拉夫先生？”

“眼下正倒霉着哩，而且前途看来更加不妙！局里八成要开除我了。我的一个笔记本给他们发

现了。我在本子里讽刺了局长先生。房东先生手上有开除我的报告。”

“你真是个粗枝大叶的倒霉小子！”博士先生拍了一下手掌。“您打算怎么办呢？”

“打算怎么办？什么也不办！我会当个作家的！”

“哦——哦——哦！”

“反正早晚要走这条路。我看，自己也够成熟的了！您的意见呢，博士先生？我是不是缺少才赋？”

“大作家需要大才赋。而小作家呢，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小作家只能证明我们精神贫乏，只能使我国人民在思想上越来越无所作为，需要饱餐一顿时，便伸手到国外去找。唯有思想全新、富有独创性的人，才有权登上文坛。我们的工匠太多了，多得都有损健康了！”

“说得有理，博士先生，您的见解非常精辟，我对您无比信赖。我同意您的看法，我将以此来衡量自己。让我们先把‘大’和‘小’这些字眼儿放在一边，我斗胆地、或许也是厚颜无耻地说，这个目标有多高我心中有数。而一个人只要对此有所认识，又要有攀登高峰的勇气，他就有了基础，至少会做出一些成绩来的。我不会去滥竽充数，

我不会按照老一套的模式依样画葫芦。欧洲文学的观点才是我的观点。我要用现代方式进行创作，也就是说要写得真实，从生活中撷取人物形象，描写他们的真实生活，直言不讳地说出我的想法和感觉。难道这样我还没有前途?”

“好吧，您有钱吗?”

“您的意思是我身上带钱了吗?大概只有两个兹拉代,没法儿借给您……”

“不，不！我是说,您有没有资本!”

“这您知道的很清楚。”

“喏，那么您就没有前途！是的,如果您有一大笔资金，不仅生活不愁，而且绰绰有余，足够支付您的每一部成熟作品所需的费用，那么十年以后您可能会赢得人家的承认。到那个时候，也许有人会替您花钱出书。可是，照您现在这样是没有出路的。首先，您这种完全独立的书是靠举债印刷的，而且卖不出去，出第二版就更别想了。劈头盖脑的责难会落到您头上，首先是责难你的独立性，这是小家庭和小民族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是由于您写真实刺痛了小天地和小人物。恶毒中伤的人说您没有才赋，或者干脆说您是个白痴，好心肠的人说您傻。没有人为您作广告……”

“有谁在乎广告呢?”

“在开始的时候广告毕竟是需要的。在我国，人们就相信白纸黑字印出来的东西。没有广告，就没有人关心。相反，人家还故意吹嘘别人的书来刺激您。于是，别人青云直上了，您却杵在原地动弹不得，您感到好生委屈，也许您会干出一个作家干的蠢事来，也许您会见到笔就厌烦。除此之外，经济问题会越逼越紧。没有办法，您不得不在文坛打短工。这也会使您对写作产生厌恶情绪。除了最必需写的东西之外，您便兴趣索然，于是您变得萎靡不振，懒懒散散，您已定了形，另起炉灶又已为时过晚！”

“天啊，准不会落到这步田地的吧！我还希望初出茅庐就一鸣惊人哩。哦，我送来给您看的那包诗，您看过了吗？”

“看过了。”

“那末，请问，你觉得怎么样？”

“哦，读起来还朗朗上口。有几首顺口溜写得挺漂亮。不过，请您说说，顺口溜能值几文钱！我看您还不如把这些玩艺儿扔在炉火里烧掉的好！”

伐茨拉夫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博士先生也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一只手扶着桌子。屋子里静了一会儿。伐茨拉夫走到窗前，把额头顶在窗户上。可是，没过多久，他便又沮丧地开口了：

“星期天您去参加婚礼吧，博士先生？”

“婚礼？什么婚礼？”

“贝比契卡不是告诉我，说您当证婚人吗！我有幸当傧相。”

“是谁结婚？”

“怎么，您还不知道吗？星期天贝比契卡同巴伏拉克师傅结婚。”

博士先生只觉得眼前发黑，脑袋一阵晕，他沉重地跌倒在椅子上了。

伐茨拉夫一步跳过去，俯身问道：

“您不舒服吗？你怎么啦？”

没有回答，却只听得他嗓子眼里发出一连串重浊的嘎啦嘎啦的响声，说明情况危急。伐茨拉夫连忙跑到门口，喊道：“拉克姆索娃太太，克拉拉小姐，快拿水和灯来。博士先生昏过去了！”说罢，他回到病人身边，着手给他解领带，松开睡衣。

拉克姆索娃太太端着一盏灯跑了进来，后面跟着克拉玲卡小姐。“水，赶快拿水来！”伐茨拉夫命令说。

可是，博士先生已经睁开了眼睛。伐茨拉夫说的话他听见了。“不，不，用不着水！”他强自镇定地说。“我没事了！都只怪今儿个天气太热，夏天有时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快去，”拉克姆索娃吩咐女儿，“快去拿点镇静剂来，另外倒点儿果子汁。咱们家这些东西都齐全，快去，克拉玲卡！”

克拉拉小姐三步并两步地跑出去了。

“好了，现在没事儿了，”伐茨拉夫说，“刚才可把我吓得不轻！要说，今儿个也没热到这份上呀！这会儿总算回过来了，您这里有人照料，我就告辞啦！再见吧，博士先生，再见吧，尊敬的夫人！”

“再见，”博士先生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些话，全都出自一片好心！”

“我完全相信，谢谢您。再见！”伐茨拉夫走出去了。

克拉拉小姐用一只托盘端来了果子汁和镇静剂。博士先生再三推谢，可是仍然不得不喝了几口清凉饮料。

“喝吧，亲爱的女婿，”拉克姆索娃太太一个劲儿地劝说道，“我们在这里陪您个把钟头。今儿个我本来就打算带上克拉玲卡来拜望您的，给您来个出其不意。你们两个呀，真是跟孩子一样，又胆怯又腼腆。要不是有我，你们俩根本就成不了事。哎哟，瞧瞧看，刚才一着急，我把油灯放在博士先生的白纸上啦。放的时候，连看也没有看！”

说着，她端起油灯，把那叠信纸挪到一边。面上的那张滑下来，拉克姆索娃盯着那封申请书看了起来。博士先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又一次惊呆了。

拉克姆索娃太太的面庞像太阳一样放出了光辉。"这太好啦，太好啦！"她说，"你来瞧呀，克拉玲卡，博士先生已经在写结婚申请啦！你瞧，他正要写你的名字呢！哎，您务必让克拉玲卡高兴一下，当着她的面把她的名字写上吧！拿起笔来，请吧！"博士先生僵坐在那儿，目瞪口呆。

"嗨，用不着这么忸忸怩怩！"拉克姆索娃太太拿起笔来蘸了蘸墨水，递到博士先生手里。"克拉玲卡，你过来瞧着！"

博士先生的心里闪电似地作出了决定。他抓起笔来，把圈椅轰隆一声往前一拽，戴好眼镜，添上了"克拉拉·拉克姆索娃为妻"几个字。

拉克姆索娃太太高兴得拍了一下巴掌。

"现在接个吻吧！嗨，没有关系啦！别不好意思呀，傻丫头！"

十　在忘情的时刻

一轮皓月高悬在贝特静山上空，银光灿烂。树林茂密的山坡笼罩在朦胧的月光中，呈现出一

片梦幻般的、富有诗意的景象，犹如透过清澈水波看到的海底林木似的。凡是目光在这里徘徊，或凝神注视着这里的人，无疑都会深深地沉入遐想，或者感情激动，心潮起伏。

在后楼的三层楼，约瑟芬卡正倚着窗户远眺贝特静山，身旁站着她的未婚夫。明亮的月光清楚地照出了这位年轻男子的面容；圆圆的脸盘，长着浓密的金色连鬓胡须，一双眼睛闪烁着勃勃的生气。约瑟芬卡一动不动地默然凝望着如水的月色，她的未婚夫则不时将目光移到他用右手搂抱着的姑娘身上，每看一次他都轻轻地、非常轻轻地把她拉向自己，仿佛生怕碰掉了幸福时刻的花粉似的。

这会儿他俯首吻了一下姑娘的卷发。约瑟芬卡朝他转过身子，拉起他的手，把它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嘴上。然后，她伸手摸摸竖在窗畔的一株枝叶茂盛的、漂亮的桃金娘。

“你的妹妹现在要是还活着该有多大了？”她问道，声音低沉。

“跟你一样，也该是鲜花盛开的年龄。”

“为了我们结婚，你妈妈特意路远迢迢地给我送来了这棵桃金娘，她都不知道这叫我多么高兴！”

“啊，她知道的。在我们那儿，大家都深信

把死人手里的桃金娘拿过来种下，养到结婚的日子用，这棵桃金娘就会保证带来幸福。我从躺在棺材里的妹妹手中取出这棵桃金娘，从种下以后妈妈准是每天都站在它跟前祈祷，用泪水来浇灌它的。妈妈永远都是那么善良。”

“跟你一样，”姑娘叹了一口气，更紧地偎依着他。

两人又不说话了，默默地凝望着月色明亮的夜空。仿佛进入了未来的梦境。

“你今天异乎寻常地话少，”姑娘最后轻轻地说。

“真实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很幸福，我是这样的幸福，即使到将来我也永远不会找到适当的字眼来描述我现在的幸福心情。你呢，不是也这样吗？”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好像觉得自己跟平时不一样了，好像心灵高尚了一些。要不是为了永不分离，我真愿意现在就这样死去哩。”

“于是博士先生就写小诗到你墓上哀悼来了，”未婚夫揶揄说。“你知道，”他接着又用真诚的声调说，“不管怎么样，我总认为一个人若是真心爱上谁，就决不可能写那种玩艺儿。当然，我在另外的情况下也不会这么做。依我看，他是在戏弄你。”

“不，他是个好人。”

“瞧瞧看，多么护着他！不管你嘴上怎么说，反正那些诗叫你看着高兴！”

“哎……”

“是啊，我早就料到了！你们这些娘们儿全都一个样，身边总要有个喂糖果，喂甜点心的。我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落这么个报应。”

“卡莱尔！”约瑟芬卡吃惊地说，呆呆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像是不认识他了。

“一点儿也不错，”小伙子激动地自管说下去。“如果你对他和对我都不是这样模棱两可，料他也不敢这么胆大妄为。”说着，他稍稍推开约瑟芬卡，原先搂着她的右胳膊缩了回来，只有左手还让她握着。两只手冷冰冰地握在一起。

两人默默地望着前面。有很长时间，他俩就这么凝望着窗外难以捉摸的夜色，一声不响地站着，几乎屏住了呼吸。突然，卡莱尔觉得手上落了一滴滚热的泪珠，约瑟芬卡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珠。他吃了一惊，温柔地把低声啜泣的姑娘紧紧地拉了过来。

“原谅我，约瑟芬卡，请你原谅我！”他央求道。

姑娘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求求你了，别哭！骂我一顿吧，可是别哭！

别哭，是我错了。我知道你不会骗我，我知道你真心爱我，就像我真心爱你一样！”

“可是你刚才推开我的时候，肯定不爱我！”

“你说得对，刚才真是活见鬼了！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我会妒忌到如此愚蠢的程度！真是不可思议，我突然变得那么粗暴！我忘记了你又年轻又漂亮，我简直昏了头，难道我不知道每个姑娘只要身体健康，不是畸形和长得太丑……”

他们身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俩人不约而同都霍地扭过头去。

原来约瑟芬卡患病的姐姐卡杜什卡刚才就坐在他们的身后，他俩演出那一幕时她一动也没有动，因而一对恋人把这个可怜的人忘记了。听到卡莱尔最后那几句话，卡杜什卡倏地站了起来，可是刚迈出几步，便抽泣着跌坐在身边的椅子上了。

“卡杜什卡……看在上帝的份上，亲爱的卡杜什卡！”约瑟芬卡呜咽着说。

一对恋人战战兢兢地站在患病的、悲伤哭泣的卡杜什卡身旁。他们热泪盈眶，嘴唇在颤抖，可是却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

十一　一篇处女作，请耐心读下去

第二天，当约瑟夫·娄科达博士先生一觉醒

来的时候，明媚的阳光正照在他身上。他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特感觉，头一阵阵晕眩，脑袋瓜像要裂开来似的，每一根神经都发热病似地簌簌抖动。各种奇怪的形象在他的幻觉里出现，胡乱地纠缠在一起，约瑟芬卡、巴伏拉克、克拉玲卡、拉克姆索娃太太，伐茨拉夫，一个个忽东忽西地晃动，其中还夹杂着其他一些人，他完全不认识的人，还有动物，等等。

突然，一个连贯的、清晰的念头终于闪现了，他想起自己已经当了未婚夫。他不禁打了个寒颤，直僵僵地在床上挺直了身子。这时，他的目光落到床旁的小桌子上，看见了一堆散放着的手稿。现在博士先生的头脑完全清醒了，原来昨天晚上，当他情绪激动无法入眠时，他使用了伐茨拉夫向他推荐的镇静剂——伐茨拉夫带来的一篇小说。

关于博士先生神经质的激动场面，这里不打算一一详述，聪明的读者自不难根据博士先生的禀性和际遇加以充分想象。不过，为了对读者有所帮助，这里有责任将博士先生读到的那篇小说公诸于世。这样读者手头便具备了一切参考材料，甚至对博士先生五光十色的梦境也容易理解了。

下面便是这篇小说！

关于几只小家畜的故事

——半官方田园诗

伐茨拉夫·巴伏尔著

翁德烈·基莱茨先生的笔记第17页

……这个一钱不值的家伙，我要扣他的钱，无论如何也要扣他的钱，这么做合理合法，一点刷墙白灰罢了，对他来说能值多少，况且他也扣了一个泥水匠的工钱呀，早知如此我就不找他了，反正以后再也不找他了。那件事我心里有数，早晚会成，不过，她除了一爿小酒店和一个孩子之外就别无他物，带过来的不会多。我希望家业昌盛，可是她的小子加上我的小子已是两个了，谁知往后还会添几个呢。娶寡妇就必须想得远一些。我的房子当然是够大的，谁说我以后不打算大干一番呢，只是眼下我可什么事情也干不了，通宿达旦难以入眠，虽然她叫我恶心，这是真话。她想用个毛头小伙子来气我，那是枉费心机，按说像她这么一个处事稳健的女人头脑应该清醒些，那小子大学毕业又怎么样，这并不重要，难道他能当上博士、教授或者编辑么，明摆着的。可惜她的租约只有半年，之后得马上搬走。那家伙准不会跟她结婚，这她心里也清楚，可是她偏

要以此来气我。别忙，我自有办法治你，房东老爷只要高兴，他就总能手到擒来。我说做就做，今天就做，省得你一见我穿过院子就唧唧唧、咯咯咯地一个劲儿唤鸡，活像没有看见我这人，免得跟我打招呼，迫不得已说声早晨好。我今天就……

市政局实习生杨·斯杰潘尼契柯写给该局文书约瑟夫·彼斯契克的一封私人信

亲爱的朋友和尊敬的恩公！

现有一事恳请指教，不揣冒昧，尚请原谅。前次承您许诺以您的威望和宝贵经验，助我踏上仕途。本应前来向您面陈一切，但因处长大人不喜实习生擅自离开座位，不敢造次，请您多多包涵！

为了不致徒然耽误您的时间，现将所为事由陈述如下：秘书先生命令我将昨天收到的函件分门别类归档存放。我想，这是他对我进行的一次考试。由于我工作缺乏经验，现有来函一件使我感到十分为难。请允许我把这一莫名其妙的来函内容，给您讲一讲。

布拉格登记户1213-I号的房主翁德烈·基莱茨先生对酒店老板娘海伦卡·维莱勃娃太太提出

控告，据称该老板娘纯属无聊饲养了一大群鸡——既有母鸡，也有鹌鸡及公鸡。近日来每到凌晨，上述公鸡便不合时宜地啼叫不已，将房客纷纷惊醒。原告因此要求禁止被告饲养家禽。

以上便是来函内容，不知应归入何类卷宗。本拟将原函送上一阅，但您也深知，我不能擅自动用公文。所恳之事，尚请拨冗简覆为感。另外，不揣冒昧，回信请封好后掷下。

您最忠诚的

杨·斯杰潘尼契柯谨上

公文N．C．13211号，致医药联合公司爱德华·庸格曼先生

根据主席团决定，兹通知阁下请于8月4日前来35号议事厅，以便偕同主席委派之另一名官员前去调查登记户1213-Ⅰ号有关卫生事宜。

维谢依亲笔签名

1858年8月2日于布拉格

酒店女老板海伦卡·维莱勃娃太太写给其妹、赫鲁其姆城的教师、已婚阿洛伊丝·特娄西洛娃的一封私人信。

亲爱的妹妹！

你好，一千次吻你。托尼切克也吻你，再三再四吻你，他希望你给他寄点什么来。请你问问妹夫，他是否还记得卡尔霍特卡家的叶尼克，就是他们家最小的那个，他现在已经长大了，挺有学问，也想当中学教师。妹夫八成会记得他，因为放假的日子他都回家，我可是不记得啦，你多半也认不出他来了，他长得多么高，多么结实。两个多月以前，他上我这儿来搭伙，这才商量定了，他没有钱，你知道，当学生的，尤其是有点儿才气的，都没有钱，不过他不是二流子，而且也念完了书，他向你和你的丈夫问好。卡尔霍特卡是个快活人，逗得我老是笑话他，因为他心眼儿实在。他为我写了一首诗，印出来了，你知道，就是那种疯疯癫癫的东西，不过你当老师的准懂得，在那首诗里，他说我像满天星斗的夜，以及这一类的傻话，我心里想，这种叫人脑袋发晕的玩艺儿会招人笑话我的，可是印在杂志上可真漂亮啦，而且诗的上头还印着又粗又黑的两个字：《致她》，那是指我。

请转告你的丈夫，我若是再嫁，这同他毫不相干，请他不要取笑我。事情是明摆着的，我还太年轻，不能老这么样守寡，我的孩子也需要有个爸爸，求婚的人还真不少。我家的房东基莱茨

也打我的主意，可是他囊里囊气，而且喜欢有很多的钱，我却没有钱，日子过得勉勉强强。基莱茨做人太不聪明啦，他吃卡尔霍特卡的醋，于是就到市政局去告我的状，说我养了一大帮公鸡和母鸡，闹得他的住户不得安宁，特别是清晨公鸡打鸣儿。市政局派人上我这儿来调查了，一个劲儿地要看我养的那群公鸡，直把我笑得肚子痛，我没有养过公鸡，喂几只母鸡也只是为了家庭需要和供应顾客。房东老爷会大发雷霆的，让他去发吧，谁叫他是这么个人呢，我对他不感兴趣。况且，他已经不是个圆滚滚的小年青了。

寄上小帽一顶，是送给法南卡的，帽子上我没有绣玫瑰花，而是绣了一枝樱桃，想必你不会觉得太刺眼吧，请给我写回信，另外你能不能给我弄些溶化黄油，价格怎么着也比布拉格的便宜些吧，请原谅我唠唠叨叨说了许多，可是除你之外我又能向谁去聊个天儿呢，我没有别的人了，不过眼下我是快活的。不要忘记 你 的 真挚的 姐姐。

海伦卡

附言：于匆忙中。

1858年 8 月15日市参

议院会议记录第 4 页

……接受市参议员维谢依先生有关当日议事程序的建议，因为凡属市参议会讨论之议案均有其重要性。

为此，进行议案

第 7 项。参议员维谢依先生作了关于登记户1213—甲号房主翁德烈·基莱茨先生控告酒店女老板海伦卡·维莱勃娃太太一案的汇报。据翁德烈·基莱茨先生申诉，酒店女老板海伦卡·维莱勃娃太太大量饲养家禽，清晨鸡鸣不已，其它房客深以为苦。会上宣读了由医学博士爱德华·庸格曼和起草官约瑟夫·彼斯契克组成之调查组的报告。报告说明，经小组至现场周密调查，被告在院内仅饲养母鸡两只，公鸡一只及鹌鸡一只，其用途也仅为供应顾客不时之需。

市参议院执行主席认为，鉴于被告饲养之家禽为数不多，且被告也无法令其噤若寒蝉，本议院无从采取任何措施。

报告人参议员维谢依先生补充说，原告基莱茨先生听觉不甚灵敏，鸡鸣之声对其谅无大碍。建议拒理此案。

该建议于会上一致通过。至此，讨论转入议案第……

酒店女老板海伦卡·维莱勃娃

太太写给其妹、赫鲁其姆城的教师、已婚阿洛伊丝·特娄西洛娃的一封私人信

妹妹！

向你问好并一千次吻你，托尼切克也吻你，再三再四吻你，我真不由得要生你的气，因为你装得像个老大姐，而实际上你比我小，即使你当了一百辈子的老师也无济于事，反正你不会比我更明事理，你根本就不必装模作样，难道咱们心里还不有数，你要是当了寡妇，谁晓得你会怎么做呢。我不愿意嫁给基莱茨，就是不愿意，他别想逼我就范。对于一个侮辱了你的人，你也不会愿意嫁给他的吧。我长得是胖是瘦，同他有什么相干，用不着他对我说我的块头足有三个军校学生那么大。我既然不中他的意，那就别来纠缠，我不愿意嫁给他，我告诉你。他要是爱我，难道就非去告我的状不可？反正他的官司打输了，现在连正眼也不敢看我了。瞧着吧，我要报复的，已经计划好了。有一位绅士，你不用担心怎么又是卡尔霍特卡，我不是个轻佻的毛丫头，专找大学生，尽管这么做也同任何人不相干，我自己的事自己作主，别人莫想发号施令，况且卡尔霍特卡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坏，据他记忆，布拉格有条

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养猪，可是基莱茨却在花园里养了两只小猪，成天到处乱窜。托尼切克常同小猪玩，可是这没有关系，我们已经递了状子，基莱茨准会火冒三丈的，让他生气去吧。你什么事都太爱挑剔，帽子太刺眼，我听了心里好生懊丧，你知道怎么办吗？你对着它大喊大 叫①吧！不过，别生我的气，你知道我的脾气，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改不掉的了，况且姐妹之间嘛，彼此是了解的。不要忘记你的真挚的姐姐

海伦卡

附言：于匆忙中。

王国首都布拉格市市长致市政局参事维谢依先生之私函

尊敬的参事先生：

鉴于今日不再有机会见到您，无法同您面议一切，明日我将留在别墅不外出，因此特写此函。关于女老板海伦卡·维莱勃娃太太检举登记户1213—I号房主翁德烈·基莱茨违法 养 猪一事，现在至为光荣的主席大人又接到律师萨依切克先生的类似检举，认为，如您所知，翁德烈·基莱茨

① 捷克文中的大喊大叫一词也可作刺眼解。

违反当前市政管理规定。此案前已研究处理，但执行不甚认真。区长先生及地区医师曾就此事进行调查，据称基莱茨先生为其本人食用方便，仅饲养乳猪两只，除此之外并无其它违法行为。参事先生，如此重大之事您不通过参议院讨论而擅自处理，未免失之草率。毫无疑义，乳猪虽小也属猪类牲畜，饲养此种牲畜在布拉格自在严禁之列。况且，目前正值霍乱易于流行之秋季，我等实难担此风险，萨依切克律师之检举定将取胜。为了恪尽责守，且有鉴于事情之危急性，请阁下·参事先生，从速下令对此事重新进行详细调查及询问，然后立即提交参议院，在有我参加之会议上加以讨论，以便作出方案，根据参议院决议于八日内消灭该有害牲畜。

1858年9月17日于布拉格

候补教师杨·卡尔霍特卡写给比塞克城助理教师爱弥尔·勃拉齐克的私人信

我以上帝的名义报告你一个令人无比欣慰的消息，我已被任命为赫拉代茨—克拉洛维——就是文科中学所在地的那座要塞城市——的助理教师。你看，这就是说我将去培育捷克的未来，像

你一样担当“民族的世袭角色”①——这一引语想必你已读到过了。崇高的职业和新的人生道路使我欢欣鼓舞。尤其是听说赫拉代茨——克拉洛维有很漂亮的姑娘——对此我非常感兴趣。在女人方面，我的运气好得出奇。我不禁想，除了谈情说爱之外我甚至不必做任何事情了，一切都会源源而来，生活不愁。前一晌，我身无分文——这在我是常情——，可是我的日子却过得跟男爵一样，或者不如说，跟一个什么也不缺的酒店老板一样。你知道，年轻的老板娘(寡妇)，我的女同乡，我呢，青春年少——喏，一言以蔽之，我的生活费用非常便宜，便宜之至。不过，我这位女同乡也并不事事顺心，她的房东看上了她，想同她结婚，她却不愿意，因为她爱的是我。现在房东下了逐客令，通知她搬家，她便不知上哪儿好了。我是个有良心的人，现在手上宽裕了一些，就不再上她那儿去了，免得挡了她的道，妨碍她的幸福。女人都很聪明，尤其是寡妇，她准有办法。归根结蒂，我看那位房东也不能说配不上她，他俩将是很合适的一对儿，我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两口子星期天一同品味腰花沙拉的和睦景象了。虽然我这里不愿过多地写到她，但你不难看

① 源出捷克诗人杨·科拉尔(1793—1852)的著名诗集《斯拉瓦的女儿》。

出我不曾玩弄她，她对我也并非无意。可是，拿她怎么办呢，事情就是这样！

最后，衷心地祝愿你也一切顺遂。

你的

——

总督署就登记户1213-Ⅰ号房主翁德烈·基莱茨先生不服市政局判决提请上诉一案之判决

……上述理由无关紧要，因法律已明文规定，禁止在布拉格养猪，至于说市长先生养了两匹马，其粪便更多，影响恶劣，则与此案毫不相干。因此，兹判决翁德烈·基莱茨先生罚款奥地利金币5元，同时限其于三日内或则将小猪处死，或则将其送离布拉格，否则将派员强制执行。

1858年10月14日发布于布拉格。女老板海伦卡·维莱勃娃太太写给其妹、赫鲁其姆城的教师、已婚阿洛伊丝·特娄西洛娃的私人信

亲爱的妹妹！

你的话有理，瞧，我现在承认这一点了，这

是因为你很明智，你的丈夫给了你学问，而我却是个傻头傻脑的女人，跟我死去的丈夫一样。如今你不必再为卡尔霍特卡责备我了，一切都已告终，他溜掉了，反正你也知道，他们家都是这类货色，妈妈从来就不喜欢他们，要说这一回也不是我的错，他一个劲儿地讲呀讲呀，而你知道，咱们女人家都是什么样，我心肠太软。你对基莱茨的看法也正确，当时只要我肯也就成了，可现在我不知怎么办才好。你知道么，他瘦啦，喏！看得出来，他很痛苦，他这人顽固着哪，他以为，谁晓得他是怎么回事，不过既然他是房东，至少他不负债，这是确实无疑的，而且地地道道是个好人。那天我和他的孩子玩了一阵，是个惹人爱的小男孩，长一双那么大的蓝眼睛，小脸蛋儿招得你直想凑过去咬一口，他只比我的托尼切克小半岁，两个孩子如今又在一起玩了，托尼切克常上楼去找他，那天基莱茨正好回家，我装作没有瞧见他，亲吻了他的儿子，他停下了脚步，可是没有说话，随后就走了，但没有像往常那样把儿子叫回去。谢谢你的黄油，可惜价钱也不便宜，不过还算公道。现在离圣卡特琳娜节①还有五个礼拜，明天我将亲自把房租给基莱茨送

① 为11月25日，此处指搬迁日期。

去，不过，告诉你吧，我会感到难为情的，要知道，他一次也没有催我付房租，应该说是够不错的了。托尼切克亲你再亲你，他说希望你也给他寄点好东西来。吻你和你的丈夫，永远是你的忠诚的姐姐。

海伦卡

附言：在匆忙中

翁德烈·基莱茨先生之笔记第31页

……圣诞节过得如此满意，在我来说还从不曾有过。海伦卡是个好主妇、好厨娘，而且非常爱我，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坏，对我百依百顺，简直胜过我故世的前妻——愿上帝保佑她——，眼下我完全相信她一丁点儿也不爱那个大学生，女人全都难以捉摸，她们喜欢气你，实际上却在爱着你。今后她要是永远这样，会是这样的，已经看出来了，那么她就不会受苦，不过，她要看看我对她的孩子怎么样，能不能当个好爸爸，还要看看我若是今天或明天一命归天，我的心眼儿里是否还有她，打春天我就找人把房子粉刷了，我们将把花园改成音乐餐厅，现在可以搞别的营生了，一个人要是两手空空，那就什么也谈不上。至于那场官司嘛，大概也就了啦，今天有两位老爷到我家来，说是由于我向维也纳提出

了上诉，这事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呆呆地看了他们好久，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维也纳已下令要把这桩案子重新彻底调查清楚，可是怎么个调查法呢？今天早餐我已吃下了最后一根小肝肠。海伦卡笑得前仰后合，像疯了一样，厨房里还剩一大块猪油，如今我已弄不明白，究竟是谁打赢了官司……

十二 音乐会后五分钟

细弱的童声女高音嘶叫到可怕的高度停下了，瓦玲卡小姐合上歌谱，伴奏又弹了几个结尾的和声，训练有素的微笑和相应地一鞠躬宣告音乐会结束。

“嗳呀，多么叫人喜欢，将来要当歌唱家啦。喏，埃勃尔先生，往后您这福气可不小哇！”鲍罗娃太太欣喜地高声叫道，她不再鼓掌，却从座位上站起身，带着满脸并非造作的热情，急忙跑过去拥抱瓦玲卡。在座的其他来宾——人数约有二十，分坐成两排——也纷纷站了起来，于是雨点儿似的亲吻落在瓦玲卡的脸上，弄得备受赞扬的瓦玲卡气都透不过来了，半天才喊出：“哎……我的头发……妈妈！”

音乐会中始终一动不动站在柱子和窗户之间

的埃勃尔先生，激动地咽了一口唾沫，眼皮子一眨一眨地过了半晌，才声音颤抖地说："喏，少不得还要让她学两年，然后她想必出息了。到那时她才14岁，人家会感到惊讶的，那有什么办法，决定一切的是才华。您相信吗，鲍罗娃太太，她法语才上了20课就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居然会跟老师流利地对话了！"

鲍罗娃太太双手一拍，赞叹不已："这可能吗！瓦玲卡，是真的吗？"

"O ouj，madame！①"瓦玲卡证实是这样。

"您看，是吧，当时我也傻了眼啦。不过，她有个好老师，这也很重要。尤其是，教她歌唱的老师很出色！他教导有方，不放过任何细节，她嘴巴张得不够大的时候，老师还把大拇指塞进她嘴里去呢。不过，我将来不会让她留在布拉格的！"

"要那样才叫造孽啦！"鲍罗娃太太附和道，一面说一面又挨着女儿坐了下来。

玛丽耶小姐的左首坐着她女友的未婚夫柯西内克上尉先生。音乐会一结束，玛丽耶小姐就特意将两只手套脱下来，以便使劲地长时间地鼓掌。柯西内克先生身体瘦弱，满脸病容，牙齿业

① 实际上不通的法语，意为：啊，是的，夫人！

已脱落的嘴巴上始终挂着僵硬的微笑。他随着玛丽耶小姐一起鼓掌。

“拍得我都直冒汗啦，”小姐完成任务之后朝仍在使劲鼓掌的邻座柔声柔气地说道。“我们这些姑娘们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这孩子唱得挺不错，是吧？”

“怎么不是呢！”上尉证实说，“尤其最后那个‘c’，唱得多漂亮。”

“不过，那是‘f’吧……不是吗？”小姐指出。

“哦，不，那是‘c’，前面的音也是‘c’；凡是那么高的音总是‘c’。”

玛丽耶小姐的脸变长了，她目瞪口呆。“这么说，您在音乐方面也很内行啊？”她问道，也许只是为了说点儿什么。

“我吗？不，人家说我在这方面没有才华。不过我的弟弟还会看着乐谱弹琴哪。他一遍又一遍，每一段都仔仔细细地弹出来。”

“我也有过这样一个弟弟，”小姐叹息道，“可怜已经去世了。出色的男中音！从高音‘c’——就像您刚才说的——直到低音‘a’，您听我说，直到低音‘a’！”

“那准是非常好听！”

“您是个大音乐迷吧？”

“啾，当然啦！”

“这是说，您经常去听歌剧？”

“我吗？——不！歌剧太贵了，一个人不就两只耳朵么。有一次我听了一出歌剧，我挺喜欢，叫什么名字来着？真见鬼，反正我挺喜欢。一般说我不爱歌剧，我这人军人气太足，瞧着一条大汉不去擂土耳其鼓而拉把小提琴我心里就有气。我也不喜欢听女歌唱家拖着调门儿耍花腔或者叫什么名堂来的。”

玛丽耶小姐突然朝母亲扭过身去。

“怎么样，谈得来吗？”那一位问道。

“还行……依我看，一根火柴倒过来他就认不出来了！”

“那无所谓。”

“的确无所谓，”玛丽耶小姐悄声说，又扭身对邻座道：“让孩子在这方面受点训练总归是好的。尤其是他们家，考虑到自己实际上一无所有。他们拉的亏空可吓人着哩，这座房子也有我们的资金，我一再对妈妈说，得提防着点儿，可是我妈心眼儿太善！”

柯西内克先生显然一愣。他想说句什么，问个究竟，可就在此刻，人们起身告辞了，响起了一片乱糟糟的声音。玛丽耶小姐和鲍罗娃太太也站了起来。

“我们家住得可远啦，也没个伴儿，”玛丽耶

小姐对上尉先生诉苦说。“我从来不交朋友。也真是的，怎么就不见有哪位先生来献献殷勤呀！”

“如果您不嫌冒昧，也许我……”上尉先生彬彬有礼地欣然笑着说。

“啊，那就太好啦。妈妈，柯西内克先生送咱们回家！”

“路太远了！不过，柯西内克先生这就可以在我们家吃晚饭啦，真的，咱们会玩得很好！”

女主人埃勃洛娃太太已在依次送客。玛蒂尔达小姐方才不得不暂时离开柯西内克先生过来同客人们寒暄几句，亲吻话别。这时，埃勃洛娃太太对她咬了一下耳朵，玛蒂尔达小姐便走到上尉先生身边，对他悄声说：

“您留下吧，瞧，妈妈想请您尝一口火腿。”

“我……我已经……”

“嗳呀，我的玛蒂尔达，”玛丽耶小姐一步跨过来，热烈地拥抱朋友，“您给我们安排了多好的节目啊！可惜没有再多演一会儿，现在回家有伴，我们就不怕啦。柯西内克先生刚才答应送我们回去，路太远啦！喏，叭，我的小天使，再亲我一下，对了！给你行礼，尊敬的夫人！”

玛蒂尔达小姐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她呆若木鸡。

“嗳，你送送玛丽耶小姐呀，”房东太太催她

说，"你这是怎么啦？唉……"她见上尉正准备同鲍罗娃母女一同离去，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叭，小天使，"玛丽耶小姐点点头，轻飘飘地朝门口走去。

玛蒂尔达小姐呆呆地站在那儿，像是给冻住了。

十三　抽签之后

巴伏洛娃太太坐在柜台后面，十分清闲自在，因为这是星期五的下午，一般除了吃晚饭时商人送点货来之外，杂货铺里简直没有什么活儿要干。丈夫为买卖上的事情进城去了，伐茨拉夫反正难得在家，巴伏洛娃太太独自坐在这儿对着占梦书和写满数字的纸张消磨时光。她情绪很好，尽管偶而打个哈欠，但一望便知她心里很得意，脸上容光焕发，眼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亮闪闪的。

突然，她朝门口瞥了一眼，门槛上站着一个人。那是酒店老板娘。巴伏洛娃佯装没有瞧见，依旧埋头忙她的数目字。毫无疑问，冉宁卡出殡那天发生的场面，至今还留下暗影。

酒店老板娘迈步走了进来。"赞美上帝，"她说。

"永远赞美，"巴伏洛娃头也不抬地答道。

"那么，咱们押中了吧?"酒店老板娘打开了话头。

"喏，咱们一块儿押的那个号码中的彩不多，"巴伏洛娃依旧冷冰冰地回答，故意把"一块儿"三个字说得格外地重。

"一块儿……呃……不错，可是卖彩票的告诉我，说您另外又押了个数，是照您原先亲口告诉我的那个样儿押的，不是咱俩商定的数，据说您中了头彩。"说话的口气很尖刻，而且盘根究底。

"是的，我只要信赖自己这颗老脑袋瓜，就总能走运。"

"这头彩里也有我一份吧?"

"是吗?那我就不明白有什么根据了!"

"这简直是骗局!"

巴伏洛娃的脸气得煞白，可是她到底也没有抬起头来，只是用冷若冰霜的声音一字一顿地答道："您在我押的数上添赌注了吗?您出过主意，把数目字改了改，您在改过的数上添了一份赌注，这个数中了两个字的彩，您得彩金一半。咱们两个合押的就这点。"

巴伏洛娃的冷静态度尽管是硬装出来的，却不由得不使老板娘慑服。"嗨，咱俩也不必为这点

事伤了和气，”她平静地说，同样是硬装出来的，“我祝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个人，对您我哪能例外，伐茨拉夫先生和我家玛玲卡……那该有多美满……”

“忙什么，他们年纪都还小，用不着生拉硬拽。再说，我不喜欢让人瞧不起。我儿子出身小门小户，将来该什么样就什么样。算了吧！”

“啃，莫非您以为我非把女儿塞给您不成？无此必要，怎么说我的女儿也是市民家的独生女，谁也休想剥夺她的这个身份！”

“但愿她一辈子受用不尽！”巴伏洛娃挖苦道，一面摘下了眼镜。

“身份就是身份，想要也白搭，”老板娘从牙缝里咝咝地说，“我上哪儿都行，哪儿都畅通无阻。是个砍柴的，给他镀了金也成不了上等人。这就是我的看法，多也不说了。再见吧！”说着，老板娘飞也似的跑出去了。

“我这儿给您行礼，”巴伏洛娃喊道，这才抬起头来。

她朝门外望了片刻，脸上的血色慢慢回过来，眼睛里又闪出了光芒。“你会来求我的！”她高声说。看来她对自己没有任性地大吵大闹，感到很满意。

过了一会儿，她又戴上眼镜，研究起占梦书

和数目字来。在详梦下赌注这件事上，巴伏洛娃的态度一向非常认真，她全心全意，属于令人肃然起敬的那类押彩人。她完全沉醉到这门学问中去了，在附近一带享有首屈一指的声望。为了保持这个声望，这位尽善尽美的押彩人永远不会无事可干，她得把每一刻空闲功夫都利用起来。

谁也不会相信，为了有朝一日能万无一失地押中一个彩，她要做多么艰苦的准备！要押准一个号码，不是靠冷静的理智，也不是靠灵机一动——这有极大的偶然性，是任何谨慎小心的人所不取的；一个可靠的号码根本不是数学意义上的数值，也不是无从捉摸的幻象，它既不来自理性，也不产生于想象。我们不如把它比作一朵花，或者更进一步，比作一块水晶，它需要开花和成熟的时间，也需要有厚实的根底，这个根底就是人的心灵数字。是的，心灵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而且，正如人的心灵是同整个世界其他一切相联系着的，正如最遥远的星辰也以其磁力对人的心灵产生作用，数字也是同整个世界相联系着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数字成为女性无可争辩的财富，男人一旦参与，马上就会误入歧途，陷进理性计算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这一切虽然巴伏洛娃未必能像我们这样讲清楚，但她心里完全明白。她像园丁用种子培植鲜

花一样培植数字。对于市面上那种碰碰运气的玩艺儿，如“抽签摸彩”、有奖猜数之类，她向不过问，只是一门心思地分析、解剖那本《孔勃里克》详梦书。

《孔勃里克》这个名儿毫无疑问显得神秘莫测，仅就印在珍贵书页上世代相传的题词来看，就足以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玄而又玄了。其词曰：“冥冥幽思矣显像于梦，梦各有其类焉，寻其世系，考其因果而释其义，得数以奖梦，据数可押彩。”序言援引了某些古代贤哲的名言，谈到了阿里斯多德及海洛多的妻子，赛维尔及其母亲弗尔吉尔，雅柯布的梯子和法拉翁的母牛，东方三王的梦和巴比伦的纳布霍东诺佐拉等等。序言就是按照明白无误的题词的格式，谈到了一切光凭理性无法洞悉，而心有灵犀却能一点通的事情。

押彩之本在于详梦要详得准确，《孔勃里克》一书的功用就在于此。不过，并非每梦都可详。毫无疑问，银宫仙客的梦只有少数是绝对有用的，每一个富有经验的园丁都很清楚，这类梦是“古代占星家所不解，但为九天之主所确认”。可是，幸运之日的降临并不会立时三刻就将自己的珍宝展现在你面前，只有一无经验之士才不懂得，原来梦有八个不同的“世系”，其中唯有第五系才是正系。详梦押彩首先应剔除来自邪灵（第

八世系）的种种详法，也应剔除直接来自上天的启示（第七世系）。至于那些来自“疾病宗”，或因血气刚盛、由肝水或肺水生成的梦，也都没有什么分量。第五系的梦出自那些“晚间进餐甚少或根本不进餐，但身体健康、心情舒畅之士。”因此，为了得到一个正系的梦，老老实实的押彩人必须给自己规定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生活制度。巴伏洛娃就是这样做的。

对于这类成功的梦，《孔勃里克》提供了需要的详释数字（尽管市面上还有许多种详梦书，其中甚至带有插图，且各有其可取之处，但《孔勃里克》却像雪山的雪峰一样，巍然高峙于群山之上）。如此选出的数字虽不能说万无一失，但不妨押在最近即将开彩的彩票上以观成效。中彩了，皆大欢喜，不中也无碍大局；彩票存根不可扔掉而应妥善保存起来。因为押彩人将做梦的时间分为四个单元，每一单元三个小时；晚上七点钟是头一个小时——当然，这多少带有一点儿古老色彩。根据哪个单元时间里做的梦，他们就可以满有把握地确定中彩的希望是在八天以内或三次抽签之内，或三个月、三年以至于一两年之内。因此，押彩人手头握有一份按顺序细心排列的彩票存根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光凭票根数据尚还不够。对于有些人

的愚蠢做法——例如，某人剪下90个数目字放在一个玻璃器皿里，然后放进一只花蜘蛛，让蛛丝把数字抽出来——巴伏洛娃不屑一顾，她不会去干这类傻事。她有一个帆布做的长口袋，里面放了90个小纸球，她本人每天用右手摸出 3 个，左手摸出 3 个。这样抽出来的数字，她仔细地记录在一张专用的纸张上，标上日期并注明“我”字，因为她要丈夫、儿子以及其他同情她的人也每天抽一次，她都一一记下数字，注明各自的名字。开彩的号码则登记在另外一张纸上。这项工作也很重要，因为尽管不能十分有把握地指出号码重复出现的规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统观一下中签号码的记录，她会突然吃惊地在某个数字上灵机一动，豁然开朗。

最后，实现愿望的时机终于来到，在某个好日子里做了一个毫无疑义是正宗的梦，与此同时右手和左手抽出来的号码完全相同，再加上那豁然开朗的灵机一动。于是，你就跑去押上赌注吧，丝毫不用犹豫不决，你已稳操胜算，必中无疑。巴伏洛娃正是这么做的，一丝不苟按照自己的办法押上了赌注，她信心十足，没有押两个字的号码①，她赢了。

① 押中三个数字为头彩。

上面已经说过，一个尽善尽美的押彩人永远不会空闲。巴伏洛娃为了保持她的声誉，必须善加利用每一刻可以利用的时间。中了头彩她也不曾打算就此退出此道。彩票是她的需要，是她精神的磨刀石，心灵的慰藉。因此，眼下她又大忙特忙起来。

正当她登记、誊清、对照、比较的时候，伐茨拉夫走了进来。他打了个招呼，站在柜台前面。

巴伏洛娃点了点头，继续安静地忙她自己的事。过了一会儿，她拿起帆布口袋，大部分纸团儿还在里面，她抖了抖口袋，把它递到了伐茨拉夫面前。

“今天你还没有抽呢。先用右手！你知道吗，今儿个你被局里开除了？”她说道，声音十分平静。

“什么……”伐茨拉夫结巴起来，敏锐的目光扫了母亲一眼，她若无其事的口吻把他弄胡涂了。

“你抽的数字跟我的一模一样，好生奇怪，我抽出来的总是这个30！是的，房东来过了，送来这个通知。哎，你给我说说，昨天那个做假发的是怎么回事？晌午房东家的丫头疯疯癫癫跑了来，说是向你多多道谢，说你帮了她的大忙。”

“嗨，没有什么事！昨天房东家开音乐会，做假发的来给小姐梳头，在黑咕隆咚的甬道里绊了

一跤，跌在滚子后面爬不出来。我跳过去搭了一把手，玛玲卡在场……”

“你听着，以后别再在我面前提这个曼卡①了。你不必问我为什么，我不喜欢，这就够了。她妈心眼儿不好，待人不真诚，”巴伏洛娃教训儿子说，语气厉害起来，一面说，一面把伐茨拉夫抽的号码登记在纸上。“好吧，现在用左手！房东家的丫头还一个劲儿在这里转悠，说是请你原谅，昨儿晚上没有请你去；她本人是因为不好意思——她居然还不好意思！——老的又忘记了，事后心里可着实的不安了。我可是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让债务逼得走投无路了呗，今天从多嘴多舌的卖彩票的那儿听到了消息。哦，你还不知道吧，我中了头彩……”

“头彩……”伐茨拉夫又结巴起来。

“是的，头彩。我能拿到好几千……”

“真的吗，妈妈？”伐茨拉夫欣喜若狂，拍了一下巴掌。

“你妈难道多会儿骗过你？”

伐茨拉夫一步跳到柜台后面，搂着妈妈亲起来。

“行啦，行啦，小疯子，你从来就没有理智，”

① 玛玲卡和曼卡均为玛丽耶的昵称。

巴伏洛娃挣开他。"我早就料到总有一天我会中头彩的！至于你，咬紧牙关，上大学去，把书念完！"

伐茨拉夫的眼睛射出了光芒。他跳起身，摘下挂在墙上的一串钥匙。

"你这是上哪儿？"

"到阁楼上去。"

"上阁楼干什么？"

"为生活做个计划！"

十四　亲亲热热的一家人

房东先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还穿着刚起床时的衣服，一条短裤没有系背带，胸前的扣子没有扣。未曾梳理的头发乱七八糟地支棱着，高颧骨、轮廓分明的脸上流露出一副惶惑不安的神色，一双抖动的手随着他的步伐无意义地晃动着。

房东太太也穿着一身非常随便的家常衣服。她手里握块抹布站在柜子旁边，样子像在抹灰尘，可是她的每个动作都说明，她也同样惶惑不安。

造成不安的因素是坐在桌子旁边的另外一位。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什么局面。从陌生人的面容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说，他来自这样一个民族，

这民族出过一个人物至今尚为我们所熟知，即收了人家的钱又退回去的那个圣经人物——犹大①。陌生人在埃勃尔家显然毫不陌生，因为他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一忽儿把那顶褴褛不堪的破帽子戴在只剩一圈稀疏灰白头发的秃顶上，一忽儿又脱下来；他"咚咚咚"地敲打桌子，旁若无人地把痰一口口吐在地板上。他眼睛里一副居高临下的睥睨神色，脸上挂着傲慢的微笑，下垂的嘴角也不掩饰这种情绪。

忽然，他身子抽了一下，手撑着桌子站起身来。

"好吧，看得出来，我的钱在这儿也是白扔了，"他用响亮的声音说道。"反正我有办法，不过，一个小钱我也不加了！"

房东太太转身对着他，满脸堆笑地说："只差50兹拉代了，曼克先生，请您帮个忙吧，我们将感恩不尽，您会看到的！"

"什么叫'感恩'，什么？"犹太人冷笑着说，"谁要是送我50兹拉代，我也感恩不尽呢。"

"可是，我们毕竟还值这几个钱吧，曼克先生，我们有这座房子，还有……"

"房子！布拉格房子有的是，房主也有的是，

① 根据《新约圣经》，耶稣的门徒犹大接受了30两银子出卖了耶稣。后来犹大将银子退回去，上吊自杀。

这我清楚；可是，你们知道这座房子的房主是哪一个吗？我手里有您的聘书，喏，这管什么用？连百分之一的好处我也得不到呀！要是到下星期二我还拿不到利息，我就找局长！”说罢，他转身朝房门走去了。

“我说，曼克先生……”

“不行，我有孩子，我不能把钱白白扔掉。告辞了！”他扬长而去，身后的门开得笔直。

房东先生挥了一下手，嘴巴动了动像要说句什么；房东太太气愤地走过去，“砰”地一声把门撞上了。

通往另一间屋子的虚掩着的房门推开了，玛蒂尔达小姐走了进来。她身上只穿了一条衬裙，她一面打呵欠，一面无精打采地朝四下里扫了一眼。

“我不明白你们干吗要同这种人周旋，”她漫不经心地说。“要是我，早把他撵出去了。”

埃勃尔先生正对着镜子梳头，女儿的话激怒了他，他倏地扭过身来厉声喝道：“住口！这你不懂！”

“当然不懂啦！”玛蒂尔达小姐说道，无意于破坏自己平静的心情。她走到窗前，对着明媚的晨光心满意足地连连打呵欠。

房东太太惹人注意地一言不发。她使劲擦着

柜子上的灰尘，弄得柜子一个劲儿地长吁短叹。

谁也不作声地过了好一会儿。在此期间，埃勃尔先生换好了衣服，他的妻子满屋子跑来跑去，这里那里把东西拿到手里，随即又照原样放了下来。埃勃尔先生知道情况不能老这样僵持，他终于先开口了。

“也该给我拿咖啡来了吧，老婆子。你知道，我上班快迟到了！”他竭力用平静的口吻说。

“还没有煮呐，”房东太太干巴巴地回答，一面拉开了衣橱的门。

“没有煮……你总不见得让我喝隔夜咖啡吧？还不至于这样吧！”

“怎么不至于！难道你挣的钱够花，厨房里成天可以做吃的！你去挣呀！”

玛蒂尔达小姐转身离开窗口，她抄着手坐下来，一双眼睛来回地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显然她感到很有趣。埃勃尔先生知道妻子的脾气，他不愿意在这时候还抬杠，便换了个话题。“咱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呀？”他问道，仿佛压根儿就没有问过早饭的事。

“奶汁辣根馒头片，”声音很生硬。

奶汁辣根馒头片，埃勃尔先生连看一眼也受不了。他知道这是存心作对，不禁感到委屈。

“为什么偏偏今天要吃这种该死的东西呢，敢

问尊敬的夫人?"他费劲地勉强说道。

"因为!今天整天洗衣服，逢到洗衣服的日子，除了这个我不烧别的!"房东太太一面说，一面翻衣橱找东西，一时找不到，她便使狠劲把挂在钉子上的东西一件件拽下来扔在地上。

"原来是这样——整天洗衣服!那么叫我上哪儿去呢?"

"爱上哪儿上哪儿!再说，你这当爸爸的有多好，一年四季从不说带孩子出去散散步，你就不兴带上瓦玲卡出去玩半天。"

"就这些吗?"埃勃尔先生已是怒不可遏,声音都沙哑了。

"你不妨找个墙角站着要饭去!"她一面说,一面跨进衣橱去够要拿的东西。"就你这份能耐,咱家要不了多久就会只剩这条路了。瞧着吧，我会让钱给逼死的!眼下就靠我和玛蒂尔达来收拾残局了,如果玛蒂尔达能够成功,他爱上了她……你有必要咬巴伏洛娃的儿子一口，把他从局里赶出来吗?像煞有介事，装得倒像个大官儿似的，实际上啥也不是……"她没有说完;埃勃尔先生再也克制不住了，他一步跳上去，把老婆往衣橱里一推，砰地一声关上橱门，一旋钥匙锁上了。

玛蒂尔达小姐快活地拍起手来。

衣橱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捶打声，震得橱身摇

晃起来。埃勃尔先生抓起一只玻璃杯，照准衣橱摔过去，玛蒂尔达小姐又一次快活地拍起手来。

衣橱里的捶打声更猛烈了。埃勃尔先生慌忙穿上外套，拿起帽子，接着便不知所措了。显然他不知道要不要亲自过去再把橱门打开。

玛蒂尔达小姐看出他犹豫不决，连忙说："让她在里面呆着去吧！谁叫她不闭上嘴巴的！"

"你说得对，"父亲赞同说，"等我到了街上你再放她出来。我走了！"

他走了。可是玛蒂尔达小姐的脑海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她飞快地跑过去打开了橱门，对冲出橱门、面色气得像死人一样苍白的母亲说："他跑啦，赶快！"其实用不着催促，房东太太早已飞也似地朝房门冲去了。女儿赶紧跟在她身后，生怕漏掉什么好戏。

房东太太在厨房里抄起一把笤帚，飞奔到阳台上。埃勃尔先生顺着楼梯往下跑，已经到了正在清洗楼梯的女佣人身边。"把水桶扣在他头上，浇他一身！"房东太太尖声喊道。

丈夫加快了脚步，快速到令人担心的程度。他已出现在院子里了。这时，只听得呼的一声，一把笤帚在他耳旁飞了过去，幸而不曾击中。房东太太一见没有打着，伸手拽下头上的便帽，又朝逃跑的丈夫掷过去。她嚷叫的声音响遍了整座

公寓。"杀人犯，强盗！摆阔气，哼，身上连六尺法兰绒都穿不起，还摆阔气，无赖！这就是我的丈夫，一年才挣300兹拉代，还说是上等人。呸！这号男人！一个礼拜你也甭想回来，我告诉你！"

可是这番忠告埃勃尔先生已经听不见，他已消失在甬道里。

这幕戏结束得如此迅速，待房客们闻声赶到窗口，他们除了看见玛蒂尔达小姐——她一直站在门旁观战——快活地拥抱走回来的母亲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见。

十五　一周结束

星期天，约瑟芬卡的婚礼尽管举行得很早，院子里和甬道里仍然挤满了好奇的女邻居，她家门前也站了一大群。女邻居们用无比锋利的眼睛观察了一切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苍白的婚礼"。

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婚礼办得简陋，约瑟芬卡的未婚夫不愿落个话柄，他给新娘做了漂亮的绸衣，马车的数目也不少。可是女邻居们这样评论毕竟是有道理的。在今天的婚礼上确实个个人的脸都显得出奇的苍白，仿佛上教堂之前天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新娘的脸色惨白，这倒不足

为奇，因为俗语说："苍白的新娘——快乐的婆娘。"走在她身后的是激动得脸色苍白的新郎和脸上一向没有什么颜色的女傧相克拉玲卡小姐。然而事也凑巧，另外几个人的脸上竟也带着这种颜色。是的，甚至证婚人博士先生，他那张素来容光焕发的圆面孔，今天也一反往常。只有男傧相伐茨拉夫还像平时一样，又说又笑，插科打诨。不过，这个人嘛，大家都知道，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是神圣的。

下午，博士先生站在大门前，一面戴手套，一面将目光不时投向甬道，似乎在等候什么人。这时，伐茨拉夫从店里走出来了，身上穿得很整齐。他来到博士先生面前。

"是去散步吗，博士先生？"

"是的……上斯特洛摩夫卡。"

"您独自一人？"

"是的……我意思是说，拉克姆索娃太太也去！"

"啊哈，还有克拉玲卡小姐！她今天很漂亮。"

博士先生立即把目光转向下面的街道。"您上哪儿呀，伐茨拉夫先生？"

"去沙尔卡。"

"有谁同您一起去吧，准是的……八成是同玛玲卡？"

“唔，实际上并不是，”伐茨拉夫笑了起来，“是同房东家。”

过道里传来了妇女的说话声，拉克姆索娃母女和房东家母女碰到一起了。

“跟房东家？”博士先生不胜惊讶。“您不会是当真的吧……老兄啊，老兄！”

“嗨，嗨，博士先生，我做事心里有数……眼下我只不过是给咱们这个性别出口气罢了。莫非您也在出气，博士先生？”

博士先生显得神情困窘，目光闪烁了一下。他张开嘴巴像是要答话，但没有出声却又把嘴巴闭上了。他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道：“轻声点，她们来啦！”

（1867）

杨乐云译

理尚奈克先生和斯赫莱格先生

I

如果我怀疑读者中有哪一位不曾听说过史达依尼茨酒家的话，那未免荒唐可笑了。史达依尼茨是小城赫赫有名的一家饭馆：桥头塔后面左首第一家，就在大桥街和澡堂街的拐角处，大窗户，大玻璃门。它是敢于堂而皇之开设在那条主要街道上的独一无二的饭馆，而且大门直接开在人行道上——按照真正小城的谦逊之风，所有其它饭馆都是要么开设在旁街侧巷，要么前面有座房子，最起码进门也得穿过一条拱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自幼在这些宁静、沉默的街道和诗意盎然的角落里长大的真正小城居民是不上史达依尼茨酒家的。光顾这家饭馆的大抵是偶然被一阵什么风卷到小城、多半又马上要离开的高级官员、教授和军官们。除此之外便是少数领养老金

的，以及几位告老引退、原先的事业早已交付别人去经营的富有的房产主。史达依尼茨酒家的顾客范围仅此而已，它带有一种贵族官僚的色彩。

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区区中学生时，史达依尼茨酒家的社交界其所以不同寻常还另有一层意思。简单地说，这里是小城的奥林匹斯山，是小城众神聚会的地方。但凡神，都是从它的人民中间产生出来的，这已是证据确凿，有史可循。耶和华是一位易怒的神，他乖张暴戾，好复仇，既残忍又嗜血成性，正如整个犹太民族一样。希腊人的神则优雅、诙谐，又漂亮又快活，到处都是海伦般的美人儿。至于斯拉夫人的神么——抱歉之至！我们斯拉夫人在塑造力方面先天不足，既造不成伟大的国度，也造不出轮廓分明的神。不管爱尔本①和柯斯托玛尔②如何努力，我们的神至今仍是朦朦胧胧的一大群，软绵绵的，没个形儿。不过，关于神人相似说，也许哪天我将专门写一篇文章来细细论述，当然我将有意地把它写得很风趣。至于这里，我只想说明在史达依尼茨酒家聚会的众神，毫无疑问都是小城真正的神。

① 卡雷尔·雅罗米尔·爱尔本（1811—1870），捷克著名诗人，曾致力于捷克民歌的采集和斯拉夫古代童话与传说的整理和改写。他所创作的著名诗集《花束集》以捷克神话为基础。

② 米古拉什·伊万诺夫·柯斯托玛尔（1817—1885），乌克兰历史学家、人种学家和诗人。

小城，我这儿既指建筑物也指人，具有一种宁静、庄严、古老、也无妨说昏昏欲睡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史达依尼茨酒家的老爷们身上也都一一具备，包括那个昏昏欲睡性。尽管他们同今天的官员、军人、教师、领养老金者无甚差别，但当时的官员和军队不像现在似的从一个国家调到另一个国家。那年头，父亲可以让儿子留在布拉格上大学，可以帮他踏进官场，使他始终留在自己的庇护之下。史达依尼茨酒家的顾客如果有几个在门前的人行道上小站片刻的话，过路的公民都会同他们打招呼，大家认识他们。

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史达依尼茨的奥林匹斯山就更加奥林匹斯了，因为我们学校的老教师全在那个山头上。老！有何必要说老呢！可爱的小城的这些神明我个个认识，我总觉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曾经年轻过——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眼里，他们从来就是这么大年纪，也许只是个子比以前矮了些。

他们一个个还都在我眼前，记忆犹新！首先是上诉参事先生。一个瘦高个儿，无比严肃。当时他还坐办公室办公，可是我从来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办公的。上午10点钟，我们下课离开学校时，他刚刚跨出座落在卡梅利当斯卡街的他家宅院的大门，一本正经地朝奥斯特鲁霍瓦街的恰尔托

伎酒店走去。下午 4 点，我们放学后沿着玛丽安斯基围墙嬉戏时，却见他正在这一带的果园里散步。一敲 5 点，他已跨进史达依尼茨酒家的大门了。那时我曾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奋读书，以期有朝一日也当上这样的上诉参事。可是后来不知怎的，却把这桩子事情给忘记了。

其次是独眼龙伯爵先生。在小城，尽管伯爵不乏其人，可是不如说独眼龙是唯一光顾饭店的伯爵，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身材高大，瘦骨嶙峋，面色红润，皤皤白发修剪得很短，左眼戴着个黑眼罩。他在史达依尼茨酒家前面的人行道上往往一站两个小时，当我不得不打这儿经过时，我总是离他远远地绕着道儿走过去。凡是贵族，都天生有一副被人们称作贵族气质的相貌，同凶猛的飞禽非常相似。在我眼里，伯爵先生也确实活脱脱是一头老鹰——那种以可怕的准确性每天中午12点带着猎得的鸽子飞临圣米古拉什塔楼的老鹰，它们坐在塔楼的圆顶上吞食猎物，鸽子的羽毛纷纷飘落，一直飘到了广场上。因此，我绕着道儿躲避伯爵先生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心里怀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生怕他伸过脑袋来啄我。

另一位是胖胖的军医官先生。他其实一点儿也不老，但已经退役。关于他，流传着这么个故

事：一次，有个地位非常显赫的大人物前来视察布拉格医院并在那里指手划脚地大发宏论，不料军医官先生却当面对这位显赫的大人物说他对此一窍不通。由于这个原因，他丢了官，退了役，但也正因此而赢得了我们对他的爱戴。我们这帮男孩子把这位胖乎乎的老爷视为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再说，他也为人随和，喜欢搭讪。每逢碰见他喜欢的男孩——也可能是个女孩——他就上前把孩子拦住，摸摸他的脸蛋儿，最后还说："回家问你爸爸好，"哪怕他也许并不认识孩子的爸爸。

再有一位是——唉，别再往下说了！那些老人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衰老，然后相继谢世——我们不必从坟墓里唤出他们的影子来。我愉快地回忆起上了大学之后，生平第一遭跨进史达依尼茨酒家的那个令人自豪的时刻。我当着教师们的面堂堂正正地走进去，跻身在这些高贵的人物之中，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独立不羁、敢作敢为和自命不凡的感觉。他们没怎么理会我，这倒是真的。不如说，他们几乎一丁点儿也没有注意我。在长达几周之内，只有一次当军医官先生起身回家，打我桌旁走过时，他对我说："是的，是的，年轻人，不管那帮人心里怎么想，今天的啤酒反正一文不值！"说着，他朝后面方才同他坐在一起的那

些人鄙夷地扬了扬脑袋。不折不扣的布鲁图斯①！我敢断言，就是对凯撒本人，这位仁兄也会当面出他的洋相，说他对啤酒一窍不通。

尽管如此，我却暗自注意起这些人来了。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清楚，但我却可以仔细观察他们。今天我仅把自己看作是这些人物的一个蹩脚的样本，不过，我身上一切堪称高贵的东西，都来自他们。其中，首先有两个人的形象镌刻在我内心深处，至今难以忘怀。这两个人是：理尚奈克先生和斯赫莱格先生。

这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不过，我再一次请读者原谅，容我换个方式来讲吧。

当我们从大桥街走进史达依尼茨酒家时，我们会看到在前厅，在摆着几张弹子台的右面，有三扇开向澡堂街的窗户。每扇窗户的壁龛里都放着一张小桌子和围着桌子摆成马蹄铁形的小长凳。这里可以坐三个人，一个背朝窗户，另外两个面对面各坐在马蹄铁的两个终端。或者，如果他们两个也想背对窗户的话，他们可以转过身子面朝弹子台，观赏弹子戏。

进门右首第三扇窗户面前，一般总坐着可尊敬的公民理尚奈克先生和斯赫莱格先生。两人天

① 布鲁图斯为古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凯撒之义子。当凯撒想取消共和制，代之以君主独裁制时，布鲁图斯将其刺死。

天都是傍晚时分来到这里，从6点坐到8点离去。这两个座位也永远为他们两人保留着。没有谁胆敢占坐人家早已坐惯了的位置。诚实的、有谦谦君子风的小城居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因为——喏，因为这简直无法想象。长凳上，紧挨窗户的那个座位从来都是空着的，斯赫莱格先生坐在靠近大门那一端，理尚奈克先生坐在另一端，中间只有一臂之隔。两人总是背对着窗户，从而也就侧面对着桌子，侧面相对而坐看人家打弹子。只有在喝口酒或装袋烟的时候，他们才转过身来。两人就这样日复一日坐了足足11年。在此期间双方没有说过一句话，不，甚至连看都没看过对方一眼。

两人之间不共戴天的冤仇在小城已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冤仇结下已经年深月久，无法调解。其原因大家也都清楚：无非为了女人这个祸根。两人爱上同一个女人。起初她倾心于理尚奈克，当时他早已是个独资经营的行商。不料她后来突然变卦，出人意外地投入了斯赫莱格先生的怀抱。也许是由于斯赫莱格先生比理尚奈克先生少说也年轻10岁的缘故吧。她成了斯赫莱格洛娃太太了。

斯赫莱格洛娃太太是否美艳绝伦，以致理尚奈克先生失恋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从而终身不

娶，这我不清楚。她早已长眠地下，是产后做月子的时候辞世的，身后留下一个女儿。也许这个女儿长得同她一模一样。我讲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大约23岁。我认识她，她经常上我们楼来，找住在我家楼上的连长的女儿波尔丁卡，就是那位在大街上每走20步就要打个趔趄的波尔丁卡。大家都说斯赫莱格洛娃小姐是个美人儿。可能是，不过，那是建筑师欣赏的美人。她五官端正，周身长得无比匀称，简直无瑕可击。但是，除了建筑师之外，其他人都会感到——她令人无法忍受。她脸上表情之少同宫殿面墙上的浮雕相差无几。一双眼睛犹如刚擦洗干净的玻璃窗，明亮而无意义。嘴巴虽说长得小巧，像图案上绘的那般秀气，却只会像两扇门扉似的缓缓打开，然后要么就那样张着，要么就以同样缓慢的速度徐徐闭拢。另外，她的肤色也跟新粉刷的白墙头一样。可能她现在——如果她还在世——已不那么美了，不过也许她会显得更加漂亮一些，就象风化的建筑物显得更加漂亮一样。

使我感到抱歉的是，我无法向读者详述是什么原因促使理尚奈克先生和斯赫莱格先生双双坐到第三扇窗户前面的这张桌子上来了。是可咀咒的巧合吧，蓄意要这两位老人日复一日忍受着痛苦。最初，当这无以名之的巧合将他俩驱赶到那

里时，兴许是男性的傲气使他们坐了下来。其后坐在一起恐怕是执拗的作对的表示。再后来则是用以证明自己不屈不挠，免得别人说闲话。时至今日，史达依尼茨的每一个人都早已看出，对于双方来说，坐在这里已是男子汉的荣誉问题，根本无法退却了。

他们6点左右驾临，今天这位早一分钟，明天那位早一分钟。他们彬彬有礼地朝四面八方的每一个人点头致意，唯独彼此不相理睬。夏天，侍者接过他们的凉帽和手杖，冬天接过毛茸茸的绒帽和大氅，挂在他们各自身后的钉子上。宽衣之后，他们就像鸽子似的上身一欠——老年人坐下时都带有这个习惯动作——，一手撑着桌面（理尚奈克先生用左手，斯赫莱格先生用右手），缓缓坐下，背朝着窗户，脸冲着弹子台。饭店主人，那位脸上永远挂着微笑，口里喋喋不休的胖老板过来敬鼻烟时，他必须分别对这两位各敲一次鼻烟匣，分别说今天天气好。否则的话，两人之中必有一人不会伸过手来取鼻烟，对他说的话也充耳不闻。无论是谁，从来不可能同时对两人说一句话。他们彼此的眼睛里也从来没有对方，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

侍者依次给他俩送来啤酒，摆在各自的面前。过了一会儿——从来不在同一时刻，这当然

是注意着的，尽管彼此不屑一顾——，他们朝桌子扭过身来，从胸前的小兜里掏出一只硕大的、镶银海泡石烟斗，又从衣襟里摸出一只装满烟草的小袋，装上烟斗，点着之后便又转过身去。就这么着坐上两个钟头，喝完三杯啤酒，然后站起身，今天这位早一分钟，明天那位早一分钟，把烟斗往小衣兜里一插，藏好烟草袋。侍者过来帮他穿戴整齐，他便同在座的一一道别，唯独不对邻座那一位。

我有意在靠近火炉的那张桌子上找了个座。这样我就直接看到了理尚奈克先生和斯赫莱格先生的面孔了，可以悠闲自在而又不为人注意地仔细观察他们。

理尚奈克先生过去专做帆布生意，斯赫莱格先生经营铁器买卖。眼下作为家道殷实的房产主，他俩均已弃商，可是他们的脸上却多少带着点儿过去所从事的行业的痕迹。理尚奈克先生的脸总不免使我想起红白条纹的帆布，斯赫莱格先生的则活像商店里一只蒙了一层水汽的研钵。

理尚奈克先生的身量比斯赫莱格先生略高，人长得干瘦一些，也如前面所说，年龄大一些。他的健康状况似乎已不如以前，经常显得虚弱，下颚不由自主地搭拉下来。灰眼睛，架一副黑边眼镜。头上戴着浅色的假发。从他那尚未完全灰

白的睫毛上可以判断，他过去是黄头发。现在，他两颊深陷，面色苍白，如此之苍白，相形之下他的长鼻子看上去就格外的红。也许这是由于他的鼻尖上老挂着泪水的缘故吧，打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泪水。作为一个忠实的传记作者，我不得不补充一句，理尚奈克先生有时动作晚了一步，这泪水便断线儿似的纷纷落到深表同情的膝头上。

斯赫莱格先生粗壮结实，我觉得他没有脖子。脑袋跟一颗炸弹似的；黑头发大部分已经斑白；脸上刮过胡髭之处又青又黑，不长胡髭的地方红扑扑的。于是脸上一块亮，一块黑，活像一幅发了暗的伦勃朗① 的人像画。

我对这两位英雄无比尊敬。是的，我钦佩他们。瞧他两个端坐在这里，日复一日进行着一场伟大、残酷、严峻的战斗。交战双方使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武器：浸透了毒液的沉默，无与伦比的轻蔑。这是一场永远不会决一胜负的战斗。哪一方将最终将自己的一只脚踩在战败者的脖子上呢！从体力上说，斯赫莱格先生的气力大一些，他长得短小精悍，声如洪钟！理尚奈克先生说起话来柔声柔气、慢条斯理，身体瘦弱，然而他的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

沉默和仇恨却具有同样的英雄气概。

II

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是尤比拉节①前的星期三，斯赫莱格先生来到史达依尼茨酒家。他坐下了，并装上烟斗，喷出的烟雾缭缭绕绕，仿佛是从锻铁炉里滚滚而出似的。这时酒店老板走了出来，他径直来到斯赫莱格先生的面前，敲了敲鼻烟匣，敬了烟，然后合上烟匣，一面拿在手里摇晃，一面将目光投向门口说："今晚上咱们是见不到理尚奈克先生的了。"

斯赫莱格先生没有答话，他目光凝视着前方，像冷冰冰的石头一般，不为所动。

"那边的军医官先生说来着，"老板又转身背对大门接着说下去，转身的时候他朝斯赫莱格先生扫了一眼，"他说理尚奈克先生早晨起床还好好的跟平时一样，可后来就突然发起高烧来，闹得他不得不马上又躺下，立刻打发人去找医生。立刻去找了医生。……是肺炎。军医官今天已去看过他三次了。上了岁数啦，唉。不过……幸亏

---

① 为复活节后的第三个星期天。

有位好大夫。但愿没事儿！”

斯赫莱格先生紧闭的嘴巴里呼噜地响了一下。他一句话也没说，目光动也不动。老板走开去张罗别的桌子了。

现在，我专注地审视着斯赫莱格先生的脸。有好长时间，他坐在那儿纹丝不动，只是嘴巴一张一张地吐出烟雾，还偶尔把烟斗从这边嘴角移到另一边嘴角。后来，有个朋友走来，两人开始聊天，斯赫莱格先生有好几次放声大笑，这使我很反感。

总之，斯赫莱格先生今天的言谈举止同平时大相径庭。平时，他像战士坚守岗亭一般寸步不离自己的座位，今天他却四处走动，忙个不停。他甚至同商人柯莱尔先生玩起弹子来。他每一局都很走运，总能打个双元。坦率地说，我心里几乎暗自希望他打中双元之后便一蹶不振，希望柯莱尔先生赶上他。

后来，他又坐下抽烟，喝酒。有人走来同他说话，他嗓门比平时高，话也比平时多。他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逃过我的注意。我看得很清楚，他心里暗自高兴，敌人身罹重症没有引起他最起码的同情。这使我感到厌恶。

有几次，他的目光划了一条弧线，投到坐在柜台旁边的军医官身上。毫无疑问，他想握握军

医官的手，请求军医官不要对这个病人过于关切。一个居心恶毒的家伙，肯定居心恶毒。

8点钟，军医官起身离去。他走过第三张桌子时停下了脚步。“再见。今天我还得上理尚奈克先生那儿去看看。他的病需要小心治疗。”

“再见，”斯赫莱格先生冷冰冰地答道。

今天斯赫莱格先生喝了四杯啤酒，他一直呆到8点半才离去。

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度过寒冷、阴霾的四月，迎来了温暖和煦的五月天气。那一年的春天风和日丽，气候非常宜人。每到阳光璀璨的五月，小城便美得像天堂一样。贝特静山上开满白色的鲜花，遍山遍坡仿佛翻滚着雪白的乳液，整个小城笼罩在素馨花的一片浓香之中。

理尚奈克先生已经脱离危险期。春光对他来说犹如服用滋补剂一样。我已在果园里常见他来散步。他一向瘦弱，如今更是干瘦得不像样子，下颚干脆一直搭拉着。就差给他用围巾包起下巴颏儿，阖上他那双暗淡无神的眼睛，把他放进棺材去了。不料，他却一点一点复元了。

他不再上史达依尼茨酒家。第三张桌子一直由斯赫莱格先生独自占领着，他无拘无束地转动身子，爱怎么坐就怎么坐。

终于有一天，那已是6月底了，正赶上圣彼得

和圣巴维尔的节日①，我突然发现理尚奈克先生和斯赫莱格先生又双双坐在那儿了。斯赫莱格先生又像钉在凳子上似地端坐不动。两人都背对着窗户。

街坊们和朋友们纷纷走过来同理尚奈克先生握手，由衷地向他表示欢迎。老头儿又高兴又激动，浑身微微颤抖。他笑容满面，说话的声音极为轻柔，他是个软心肠的人。斯赫莱格先生木然注视着弹子戏，抽着烟斗。

一阵寒暄过去之后，理尚奈克先生身边清静下来，这时他便不时朝柜台旁边他的医生坐着的方向张望。他感恩不忘。

有一次，他仰着头又往那边张望，斯赫莱格先生却突然朝旁边稍稍转了一下脑袋，目光徐徐从地板一点一点顺着理尚奈克先生的身体往上移动，移过他瘦骨嶙峋的膝盖，直到他扶着桌子角的那只皮包骨头的手。目光在这只手上逗留了片刻，然后又偷偷地往上溜，一直溜到搭拉着的下巴颏儿和苍白的面盘上——目光一接触到这里就闪开了，脑袋又回了过去。

"恢复健康啦，多叫人高兴呀，"酒家老板喊道，不知他这会儿刚从厨房还是地窨子里出来，

---

① 圣彼得节和圣巴维尔节在6月29日。

一见理尚奈克先生便忙不迭地急步朝他走过来。“这么说，您已经复元啦，上帝保佑！”

“是啊，赞美上帝，赞美上帝，”理尚奈克先生微笑着说，“总算闯过来喽。现在感觉挺好。”

“理尚奈克先生您怎么不抽烟？还没有胃口，是吗？”

“今儿个头一天有点儿想抽了，来它一袋吧。”

“您瞧瞧，您瞧瞧，是个好现象呀，”老板阖上烟匣，敲了敲，递到斯赫莱格先生的面前。他同斯赫莱格先生寒暄几句后走开了。

理尚奈克先生掏出烟斗，伸手到衣襟里去摸烟叶袋。他摇摇头，又摸一遍，摸了第三遍，他叫过小侍者说：“你上我家跑一趟吧，知道我住在哪儿吗？就在那边拐角上，对。告诉他们把烟叶袋交给你拿来，我准是忘在桌上了。”小家伙一扭身，跑出去了。

斯赫莱格先生的身体这时动了一下。他慢慢伸出右手拿起自己那只解开了的烟叶袋，把它几乎送到了理尚奈克先生的面前。“如果不嫌弃……我这是红三王牌。”他说话一向这样，直截了当。接着，他嗓子眼里呼噜地响了一下。

理尚奈克先生没有回答。理尚奈克先生没有回头看一看。他依旧面对着另一个方向，像11年来一样，冷若冰霜。

他的手微微地颤抖了几次，嘴巴紧闭着。

斯赫莱格先生的右手仍放在烟叶袋上，僵住了，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地面，他一会儿叭叭地抽烟，一会儿嗓子眼嘎啦一响。

这时，小侍者返回了。

“谢谢啦，瞧，我的烟叶袋拿来了，”理尚奈克先生直到这会儿才向斯赫莱格先生道了谢，可是没有回头看他。“我抽的也是红三王牌，”过了片刻他又补了一句，似乎觉得有必要再说点儿什么。

他装上烟斗，点着后叭叭地抽起来。

“有味儿吗？”斯赫莱格先生狺狺地说，声音比平时粗暴一百倍。

“有味儿……感谢上帝。”

“嗯，感谢上帝，”斯赫莱格先生重复了一句，嘴边的肌肉一抽，仿佛一道闪电划过了满天阴霾。他连忙接下去说：“我们在这儿可为您担心着哩。”

直到此刻，理尚奈克先生才慢慢转过头来。俩人的目光碰到一起了。

从此以后，第三张桌子旁边的理尚奈克先生和斯赫莱格先生开始说话了。

(1875)

杨乐云译

她给一个乞丐带来了毁灭

我提笔想写一件伤心事，可是伏依基谢克的脸却像愉快的标题似的注视着我。他的脸红扑扑的，容光焕发，犹如星期天浇了一层新鲜黄油的烤肉。而在星期天之前，当他的圆下巴上又冒出白胡茬——伏依基谢克只在星期天才刮胡子——稠奶油似的闪着亮光，我就觉得他的脸更加漂亮了。我也很喜欢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并不浓密，从圆圆的秃顶下面覆盖到两鬓，已经相当的白，但不到一片银白的程度，因为还稍稍带点儿黄。头发柔软如丝，在他的脑袋上飘拂着。伏依基谢克的帽子从来都是握在手里的，只有在顶着烈日穿越一块空地的时候，他才戴一戴。总而言之，伏依基谢克的一切都教我非常喜欢，他的蓝眼睛闪着真诚的光，整个面庞像一只圆圆的真诚的眼

睛。

伏依基谢克是个乞丐。他从前干什么，我不清楚。不过，以整个小城对他的熟悉程度看，他当乞丐已经有年头了，而他的健康状况又说明，他还会当很多年的乞丐，因为他的身体非常强壮。那时他有多大年纪，我大概估摸得出。有一次，我看见他跨着细小的步子蹒跚地爬上斯伐多扬斯基山坡，拐进奥斯特鲁霍瓦街，朝正倚在栏杆上舒舒服服晒太阳的希姆尔警察先生走去。希姆尔先生就是那位大腹便便的胖警察。他胖得这样，以致身上的灰制服经常绽开了线。胖脑袋瓜从背后看去活像一节节淌着油脂的肝香肠——恕我出言不逊。大脑袋上亮闪闪的钢盔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来回摆动，而当他拔腿去追赶某个叼着烟斗、违章横穿马路的无耻之徒时，他得连忙捉住头上的钢盔。他的这个动作总不免引得我们这帮孩子放声大笑，一面笑还一面提着一只脚蹦，可是一见他朝我们看，我们便又马上装作没事儿人似的。希姆尔先生是出生在什鲁克诺夫城的德国人。如果他今天还健在——上帝保佑，愿他还健在——，我敢打赌他的捷克话讲得仍像当年一样蹩脚。"哼，等着瞧吧"，他常说，"一年之内我保险学会。"

那天，伏依基谢克把蓝便帽往左胳肢窝里一

夹，一面将右手伸进灰外衣的深口袋里摸索，一面向打着呵欠的希姆尔先生致意："上帝保佑！"希姆尔先生回了个军礼。伏依基谢克终于高兴地摸出了那只寒伧的小白桦皮烟盒，他拽着小皮环抽出上面一层，递到希姆尔先生的面前。希姆尔先生吸了一下鼻烟，说："这一位岁数也已经不小了吧，有多大了？"

"嗨，"伏依基谢克微笑道："说真的，我爹为了开开心，把我送进人世都快80年啦。"

有心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伏依基谢克是个乞丐，怎么竟敢这样像老街坊似的同警察老爷攀谈起来，那一位呢，对他也不称"您"①，而在一般情况下，他对乡巴佬或其他地位远比他低的人是必然会这样做的。另外，读者也许会暗自寻思，瞧那年头的警察，是个啥样儿！要知道，每天在我们街上值勤的警察并非一至六百统统轮换到，而是只有诺瓦克先生、希姆尔先生、凯德利茨基先生和魏斯先生他们几个。矮小的诺瓦克先生是斯拉勃采人，他最喜欢站在商店前面，为的是李子酒；还有什鲁克诺夫来的胖希姆尔先生；再就是费谢赫拉德人凯德利茨基先生，他总是紧

---

① 希姆尔先生称呼伏依基谢克时用的是第三人称多数，这在捷克语中是客气的表示。另外，在捷克语中只有关系亲密或很不尊敬时才称对方为"你"，否则一律称"您"。

蹙双眉阴沉着脸，但心眼儿善良；最后是罗什米达人魏斯先生，他身材魁梧满嘴牙齿异乎寻常的又长又黄。对于这几个人的底细小城的居民都已一清二楚，知道他们来自何方，服役已有多少年头，家里有几个子女；我们这些“老街坊们”的孩子随便见了他们哪一个，都会扑上去，吊在他的臂弯上。同样，他们也了解我们每一个男人和妇女，随时都能告诉当妈妈的孩子上哪儿去了。1844年，当兰特豪斯①发生火灾，魏斯 先生因救火而丧生时，整个奥斯特鲁霍瓦街的居民都参加了他的出殡行列。

不过，伏依基谢克当然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乞丐。光从外表上看，他就不怎么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乞丐。他看上去很整洁，至少当时在前一阶段是这样。脖子上的围巾从来都戴得端端正正，外套上虽然打了几个小补钉，但不像胡乱贴上去的方块儿，布料的颜色也相差无几。一个星期里，他走遍小城区行乞，所到之处从不遭到拒绝。主妇们一听到门外传来他那温和的声音，马上会乐意地拿出一个特洛依尼克②给他。一个特洛依尼克等于半个多勃拉克③，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他从早晨乞讨，到接近晌午时分。11点半，

① 过去在奥斯特鲁霍瓦街上的一所房子。

②③ 均为当时货币名称。

他取道去圣米古拉什教堂。他从不在教堂附近行乞，对蹲在那儿的一帮乞丐从不正眼看一下。之后，他便径直到某户人家去饱餐一顿了。他知道按顺序该是哪家给他留下满满一罐午饭。他的整个儿神态和他的举止都带着一种无忧无虑，怡然自得的色彩，就是施托姆①在他那句动人而又可笑的名言中所暗示的那种："唉，如果我能穿过棕色的草原去讨饭，那该有多好！"②

只有我们公寓楼的饭店老板赫尔泽先生从来不给伏依基谢克特洛依尼克。赫尔泽先生个子偏高，为人有点儿吝啬，但生活过得不算坏。他从来不给伏依基谢克钱，却总是将自己烟匣里的烟草倒一些给他。在这家大门前于是每次——那总在星期六——都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唉呀，伏依基谢克，这一晌日子不好过哇。"

"可不是。反正宫③上的狮子多会儿不坐在维谢赫拉德的圆转椅上，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不了啦。"

他指的是圣维特教堂顶上的狮子。坦白地说，伏依基谢克的这句话可教我着实伤了一番脑筋。作为一个有头脑的年轻男人——当时我已有8岁

① 台·施托姆（1817—1888）德国著名作家。
② 原文为德文。
③ 指布拉格宫。

——，我当然毫不怀疑他说的那只狮子会像我一样走过石桥去朝圣，一直走到维谢赫拉德，而且还坐在闻名遐迩的圆转椅上。至于这件事怎么会引出过上好日子的结果来，我就闹不明白了。

那是六月里天气晴朗的一天。伏依基谢克从圣米古拉什教堂里走出来，由于阳光耀眼，他戴上了帽子，缓步穿过今天的史杰潘广场。到了圣三一像跟前，他停下脚步，在台阶上坐了下来。身后，一眼喷泉哗哗地飞溅着水花，阳光暖乎乎地照在他身上，他感到非常舒服！看得出来，他今天是在一户摆酒宴客的人家直到12点钟以后才吃上午饭的。

他还没怎么坐定，米古拉什教堂门口的一个女乞丐便已起身朝他走来了。这个女乞丐大家都管她叫“百万婆子”。别人对施主许愿说，上帝将十万倍地报偿他的施舍。可这个婆子却把十万倍猛加到“百万倍、百万倍”。因此，官太太海尔曼诺娃——一个哪儿有拍卖哪儿去的女人——单单对这个乞丐另眼看待。“百万婆子”走路随时可以说瘸就瘸，说不瘸就不瘸。这会儿，她一点儿也不瘸，径直朝坐在塑像旁边的伏依基谢克走了过来。她身上那条麻布裙子搭拉在干瘦的小腿周围，几乎不发出窸窣的声音。低低地压在脑门上的蓝

头巾，随着她的步伐一颤一颤地摆动。她的面容任何时候都使我感到无比厌恶。满脸细面条似的皱纹，朝尖鼻子和嘴巴聚集。眼睛绿里带黄，跟猫眼睛似的。

她走到伏依基谢克面前。“赞美耶稣基督，”她说，接着把嘴巴缩成一团。

伏依基谢克点点头，表示同意。

“百万婆子”在台阶的另一端坐了下来，接着打了个喷嚏。“嚯！”她解释说，“我不喜欢太阳，一晒太阳准要打喷嚏。”

伏依基谢克一声没吭。

“百万婆子”把头巾往脑后拉了拉，露出整个面盘。她眯缝着眼睛，跟阳光下的猫似的，一忽儿闭上眼皮，一忽儿额头下面又闪烁着两点绿色的光。嘴巴不住地抽动，乃至张开，人们便看到她嘴里只剩了上面的一颗门牙，颜色完全是黑的。

“伏依基谢克先生，”她又开口了，“伏依基谢克先生，我哪会儿都这么说来着，只要您肯赏光！”

伏依基谢克沉默不语。他只是扭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看她的嘴巴。

“我哪会儿都这么说来着：是的，只要伏依基谢克先生肯赏光，他能指点我们好心人在哪

儿。”

伏依基谢克没有作声。

“您干啥这样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看呀？”过了一会儿“百万婆子”问道。“我脸上怎么啦？”

“那颗牙！……我纳闷您留着孤零零的那颗牙干啥用！”

“唉，那颗牙！”她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下去，“您知道，丢颗牙总意味着丢个好朋友。真心实意的好朋友一个个都进了坟墓啦……。统统进了坟墓。可还剩下一个……只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不知道仁慈的上帝还要让我遇上的这个好朋友在哪儿。唉，上帝，我好生孤苦啊！”

伏依基谢克眼睛瞪着前方，没有说话。

女乞丐的脸上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既像微笑，又像喜悦，但很丑陋。她尖起嘴巴，脸上的皱纹一古脑儿抽到唇边，像收拢在一个叶柄儿上。

“伏依基谢克先生！”

“伏依基谢克先生，咱两个还可以过得很幸福……我做梦老是梦见您，我便寻思，这是上帝的意旨吧……您孤零零地一个人，伏依基谢克先生，没有人侍候您……您到哪儿都受欢迎，处处遇上好人……您看，我就搬到您那儿去过吧。我有一床被子……”

她这么说的时候伏依基谢克已慢慢起立，现

在他站直身子，右手来来回回地抹着帽子上的皮帽檐。“不如吃砒霜！”他好不容易才迸出这么一句，说罢便转身走开了，招呼都没有打一个。

他迈着缓慢的步子徐徐朝奥斯特鲁霍瓦街走去。他身后，两只绿球亮闪闪地追随着他，直到他消失在拐角处。

“百万婆子”把头巾拉到下巴底下，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也许她睡着了。

奇怪的谣言突然在小城一步步传开。听到的人都不由得要抬起手来挠挠耳朵根。“伏依基谢克，”人们的纷纷议论中不时会响起这个名字，过了一会儿又会听到“伏依基谢克！”

很快我便把一切打听清楚了。人家说伏依基谢克根本就不穷，他在河对岸的弗朗基谢克有两幢房子。别听他说什么住在城堡下面布鲁斯克的什么地方，那纯属一派谎言。

他把小城好心的街坊们当成了傻瓜！而且骗了他们那么多年！

于是出现了一片谴责声。男人们怒气冲冲，他们觉得受了侮辱，为自己的轻信而暗自羞愧。

“杂种！”一个说。

“一点儿也不错，”另一个振振有词地发挥，“有谁瞧见他礼拜天要饭来着？还不是在家享清

福了，呆在自己的宫殿里，吃香喷喷的烤肉。”

女人们还有点拿不定主意。她们觉得伏依基谢克那张善良的面孔毕竟非常真诚。

可是传闻加码了，说他也有两个女儿，打扮得名门闺秀似的，一个找到了一位中尉，另一个喜欢上戏院。两个女儿都戴小手套，乘坐马车上斯特洛摩夫卡。

这下子连妇女也倒向这边来了。

于是，伏依基谢克的命运在48小时之内起了变化。他到处碰壁，人人对他说“手头紧”。过去给他午饭的人家现在不是说“今天什么也没剩”，就是“我们家可穷，只吃豆子，这不是您吃的东西。”街上那帮淘气的孩子围着他一面蹦一面喊：“房东老爷！房东老爷！”

星期六那天下午，我站在门前，只见伏依基谢克朝这边走来了。赫尔泽先生像平日一样，身上围着白围裙，靠在两幢房子之间的一根石柱上。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突然攫住了我，使我不由自主地逃回家中，藏身在牢固的大门背后。透过门上合页的缝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走近来的伏依基谢克。

他拿在手里的帽子在瑟瑟地抖动。他没有像过去那样脸上带着明朗的笑容走上前来，而是低垂着脑袋，枯黄的头发乱蓬蓬的。“赞美耶稣基

督，"他用平常的声音说，微微仰起脸来。他面色苍白，眼神迷茫。

"您来得正是时候，"赫尔泽先生说。"伏依基谢克先生，借给我两万块钱吧。只管放心好啦，亏不了的，我有可靠的抵押。让我在天鹅酒家旁边买一幢楼……"

他没有说完。

伏依基谢克的眼泪突然泉水般地涌了出来"我确实……我确实……"他呜呜咽咽地说，"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

他步履蹒跚地跨过马路，一屁股跌坐在城堡拐角处的墙脚边，脑袋搁在膝盖上大声抽泣起来。

我浑身颤慄着冲进父母的房间。妈妈正站在窗前呆呆地注视着街对面。她问我道："赫尔泽先生对他说了些什么呀？"

我倚着窗户一动不动地看着那边痛哭流涕的伏依基谢克。妈妈在做点心，可是她不时走过来朝外看，一面看一面摇头。

忽然，妈妈看见伏依基谢克在慢慢站起来了，她连忙切了一片面包，放在一碗咖啡上，急步走了出去。她跨出门槛便连声喊叫伏依基谢克，并且向他招手。可是，他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妈妈走到他面前，把碗端给他。伏依基谢克默默

地望着妈妈。“上帝报偿您，”他最后低声说，然后又加了一句：“可是这会儿我什么也吃不进了。”

伏依基谢克从此不再在小城行乞，他到河对岸去了。在那里，他当然无法再挨门挨户要饭，因为居民不认识他，警察也不认识他。因此，他便在克里门汀拱廊附近的十字小广场上、正对着哨兵守卫所的地方坐着行乞。每星期日下午，我们学校照例不上课，当我上古城去浏览莱茵河畔的书店橱窗时，每一回我都看到他坐在那儿，帽子仰放在面前，脑袋低垂着，手里拿了一串念珠。他对谁也不看一眼。他的秃顶、脸庞和双手已不再像不久前那样光滑、红润，枯黄的皮肤上布满了粗糙的鳞片状的皱纹。我要不要坦白地讲出来呢？——讲又何妨：我不敢径直走到他面前去，却总是蹑手蹑脚绕过拱廊柱子，从他身背后把自己星期日的那笔财产——一个沙依那①，扔进他的帽子，然后连忙拔腿逃走。

后来有一天，我在大桥上看见了他；一名警察正把他押到小城来。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

① 捷克旧时货币单位。

那是二月里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外面天色还没有大亮，玻璃窗上结满了厚厚一层冰花，映出了对面炉火里桔红色的火光。门外传来手推车吱呀吱呀的响声，狗叫起来了。

“你跑出去给我买点牛奶来吧，”妈妈吩咐我，“不过，先把脖子围上。”

门外，卖牛奶的妇人站在一辆小车上，车后站着警察凯德利茨基先生。四四方方的玻璃灯笼里，静静地燃着一支蜡烛。

“你说什么？是伏依基谢克？”卖牛奶的妇人问道，手里那根搅拌棒停下不动了。尽管当局明文规定禁止卖牛奶的使用搅拌棒搅奶油，可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凯德利茨基先生是个好心人。

“是的，”他回答说，“下半夜我们在炮兵营附近的小巷子里发现了他，已经冻死了。我们把他送进卡美里堂的停尸间。他身上只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外套和一条破裤子，连件衬衫都没有。”

(1875)

杨乐云译

鲁斯卡太太的软心肠

店老板约瑟夫·费尔什是小城家道最殷实的商人之一。他店里的商品，我想真可谓包罗万象，一应俱全了。凡是印度和非洲的一切产品，从蜜汁甜根、象牙制品，到地板蜡以至金粉，他这儿一概应有尽有。座落在广场上的这家商店，从早到晚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费尔什先生成天忙在店堂里，除却星期天圣维特教堂举行大弥撒，或者布拉格市民团举行盛大活动的时候，才有所例外，因为费尔什先生是市民团第一连第一中队的射击手，排列在奈托玛中尉先生的右首第三位。尽管店里有两名年轻伙计和两名学徒，费尔什老板却喜欢亲自接待走进店来的任何一位主顾，遇到分身不开，他也打个招呼，点点头，笑一笑。实际上，费尔什先生的脸上永远挂着微笑，无论是在店里，在街上，在教堂，无论在哪里，商人的笑容已经镌刻在他面部的肌肤里，无法摘除了。

他亲切和蔼，个儿不高，胖墩墩的，脑袋不住地微微摇晃，脸上笑眯眯。在店里，他头戴平顶帽，围一条皮围裙，上街时身穿钉着金扣子的蓝色长外套，戴一顶圆礼帽。关于费尔什先生，我心里产生过某种不足一道的想法。他在世时我从没有上他家去过，可是每当我暗自揣摩他在家里该是个什么样儿的时候，我脑海里就会浮现一幅永远相同的画面：费尔什先生坐在桌子旁，不戴帽子，可是系着围裙，面前放着一盘热气腾腾的汤。他胳膊肘支在桌面上，手里的汤匙举在盘子和微笑着的嘴巴之间，就这么坐着宛如一尊石像，举着汤匙一动不动。愚蠢的想象，我知道。

不过，我们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1841年5月3日下午4时——，费尔什先生已溘然长逝。他躺在商店上面二层楼那间陈设讲究的居室内，躺在一口贵重的棺材里。棺材还没有盖上，费尔什先生死后双目虽已闭上，但笑容依旧。

葬礼规定在四点钟举行。灵车——所谓“带流苏儿的”，已经停在门前广场上。那里还站着市民团射击第一连的成员以及他们的乐队。

陈设讲究的居室里几乎挤得满满当当，全是小城的头面人物。米古拉什教堂的神父及其随从不言而喻要晚些时候才到，这是每逢本地要人出殡时的惯例，免得被人议论，说是迫不及待就把死

人抬出去了。房间里闷腾腾的。午后的阳光照在一面面大镜子上又折射回来。点在灵台周围的蜡烛燃烧着黄色的火苗，冒着油烟。炎热的空气中弥漫着蜡烛油的气味、黑棺材的新油漆味以及死人身下的木屑味，也许还有尸体已经腐烂的臭气。室内笼罩着一片肃穆的气氛，人们只低声耳语。没有人哭泣，费尔什先生身后没有留下亲骨肉，远亲们不外这么表白一番："能放声痛哭一场倒也罢了……可是人过于伤心时眼泪就流不出来了。""是啊，是啊，这样更痛苦。"

这时，鲁斯卡太太进来了。她是葛拉霍夫斯卡花园饭店鲁斯老板的遗孀。葛拉霍夫斯卡就是那座经常举办豪华的炮兵舞会的花园。鉴于这件事情实际上同任何人都一无关系，我这里只顺便说一说人们是怎样议论这位寡妇鲁斯卡太太的。那年头，每个炮兵团都有一支特别轰击连，全是些年纪轻、圆滚滚的小伙子，脸蛋儿白里泛红。据说鲁斯先生对这个连简直恨之入骨，据说其根源就在于他的爱妻。有一天他还挨了一顿狠揍。不过，上面已经说过，这件事同任何人都一无关系。鲁斯卡太太独守空闺已有25载，她无儿无女，孑身一人住在农民市场街自己的住宅里。若有人问，她长年累月何所从事的话，回答是：参加葬礼。

鲁斯卡太太从人群里挤过来，一直挤到灵台前。她50多岁，身体结实，个子比一般妇女略高。身上披一件黑丝绸斗篷，一顶饰着浅绿色丝带的黑色包发帽团团地围着她那张表情真挚的圆面孔。她的一双棕色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死者的脸看了一阵，嘴角一抽，眼泪夺眶而出。她大声啜泣起来。

她用一方雪白的手帕匆匆擦了一下眼睛和嘴唇，然后左右看了看站在两旁的人。她的左边站着蜡商的妻子希尔托娃太太，正捧着一本祈祷书在祈祷。右边站的是一位衣着讲究的少妇，鲁斯卡太太不认识，看样子这位少妇是布拉格人，如果属实，那必定是住在河对岸的什么地方了。鲁斯卡太太同她攀谈起来——当然，说的是德语，因为从民族上说，那时的小城名符其实是在布拉格的左边①。

“上帝赐他名垂千古，”鲁斯卡太太说，“他躺在这儿，笑眯眯的，就跟还活着似的，”她一面说，一面又抹了抹纷纷滚落的眼泪。“他走了，撇下了我们……也撇下了自己的全部家当……死神是个贼，真的是个贼。”

陌生的太太没有答话。

---

① 在奥匈帝国议会，德国人坐在左边。当时在布拉格，许多政府机构都设在小城区，那里也住有许多德国人。

“有一回，一个犹太人举行葬礼，我也去来着，”鲁斯卡太太稍稍压低嗓门接着说，“那才叫不像话哩。每一面镜子上都挡了布，据说是为了免得看见死人的面孔，无论朝哪边看也不会看见。这儿就好多啦，遗体躺在棺材里，打哪个方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依我说，这口棺材值那么20银兹拉代吧，多么漂亮！不过，他也当之无愧。是个好人嘛，瞧他仿佛还在镜子里对咱们微微地笑哩。死神一点儿没有使他变样，只是把他的身体稍稍拉长了一些。瞧他跟活着的时候一样，不是吗？”

“费尔什先生在世时我不曾见过，”陌生的少妇说。

“不曾见过？咳呀，我跟他可熟得很哪。当初他还是个光杆儿，他的妻子——上帝保佑，她升天了——还是个姑娘家，那时就认识啦！他们结婚那天的情景还在我的眼前哩，就像是今天的事情。她打大清早就哭开了……哭了整整一天哪。要说，这也难怪，她有个男友，交往都9年了！干了件傻事情，不是吗？那位老兄等着她，眼巴巴地等了9年，叫他再等9个9年他也是乐意的。这个女人！我常对人说，她够招人讨厌的了。人倒是长得既聪明，又漂亮，谁也比不上，可是在管理家务方面，她的愚蠢也是天字第一号

的。在市场上，她为区区几文小钱讨价还价，纠缠一个钟头。逢到洗衣服的日子，她那双眼睛便紧紧地盯在洗衣女工身上，生怕人家多用她一桶水。女佣人在她家从来吃不饱肚子。而费尔什呢，连澡堂子都有呀！我有两个女佣人都先后在他家呆过，因此他家的事情我全清楚。她一分钟也不让他清静，说是只有这样他才规规矩矩，说他怕她，说他对此不加否认只是为了更加气气她。您知道，这个女人呀，就像咱们常说的，是个浪漫派，只想闹得全世界都来同情她。她逢人便诉说她如何如何受丈夫的折磨。假如丈夫一怒之下把她杀了，她正求之不得，假如丈夫自己上吊自杀了，她也求之不得，起码全世界会可怜她。”

说着，鲁斯卡太太回头看了一眼，不料旁边那位不相识的少妇已经不在了。鲁斯卡太太方才只顾滔滔不绝，却没有发觉对方的脸涨得越来越红，没等她讲完便转身走开了。这会儿，那陌生的妇人正在房间后面同干瘦的乌赫姆赫尔先生说话。乌赫姆赫尔先生是费尔什先生的亲戚，土地财务处的一名官员。

鲁斯卡太太再次将目光投到死者沉默的脸上，嘴角又一阵抽动，接着泪如雨下。

“好可怜的人啊，”她嗓门相当高地对蜡商的妻子希尔多娃太太说道，“不过，话得说回来，这也

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对他所作所为的惩罚。要说，他也不是个正人君子，差远去啦！当初如果他娶了可怜的冬达呢，跟她都有了孩子……”

“五月的夜晚出现扫帚星了！”鲁斯卡太太的身后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同时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落在她的肩上。在场的人个个不禁一愣，目光全都投向鲁斯卡太太和业已站到她面前的乌赫姆赫尔先生的身上了。乌赫姆赫尔先生伸出手朝房门一指，用沙哑但响亮的声音喝道：“出去！”

“那边怎么啦？”当时在小城警察局任专员的另一位乌赫姆赫尔先生在门畔问道。他长得跟他的胞兄一样，又干又瘦，活像一副骨头架子。

“这个女妖精闯进这儿造谣言来了，舌头跟刀似的。”

“那就给她吃巴掌！”

“哪个葬礼上她都这样，”四面八方传来好几个人的声音。

“甚至在圣地她也造谣诬蔑！”

“马上出去，”专员先生命令道，一把抓住鲁斯卡太太的手。鲁斯卡太太一面走，一面像孩子似地抽抽搭搭地哭泣。

“多么丢人……而且在这样体面的葬礼上，”留下来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

“现在不许出声！”到了前室，专员先生命令

鲁斯卡太太说，因为神父和随从这时正鱼贯而入。专员先生领着她朝楼梯走去。鲁斯卡太太极力想分辨几句，可是专员先生毫不留情，把她一直带到大门外面。他朝一名值勤警察点点头说："把这个女人送回家去，免得她在这儿出丑！"

鲁斯卡太太满脸通红，烧得像芍药花似的，她摸不准他们还要把她怎么样。

"太丢人了……而且是在这样体面的葬礼上！"广场上现在也一片哗然。

一看便知，市府录事乌赫梅尔先生的儿子、染布工乌姆涅尔①的孙子乌赫姆赫尔兄弟是威风凛凛、非常严厉的两位老爷。现在全小城——应该说是全世界，因为按照我这个小城土著的愿望，小城就该包括全世界——对鲁斯卡太太无不义愤填膺、同声谴责。

第二天，一纸传票把鲁斯卡太太叫到了大桥街警察局。

这地方经常热闹非凡。夏天，警察局开着窗户办公，整条街都能听到这儿传出来的声音，无论对谁，他们都大开闸门，劈头盖脑地训斥。那年头的警察还没有礼貌待人之一说，不像现在，每项警务成绩都必须有此装饰。当时，小城的著

① 乌姆涅尔是捷克姓，随着染布工儿子和孙子社会地位的上升，这个姓也越来越德语化，变成了乌赫梅尔和乌赫姆赫尔。

名革命家，竖琴手约瑟夫就经常在这扇窗户下的人行道上伫足不前，我们这帮孩子中有谁路过时，他就对我们做个鬼脸，竖起大拇指朝上面点点，心平气和地微笑着说：“狗儿汪汪汪。”我想约瑟夫此言并无亵渎侮慢之意，他只不过是尽量找了个有表现力的字眼儿罢了。

就在这个地方，184-年5月4日晌午时分，鲁斯卡太太肩披斗篷、头戴装饰着绿丝带的包发帽，站在威风凛凛的专员先生面前。

她神色沮丧，目光盯着地面，一言不发。专员先生声色俱厉地教训了她一通，最后说：“从现在起，你这辈子再也不许参加任何人的葬礼了！现在你可以走了！”她走了。那年头的专员先生连死都能禁止，何况是禁止参加葬礼这种区区小事。

鲁斯卡太太走出去之后，专员先生看看办事员，微笑着说：

“其实，在这件事上她并没有错。她像把利锯一样，把垫在下面的东西一概都给锯开了！”

“她真应该为赞助聋哑捐献一笔款子呢！”办事员说。

两人放声大笑，恢复了勃勃的兴致。

可是鲁斯卡太太却有很长时间怅然若失，再也提不起过去的勃勃兴致了。最后，她终于想出

了一个办法。

约莫半年以后，她乔迁了。她在紧靠乌耶兹德城门[①]的地方租到了一套住宅。这儿是每一队送殡行列的必由之途。无论什么样的送殡行列经过的时候，好心肠的鲁斯卡太太照例要走出来，站在门前由衷地痛哭流涕。

(1875)

杨乐云译

① 小城区的城门。

夏夜絮语

晴朗、温暖的六月的夜晚。满天繁星飘飘忽忽地闪烁，月亮欢快地照射着，空气里荡漾着一片银光。

可是，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月色，我想，莫过于奥斯特鲁霍瓦街那一带的屋顶上了，特别是在双阳酒家和深窖酒家这两座紧相毗邻的静谧的屋顶上。这两座房子的屋顶结构奇特，你可以毫不费力地从这座跨上那座，而且到处都是角落、檐溜，到处都可畅行无阻。尤其是双阳酒家那座有不同轮廓的所谓双斜面屋脊，它的两座山墙对着大街，另外两座对着院子。两个屋脊之间有一道宽宽的檐溜，中间被一条横向的阁楼小走廊所分开。小走廊的上方当然还有一个小屋顶，像其它屋顶一样复盖着圆筒状的房瓦，形成一条条瓦楞。小走廊里，有两扇很大的屋顶窗开向中间那条宽宽的、宛如布拉格风雅之士头上分得整整齐齐的

一条发缝似的檐溜。

突然，屋顶窗附近似乎有只老鼠“吱吱”地叫了两声。

又叫了两声。

与此同时朝院子开的那扇屋顶窗的窗洞里露出了一个男人的脑袋和上半身。他轻巧地纵身跳出窗户，站到了檐溜上。这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面庞瘦削、黧黑，满头鬈发，嘴巴上面薄薄地长了一层茸毛。他头上戴了一顶圆筒形无边土耳其帽，手里握着一杆装有硬膏烟斗的黑色旱烟袋。身穿灰上装、灰背心、灰短裤。他名叫杨·霍伏拉①，哲学系的学生，谢谢。

“我这儿连声耗子叫，消夏晚会会场上却空空如也，”他一边咕哝，一边举步朝烟囱那儿走去。烟囱上贴着半张纸。霍伏拉突然抬手揉了揉眼睛，凑上前去仔细审视。

“有人来过啦，有人把我的那张纸给换成……”他又咕哝道，“不……没有换……还是我的那张纸。不过……”他更凑近去看了看，接着抬起手掌拍了一下脑门。“嗨！原来是太阳把我的诗给舔掉啦……又香又甜！跟裴多菲的诗毫无二致。可怜的库勃卡，过命名日就没有贺诗啦。我

① 杨·霍伏拉为杨·聂鲁达最早使用的笔名。

那首诗的意境多么妙，是圣安托宁①亲自给我的启示呀！”说着，他揭下那张纸，团了团，随手往屋脊背后一扔。

他坐下来，装了一袋烟，点着了，然后直挺挺地在温暖的房瓦上躺了下来，双脚靠在檐溜上。

又传来“吱吱”的耗子叫，霍伏拉没有回头，只以同样的声音“吱吱”叫了两下作为回答。另一个年轻小伙子也跳上了檐溜。他的个子稍稍矮小一些，面色苍白，黄头发，戴了一顶天蓝色的便帽，就是1848年技术军团戴的那种式样。上身穿着一件夹克，下面是一条浅色的帆布短裤。他嘴里叼着一支点燃了的雪茄。

“你好，霍伏拉。”

“你好，库勃卡。”

“你在干啥？”技术员库勃卡、未来的工程师问道，慢悠悠地在霍伏拉身旁躺下了。

“我在干啥。喝饱了土豆杂合面粥，这会儿正等着发胃病呢。你晚饭吃什么了？”

“我的晚饭跟上帝吃的一样。”

“上帝晚饭吃什么？”

“什么也不吃。”

① 圣安托宁节为6月13日。

“噢——噢！你这是怎么啦，一个劲儿地扭来扭去？”

“哦，我想把鞋子脱掉。咱们这间大厅里该有个鞋架子才是，起码也得有件把工具呀！”

“鞋架子可并非工具，鞋架子是家庭用品。”霍伏拉这才懒洋洋转过身来，面对着库勃卡。“请问，”他又道，“你抽的这是什么雪茄？次品吧？也许比次品更次？”

“咱们这间大厅真教我喜欢。顶棚多漂亮！”库勃卡说。

“而且如此之便宜！”

“住宅越大越便宜。上帝的住宅最大了，他一个钱也不花。”

“今天在你的命名日前夕，你表现得挺虔诚呀。”

“屋顶啊，屋顶，令我心醉兮神迷！”库勃卡热情地说，举起雪茄烟在空中挥舞。“我真羡慕扫烟囱的，他们决不会把人生片面地看成一团漆黑。”

谈话进行得无拘无束，随兴之所至说说停停，声音有点儿低沉。很奇怪，但凡在古木参天的森林里，在幽静冷僻的地方，在群山丛岭中，人们说话就不由自主地声音变得低沉。

“多么教人心旷神怡的夜晚，”库勃卡继续赞

美说，“多么安静！水闸低声细语，像《英雄之梦》①一样。贝特静山上的夜莺……唱得多么动人！你听见了吗？”

“嗨，三天以后一过圣维特节它们也就销声匿迹了。多么美！无论给我什么，我也不愿意离开这儿住到老城区去。”

“可不是吗！在那里方圆四里找不到一只飞鸟。要不是他们有时从木炭市场买条烤鹅腿带回家的话，他们就压根儿不知道禽类是个什么样了。”

“这儿才到了两位呀，”屋顶窗里这时传来一声响亮的男中音。

“诺沃姆林斯基，你好！”库勃卡和霍伏拉一齐喊了起来。

诺沃姆林斯基，一个30多岁的男人，两脚两手不慌不忙——所谓一个关节一个关节地爬上了檐溜。

“真该死！”他打雷似地大声说道，一面慢悠悠地站立起来，“这哪儿是我干得的事情，没法儿习惯。”诺沃姆林斯基是个大高个儿，又粗又壮。长一张圆面孔，皮肤光洁、黧黑，蓝眼睛笑盈盈的，鼻子下面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他的头上也

① 捷克作曲家鲁道夫·斯拉维克的一首名曲。

戴了一顶无沿土耳其帽，身穿黑色短外套，浅色短裤。

“嗳呀，我这么衣冠楚楚的可不能像你们一样躺在房瓦上呀。坐起来吧，也得讲究点儿体统啊！”

库勃卡和霍伏拉已经坐了起来。两人脸上原先那种故作矜持的神态消失了，这会儿他们带着轻松的微笑望着诺沃姆林斯基，显得很高兴。一看便知，这个成年人在他们眼里很有威信。诺沃姆林斯基在对面的斜屋顶上坐了下来，点着了手里的烟斗。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啦，小伙子们？”

“我正在为小城唱赞歌哩，”霍伏拉说。

“我望月，”库勃卡说，“望着这位虽无生命，但很有灵性的月亮——”

“如今可是人人都以为他可以看月亮了。”诺沃姆林斯基做了个鬼脸说。“你们也列入了公务员的数字了，跟我一样！”他声音宏亮，丝毫也不低沉，丝毫也不压抑。即使在古木参天的森林，在幽静冷僻之地，在群山丛岭，他的声音也不会改变，依旧铿锵有力。“有什么新鲜事儿吗？对了，你们听着，据说昨天雅各尔在皇家磨场附近险些儿惨遭灭顶，有这回事吗？”他笑逐颜开地问道。

“一点儿也不假，”霍伏拉点点头，笑着说，“他笨拙得跟块磨盘似的，就在我身边滚进深水里去了，嗓子眼儿里咯咯咯的一个劲儿地响，水泡直往上窜。幸亏有我们，把他拽了上来，是这样吧，库勃卡！事后我们问他快要淹死的时候心里想什么，他说准是觉得怪可笑的吧，因此才那么一个劲儿地咯咯咯。”

三个人全都开怀大笑起来，诺沃姆林斯基的笑声活像敲响了一口洪钟。

“今天教师们大惊小怪干啥呀？”诺沃姆林斯基又问道，“您是后来才离开的，霍伏拉。”

“够刺激人的，”霍伏拉噘噘嘴巴说。“女教师无意间发现了丈夫藏在书桌里的一封信，是一个女人写给他的情书，满纸都是热烈的爱情的倾诉——是女教师本人写的。那已是20年以前的事情了，她给丈夫写了这封信，今天偶然看到了，却发现——至今没有拆封！您想想，她该有多么伤心！”

“独幕喜剧，”诺沃姆林斯基笑道。他把腿伸伸直，接着便数落起库勃卡来。原来他俩说话的时候，库勃卡走到檐溜尽头，弯着身子朝院子里张望了一阵。这会儿他已回到原处，显然对此行感到挺满意。“库勃卡，您见鬼，干吗老往那儿跑？看什么去了？哪天您不飞下屋檐去才怪哩！”

“我看什么去？看那个装订工呗。您不知道，他20年如一日，每晚阅读胡斯①传，每读必哭。我刚才去看看他今天哭了没有，还没有哩！”

“尽干傻事，去看一个装订工。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留心看点儿别的该有多好，”诺沃姆林斯基用手指捻了个榧子。“你们注意没有，对门陶器店里新来的那个奶娘？可真是漂亮啊，你们说呢？不过，跟黄鹂鸟一样，逮不到手呀。”

“诺沃姆林斯基真成了好心的家庭主妇啦，老让女佣人折磨得够苦，”霍伏拉脸上带着真诚的同情说。

“可不是吗，他连睡眠都赔上啦。清早五点钟就上了街——最标致的女佣人只在大清早出来打水，免得人家瞧见她们手里提着水桶！”

“你们别胡说了，我是倒在床上就能睡着，因此才起身早。况且，”诺沃姆林斯基慢条斯理地在瓦楞上磕了磕烟灰，带着明显的洋洋自得的口气接着说，“想当年啊，想当年，我可是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呀，一年戴破八副手套。嗯，此话不假，在下不幸至今仍深受姑娘们的青睐。我能不能说自己长得多么漂亮呢？我不妨告诉你们吧，你们这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让你们开开眼，

① 杨·胡斯，15世纪捷克宗教改革家，被罗马教皇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判处火刑。

当我表白爱情的时候，我那模样儿看着才叫吓人啦……不过，”他又迅速地接着说道，“你们来给我讲点好玩的吧！今天该轮到谁出节目啦？”

“该雅各尔了。”

“那他今天不会来了，”诺沃姆林斯基满有把握地说，“有一回我们成立了一个聚餐会，大家约定每天轮流会钞。轮到会钞的那个人从来不出席。”正说着，他无意间抬头朝对面屋顶瞥了一眼。“落水鬼来啦！”他大声喊道，仿佛猛然吃了一惊。库勃卡和霍伏拉连忙回头去看。

那边的屋脊上出现了第三顶土耳其帽，帽子下面雅各尔那张宽大、红润的圆面孔正咧着嘴巴在笑呢。

“快来，快来！”空中晚会的在座者们齐声喊道。

雅各尔的身子在屋脊上一点儿一点儿地升高。现在可以看到他的肩膀了，现在露出了胸部，现在是整个儿身躯。

“未完待续，”诺沃姆林斯基咕哝道，“这家伙可能出的是连续本。”

现在只见他慢吞吞地抬起老长的右腿迈了一步，现在是左腿，接着两脚一滑，只听得古隆隆一阵响，他顺着屋顶一路滚下来，直滚到檐溜上朋友们的脚边。

几个朋友纵声大笑起来。整个屋顶仿佛也在呵呵地笑，甚至天上的月亮也笑了。

可是，笑得最不亦乐乎的要数雅各尔本人了。他趴在那儿一面笑，一面用鞋尖踢着檐溜。

朋友们不得不着着实实地捶了他几拳，并且友好地踢了他几脚才使他恢复了常态。他慢悠悠挺直魁伟的身体，摸了一阵身上那件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发了黄的夏衣。"居然没有开绽哩，"他满意地说，然后在诺沃姆林斯基的身旁坐下了。

"行啦，今儿晚上你想出什么消遣的节目来了吗？"

雅各尔伸直胳膊，双手插在两膝之间，上身悠闲地前后晃了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说："我……想出来啦，咱们每人讲一则自己最早记得的事情。你们知道，就是最早的那……"

"我还当是什么逗乐的玩艺儿哩，"诺沃姆林斯基大声打断他说。"这也太不像话啦，一个法律系毕业生，受了几年严格……"

"可您也不是一出世就那么聪明的呀，"雅各尔噘着嘴说。

"我？对不起！我妈怀我在心坎儿底下16个月，我一出世就会说话。后来我在24所拉丁语学堂里上过学，我说的每一个字眼都害我爸爸付出20个哈莱士。"

“喏，这还不怎么逗人发笑，”霍伏拉说，一面磕了磕旱烟袋，“咱们就来试试看吧！雅各尔，你当然已经想起最早记得的事情罗？”

“我？那还用说，”雅各尔同意道，依旧泰然自若地晃动着身子。“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时我大约还不到两岁。爸爸不在家，妈妈要到马路对面去办点事情，可又不能把我带上，只得让我独自留在家里。我们家没有女佣人。为了给我解闷，妈妈把家里喂养的一只鹅从厨房抱到我的屋里。妈妈走后，我感到孤苦伶仃，便跑去搂抱鹅，可心里又怕得要命，一面哆哆嗦嗦地紧抱着鹅脖子，一面大声哭叫，鹅也吓得嘎嘎叫唤……挺动人的画面，不是吗？”

“委实动人，”诺沃姆林斯基吼叫似地说。

檐溜上静了一会儿，大家都在搜索枯肠。霍伏拉已经三次将划着了的火柴凑到新装了烟叶的烟斗上，可是他只顾想得出神，每回都忘了去吸。现在，他猛地吸了一下，开口了：“记忆终于破壳而出啦！我跟着爸爸上伏尔希卡修道院去，修女们把我抱在怀里一个劲儿地亲我。”

“比刚才那只鹅精彩，”诺沃姆林斯基又吼叫似地说。“您也有这么精彩的事儿吗，库勃卡？”

库勃卡微微一笑。

“我爷爷是拉科夫尼克教堂的敲钟人。他年

纪已经很大。有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给自己敲了丧钟，然后走回家，躺到床上去世了。我被领到他的遗体前——他已穿好寿衣，脚上穿了一双雪白的袜子——去亲亲他的大脚趾。现在我已不记得这是出于什么迷信说法了。后来我就在木匠身边玩了起来，木匠住在我们家里做棺材。”

“妙极了！”雅各尔高兴地说，“现在该诺沃姆林斯基了！”

诺沃姆林斯基皱着眉头一言不发。过了半晌，他终于开口了。

“我……我一点儿想不起什么是最早记得的事情。实际上……有两件事……可是不知哪件发生得更早。我记得我们家从新城堡坡道搬到大象街来的时候，我却说什么也不肯离开那座老房子，非得要他们把摇篮给我带上。后来，后来有一次我对姐姐说了一个肮脏的字眼，非常肮脏的字眼，你们知道。妈妈打了我的嘴巴，罚我站在钢琴背后。的确，儿童是有趣的生物，是成年人可笑的缩影！他们如此傻气，如此不顾一切，还真相信有守护天使哩。我的头一本祈祷书是德文的，可那时我对德文还一个大字不识，整整有一年功夫，我捧着那本书念祈祷文，gebet fuer schwangere

frauen，① 结果啥事也没有。”

雅各尔的一双脚这会儿又伸进檜溜动了起来。诺沃姆林斯基满意地看了他一眼，说：“你们瞧，我就是喜欢雅各尔。你讲了一个笑话，马上就能在雅各尔身上看到反应。”

“对于您那个笑话呀，我压根儿就没有笑的意思，”雅各尔反驳道。“我这会儿倒想起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来了！古代罗马人总也有孩子吧，不是吗？”

“看来像是有。”

“孩子一生下来想必不会像西赛罗② 那样演说吧？他们大概也像咱们的孩子那样牙牙学语吧？想想看吧，他们牙牙学语说的竟是拉丁文——Hanibaj ante pojtas③ ——Hanibaj ante pojtas！——耶稣啊——马利亚——约瑟。”④

雅各尔的一双脚这会儿踢得更加欢了。大伙儿全都笑了，屋顶和空中的明月以及满天星斗似乎都在呵呵地笑着说：“Hanibaj ante pojtas”。

“雅各尔今天情绪很好哇，”霍伏拉指出道。

“是那样，”库勃卡在一旁帮腔，“敢问原因何

① 德文，意为：“怀孕妇女的祈祷文”。

② 西赛罗，古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

③ 拉丁文，意为：“哈尼巴尔到了城门口。”哈尼巴尔为迦太基将领，公元前221年曾包围罗马。

④ 根据《新约圣经》马利亚为耶稣之母，约瑟为耶稣之父。

在吗？”

雅各尔已经安静下来。他直挺挺地端坐着，一双坦率的眼睛望着库勃卡。“嗯……原因！……何必瞒你们呢，况且我心里也憋不住呀……对，我说！……有人爱上我啦……这是说我实际上已经……不过，我得结婚……就是说，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委实不知道该怎么着才能马上说清楚。”

“她长得漂亮吗？”库勃卡迫不及待地问道。

“嗨，他哪儿会娶个丑媳妇让我们这些好朋友脸上无光呢，”霍伏拉为朋友说话了。

“娶老婆，嗨！按说，过过家庭生活我也是赞成的，无奈那些女人的丈夫处处给我设置障碍呀，”当然这是诺沃姆林斯基在说。“钱呢？”

“咳，提什么钱呀！我不打听钱，不打听嫁妆。碰到没有收入的年头，喝酒打发过去。”

“年纪轻轻就这么超脱啦！”

“可是，这位姑娘是谁呀？”另外两个异口同声地问道。

“莉静卡。”

“哪一个莉静卡？”

“贝拉莱克家的，裁缝的女儿，住在赛诺瓦什卡街。你们认识吧？”

“不错！”霍伏拉附和说。“他们家有三个女儿。老大叫玛丽耶——这位小姐我可没缘份。每回我

朝她一看，她便开始打哈欠。老二是莉静卡。然后是老三卡尔拉，一个干巴巴的姑娘。”

“干巴到如此程度，她每次张嘴，先得用口水润润牙齿。可是你们瞧，她头一个嫁出去了。”库勃卡惊叹道。

见多识广的诺沃姆林斯基举起一根手指说：“三姐妹中永远是最丑的那个先嫁出去。这一条你们别忘记！”

“嚼舌头，尽嚼舌头！”雅各尔咕哝道。“我最讨嫌那种一味夸夸其谈却从来不信守诺言的人！”

“是，莉静卡是个俊美的姑娘。”

“我也这么认为！”

“你们谈恋爱有多长时间了？”

“让我想想……到如今已快有18年了。”雅各尔的脸上露出略带嘲讽的神色。“我上小学二年级，她在隔壁教室上一年级。那是隆冬季节，我对她一见倾心……永远爱上了她！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小脑袋长得跟罂粟果儿似的，头发留得长长的，梳成两根金色的辫子，玫瑰花似的脸蛋儿。头上戴了一顶绿色丝绸帽子，身穿草绿色斗篷式的小棉大衣。书包上绣着一只雪白的鬈毛狗，衬托在一片蓝底子上。天啊，那只小鬈毛狗！没过多久，小姑娘对她在我心里唤起的感情就不再怀疑了。有一次，我壮起胆子朝她身上一

个劲儿地掷雪球，她扭身逃走，我追上去，把她的帽子摘了下来。从此以后她见了我就眯眯笑，她理解了。当然啦，那时候我仍然没有勇气同她说话，只是经常朝她掷雪球。

“此后大约过了两年，我已经开始给一个低年级的小男孩补习功课，他家正好住在赛诺瓦什卡街的尽头。每天我都打贝拉莱克家的门前经过，莉静卡总是站在门口。她不戴帽子、不披斗篷依旧显得那么美！一双天真、清澈的蓝眼睛总是笑盈盈地注视着我；每次我都不由自主地涨红了脸。我们俩的友情越来越亲密。有一次，她站在那儿正吃着涂了黄油的面包片。我又鼓足勇气停下脚步。‘给我一口吧，’我说。‘给！’她说着掰下了一块。‘我要大点儿的，’我献殷勤地逗她说。‘那我就没有吃的啦！肚子饿着哩！’说着，她娇媚地笑起来。我走了，心里充满了幸福。走了老远还见莉静卡举着那块面包向我示意。遗憾的是，不久以后补课孩子的父母就另外聘请了一位教师，他们可笑的借口是我跟学生尽在一起玩了。

“后来，我同莉静卡约有15年不再见面，直到今年。五月一日——那是星期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出城到郊外去走了走。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缘故，我原可以一年四季都不跨出城门一步的。不如说，这是心灵的感应吧！我走进沙尔卡区，来

到了契斯代斯基酒家。就在这儿坐着老贝拉莱克和贝拉尔柯娃太太，还有玛丽耶和莉静卡——一朵盛开的玫瑰！浑圆的双肩宛如哥德笔下的诗句。一双眼睛依旧是那样的稚气，那样的清澈，像孩子的眼睛似的。我已长大成人，可仍像18年前儿童时代一样，立刻被她吸引住了。

“我在靠近他们的一张桌子旁找了个座，却听到人家正在议论贝拉莱克。‘他张口说话从不忘记指指自己的脑袋瓜，表示他是动脑筋的……讨厌的蠢才！’我的邻座说。‘人家说，如果没人邀请他的女儿跳舞，他就给女儿吃耳光，’另一个道。我站了起来。可怜的莉静卡！离我们坐的地方不远，一群年轻人正在宽广的露天地里跳舞。你们都知道，我是不喜欢跳舞的，个子太高了点，跳舞的动作就不容易优美，可是管它呢，什么优美不优美！同贝拉莱克一家坐在一起的是老……哎，他叫什么来着，那个领养老金的老县长，他叫……维代克，对了！他正同玛丽耶聊得起劲。我们彼此都相识，因此，我走上前去向贝拉莱克家问好。莉静卡对我微微一笑，接着便涨红了脸。过了一会儿，我邀请她同我去跳舞。她朝母亲瞥了一眼，答应同我跳四组舞，她不跳转圈儿的。对我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们几乎是默默无言地跳完了一场四组舞。

可是后来我们沿着河岸散步的时候，话匣子便打开了。我问她是否还认识我。她把小脑袋歪到一边，只是用那稚气的眼睛默默地看了我一眼。过了一会儿，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谈起了雪球、小鬈毛狗和涂了黄油的面包片。她的心情同我一样，这我感觉得出来。喏……后来嘛，我送他们回家去。路上，莉静卡好像有点儿步履艰难，我便搀扶着她。'是啊，是啊，年轻人一混就熟，'维代克说。这个可恶的家伙！……是这样，一个人在热恋中即使对善意的话也会很敏感。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莉静卡写来的一张便条：'um 3 uhr bei St。Niclas zu komen'①。我幸福得不禁周身颤抖。从教堂出来，我们来到伐尔希登斯卡花园。在那儿，我们山盟海誓要终生相爱，在那儿，我答应她说，我八月份毕业，两年后同她结婚。后来，她领我去见她的父母。我发现贝拉莱克和蔼可亲，贝拉尔柯娃妈妈非常审慎明达。唯有玛丽耶教我不喜欢，她老用奇怪的眼神盯着我。

"此后不久——四个星期之后吧——，莉静卡忽然匆匆出远门去了，去探望住在克拉多夫的她的一位病危的姑妈。

---

① 德文，意为：下午三点到圣米古拉什教堂。

“昨天，我的医生朋友布莱什来看我，闲谈中他对我说：‘你认识贝拉莱克家的莉静卡吗?’‘认识。’‘她今天生了一个儿子，在产科医院……’”

三位朋友一直紧张地倾听着雅各尔的叙述，可是听到最吸引人的最后几句时，他们却突然身子一抽，不约而同地扭头去看屋顶窗。

“中午时分，老县长维代克到医院去了，他询问她的健康情况，并且打听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雅各尔补了最后一句。

“房东家的姑娘们在偷听，正格格格地笑哩，”诺沃姆林斯基忽然悄声耳语，说着他已跳起身，敏捷地、一阵风似的消失在屋顶窗里了。在他身后，库勃卡和霍伏拉也一前一后跟了过去。

天空的月亮伸长脖子，侧着一只耳朵——它仿佛听到屋顶下面传来少女的轻声惊叫，接着是“啧”的一声亲吻。

想必雅各尔也听到了类似的声音。不过，他又平静地叠起双手夹在两膝之间，上身前前后后地晃动着，嘴里嘟嘟囔囔地数落：“夜里偷东西罪加一等。”

(1875)

杨乐云译

害人郎中

人们并不总是这样称呼他的，只是发生了一桩如此荒唐，竟至见诸报端的事件后，才这样叫他。这位先生本姓赫里贝尔特，教名叫什么……我已经记不确切了，反正非同一般。赫里贝尔特先生本是医师，说实在的，他虽然得过医学博士的头衔，但从来没给人瞧过病，没干过这行当。也许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打从他作为学生参加临床实习以后，就不曾给一个病人摸过脉。假如他能同谁聊个天的话，也许他会乐意承认这一点。总之，他是一个相当古怪的人。

赫里贝尔特博士是小城名医赫里贝尔特博士的儿子。母亲早亡，父亲在儿子大学快毕业时去世了，把在乌耶兹德街那幢两层楼的房子留给了他，大概还有些钱，但为数不多。于是这个老赫里贝尔特的后代就住在这里。他靠收楼下两间临街的铺子和楼上窗子朝街的一套住宅的房租过日

子。他自己也住在楼上，但窗户是朝院里的。他家有一个单独入口，直接从院里一座露天楼梯通上来，楼梯下边的入口处还有一道带锁的栏栅。医生的家里到底怎么样，无从得知。我只知道他生活很简朴。两个小铺子是同一个老板，老板娘还给医生当佣人，而她的儿子约瑟夫是我的朋友，但我们的友好关系早就吹了，因为他当上了大主教的马车夫就趾高气扬起来。可当时我从他那儿得知，赫里贝尔特医生是自己烧早饭，午饭随便去老城区一家便宜的饭馆吃点，晚饭则凑合着有啥吃啥。

只要年轻的赫里贝尔特医生自个儿愿意，他在小城是大有可为的。他父亲刚一死，病人就把他们的信赖转到他身上，谁知不管是有钱没钱的病人来求医，他都一概不理，并且哪儿也不出诊。大伙对他的信赖这才逐渐淡薄了。附近的居民开始把他当成草包看待，后来索性嘲笑起他来："哼，什么医生，一窍不通，要是我呀，连猫都不送给他去瞧呢！"但看来这些嘲弄并没怎么触动他，他依然落落寡合，不招呼人，连别人向他问好也不理睬。他走在街上宛如风扫落叶；又加之他是个小矮个——按新式度量，也不过才一公尺半这么高——他总把步履控制在离旁人两步远的距离，走起路来总是东倒西歪的。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呈

现出一种羞怯的神情，好似一只被踢了一脚的狗的眼神一样。他脸上长满了浅褐色的胡须，这在当时看来就十分别扭。冬天，他将一件灰色的羊皮袄裹在身上，戴着呢帽的头直缩到廉价的皮领里；夏天，他穿灰格子衣服和亚麻布便装，小脑袋毫无信心地摇来晃去，好像长在一根细茎上似的。夏天一大早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就到玛丽安斯基围墙那边花园去了，捧着一本书坐在园内最僻静的长凳上。间或有那么个把小城里好心肠的邻居挨他身边坐下，想和他聊聊，刚要开始谈话，这位赫里贝尔特博士竟霍地一下站了起来，将书啪地一合，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久而久之，人们就懒得理他。由于这位赫里贝尔特博士极端古怪，到了四十上下的年纪了，小城里却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他。

突然有一天发生了一桩事儿，正如我曾提及过的，这事还上了报。我很愿意来叙述一下。

那是个美妙的六月天。一个似乎能使人感到这整个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脸上都洋溢着最满意的微笑的好日子。临近傍晚时分，一支壮观的送殡行列通过乌耶兹德街向城门走去。他们要葬的是地方银行——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县银行——的董事谢皮列尔先生。请上帝原谅我们，然而这却是事实，那种满意的微笑竟反映到整个出殡行

列里来了。死者的遗容当然无从得见，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南方那种习惯，用敞盖的棺材将死人运往墓地，为的是到他入土之前能最后一次晒晒太阳。但是，在如此美妙的日子里，尾随着棺材的人们脸上，除了应有如仪的哀戚之状外，总掩饰不住一种皆大欢喜的神情。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最高兴的要数那些抬着董事先生棺材的来自各机关的实习生。他们乐意干这事。两天来他们就激动不安，到各部门去活动，才争得此机会。现在他们负着重荷，神气十足地迈着均匀的步子，人人一心认为，众目睽睽都是在瞧他；众口啧啧都是在赞他："好一位县银行的实习生啊！"其次感到高兴的是高个子的林克医生，由于他为死了的董事先生治过八天病，他便从董事遗孀手里得到了20杜加① 的酬金，这件事整个小城都知道。现在林克医生半低着头走着，好像是在沉思。感到高兴的还有董事先生的邻居和近亲——制革匠奥斯特罗赫拉茨基。虽然董事叔父生前并不怎么关注他，但现在——奥斯特罗赫拉茨基已经获悉——却在遗嘱里遗赠给他5000金币。为此他三番五次地向走在行列中的啤酒酿造商凯依舍克先生唠叨："他的心毕竟还是好的！"奥斯特罗赫拉茨基

① 杜加，捷克货币名。

紧跟在棺材的后边，和死者的最好、最忠诚的朋友，身肥体壮的凯依舍克先生并排走着。紧跟在他俩后面的都是地方银行董事会的成员：克多耶克、穆日克和霍曼。但他们的职位都比死去的谢皮列尔低。显然这伙人也感到高兴。然而我们还不得不痛心地指出，就连独自坐在头一辆出租马车里的玛丽耶·谢皮列尔太太也染上了大伙那种高兴劲，不过很遗憾，她的这种高兴劲还并不由于六月的好天气，而是由于这么多的人一连三天的热烈吊唁，使这位可爱的小夫人像普天下的女人那样有些飘飘然。此外，那黑色的丧服很合她那苗条的身材，显得十分迷人；而她那永远带着几分苍白的脸蛋衬在黑色的面纱里，格外漂亮动人。

唯独只有啤酒酿造商凯依舍克一个人，对董事的死感到沉痛，怎么也摆脱不了忧郁的心情。他至今还是光棍一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是死者最好最忠实的朋友。年轻的寡妇昨天已明确地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期待：她要求得到应有的报答，因为她早在丈夫生前就钟情于他啦……所以当今天早些时候死者的邻居奥斯特罗赫拉茨基对他谈到“他的心毕竟还是好的”这句话时，凯依舍克先生冷冷地答道：“不见得吧，否则怎会如此短命呢！”说罢他便再也不理睬奥斯特罗赫拉茨基

的唠叨了。

送殡的行列徐徐地来到乌耶兹德街的城门口。当时城门还不像今天修得这样整齐，要通过它可不是件容易事。由于城墙过宽，门洞便成了两条又长又弯而且还很黑的巷子，真像所说的通往墓地的甬道。

一辆讲究的柩车驶上前来，在城门口停下。神甫们转过身来面向行列，小年青们慢慢地把杠头放到地上，于是就开始往棺材上洒净水了。接着12个马车夫抽出了柩车下部的活动平台，小伙子们抬起了棺材，想把它放到车上去。就在这时发生了那桩事！不知是由于棺材的一头抬得太猛呢，还是两头都没抬得太稳，棺材突然往下一沉，较小的一头撞在地上，轰隆一声把棺材盖给震开了。死尸虽然还留在棺内，但膝盖给碰弯啦，右手也给震出棺外。

全场的人都惊住了。霎时鸦雀无声，静得可以听到邻近人怀表的滴答声。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死去的董事那张纹丝不动的脸上。谁知就在棺材紧旁竟出现了……赫里贝尔特医生！他正从什么地方散步归来，刚好路过城门，他在人群中尽管还是东藏西闪的，但却也不由自主地突然在神甫们的身旁停下。他现在穿的那件灰不叽叽的小大衣给死人乌黑的寿衣一衬，格外显得刺眼。

几秒钟过去了，赫里贝尔特下意识地抓起了死人那只垂着的手，也许是为了把它放回棺内摆好。不，他却把那只手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他的手指不安地颤抖着，两眼盯着死人的脸。然后他又伸出另一只手去翻死人的右眼皮。

“喂，还磨蹭些什么呢？”这时奥斯特罗赫拉茨基粗暴地责问道，“为什么还不把它安置好？难道我们就这样泡在这里站着？”

几个年轻人便伸手去抬。

“停住！”瘦小的赫里贝尔特突然大声地喝道，“这人还没死！”

“胡说！您疯啦！”林克医生咆哮着。

“警察在哪里？”奥斯特罗赫拉茨基大声喊道。

全场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极其慌乱的神情。只有啤酒酿造商凯依舍克却快步奔向冷静的赫里贝尔特。“该怎么办？”他焦急地问道，“他不是……他真的不是死人？”

“不是，他只是麻木呆滞了。现在你们赶紧把他搬到一个屋子里，让我们来试试能否救活他。”

“简直是荒谬绝伦！”林克医生喊道，“如果这个人真的没死，这就……”

“这人是谁？”奥斯特罗赫拉茨基问道。

“听说是个医生……”

“害人郎中!……警察!”一想到那5000金币就突然气得发抖起来的制革匠嘶叫了起来。

“害人郎中!”董事克多耶克和穆日克也跟着叫起来。

然而那位死者的热心朋友凯依舍克先生和几个青年人已经将棺材慢慢地抬到较近的一家名叫“石灰岩”的客店里去了。

街上人声嘈杂,一片喧哗。柩车调头而去。出租马车也跟着打了个转身。董事克多耶克先生高喊道:“走吧……反正我们会知道的!”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可来得正好呀,警官先生!”奥斯特罗赫拉茨基一瞧见有个警察局的官员走了过来便嚷道,“这儿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令人难忍的荒唐事……有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半个布拉格城人的面亵渎死人!”说完他就领着警官进到“石灰岩”客店里去了。林克医生早已溜了。不一会,奥斯特罗赫拉茨基又和那警官一前一后地出来。”请大家散开!”这位警官对人群说道,“谁也不准进到那边去!赫里贝尔特医生已明确表示,他完全有把握使董事先生起死回生。”

董事太太正想从马车里出来,却立即失去了知觉。是的,有时快乐也会乐死人的。这时凯依舍克先生急忙走出客店奔回马车,那里有一群女眷正在昏迷不省的董事太太身边张罗不停。“快把

她送回家去，一到家就会苏醒过来的。”他一面劝说，一面暗自思忖：“她毕竟是令人愉快的……非常漂亮。”接着他就转身跳进另一辆马车，去办赫里贝尔特医生派他去办的事。

马车各奔东西，悲戚的送丧人也都走散了。但乌耶兹德街城门附近总挤满了人。警察还必须在客店前维持秩序。人们东一堆西一伙地谈论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紧接着就有人大骂起林克医生来，给他散布了种种流言蜚语，很快又有另一些人依旧嘲笑赫里贝尔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凯依舍克不时出现，面带喜色地说：“大有希望了！……”“我已亲耳听到他的脉搏啦！”“这医生简直像变魔术，神啦……”“有气啦！”他最后一次出来时，欣喜若狂地高喊道，并立即跳上一辆等候着他的马车，想尽快把这一喜讯告知董事太太。

终于在夜里十点左右，从“石灰岩”客店里抬出了一副遮盖好的担架。担架的一边走着赫里贝尔特医生和凯依舍克先生，另一边走着警官。

当天夜里，小城没有一家客店不闹到半夜后才睡的。什么也不比谈论董事谢皮列尔先生的复活以及赫里贝尔特医生的种种来得有劲。然而有些说法实在荒诞离奇，语无伦次。

“这人的知识比拉丁文的菜谱还丰富！”

“这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他父亲就是挺棒的

……挺高明的医师！祖传嘛！”

“他究竟为什么不愿行医呢？……说不定这人还可能成为皇家顾问！”

“他大概很有钱，一定是这样。”

“但为什么大伙都把他叫做害人郎中呢？”

“害人郎中？我没听到过。”

“今天我已经听到过一百遍了……”

两个月之后，董事谢皮列尔先生又照常上班了。“上有老天爷，下有医生赫里贝尔特。”他说。有时候他还说：“凯依舍克这人像金刚钻一样可贵……”

全城都在谈论赫里贝尔特医生。世界各地的报纸也提到他。小城为此引以为荣。流传着各色各样的怪事。据说许多男爵、伯爵和公爵都争先恐后地聘请赫里贝尔特博士当私人医生。甚至还有一位意大利的国王向他许下了骇人听闻的待遇。总之，凡是一死就能使许多人高兴的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想把他据为己有。可是赫里贝尔特医生像个笨蛋一样不识抬举。甚至还听说，当董事太太带着满满一袋杜加去酬谢他时，他竟避而不见，最后据说他还泼了她一身的水。

他还是老样子，不与人交往。人们招呼他，他从来就不答理。像从前一样在街上遇人躲躲闪闪，一个光秃干瘪的小脑袋像羞羞答答的蒲公英

上的小绒毛样摇晃不停。他仍然不肯接待病人。于是现在大伙都管他叫"害人郎中"了。这个绰号真是不胫而走。

我已经有十多年没见到他了，不知是否还在人间。他那幢小楼依旧座落在乌耶兹德街上。等我哪次去打听打听……

(1876)

蒋承俊译

水　鬼

他走路时手上总拿着一顶帽子。不管是烈日当头、寒冬腊月或是九九艳阳天，他从不戴上自己那顶低矮的，但是圆顶宽边，像在头上撑了把阳伞似的大礼帽。一头的银灰鬓梳得光溜溜的，后脑勺处还接了一条编扎得很紧的小辫子，紧得几乎不能动弹似的——这可是布拉格城最后的几条辫子中的一条；当时这里就只剩下那么两三条。他配有金扣子的绿色燕尾服的紧身衣太短，而后襟却又太长，长长的后摆在又瘦又矮的小个子里巴日先生两条枯瘦如柴的腿肚旁幌荡。一件白背心裹住了他那凹陷难看的前胸，黑色的、仅到膝盖处的短小裤子，仅用两根银带扣来将其扣紧，膝盖下面穿了一双雪白的长统袜子，也是用两颗银扣子来扣的，一双大皮鞋拖曳着。这双鞋子某些时候是否修补过，那我就说不上来了，但看上去总像是用破旧不堪的出租马车上的老皮子做成

的。

里巴日先生清瘦、尖削的脸上永远闪烁着微笑。他要是在大街上行走，就会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他每走二十步便要停一会儿，然后心不在焉似地左顾右盼，但在第二十一步时，似乎就会有一个正正经经的思想产生，并且总有一些愉快的想法在逗得他直乐，因此里巴日先生总是面带微笑，还不时地停下来环视一下周围的小淘气们。当他招呼别人时，他只翘起右手的食指并轻轻地吹一声口哨。每当这种轻微的口哨声吹响时，人们便知道里巴日先生要开始说话了，通常先说声“唷！”其意是对啦，对啦！

里巴日先生住在深径路，朝下走向左一拐就到了，从那儿能眺望到佩特希纳山。不管里巴日先生是否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只要他一看到有些外国人正准备向右拐，上赫拉德昌尼古堡时，他总要去跟在他们的后面。当那些外国人停留在开阔的高台上，观赏着我们布拉格的美丽风光时，他就站在这些人的旁边，翘起一个指头，吹声口哨说：“唷！大海！干嘛我们不住在海滨呢？！”随后他便跟他们一块进古堡里去，当那些外国人在圣瓦茨拉夫小礼拜堂又一次赞赏那嵌在墙上的捷克宝石时，他再一次吹声口哨说：“可不是吗！在我们捷克常有些放牧人往牲口群里扔石头，

殊不知那石头通常比一群牲口还值钱！”说完这番话后他就不再跟他们多说什么了。

由于他的名字①，由于他那绿色的燕尾服以及他对这个“大海”的向往，于是我们便叫他“水鬼”了。无论大人小孩，我们都十分尊敬他。里巴日先生原先在图尔诺夫城的一个司法部门里工作，现在退休了。他在布拉格里住在自己的一个近亲家，他的这位亲戚是个年轻的妇女，她嫁给了一个小官吏，跟他生了两个或许是三个孩子。据说，里巴日先生非常富有，当然不是指钱，而是指他拥有诸如宝石之类的东西。人们都说，在他的房间里，有一个黑色的大立柜，柜子里摆满了一些黑色的扁平的方盒子，这些盒子都不小，每一个盒子里都用雪白的厚纸板隔成四个小方格，每一格里有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放在棉花上。有些人曾见过他的这些宝石。据说是他自己在科扎克山上发现的，并把它们拾来了。在我们这些孩子中间常谈起这么一件事情：每当沙伊弗尔——也就是他们说的里巴日先生的亲戚——家里擦完地板后，全用砂糖代替砂子撒在地板上。每逢星期六拖地板的日子，我们总是十分羡慕沙伊弗尔家的孩子们。有一次，我坐在布鲁斯卡闸门

① 里巴日(Rybář)——捷克语为“渔夫”的意思。

左边的坝上，离里巴日先生很近，每当风和日丽，天气格外好的时候，他总要在草坪上舒舒服服地坐上个把小时，嘴上叼着他的一只短烟斗。有一次，有两个大学生偶尔从旁经过，其中一个嗤笑说："这人在烧他妈妈的棉裙子！"从此，我就把烧妈妈的棉裙子当成一种享受，但这也只能是些非常有钱的人才有可能享受到的一种快乐。

"水鬼"——不过后来我们就不这样喊他了，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经常沿着城墙根散步。如果他要是碰上了某个神甫，因为他们也常来这里散步，他便停下来，同他说上几句亲热话。我挺喜欢偷听大人们的谈话。有一次，我听见里巴日先生同两位神甫交谈，这两人是坐在条凳上的，他站在一旁。他们谈到"法兰西"，以及什么"自由"之类离奇古怪的东西。突然间，里巴日先生翘起一个指头，吹声口哨说："唷，我支持卢梳[①]！卢梳说：自由就像那些佳肴、烈酒，习惯了它们的人是大有裨益的：活血，增强体质；对羸弱者来说，它们就是些抑制的、醉人的和有害的。"说罢他挥了挥帽子就走了。

高个子的胖神甫敲着脑袋说："他老谈的这个卢梳是干吗的？"

---

① 指卢梭。卢梭的原文应是Rousseau，而里巴日先生误作为Rosenau。

小个子，但也是很胖的神甫回答说："作家，想必是个作家。"

可我却牢牢地记住了这句内容高深莫测、大智大慧的话语。我当时对卢梳以及里巴日先生他俩同样地感到钦佩。当我长大成人，开始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之后，我才发现，里巴日先生当年所引之话倒没什么差错。只是区别在于：这话不是卢梳而是卢梭说的。显然，由于印刷上的马虎所出现的差错致使里巴日先生发生了这么一档子张冠李戴的事。

不过并没有减低我对他的尊敬。他是个好人，非常非常之好的好人！

是八月的一个艳阳天，大约下午两三点钟左右，正走在奥斯特鲁霍瓦街的人都停了下来；一些站在自家门口的也都赶忙进屋去叫人出来；顾客也纷纷走出店堂。所有的人都来瞧这位正往下走的里巴日先生。

"他不定又上哪儿现宝去了，"赫兹尔先生说，他是"双阳"酒家的老板。我顺便提一下，把"太阳"这个词写成复数的第二格，这纯粹是根据小城人的习惯用语而来的，他们总喜欢用"许多许多的太阳"来表示。

"哦呀呀！"拐角上的那位商人维图什嚷道：

“肯定是日子混不下去了，才拿东西去 卖呗！”我得遗憾地指出，邻里们也不是那么特别地尊敬维图什先生的。听说有一次他险些儿破了产，可时至今日，善良的小城的邻里们对待“破产者”跟别的一些地方完全不同。

然而里巴日先生却是十分泰然地往前走着，只是步子比平时稍加快一点点，左腋下挟着那个大伙儿议论纷纷的四方型的黑匣子。他把它紧紧地贴在身边，这一来，他手上拿着的那顶帽子就只得搭拉了下来，帽檐几乎碰到了脚跟。他的右手拿了一根有扁平的象牙杖顶的手杖，这表明，里巴日先生要去某个地方拜访，否则他是不拿手杖的。他举起手杖频频向人招呼，口哨声吹得比往常响了些。

他顺着奥斯特鲁霍瓦街往下走，穿过圣米古拉什广场，进到让贝雷茨基的房子里。那里三楼上住了一位中学教师米赫文泽尔先生，他是个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像他这样有点学问的男子在当时就简直了不起罗。拜访的时间不长。

教师先生的兴致极佳，看来他那笨重结实的身体经过酣睡的午休后疲劳恢复得不错。环绕着他那光秃秃的头顶的灰白长发东一根西一撮地竖起来了。一双蓝色、机智而亲切的眼睛炯炯发光。一向绯红的脸颊现在更加发红了。他那显得憨厚

的大脸盘上嵌满了一颗颗的大麻子，这位教师先生反倒不在乎，还常常引出一些笑话来。“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个样，”他常说，“当一个姑娘笑起来时，她脸上显出一个小酒窝，人们都说好看；可是我要一笑起来，就有一百个酒窝，而我却只能是个令人生厌的丑八怪。”

他示意让里巴日先生在沙发上坐下，并问道：“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效劳吗？”

里巴日先生把匣子放到桌子上，并把它打开来。一颗颗的宝石闪闪发光。

“我只是想——我想知道——这东西有多大的价值——”他结结巴巴地说。

随后他坐下来，用拐杖的杖顶顶着下巴。

教师先生开始审视这些宝石。随后他取出一颗黑色的，放在手上掂掂份量，然后又对着光瞧了瞧。“这是彩色石头，”他说。

“怎么？”

“彩色石头。”

“唷，彩色石头！”里巴日先生吹了声口哨。从他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儿。

“作为我们中学的标本倒很合适，这种石头还是比较少见。但愿您能把它卖给我们。”

“再看看吧。——这大概能值——”

"您能得到那么三分钱。怎么样，卖吗?"

"三分钱?"里巴日先生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说，仰起了下巴，随后又把它靠到手杖的杖顶上。"那其余的呢?"停一会儿之后，他突然非常吃力地低声说。

"其余的是些石髓、玉石、紫水晶、茶晶——一钱不值。"

过不多久，里巴日先生重又出现在奥斯特鲁霍瓦街的拐角上。他慢慢地朝上走。邻居们第一次看到他戴上了帽子。阔边的帽檐把前额深深地盖住。手杖拖曳在地上，碰击着小方砖铺砌的路面发出撞击声。他不理任何人，也没发出一次口哨声，在这段路上甚至连头都不曾摆动过。显然，活跃在他脑海里的那些思想今天却丝毫没有外露，而是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了。

今天他已经不再走出家门，没去城墙根散步，也不到布鲁斯卡闸门那边去了。可天气是何等的宜人啊!

已近午夜。天空像清晨一般湛蓝，月亮泻下她皎洁、迷人的亮光，星星在闪烁，好似白色的火花。佩特希纳山被笼罩在一片壮丽的银雾中，整个布拉格沉浸在银色的轻烟里。

欢快的月光也从两扇洞开的窗户倾注到里巴

日先生的房间里。里巴日先生直立在一扇窗前，活像一尊石雕，纹丝不动。远处传来伏尔塔瓦河堤坝哗啦啦颇为雄壮的流水声。老头儿他听见了这水声吗？

忽然间他战懔了一下。“海！……为什么这里没有海啊！”他低声地说，嘴唇开始颤动起来。

或许此时他内心里的忧愁有如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

“唉！”他又颤抖了一下，转过身来，他的目光落到了摊在地板上打开来的几个匣子上。他慢慢地拾起其中的一个，取出一颗石头握在手里。“呸……全是些砾石！”边说边就往窗子外面扔。

下面的玻璃被砸得哨啷哗啷直响。今天里巴日先生显然忘记了下面的花园里还有一间暖房。

“大伯，您在干什么呀？”外面响起了一个男子悦耳的声音，这显然是从隔壁的一扇窗户传来的。

里巴日先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

门吱吱发响，沙伊弗尔先生进来了。也许他曾在窗旁留连这美丽的夜景。或许是他注意到了这位老伯异乎寻常的不安，听到了老人家的房间里一直有响声。或许老人家一阵阵大声的叹息从窗子传到了他那边。

“大伯，您或许不会将这些美丽的石头都一古脑地扔出去吧？”

老人打了一个寒噤。他凝视着佩特希纳山，而后喃喃地说："一钱不值——全是些砾石——"

"我知道它们值不了多少钱，这我心里明白。可是它对我们和您说来都是有价值的。您曾费了不少心血将它们收集起来——大伯，留下它们吧，我求您，把它们留给我的孩子们吧。他们会从中学到不少的东西，您将给他们讲述那——"

"也许你们认为，"老人无精打采、十分吃力地又喃喃地说，"我很富有，其实我——"

"大伯，"沙伊弗尔先生握住老人的手，坚定地，同时十分亲切地说："谁说您不是我们家的无价之宝呢？假如我们不曾有您，那我们的孩子哪会有外公，我的妻子哪会有父亲？您不是看到了吗，我们和您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您就是我们家的福星——"

突然间老人走向窗口。他的嘴在颤抖，他感到眼睛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在往外挤。他朝窗外望去。他什么也看不清楚，一切都像那被溶解了的钻石在闪烁，一切都像那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那浪涛直向窗口涌来——一直涌到他的眼前——海——大海！

我不再往下讲了，何况我也不会讲了。

(1876)

蒋承俊译

沃雷尔先生的一只浸满烟油的海泡石烟斗

一千八百四十几年的二月十六日，沃雷尔先生在"绿天使"房子自个儿办的粮店开张了。"波尔蒂，你听我说，"住在我们楼上的连长太太对她的女儿说，(这时她女儿正要去市场，已经走到外面的走廊上了)"碎麦粒就到旁边新开的那家粮店去买，应该试试看。"

有些大大咧咧的人或许会这样想，新开一家粮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对这种人我可要说一句："你呀，你这个不幸的可怜虫！"或者干脆耸耸肩膀，一言不发算啦。那当儿，如果有一个或许快二十年已经不住在这里的老乡回布拉格来，他要是经过斯特拉霍夫城门一直往奥斯特鲁霍瓦街走去，他便会发现，二十年前曾在这个拐角上营业的那商人、挂着那个招牌的面包师以及那个铺

子里的掌柜，如今一律原封不动地存在着。当时的一切仍然各就其位。因此，如果要来点什么变化，譬如说，有谁想在早先是个杂货铺的地方突然开办起一个粮店，那这事就干蠢了，简直蠢到不可思议。要知道，所有的铺店都是父传子、子传孙这样世袭下来的，倘若什么时候落入到布拉格其他地区的人或外乡人的手里，而这种人尚能遵从他们的老规矩，不另搞什么新花样的话，那么，本地人也不会对他太见外的。然而，人们对沃雷尔先生可就不同了，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外乡人，而且还因为他在“绿天使”房子里新开了一个粮店。这房子八辈子就未开过什么店铺。更糟糕的是，他为了开这个粮店，还将底层住宅的墙砸开，朝街开了一个门！从前那儿本来就有一扇拱形窗，斯塔列克太太从早到晚总是坐在窗户旁边，她胸前捧着一本祷告书，还戴了个绿色的眼罩，凡是路经那儿的人，都能见到她。不过，三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老寡妇送到柯西什公墓去了，那么现在干嘛要来开这么一家店铺呢！其实奥斯特鲁霍瓦街上已经有一家粮店了，尽管在街的那一头，但毕竟是有这样一家，何必还要开设第二家呢？那个时候，人们还是有钱的，可以直接从磨坊大批地购买粮食储存起来。沃雷尔先生或许认为：“这没啥，会有生意的！”也许沃雷

尔先生还认为自己是一个英俊的青年，有一张圆圆的脸盘，一双梦幻似的眼睛和如同少女一般苗条的身材，再说自己又是个单身汉，还愁娘儿们不上门照顾？然而怪事多端，并非那么简单。

沃雷尔先生从乡下某个地方迁来奥斯特鲁霍瓦街居住已经三个月了，这时候人们对他的情况还是茫然无知，只晓得他是一个磨房主的儿子。也许他自己喜欢跟他们津津乐道地叙谈身世，但他们却不会去问他的。本地人对这位外乡人表现出十分傲慢，不屑一顾的样子。傍晚，他要是到“黄房子酒馆”去喝杯啤酒时，那他总是孤孤单单地坐在靠炉子旁拐角的那张桌边。旁人对他毫不理睬，即使他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只是点点头而已。谁要是比他来得晚，那么，他一出现，高谈阔论便骤然停止，周围顿时变得悄然无声。甚至连昨天在邮政局局长亚马尔卡先生为庆祝银婚①而举办的体面的盛会上，都没人去注意他。亚马尔卡先生显然是个老光棍，然而在二十五年前二月十八日那一天，他还差点结成婚。不幸的是，他的新娘在结婚的前夕死去了，亚马尔卡先生从此便打消了结婚的念头。他要永远忠于自己的新娘，为了纪念银婚，昨天郑重其事地举行了这次盛

① 指结婚二十五周年。

会。那些好心的街坊邻里并不觉得这事有丝毫特别之处。当亚马尔卡先生在照例的酒宴即将结束，拿出三瓶麦尔尼克产的葡萄酒的时候，他们一个个便开怀痛饮起来。酒杯沿着席面传了一圈，——因为老板娘就剩下那么两个酒杯——，可是，一杯也没传到沃雷尔先生的面前。然而这天沃雷尔先生却有了一个崭新的镶银的海泡石烟斗。他之所以买来这个烟斗，那是为了让人家把他当作邻居看待。

二月十六日早晨六点，沃雷尔先生在“绿天使”房子里的那个粮店开张了。经过头一天的粉刷布置，粮店焕然一新。在柜子和打开的口袋里，雪白的面粉比那新粉刷的墙壁还要白，豌豆黄橙橙的，比周围新擦亮的那些橘黄色的用具还要黄。街上的男男女女，每当从这儿路过，都情不自禁地往店里瞅瞅；有的人甚至还退后一步，以便瞧个仔细。不过，谁也不肯进到店里去。

“他们会来的。”到七点钟的时候，沃雷尔先生自言自语地说。他身穿灰色短皮袄，白色呢裤。

“我只求个开张吉利。”到了八点钟的时候，他又说了这句话，并且点着了他新买来的海泡石烟斗，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到了九点钟，他索性站到店门口，不耐烦地

往街上眺望，巴不得来个好开张。这时街那边走来了连长的女儿波尔丁卡小姐。她长得又矮又胖，上下一般粗，岁数大概二十出头。人们早就议论她，说她有四次都快要出嫁了。在她那双淡黄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类似倦意的漠然神情；这种神情能在一些久等出嫁的女人们的眼中看得到。波尔丁卡小姐的步履有些摇晃。走起路来还有一个特点：每隔一会儿，脚就要打个趔趄，然后她便把裙子撩起来，仿佛裙子被她踩着了似的。我觉得她的这种步子好像是一部长长的叙事诗，完全是按着相等的行数来分章节的。店老板的目光死死盯住了波尔丁卡小姐。

小姐手提一只篮子向粮店走来，她把店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似乎有些惊异。接着脚又是那么来了个趔趄，便跨过门槛，站到了门边。她还没完全进去，就赶紧用手绢将鼻子捂住。原来沃雷尔先生在等得无聊时便一个劲地抽烟，弄得满屋烟雾腾腾。

“您好！您要买什么呢？”沃雷尔先生殷情地问道，并后退两步，将烟斗放在柜台上。

“来两升二号碎麦粒。”波尔丁卡一面说一面转过身来，几乎半个身子都伸到了门外。

沃雷尔先生十分卖劲。他量了满满两升，然后还添了半升，装进纸袋里。这时，他觉得应该

说点什么才是，于是便结结巴巴地说道："亲爱的小姐，但愿您能满意，您要的碎麦粒装好了！"

"多少钱？"波尔丁卡屏住气问道，并用手绢捂住嘴干咳了几声。

"四个多布拉克①，真好！非常感谢！头一个顾主就是位美丽的小姐，这下我可交了好运！"

波尔丁卡小姐瞪大了眼睛冷冷地看了他一下，好呀，这个外来的店老板！要是那边那个肥皂商的红毛丫头阿努谢嫁给他，就够他高兴的了，可他竟敢这般放肆——。她一句话也没答理就走出了粮店。

沃雷尔先生搓了搓手，又朝街上望去，看见了乞丐伏依基谢克。过了不大一会儿，伏依基谢克就手里拿着那顶蓝色的帽子，来到了门口。

"这里有一个多布拉克，"沃雷尔先生和蔼地说，"您可以每逢星期三来领一次钱。"伏依基谢克十分高兴地道了谢，然后就走了。沃雷尔先生又搓了搓手，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只要老盯住一个人看着，这个人就一定会进到店里来，那么生意也就成啦！"

这时连长的女儿波尔丁卡小姐正站在"深窖酒店"前，和参事先生多耶克的太太叙谈："他那

① 也即是克莱查尔，奥匈帝国时最小的钱币。

儿满屋都是烟，什么东西都会被熏透的。”中午，当碎麦粒汤端到桌子上来的时候，波尔丁卡小姐断言汤里有一股烟味，因此便放下汤匙不喝了。

到了晚上，所有的街坊邻居都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说沃雷尔先生的粮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有一股烟味，面粉好像被烤过，碎麦粒仿佛被熏过。于是人们便把沃雷尔先生称为“烟熏老板”。这样，他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

沃雷尔先生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第一天生意清淡倒没什么。可是，第二、第三天仍然这样——嗨，总会好起来的！卖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没卖上两角钱。这毕竟有些——！

情况一直是这样，没什么变化。左邻右舍都不肯上门来。某个外乡人偶尔迷路误入粮店的情况也不多见。不过，伏依基谢克倒是准时必来。那个海泡石烟斗成了沃雷尔先生唯一的安慰。他的心情越是不好，嘴里喷出来的烟雾也就越多。沃雷尔先生的两颊失去了血色，额上的皱纹巨增，可是，他那个海泡石烟斗却由于浸满烟油而变得乌黑油亮了。奥斯特鲁霍瓦街上的警察们也不怀好意地朝粮店里面张望，想瞧瞧这个抽起烟来没完没了的烟鬼。要是他叼着烟斗，跨出他的门槛，哪怕上街一次也好！其中有位小个子警察诺瓦克，恨不得把那只燃着的烟斗从烟鬼的嘴上

夺下来。警察们本能地附和老街坊们对这个外乡人的反感。然而沃雷尔先生却闷闷不乐地坐在柜台后面，一动也不动。

粮店变得空空荡荡，十分寒碜。五个月后，一批形迹可疑分子——犹太人——成了沃雷尔先生的常客。沃雷尔先生每次接待他们时，总把店门上的玻璃遮起来。街坊们议论纷纷，并断言小城就要有个破产者了。“谁要同犹太人有瓜葛，谁就要倒霉！”

快到圣哈维尔节时，外面已在传说沃雷尔先生将被迁出来，房东仍旧要把那个粮店收回改为住宅。在搬家的前一天，粮店就已经永远地关闭了。

第二天，在关得紧紧的沃雷尔先生的粮店，从早晨九点直到晚上都挤满了人。人们七嘴八舌，说房东四处寻找，都没找到沃雷尔先生，于是叫人猛力将门砸开，从门里跌出一条木凳来，而那个不走运的店老板却在天花板下的一条绳上晃晃荡荡地悬挂着。他是悬在一只钩上自缢的。

十点左右，司法部门来了一帮人。他们是从后院住家的地方进到粮店里的。大家把自缢者从绳上解下来。小城警察局专员乌赫姆赫尔先生也来帮忙解绳子。

他把手伸到死者的口袋里，掏出了那只海泡

石烟斗。他把烟斗拿到亮处看了看，情不自禁地说道：“像这样浸满烟油的海泡石烟斗，我还是头一回看见哩，你们瞧！”

（1876）

蒋承俊译

在"三枝百合花"酒家

我觉得，我当时简直是发狂了。每根血管都在跳动，血在沸腾。

一个闷热而漆黑的夏夜。连日来充满硫磺而又僵滞的空气最终卷起了乌云。打黄昏起，狂风就一个劲地呼啸，疾风飒飒，暴雨哗哗，暴风骤雨一直下到深夜。我坐在斯特拉霍夫城门附近的"三枝百合花"酒家的木质拱廊下。这酒家不大，大批顾客多半只在星期日才去光临，像军校的一些学员和中士就常聚集在酒家的大厅里，在钢琴的伴奏声中跳舞娱乐。今天恰好是星期天。我独自一人坐在拱廊下紧靠着窗户的一张桌子旁。雷霆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轰鸣，暴雨在我头上哗哗作响。雨滴汇成急流喷向地面。大厅里的琴声只稍稍停了一会儿，之后重又响了又响。我一会儿从洞开的窗子瞧瞧那些笑逐颜开、飞快旋转的双双对对，一会儿又看看外面漆黑的小园子。有

时，当闪电划亮夜空时，我看到园墙边和拱廊的尽头处有一堆尸骨。以前这儿曾是一个小陵园，正好在这个星期里他们将尸骨挖出，准备把它运往别处去。地被刨开，墓穴也就露了出来。

可是我在自己的桌旁想是没坐多会儿就起身向大厅敞开着的门那边走去，想把那些跳得欢快的人们看个清楚。那边有位大约十八岁的美丽的姑娘令我着迷。苗条的身材，丰满的、点燃你欲望之火的线条，满头蓬松的乌发都一齐梳向脑后。圆圆的、光洁的脸蛋，明亮的眼睛——多美的姑娘啊！特别是她那双眼睛真使我迷醉。那眼睛宛若一泓澄清的水，神秘莫测。令人难以自持的眼睛啊，使你马上想起这么一句话："大火吞噬木柴和大海汇集百川都有足够的时刻，然而对于美丽的眼睛来说男人则多多益善。"

她几乎一场接一场不间断地跳舞。但她清楚地注意到，她已吸引注了我的目光。当她跳到门的附近，也就是我站在的那扇门之间的一个地方时，她总是盯着看我，而每当她跳到大厅的远处去了，但我看到并且感觉到，只要她一旋转过来面对着我时，她的每一个目光都投向了我。我没发现她跟谁交谈过。

我又站在那里了。我们的目光很快就又相遇在一起了，即或是姑娘她站在最后的一排。当

“四组舞曲”趋于结束，而“五组舞曲”声又响起的时候，只见另有一位姑娘上气不接下气、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地跑进大厅，钻过舞群径直朝“美丽的眼睛”奔去。此时“六组舞曲”声恰好响起。在长长的舞蹈队形中，刚进来的那个姑娘在“美丽的眼睛”的身旁悄悄地说了点什么，只见她默默地点了点头。由军校的一位敏捷的学员来领舞的这组舞曲稍微拖长了一会儿。当这组舞结束后，“美丽的眼睛”又朝花园的门这边望了一次，随后才朝大厅的正门走去。我还看到她出去后，怎样将罩衣脱下来顶在头上，尔后就消失了。

我也离开这里，重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暴雨现在似乎又来劲了，像还没有喧嚣够似的；狂风聚集了新的力量更加猛烈地呼啸，电闪雷鸣。我非常激动地倾听着这些声音，可我的心却只想着那位姑娘，想着那双神奇的眼睛。对如何能回到家里这事根本没加考虑。

大约一刻钟过去后，我又朝大厅的正门处张望。“美丽的眼睛”又回来站在那边了。她平整了一下潮湿的衣服，擦了擦淋湿了的头发，一位比她大一点的女友也在帮助她。

“你干嘛在这个倒霉的时候回家呢？”这位女友问她。

“妹妹来找我了。”我这还头一次听到她的声

音。这声音宛如丝一般柔软、清晰。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妈妈偏偏在这个时候死了。”

我感到震惊。

“美丽的眼睛”转过身来，朝外面僻静的地方走去。她来站在我的身旁。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我感到在自己颤抖的手的旁边有她的一只手。我握住了她的这只手，是那样的柔软。

我默默地将姑娘拽到远一点的地方，到拱廊的那边去，姑娘泰然自若地随我前往。

暴雨此时可说下到了自己登峰造极的地步。狂风追赶着犹如奔腾的雨水，天上地下都在呼啸，我们的头顶上雷声滚滚，我们的周围就像死人从墓穴里爬出来在咆哮。

她偎依着我。我感觉到她那潮湿的衣服粘着了我的胸脯，我感觉到了她那柔软的身子、灼热的呼吸——我真想把她身上罪恶的灵魂吸食干净!

(1876)

蒋承俊译

圣瓦茨拉夫的弥撒

我屏息地坐在教堂通往唱诗班高台的阶梯下面，从半掩着的铁栅栏门中把教堂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右边是银白色的圣约翰墓碑，另一边则是要穿过教堂才能到达的圣器室。下午的祈祷已经过去了很久，圣维特教堂里空荡荡的，只有圣约翰墓前还跪着我那虔诚的母亲，她仍沉浸在祈祷之中。看守教堂的老头从圣瓦茨拉夫小礼拜堂走了过来，对教堂进行最后一次巡视。他在离我两三步远的地方拐向王室小礼拜堂的大门口。他掏出身上的钥匙，把锁打开，再将门上的把柄扣紧，'咔嚓'一声门锁上了。锁好后，他继续往前走。这时我的母亲站了起来，划了十字，也同他一道走了。墓碑遮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他们，只能听到他们噔噔的脚步声和断断续续的谈话声。不久在圣器室那边又转出他们的身影来。看守人又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接着是一阵锁和把柄碰击发出的

铿锵声。然后，他们走向正门口的出口处。传来一阵隆隆的撞击声，大概又在关两扇铁门。这下我独自一人被关在教堂里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使我颤慄，一股暖流透过脊背——但这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我立刻跳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把它紧紧地绑在只是关了一下门柄的铁栅门上。然后我沿着台阶迅速向上走去，在唱诗班席地，倚靠着墙，重又坐在阶梯上。我细心分析着，我深信教堂的门还会被打开来一次吧，教堂的守夜狗从门口蹿进来。虽然我们这些服事主的人从未见过这些狗，甚至从没有听到过狗的叫声。但大家都说，这里有三条狗；又大又恶的杂色狗，它们长得就像主祭坛后面壁画上瓦茨拉夫国王的那条大恶狗一样。据说，它们从来不吠叫，这正显示着它们的凶残！

我知道，大狗能拉开门把的，所以我将下面那扇门的门柄，特地用手绢紧紧地绑了一下。我想，只要我躲在唱诗班的高台上就绝不会被狗伤害。一到天亮，教堂看守人就会把狗领去，那时我就大摇大摆地从上面走下来。是的，人们经常议论在圣维特教堂过夜的事，那当然是很神秘的，也是十分重大的一桩事情罗。我们这帮男孩子都相信每天半夜正12点圣瓦茨拉夫要在自己的小礼

拜堂里做弥撒。我承认，我曾亲口向小伙伴们传播过这件事。我的消息是从一位好心的、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看守教堂的哈维尔——人们叫他公火鸡哈维尔，因为他的鼻子特别长，挺漂亮——他在我们家里同我的双亲谈过这件事，他说话时还神秘地朝我扫了一眼，我立刻就猜到他的意思，是不希望我打听这个秘密。所以我只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自己两个最亲密的朋友。我们商定去看半夜的弥撒——要知道，圣瓦茨拉夫他是我们的理想。我比他们知道的事多，当然得优先来这里。于是，我今天成了三人中第一个被关在这儿，坐在唱诗班的阶梯下，与外界隔绝了。

我知道，今天家里的人不会发现我失踪了。我也像许多聪明伶俐的、9岁多的小男孩一样，也会瞎编一套的，我骗母亲说，我那老城区的姑妈惦记我呢，让我晚上去她家一趟，当然罗，我要在那里过夜了。第二天清晨，我一定赶回来做降灵节的早弥撒，尽服事我主的义务。万一露了马脚，那我也能夸耀一番，说说圣瓦茨拉夫如何做弥撒的！我想，那时我也许会像城堡区的那位木匠的母亲——维姆尔太太那样受人尊敬呢！她曾在霍乱流行的日子里，亲眼见到圣母马利亚头戴凤帽，身穿金色长袍，夜里沿着洛雷坦斯基广场，把圣水洒到千家万户。那时人们多么盼望免遭

痛苦啊！但是，后来恰恰是那些人家的霍乱却闹得比别的地方更厉害。于是，人们又作这样的解释：圣母马利亚是亲自来给那些该升天堂的人洒圣水的。

也许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至少有那么片刻，当你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教堂里，那种空旷、寂静会给你带来多么强烈的一种感受啊。本来孩子们就对不平凡的事物充满着巨大的好奇心和幻想，因而他们的感受就更加浓烈了。我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钟敲了一刻钟——又是一刻，钟声落在教堂里就像掉入水底深渊一般——大门那边没有一丝声息，也许只是今天，他们才不认为有守护教堂的必要？或许要等到天黑了才把狗放进教堂里来？

我从阶梯上站了起来，慢慢地挺直了身子。从最靠近我的那扇大窗口已经只射进一线微弱、昏暗的光来。现在是11月底，已过了圣卡特琳娜节，因而昼短夜长了。户外偶尔传来稀落的响声，但每一次声音都很大。傍晚，在这偏僻的角落是那样的凄凉、寂静。有时传来一个行人沉重的脚步声。停了一会儿，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那是两个男人在边走边说，粗声粗气的。又一会儿，远处响起低沉的隆隆声，好像载货的大车在通过古堡的大门。那隆隆声愈来愈清楚，最后大车从

这里经过，又朝空地拐去。但是，车声还在近处隆隆作响，马蹄声哒哒，沉重的链子啮唧，大车轮吱嘎，显然这是开往圣伊日兵营的军用马车。剧烈的响声使教堂的窗户受到了微微的震动。在唱诗班的高处有几只麻雀在不安地啾鸣，我听到麻雀的叫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在这里毕竟还有一些活生生的东西在同我作伴，我这才得到了宽慰。

此外，我说不上来，我在这孤静的教堂里曾感到有什么忧郁和恐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感到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冒险活动，但却是一次完全正确的活动。所以我丝毫没有那种因为做错了事而感到烦恼和不安。相反，我非常兴奋，好像一种宗教热情的感染使我成了一个非凡、崇高的人。我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感受——说实在的，后来我再也没有过这般完美的、令人羡慕好人的感受。假如说我那时是自我陶醉的话，那是一个无知的孩子的自满罢了，这也是成年人常有的事呀！也许，在别的时刻或别的场合，我会害怕出现鬼怪，——但在这教堂里，鬼怪却无任何威力罗！这里不是安葬着圣人的灵墓吗？今天，我同圣瓦茨拉夫在一起，他一定会由衷地高兴，因为我之所以这般勇敢正是为了能见到他以及看看他是如何供奉上帝的啊。只要他高兴，我愿意愉快地

侍奉他，我可以小心地一页一页地翻动镶有金边的弥撒书，我会小心不敲错钟，要我敲多少下我就敲多少下，保证一次都不多敲。我还要拉动台下那架管风琴的皮带，唱着歌，我的歌声将是那样高亢悦耳，使圣瓦茨拉夫大受感动，他将流着眼泪，双手放在我的头上说：“好孩子！”

钟响亮地敲了5点，把我从幻想中惊醒。这时我从挎在肩上的书包中取出课堂读物，把书摊在阶梯栏杆上，开始读了起来。尽管光线十分昏暗，毕竟难不倒年轻人的眼睛。可是，外面每一次微弱的声音都会干扰我，只有等到外面重又恢复死一般的寂静，我才能继续读下去。此刻，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细碎的脚步声，声音愈来愈近，恰好在我的窗前停了下来。这时我感到万分喜悦，我马上就断定这将是我的两位好友。外面响起我们最喜欢的特有的口哨声。我高兴得全身发抖似地，因为朋友们仍在惦记着我！他们终于到这里来了——也许这些可怜的人为此还得挨家里人一顿打呢！同时我也自豪得全身颤抖，他们也许正羡慕我呢，他们认为能置身我现在的处境该多高兴啊，只要在这里呆一个钟头也行呀——当然，这些小家伙是不能够在这里过夜的。我多么愿意放他们进来和我一块呆上一个钟头啊！

这时弗里采克喊了一声——他是鞋匠的儿

子，我怎么会认不出他呢！我多么喜欢他——弗里采克。今天一整天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走运，——清晨做第一次弥撒时，他就把水洒在了神甫先生的鞋上——因为弗里采克的眼睛老盯着教堂，而没注意到神甫——下午，老师又碰巧看到他同校长的女儿阿琳卡亲嘴，还塞给她小条子呢！——我们三人都喜欢阿琳卡，而阿琳卡她也喜欢我们。这时，库比切克也欢叫了一声——库比切克，哈哈！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欢叫一声或吹吹口哨，至少能用比较响亮的声音给他们一会回应——但是，我是在教堂里呀——伙伴们在大声说话，想让我也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有时他们甚至大声叫喊起来，我只能听清楚很少几句："你在哪儿?"——"喂，你在里面吗?"——"你不害怕吗?"——我在，我不怕！当有人从这里经过时，他们就跑开，然后，他们又很快返回来。我好像能透过这堵墙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似的。我似乎感到自己脸上露出的微笑——这时有人在敲窗户——我吃了一惊——他们小心地扔进一块石头子儿，接着又是一块！这时从空地附近传来一个男人的吼叫声，声音很大——我听到这人在谩骂，于是我的朋友溜走了——他们不会回来了——真的，他们没有回来——我白白地等了一场——

这时我第一次有某种苦闷的感觉。它使我全

身颤抖起来。我把书塞进书包，走到另一头阶梯的栏杆旁边，朝教堂的下方望去。我似乎觉得眼前的一切比刚才更为暗淡，即使光线不昏暗，这里的一切也有一种令人悲戚的感觉。我熟悉这块地方，就是夜色更浓，我也能辨认出这里的一切。在圆柱和祭坛上好像挂着耶稣受难的一块蓝麻布，蓝布的下面拖着长长的布条，它把一切掩盖在单调的或无光泽的色调之中。我从阶梯栏杆探头看去，就在右边王室小礼拜堂的下面有点燃着的一盏长明灯，拿在一个石雕的矿工的手里。这是一尊仿照生活色调雕塑的支撑着飞檐的塑像。火光像天空中的一颗最安静的小星静静地放射着光芒，一闪也不闪。我看到下面的地板在灯光的照射下形成方格图形，对面的长凳发出深褐色的光泽。近处，在祭坛里有一尊精心雕刻的圣徒木像，他身披长袍，金色绣带闪闪发光，我竭力回忆这位圣徒在白昼里的形象，可是回忆不起来。我的视线重又转向那尊矿工塑像，亮光从下面照射着他那圆胖的脸，好像一个不规则的肮脏的红色的球，我没有看到他那凸出的眼睛，就是在白天看到那双眼睛也要吓一跳。再往远处望去，可以隐约地看到在那朦胧中的圣约翰的墓碑。除墓碑的暗淡轮廓外，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我的目光又落到矿工的身上，这时我突然感到，矿工的头仿佛

故意地向后仰着，狡猾地狞笑，就连脸上的那种红色也来自这种隐藏的狞笑。他朝我眨着眼睛，也许是讥笑我。此刻，我感到万分恐惧，我闭起双眼，祈祷上帝的保佑。但不久，我重又恢复平静，站了起来，大着胆子注视着矿工。灯光静静地继续照着，塔楼上的钟敲了7点。

但此刻另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又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冷得直打哆嗦。外面，严寒笼罩着大地，教堂里自然也十分寒冷。虽然我穿带齐全，但毕竟不多。这时我又突然感到一阵饥饿。通常的晚饭时间已过，我完全忘了为这次冒险活动准备些吃的。我马上打算同饥饿作英勇的斗争。我知道这种绝食的斋戒正是为了准备庄严地迎接即将来临的半夜里的幸福时刻！但是，严寒的侵袭仅凭意志是驱散不了的。我应该活动一下，暖和一下身子。于是我在唱诗班的席地走来走去，后来我径直走到下面一些的管风琴旁边，风琴的后面是通向唱诗班高台的阶梯，我熟悉这里，就沿阶梯向上走去。刚跨了一步，阶梯就吱嘎直响，这使我喘不过气来。但我继续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向上走，就好像节日里，我们为了悄悄地登台看乐师的演奏，唯恐风琴师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而要赶我们下来那样。

我走到了唱诗班的高台之后，一步一步地走

到台前。我们曾带着几分羞涩、鼓着勇气，怀着诗一般的激情在这里逗留游玩。如今只有我独自一人，不受任何人的监视和注意。台上，风琴的两侧安放着梯形的座位，一排比一排高，好像古希腊马戏团的长凳那样。我在最低一级的台阶上坐下来，紧靠着定音鼓。——此时此刻，谁能阻挡我敲敲这些鼓呢？这些鼓曾经给予我多么巨大的魅力啊！我轻轻地抚摸着身边的鼓，好像怕抹去鼓上的粉末那样。——然后我又用手指稍微用力地弹了一下——这时我听到了第二声鼓声，虽然这声音是那样陌生，就让它响吧。我仿佛觉得这是我作的罪恶的挑衅！

我的面前，在高高的栏杆和台架上，放着变黑了的体积巨大的圣诗集，这时我也能摸一摸它们了。我也许能试着举起几册呢！而在白天，我不得不抑制住这种尝试的想法。我们对这些巨大的圣诗集一直感到很神秘。黄铜镶成的书皮是那样沉重，封面已破旧不堪，羊皮书页则借助于木头棍翻动，书角弄得很脏。但每一页里却闪烁着金色的、各种颜色的标题大字母，还有黑色的古文字，在稀疏的字里行间写着黑色的和红颜色字母的批注，字是相当的大，就是从最高的一级阶梯也能看得清。这样的圣诗集一定很沉，因为城堡里的那位干瘦的男高音也搬不动它。——我们

这些男孩子都瞧不起这位高个子的男高音——要搬这些书通常还得请那位胖胖的、脸红红的男低音，就是他来搬，他也会累得直哼哼。我们喜欢他，他那低沉的声音蕴藏着巨大的感染力，听他唱歌，宛如有一股音乐的激流浸透到你的全身。我们排队唱歌时，总要紧紧地靠着他。——我前面通常站着一位高大的男低音，同他合唱的还是两位，但他俩的声音不太响亮。向左大约一步距离，站着两位男高音歌手——这算什么男高音！但是，其中那位矮小一点的，同我们很要好，他也敲定音鼓，当他一拿起鼓槌，他旁边的“石鸟大楼”房主老爷、商人，我们都很尊敬他——罗伊科先生拿起长号时，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庄严的时刻。再向左，稍远些的地方，站着许多童音的歌手，还有唱诗班的权威指挥。在弥撒开始前，我总能听到分发乐谱的沙沙声和外面传来的钟声。——这时，圣器室那里敲起了钟，大风琴奏起前奏曲，那拖长着的深沉的声音在整个教堂里迴荡。指挥的脖子伸得老长，向着主祭坛，他突然挥起指挥棒，倾刻之间，优美、响亮的音乐，庄严的“主啊怜悯我们”起始句洋溢在拱形的大厅里。——我听着歌声和音乐，在弥撒的全部过程里，我沉醉在梦一般甜美之中，直到“请赐给我们平安”为止。——我做过的弥撒还从来没有像此刻出现在我想

象中的这样美好。低音是那样出人意外的悦耳，定音鼓和长号不断地奏出欢乐的声调，我不知道，这次弥撒在我心中持续了多久，我仿佛感到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曾几次听到塔楼上传来的钟声。这时一阵严寒再次透过我的全身，我本能地站了起来。

在主教堂大厅的高处仿佛飘着一片轻柔的银光，是夜间的繁星或许是月亮的光辉穿过无数窗户透进来的。我走上高台，来到栏杆边，朝教堂的下面望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所有教堂特有的夹着芬芳和霉臭的气味，它沁满了我的心肺。在我的下面，大理石的高大陵墓泛着白光，主祭坛的对面点燃着又一盏长明灯，金色的祭坛墙壁上有时似乎飞过一些玫瑰色的光点。——一种宗教的激情又在我心中升起。圣瓦茨拉夫的弥撒将会是怎么样呢！也许在做弥撒时，外面塔楼上的钟声不会鸣响，否则钟声就会传遍整个大地，那就不会有多么神秘性了。可是，圣器室也许会响起清脆的铃声，管风琴声响起，蓦然间，在窒息的、神奇的光辉中，围绕着主祭坛将会走着一支队伍，他们将穿过教堂大厅，向右走向圣瓦茨拉夫小礼拜堂。——队伍将完全可说是全按星期天下午祈祷仪式那样的顺序，我想象不出能有别的什么顺序了。

最前面是红色木竿挑着光芒四射的金属彩灯，——那是安琪儿在举着华灯，是的，除去安琪儿他还能是谁呢！！然后，那些代替歌手的人该是谁呢？这些人好像应该是两人一排走着，极像拱廊上涂了颜色的石雕塑像：捷克国王们、出身于卢森堡王族的王后们、大主教们、祈祷神甫们、教堂的建筑师们。现在的一些神甫们是肯定不会来的，他们都不怎么的，特别是那位彼辛纳神甫，他曾使我的感情受到极大的侮辱。有一次，在做祝福时，我举着一个沉重的金属彩灯，因为稍稍举得斜了一点，他就敲我的后脑勺。又有一次，打钟的人放我进到钟楼上，让我一个人试试在做祝福时敲约瑟夫大钟。当时钟楼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成了这些有趣的金属“巨人”的主人了。当我完成任务后，怀着诗一般的激情走下楼时，彼辛纳神甫正站在塔楼下，他问打钟的人：“从哪儿撞进来的一条驴子，叮当叮当乱敲一气！”

我看到了长着石头眼睛的全部古代的大人物，在脑海里，他们开始排队，但说也奇怪，我总想象不出他们躯干和脚的样子，只看到他们的胸部，可是他们的动作却仿佛是在走似的。——后面，也许走来的将是大主教们，他们的队伍还落在王室小礼拜堂那里。在他们的后面，是些圣约翰的银色安琪儿，然后是手持十字架的银色圣约

翰本人——在他的后面是一个装有圣齐克蒙特的骨头，只几根骨头，托在红色软垫上，这软垫也仿佛在迈着步子前进。然后是这片陵墓里的国王们、统帅们，有的穿着漂亮的披拂的红袍，还有的如伊日·波捷勃腊德则穿着白色大理石长袍——再后面才是圣瓦茨拉夫本人，他亲手拿到银色纱巾遮盖的高脚杯，他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青年，头上戴的不是神甫戴的那种四方形无沿软帽，而是一顶普通的钢盔，身穿护身的金属线纹的衬衫，外面披着一件闪闪发光的白绸僧袍，满头波浪形栗色的鬈发，脸上露出一种高贵的、平易近人的宁静表情。奇怪的是，我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脸是怎样的，他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面颊焕发出健康的青春的生气，领下飘着一撮胡须。但是，他的脸庞似乎不是肉和血制成的，而是光辉与宁静的结晶。

当我正想象着后面的队伍时，我的双眼闭拢了。寂静、疲惫和幻想催我入睡，我的双脚搭拉下来。但很快我又挺直了身子，我的目光飞过空荡的教堂。四周依然是死一般寂静，但这时的寂静却突然给我异样的感觉。我疲惫不堪，身体冻僵了，这一切突然使我陷入恐惧之中，一种不确切的恐惧，因而更为折磨人。我不知道，我怕什么，可是我害怕了，一个脆弱孩子的思想突然

失去了任何支柱。

我瘫倒在台阶上，痛苦地哭泣着，泪珠儿成串地往下流淌，心被揪得紧紧的。一会儿我大声地打起嗝来。简直难以控制。一会儿，嗝打得越发厉害，打破了教堂的寂静，这种意外的声音更增加了我的恐惧。谁让我孤身一人蹲在这空荡的教堂呢？如果没有被关在这里该多好啊！

我大声哼了起来，声音可能比刚才还大。——这时，我好像听到一声回答——在我头顶上有一只小鸟在啾鸣——这里毕竟不是我一个人啊，麻雀和我一块过夜呢！——我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窝在哪里——就在那座位上面的横梁上！它们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掩蔽所，一个安全的所在，想躲避我们淘气的小男孩的突然袭击。我们这些小男孩都能够把手伸到横梁上抓住它们，但这样的事我们却从来没有做过。

我立刻打定主意，屏住气，悄悄地走上台阶——我来到横梁下——小心地喘了一口气，把手伸进去——抓住了麻雀，小麻雀吓得尖声乱叫，还用力啄我的手指，但我决不松手。我感到手心里有它那小小的热呼呼的心脏在跳动——此时我忘记了任何恐惧，再不感到孤单，是的，我意识到我是一个更为强大的活物，这立刻给了我新的勇气。

我打定主意，紧紧抓住这只麻雀，这样我就不会恐惧，也不会打瞌睡了。反正大约快到半夜了，我注意听着钟敲几点，可不能疏忽大意。我伸直身子躺在两层台阶上，一只手握着麻雀紧靠着胸口，我的脸转向圣瓦茨拉夫小礼拜堂的窗户，这样，一旦礼拜堂里灯烛齐明开始了神奇般的弥撒，我就能马上看到。

我安排妥当之后就盯着那边的窗户。那儿是一片昏暗——我不知道，我盯了多久，渐渐地那昏暗的窗户泛出光亮，越来越清澈、明亮。我仿佛看到了湛蓝的天空。这时塔楼上响起了清晨的钟声，一下又一下，数不清了。——

突然，我感到一阵剧痛，这是严寒引起的痛苦，我的身体仿佛撕成了两半、捣得粉碎。我的眼睛好像看到熊熊燃烧的血红的大火炉。好像有一种极其可怕的刺耳的啷哨声在耳边震响。

我慢慢清醒过来，我正躺在两层台阶上，手紧紧靠着胸口——但手是张开着的，空空的。对面，圣瓦茨拉夫小礼拜堂的窗户映着灯光，小风琴在奏鸣，人们唱着熟悉的降灵节虔诚的歌。

这也许就是圣瓦茨拉夫弥撒吧？——

我犹豫地站了起来，悄悄地向唱诗班窗口走去，畏缩地从玻璃窗中向下望着。

神甫先生在祭坛旁做着弥撒。一位教堂看守

人在侍奉着他，正举手打钟。

我的目光迅速地、惧怕地滑到一个熟悉的长凳上，那里像往常一样跪着我的母亲，她低着头，捶着自己的胸膛，旁边跪着我那老城区的姑妈。

此时，母亲抬起头来，我看到她脸上泪珠一滴一滴地往下流淌。

全都明白了。我感到无比的羞愧——万分的不幸——我的头突然感到剧烈的疼痛，仿佛在狂风中旋转。我为母亲感到痛苦，她大概是因为我的失踪而在哭泣，她悲伤万分，这是我给她的，我的心揪紧、痉挛地喘不过气。我恨不得立刻跑下去，飞到她的面前——然而我的两只脚软弱无力，头滑向墙壁，躺倒在地板上。也许非常幸运，就在这时我哭了起来。起初眼泪像火一样热辣辣的，后来我感到好受些了。

天色仍然很暗，当人们做完降灵节的早弥撒走出教堂时，天空中下起冰冷的濛濛细雨。一个有失面子、蒙受欺骗的、虔诚的英雄站在了教堂的门前，但谁也没有注意他，他也不去注意别人。可是当老母亲终于同姑妈一道走出来时，她突然感到自己布满皱纹的手上有两片炽热的嘴唇。

（1876）

蒋承俊译

这是怎么回事

1849年的 8 月20日中午12点半，奥地利王朝没有被推翻

1849年8月20日中午12点半，奥地利王朝应该被推翻，这是“短枪社”通过的一项决议。那时，我虽然还不深知奥地利犯有哪些罪行，但我毫不怀疑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大家在会议上宣誓和通过的，并委托特罗茨诺夫的杨·齐什卡、普罗科布·霍利、普罗古佩克和胡斯村的米古拉什，也就是说委托我、鲁姆巴尔家的约瑟夫（香肠商的儿子）、弗朗基克·马斯特尼（鞋匠的儿子）以及安托宁·霍赫曼（拉科夫尼克地方的人，他的哥哥以务农所得接济他上学）来执行这项任务。我们采用上述历史人物做我们的代号，并非偶然，或只是为了开玩笑而已，那完全是按照各人的劳动大小来定的。我

之所以叫齐什卡，那是因为我的皮肤最黑，言谈慷慨，我在鲁姆巴尔家的阁楼上出席“短枪社”第一次会议时，左眼就蒙着黑皮眼罩，引起与会者的轰动。后来，每当我参加会议总要戴上黑皮眼罩，尽管戴它总感到不舒服，但也无可奈何。其他人的别名都是有所根据的。

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认真和细致。整整一年，我们利用一切游玩的机会共同练习打弹弓，这些弹弓都是马斯特尼——普罗古佩克用优质材料制作的。我们练习在百步之内射击每一棵树干，只要这棵树干够粗的话。当然我们不仅就做这件事。这一年，我们还积攒每一个克莱查尔，不管这些钱是通过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途径搞到的。我们把钱存在集体的“短枪钱柜”里，我们的社名就是由此而来的。最后，总共攒下11个金兹拉代。上星期用了5个金兹拉代在普日科布买了一支手枪，售货员说那是“列日”① 的产品。后来，我们举行会议（现在由于放假，每天都举行）时，大家都传着这支手枪。大家也都相信这确实是列日造的。可是至今我们也没有用过这支枪，首先我们没有火药，再说，在特别戒严时期应该加倍小心，我们的警惕性很高，从未有人泄露过秘密，

① 列日是比利时一个省城的名称，以产武器著称。

为此，我们也不吸收更多的人入社，社里只有我们4个“二年级学生”，① 我们知道，4个人足够了。余下的6个金兹拉代还可以买一支手枪。如果这样，我们的武装力量就会增加一倍，可是我们打算把这笔钱买火药，我们不知道火药的价格贵不贵。按照我们的计划，有一支枪也就完全够了。自然，我们另外还有一些“社产”，一个陶瓷的烟斗，秘密开会时，普罗古佩克就以我们大家的名义用它抽烟。这是一只精美的、有深刻含义的烟斗，上面画着高脚杯、镰刀、镖枪，当然，今天是不值几个钱了。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电动机，是普罗科布·霍利的弟弟用了两个铜钱为我们打制的，他是个学钳工的小徒弟，可是电动机的功能如何还没有检验过，只好把它搁置在家了。

这里，我再把我们的计划谈一谈，也许会引起诸位的震惊。主要目标：推翻奥地利王朝。首要任务：占领布拉格。必要的手段：首先攻克玛丽娅城墙突出处贝尔维德要塞，以便控制布拉格，我们估计那里不会遭到炮轰。计划的细节：中午进攻要塞，我们考虑，自古以来人们总习惯在半夜偷袭各种要塞，正因为如此，守岗的哨兵夜间

① 中学二年级。

的警惕性特别高。必须承认，我们的计划是“来自魔鬼的机灵。”中午，只有几个士兵守卫通大院的铁门，铁门通常是半开着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士兵在那里悠闲自得地溜来溜去，另外那个士兵在摆着几门大炮的地方徘徊着。我们四个人，另外还有一位（一会儿你们就会知道他是谁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大门靠拢，冲向那个卫兵，打死了他，夺过他的枪。然后又用弹弓两次向警卫室的窗户射击，我们冲了进去，杀死了几个毫无戒备的士兵，同样夺了他们的武器。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士兵了，他最好投降，把他捆起来，夺下他的枪，如果顽抗到底，随他的便，那就消灭他。我们迅速把一门大炮拖到大门口，又用木杆挑起树枝花环，点燃起来，然后我们站在城墙上向布拉格市民高呼：革命爆发了。这时，当然罗，城防军会开过来的，但他们无法越过城墙，攻打不到我们。而我们却能随时打开大门炮轰他们，我们轰完后还可以迅速紧闭大门。我们首先击毙那些冲在前头的士兵，其他士兵大概会投降，因为革命四起，他们已是瓮中之鳖。如果他们不愿投降，那也随他们便。然后我们冲出城堡，同布拉格的市民汇合在一起。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是必须释放那些正在赫拉德昌尼监狱受折磨的政治犯，其他的事当然不言而喻了。第一次伟大的战役将

发生在聂姆茨勃罗德，我们诱敌于那里交战，大败敌军。第二次战役将发生在摩拉维亚田野上，正是在摩拉维亚的田野上，普热米斯尔·奥塔卡尔① 的精神在召唤我们去复仇。然后我们攻陷维也纳，摧毁奥地利。这时，匈牙利人会帮助我们。然后我们消灭匈牙利人。这一切多么精彩啊！

在这场充满血腥味的戏的开头，那第5位人物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他对这次革命却毫无所知，直到最后一刻也不会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就是杂货铺的老板波霍拉克。他家住在白山地区叶切镇。每个星期，他总要赶着由一条大狗拉着的小车到布拉格来三趟，车上装有一些刚宰的鸡和鸽子。军事首领鲁姆巴尔·普罗科布·霍利同他谈买火药的大事时，当然得给他一些好处。那时私人购买火药可是件难事啊！商人凭政府批准的证明才能出售火药。波霍拉克经常到普罗科布·霍利父母那里购买腊肠，普罗科布·霍利对我们说，这个人在布拉格也常为叶切镇的商人买火药。他曾问波霍拉克，能不能帮忙买

① 捷克古老传说中的一位大公。原是一个农夫，常用铁犁当餐桌。他说："我之所以在铁桌上吃饭，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的家族将进行铁的统治。请你们尊重铁吧！和平时期，你们用铁耕地，艰难时期用它捍卫自己，打击敌人！捷克人只要拥有这样一张桌子，就能克敌制胜；如果外国人夺走了桌子，捷克人就会丧失自由！"译者注

些火药，价钱格外优厚。波霍拉克答应可以。8月19日那天，普罗科布给波霍拉克整整6个金兹拉代，其中两块作为酬金，4块用来买火药。他答应说第二天把自己的买卖做得快一些，然后车子不上斯特拉霍夫城门去，而是到布鲁斯卡，在那里把火药交给普罗科布·霍利。这时他才知道我们的全部力量。他把自己的那条白狗卸下来，把车子放在公路边，来到我们中间。他参加到这里面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得了两块金兹拉代，而且还有荣誉问题！我们也要交给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训练他，从而使他坚信不疑。此外，普罗科布·霍利还提到去年降灵节，波霍拉克曾说过，有一次他还在野地里把一个骠骑兵拉下马呢！

"白山地区那边的捷克人最勇敢不过的了，"普罗科布·霍利说。

"可这还应该包括拉科夫尼克地区在内，"胡斯村来的米古拉什挥着大拳头说。

我可以这样说，波霍拉克的协作，我感到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可以打赌，如果换其他的军事首领，他处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同样照目前这个计划干的，也就是像我们上面详细叙述的那样，首先干掉大门口的卫兵。这里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几个月前，这事情的经过至今还使我们久久不

能忘怀。那时，我们4个人在城堡壕井里玩球——后来就不只4个人了。我们的这种军事游戏叫做“伟大的放牧人”，我们在那里玩了几个小时，我们有一个肯定值20个克莱查尔的橡皮球。我们的游戏很吸引人，因为有一个投弹兵路过这里时，看到我们打球也不得不停下来观看。他在这里站了很久，后来甚至就坐在草地上舒舒服服地欣赏起来。突然，我们的球径直滚到他的身旁，开始他懒洋洋地躺在那里，后来就翻转身俯伏在地上，伸手抓那球，然后慢慢地爬了起来——可是他的动作如此之慢，好像没有个尽头似的——我们在那里等着，希望他那巨大的右手会把球扔过来的。可是，他却不客气地把球塞进口袋里，他那巨大的身躯沿着斜坡懒洋洋地向上摸索。我们过去围着他，央求他，叫喊着，甚至威胁着——但结果是：普罗科布·霍利挨了一下后脑勺，胡斯村的米古拉什也挨了一下，公正地说，我们溜之大吉了。

“要知道，我们做得对，我们没有打他。”后来特罗茨诺夫的杨·齐什卡向大家解释说。“要知道，我们有要干的事业，打了他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在秘密策划造反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明白这个道理！尽管当时我全身打哆嗦——恨不得一把抓住那个

家伙——但我又一想，还是忍耐一点吧！”这个解释是那样的简单明瞭，大伙都心悦诚服。大家说当时是浑身打颤，几乎克制不住了。

8月初，在详细讨论计划的细节时，我突然问道：“波霍拉克的狗会咬人吗？”

“咬人。”普罗科布·霍利证实说：“昨天它还咬了卖糖饼的姑娘的裙子呢！”

波霍拉克的狗会咬人，这是个很重要的细节。

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早晨来临了。天体编年史准确地记载着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我看见早晨的天色渐渐地由灰暗露出鱼肚白，后又慢慢地亮起来，直至发射出强烈的光芒——这种变化曾持续了很久很久。可是我的整个身心都奇怪地渴望着天不要泛出白色，也不要放出光芒，让大自然跳过这唯一的日子吧。我期待着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祈祷着，祈祷着，我承认，我的心灵感到痛苦。

我几乎彻夜未眠，只是偶尔像发热病似地打了一下瞌睡。然后，我又在火热的床上辗转反侧，大声地哼了起来。

“你怎么啦，——干嘛这样叹气？”母亲儿次问道。

我假装睡着了。

随后母亲从床上爬起来，点了灯，走到我的床前。我闭着眼睛。母亲把手放在我的前额上说："这孩子发烧了，额头烫得像火一样。孩子爸，快来呀，他病啦。"

"别管他，"爸爸说："谁知道他昨天到哪儿去抽疯了，总像丢了魂似的——不能让他同那帮人来往，他总是跟弗朗切克、约瑟夫以及拉科夫尼克地区那些人在一块鬼混——"

"你懂个啥，他们是在一块儿学习嘛，这个样学习好处多。"

我坦率地说，那时我的心情多么沉重，这种心情已有好几天了，愈是快到8月20日那天，我的心情就越沉重。我注意到其他的军事首领也是这样的心神不安。最近几次会议，讨论问题有时就语无伦次。我暗自揣测，这些军事首领也都有些提心吊胆。前天我克制了内心的胆怯，果断地站起来热情洋溢地说了一番话，大伙也都振奋起来，这次讨论会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一次十分令人激动的会议。第二天晚上，我却久久不能入睡，的确，我同别人在一起时我感到非常英勇，我独自一人时却又感到完全不一样了。

说我心里害怕，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允许的。然而我确在心里嘀咕，好像在为自己的命运诉苦。

干嘛偏偏要我承担这样可怕的任务呢？对我说来，推翻奥地利突然像要我喝下一杯苦酒。我最好祈祷上帝吧："上帝啊，快端走这杯苦酒吧！"但我又有一种悔之晚矣的感觉，已经别无选择了，我突然觉得光荣的顶峰乃是各各他①的顶峰。然而誓言约束着我。

10点钟，我们应该到达目的地。11点，波霍拉克就该来到。12点半我们应该开始行动。

我9点离开家的。

夏天的风吹到两颊，给人一阵凉爽和舒畅的感觉。蔚蓝的天空，好像普罗科布·霍利的妹妹玛琳卡在淘气地向我微笑。我要顺便提一下，玛琳卡是我的意中人。我想起她对我的勇敢曾怀着深深的敬意，于是我又突然感到一阵轻松，我的胸膛挺得更直，精神也抖擞起来。

出现了神奇的变化。在我到达"小鹿壕沟"之前，我发现有两次我是两步并住一步地往前走。

我回忆着，我的一切行动是否都考虑得很周到，一切都准备得很出色。我一只口袋里藏着两把弹弓，另一只口袋里放着黑皮眼罩。腋下挟着学校的课本以作掩护。我沿着部队练兵场周围的城墙走着，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知道，他们要

---

① 各各他　基督教《圣经》中的地名。意为"髑髅"。据称是古犹太耶路撒冷的一个刑场，并称耶稣在该地被钉于十字架而死。

过好久才会回到兵营。

时间还很充分，我在整个军事阵地上来回蹓跶。我来到紧靠着公路的霍德克花园，从花园有条路可到山下——这是胡斯村的米古拉什应该控制的地方。我从那里俯瞰着布鲁斯卡——普罗古佩克应当站在那儿等波霍拉克，他从陡坡那条路去迎波霍拉克，好快一点送给我们消息。后来我登上要塞，越过土墙，来到布鲁斯卡城门。在我登上要塞时，心怦怦直跳，离开那里之后才渐渐地平静下来。从要塞到普鲁斯卡城门这段土墙形成两个突出的城墙。一个城墙高耸着，城墙的顶上有一小块平地，人们用砖头垒成一个小池子，周围长满密密的芦苇和灌木丛——真是一处消遣的好地方。我们把弹弓用的小圆石子儿藏在一棵灌木的下面，这些圆石子儿大约有几磅重。另一个城墙下临深谷，当时这里覆盖着茂密的灌木丛，今天耸立着"全景"咖啡馆。距离它几步远的地方，就是普鲁斯卡城门——这里是我这位军事首领的地盘。

我坐在普鲁斯卡城门的横桥上，翻开了书。我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慄，我的脊背上不时地感到一阵寒冷，不过，我想这不是惧怕。我感到十分舒畅，尤其是我的战友们还没有到来。我愉快地怀疑他们害怕了不会来了。我的心迫使我，感到

应该骄傲地挺起胸膛，但是我的迷信思想又劝阻了我，怕因此而招来不幸，于是我没有挺起胸来。

在玛丽娅和伯尔维德尔操练场上锣鼓和喇叭声交替嘟咚作响，大门的下面，人来熙往，开始我没有注意这一切。但后来我想出一种迷信的活动：如果小桥下的那个人向布本切的方向走去，那就意味着我们这次行动要失败；如果这个人向左边的波特巴巴走去，那我们的事情就会成功——1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全部向布本切走去——此时从伯尔维德尔操练场传来喇叭声，它好像是我们进攻的号角——我跳了起来。

这时，圣维特教堂的塔楼的钟声响了10下。我环顾左右，看到胡斯村的米古拉什从林间小路慢慢地走向自己的岗位。他是一位勇敢的战士，有着光明磊落的胸怀。他本来可以在哥哥家住上14天，但为了伟大的事业，他献出了假期。——但我感觉现在去看他于我有点不利。我必须立刻开始军事巡逻，履行自己的职责。我把打开的书捧在面前，慢慢走过城墙，这上面没有人来。

我来到了池塘边，普罗科布·霍利正躺在塘边的草地上。我一看见他就用力地踩出沉重的脚步声，那响声好像大车绕着车场围墙行驶那样。

普罗科布·霍利手中也捧着一本书，他望着我，眼睛有些发红。

“都准备好了吗？”

“一切准备就绪。”

“你有吗？”

“我有。”——我问他是否把发给他的那支枪带来了。我朝着隐藏我们小圆石头子儿的那棵灌木递着眼色，他会意地也递了一下眼色。同时，他细心地检查着，脸上露出微笑。当他还未检查完毕时，一个士兵从要塞中走出来了，那士兵手提小水壶，身穿短大衣，头戴小便帽，他就是要塞里的勤务兵，我们完全忽略了这个家伙——诺，多了一个！他慢慢地向我们这边走来，突然在我们面前放下水壶，这可使我们大吃一惊！

“年轻人，有香烟吗？”

“没有，我们——”可我没有回答他，也无法回答说，除普罗古佩克外，我们谁也不抽烟！

“可是，你们总有两个克莱查尔吧！给我买支香烟抽抽吧！我从去年暴动时候起就在这里了，”——又是大大地吃了一惊，真正像电击一样。“而这里每天那些老爷们只给我一支烟。”

我拿出两枚克莱查尔，放在他那颤抖的手上。那个士兵吹了一下口哨，拿起水壶，没有说一声道谢的话，便扬长而去。

我摆了摆手，走到下面的公路上，又拐到霍特克花园，向胡斯村的米古拉什那里走去。他正坐在一张长凳上，欣赏着面前"美丽的景色"，他面前尽管放着一本书，可眼睛却关注着下面的一切情况。我用力踩着地，发出沉重的脚步声，就像火车从这里经过一样。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一切准备就绪。"他微笑着说。

"那里站着的是普罗古佩克吗？"

"正是他——他正在抽烟呢！"普罗古 佩 克坐在下面的栏杆上，晃动着腿，抽着雪茄烟，那烟肯定值 3 个克莱查尔。

"明天我也开始来抽烟。"

"我也抽。"

我摆摆手，离开了那里。我尽量踩着有力的脚步向前走去。

我重又坐在城门的拱桥上。士兵们从城门附近的操练场回到自己的营地——好极了！但奇怪的是，今天我看到他们，却感到有种懊丧的情绪。平时，我总是看着他们心里就激动，就是他们敲鼓的嘣嘣声，也能勾起我无限美好的遐想，就是鼓声停了，我也能想象出那令人着迷的土耳其音乐。我似乎看到一匹白马在我的前面喷鼻飞蹄，它刚刚凯旋归来，在我的后面，走着唱着愉快的

英雄歌曲的士兵，周围是欢呼的人群，我的脸露出严肃的表情，只偶尔向人们点点头。今天，我的想象力好像过夜的啤酒，好像我母亲为我煮汤喝的那苦涩无味的酒。我的头畏缩着，舌头好像蒙了一层薄薄的泥土。如果有一个士兵偶尔抬头看我一眼，我的眼睛就会抽搐地斜到一边。

我凝视着周围的景色。静静的，喜气洋洋的，好像细碎的金雨无声地飘落在山岗和谷地，这景色带有特别的感伤情调，天气虽然那样温暖，而我却感到不寒而慄。

我抬头望着蔚蓝色的天空，又想起玛琳卡——我亲爱的姑娘！——但此时此刻，我又为她担心起来。思绪飞扬。——是的——齐什卡依靠广大人民打败了数以10万计的十字军——伯尔切瓦尔骑士在一小时内打死数以百计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但上帝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有时甚至历史也失去了说服力——苦涩的啤酒，舌上的泥土。

不——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就随它去吧！

从城门走出的人们比先前更多了，我的目光本能地注视着他们，然后我不由得又进行迷信的玩艺儿，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不由自主地玩弄花招。我把赌注只押在那些穿着农村衣服的人，

因为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些人会从左边的大门向波特巴巴走的。

我突然感到一阵发冷——费力地站了起来。

最好还是去巡逻！应该履行严肃的职责。

当我迈着有力的步子走近普罗科布时——我自己感觉步子现在已不很有力了。——恰巧有一位检查官走进要塞，我只好等他出来后才走了过去。

但是，我看到普罗科布·霍利脸色苍白。

“佩彼克① 你害怕了吗？”我十分同情地问他。

普罗科布·霍利没有回答我。他用右食指从右眼的下面拉下眼罩，我看到他那只眼睛印了一圈红。他是布拉格著名的所谓“摇手病”青年，也就是说他爱持极端否定的态度。

他所以不说话，是因为害怕吗？也许是奥地利还没有——

“11点了，”普罗科布·霍利说话的声音有些打颤。

第11下钟声随着温暖的空气慢慢地向山下飘去，每敲一声都在我耳边振荡，我下意识地抬头向上望去，仿佛可以看得见那响声似的，这钟声是那样的强大有力，它是对欧洲最陈腐、最庞大

① 普罗科布的昵称。

的国家机构之一的沉重打击。

我又在胡斯村的米古拉什的阵地上徘徊，然后信步向山下普罗古佩克那里走去。我想，我必须以上级的身份向他发出军事指示，提醒他注意提高警惕。

普罗古佩克一直坐在栏杆上，这时他不再抽雪茄烟了。可是他的膝盖上放了满满一帽子的李子，他吃得真香。他细心地吐出李子核儿，用他的食指和母指夹着做弹子——有几只老母鸡咯咯地叫着向公路的另一边跑去，其他的鸡几乎都已穿过公路，只有一只黑母鸡还在附近啄土。当普罗古佩克看见我走过来时，他正打算瞄准那只黑母鸡，这时他那准备射击的母指突然转变方向，瞄准了我，一个李子核击中了我的下巴，这一击就像用鞭子尖抽了我一下。可他却满意地笑了。

“你干吗？这样掉以轻心！”

“我吗？你知道，我没有眼睛啊！你想吃点吗？”

“我不饿。多少钱买的？”

“花了 8 个克莱查尔，你吃吧！”

“我拿 4 个李子给佩彼克——当心点，他随时都会到来。”

我又向山上走去，又是一枚李子核儿从我耳边擦过，感到一点疼痛。但我连头也不回，严肃

地朝前走去。

当我重又来到普罗科布·霍利那里的时候，已经11点半了，他还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

“给你李子——这是弗朗基克给你的。”

普罗科布·霍利推开我的手。我把李子放在他的身旁，也四脚朝天地躺在草地上。

晴空万里无云，但当你望着天空时，你的目光渐渐地变得弱下来，仿佛空气里集聚着无数被驱赶着的白蛆虫。这时不仅我的眼睛，甚至整个身体也似乎长满了白蛆虫，我的血液一会儿奔腾一会儿停止，我的肌肉一块接一块地抽搐。天空好像落下正在熔化着的铅一样。

我转过身，把脸对着普罗科布。

3刻了。

“你——听着——”普罗科布·霍利突然转过身，他的眼睛有些发直。“波霍拉克会不会叛变?”

“也许不会——”我结结巴巴地说。可是我躺不住了。我站了起来，在草地徘徊。最可怕的无耻叛变的念头正在烦恼着我。

我注视着灌木丛那边的谷地小径——普罗古佩克正飞奔地向上面跑来。

“普罗古佩克!”——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们快逃。

普罗科布·霍利已经站了起来。胡斯村的米

古拉什也从对面飞奔而来。他也看到普罗古佩克在快跑。

普罗古佩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听酒铺喝酒的长工说，警察在集市上逮捕了杂货铺的老板！"

虽然我们谁也没说"这是波霍拉克！"但是好像一块石头击落在一群鸟的中间那样，我们立即分散开，向四面逃去。

我沿着谷地中的一条小路向下飞奔，我拼命地跑，头直抖动，转眼就来到瓦尔斯廷大街，好像有一种本能驱使我继续往前跑，我拐了一个弯，来到舍诺瓦日纳街，但还是不停地往前跑，一条条道路在我脚下迅速地向后退去。顷刻间，我已来到圣托马斯教堂门前，我决定沿着广场周围的圆拱形通道向上攀登，——过了第一根圆柱——这时我才停下来，紧紧地抱住第二根圆柱。

就在这个时候，警察押着波霍拉克，他的那辆小车和大狗，从我的身旁向警卫室走去。我看得很清楚，他情绪激动，脸上流露出说不出的痛苦。

人类的历史也许会出现令人不愉快的空白，如果我不再把波霍拉克后来的情况向大家交待的话。

那天，他经过斯特拉霍夫城门来到布拉格时，比以往都晚，可以说打破了老板的习惯和布

拉格的惯例。当时已经是7点钟了。上了鞍子的大白狗，从丘陵起伏的大街高处，毋须费力，就轻快地直冲下来。波霍拉克一只手牵着白狗，把握住车子，他放在车把上的左手有规则地弹向空中。

“波霍拉克，为什么今天来晚了?”面包师傅站在“深径”街间道，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在人行道上脱大衣。

“是啊——车站，”波霍拉克微微一笑，把车子停了下来，车子发出吱吱的响声。他从右边口袋里掏出一个用稻草缠绕着的小玻璃瓶，瓶中装着葛缕子泡的酒，递给面包师傅，说:“它不会害我们的!”

“谢谢!今天早晨我已喝过了。”

“我早晨也喝过，不过5个上帝总比1个强。”波霍拉克说着，一饮而尽，把酒瓶塞到口袋里，点点头，继续朝前赶车。

集市已挤满了人群。警察带着波霍拉克和他的车子到处转，波霍拉克跟在“班长先生”的后面，不知疲惫地争吵，最后到了块地方。平时，波霍拉克除了家禽之外总还要带兔子、猪肉、鸡蛋等货物到集市上出售。可今天他只带了刚宰的鸡和鸽子。家禽是他的主要买卖，因此，波霍拉克总有着一种特别的、令人不悦的臭味，就是家

禽的那种臭味。他的身上浸透了家禽气味，他走到那里，在他周围几步内的空气就要发出这种特有的味道。

波霍拉克已是50多岁的人了。也许读者会根据我上面叙述的情节还认为肯定是位身强力壮的人呢，其实遗憾的是，我只能把他的形象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波霍拉克并不像一位在练马场上跟大力士决一雌雄的人物。他的身材中等偏高，有点儿驼背，他是个干巴巴、瘦嶙嶙的人，在他干瘪的脸上点缀了不少麻点，善良的人总想劝他把麻点稍稍填平。波霍拉克穿着细格子的蓝大衣，衣服上，特别是背后领子下和左肩上似乎有几块干泥斑，把衣服上的格子弄得模糊不清了，再者，就是他穿的那件肮脏的棕色宽腿长裤子，裤脚总有卷着，即使已8个星期不下雨，也要卷着。不管是寒冬酷夏，头上总戴着呢绒的黑便帽，从帽沿上可以看到他塞满的纳税收据。

波霍拉克把稻草铺在车子下面的阴凉处，让大狗蜷在那里睡觉。他拿出带来的货物摆在车上，摊得十分整齐。然后他直起身向周围看了看。

“姑娘，”他对身旁的一位60岁左右的卖东西的老大娘说：“帮我照看一下，好吗？我一路上累得够呛，——我去喝一杯！”

他去附近一家咖啡店里，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又到离咖啡店只有几步远的酒馆里，喝了两杯黑麦烧酒，还买了一瓶塞在口袋里，留着以备后用。然后，他买了两只罂粟白面包，一只自己吃，一只留着喂他的大狗。现在，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车旁。

“放在右边还是左边？”一位出租凳子的大娘问。波霍拉克默默地用手指了一指，给了大娘1个多布拉克，坐在一旁。他从大衣左边口袋里掏出烟斗和烟袋。他解开烟袋上的绳子，装上烟斗，从马甲右边口袋里拿出一盒火柴，点起烟斗，津津有味地抽着烟，照看着面前的货物。

“鸡卖40个克莱查尔一只，鸽子卖20个克莱查尔一只。”他一边抽烟，一边嘟哝着。

过来一位健壮的老人。不管是老先生或是老太太，也不管是酿啤酒的师傅或是师娘，你只要看他们身后是否跟着提有镶了铜箍的手提桶的女佣人就可以分辨出来。

“这些鸡，你打算卖多少钱？”

“我打算卖多少钱？”波霍拉克把烟斗挪到另一边嘴角上，满不在乎地说：“我是个傻瓜才先说价呢！一只鸡卖40个克莱查尔。”

“得了吧，你疯啦！亏您想得出，30个克莱查尔1只，卖不卖？我买6只。”

波霍拉克只默默地摇摇头，坐在那里抽他的烟。那位老人走远了。

“波霍拉克，今天您卖不出这个价了，像您这样的货物，今天市场上可多着呢！别固执了。”旁边那位卖东西的老大娘说，她就是刚才波霍拉克叫她“姑娘”的那位。

“跟你有什么相干，你这个恶婆子，我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你还是照看自己的臭鸡蛋吧。我波霍拉克用不着你来指手划脚怎样做买卖！我今天就是什么也卖不出去，可口袋里也已赚满了钱。”一会儿，他从马甲口袋里拿出几块金币，挥动着。

姑娘不吭声了。波霍拉克也同样沉默不语，也许因为多喝了几杯烧酒，总压不住心中的愤懑。

一位太太带着一个女佣人来到这里。

“这些鸡卖什么价？”

“40个克莱查尔一只。”

“这么贵！35，卖不卖？”

波霍拉克没有回答。

“喏，——不要太固执了。”

“怎么？照你给的这个价我就不卖——我就顽固到底——别的价钱不卖。”

“太太，往前走吧！”女佣人敦促着说：“要知

道，你的这些鸡都已经发绿了。”

“什么——发绿——你才发绿呐——你这个菜帮子！——我的鸡个个长得五光十色。”他拎起几只鸡的脚，举在空中摇动着。“哈哈！”周围的女人们都大笑起来。波霍拉克生气地喝了一口酒。

事情就这样地发展着。

集市渐渐地散了。波霍拉克的鸽子和鸡一只也没卖出去。有时，波霍拉克探头望望自己的车子，若有所问的样子，然后嘟囔起来：“能怪我自己的这个脑袋吗？”

他的酒劲发作。

来了一位卖香肠的，叫喊着：“热的，热的！”

“给我一根香肠！”波霍拉克拿起一根香肠就往嘴里送。这时，卖香肠的又走到旁边的卖杂货的门前叫卖。没一会，他回到波霍拉克那里说：“大叔，你买的香肠还没给我3个克莱查尔呢？”

“我买什么啦？”

站在他对面的卖杂货的人说：“您不是吃了香肠吗？”

“我吃了香肠？你们全都疯啦！”

一阵争吵。波霍拉克咒骂着，卖香肠的挥舞着一根勾子，呼叫警察。

警察说：“您吃了香肠吗？”

波霍拉克睁大着眼睛，说：“吃了。”

“那您就得付钱！”

“当然罗！——我现在想起来了——班长先生——我老了——都怪我这个脑袋，不管事啦。”

周围一片笑声。波霍拉克懊丧地坐下，抱怨着自己：“我这个脑袋——我这个脑袋！”——然后，拿起酒瓶一饮而尽，抽着烟。

太阳炽烈地烤着大地，波霍拉克感到不舒服，他瞧着车下正在阴凉地酣睡的大狗——也慢慢地打点着东西，用一块小帆布把鸡和鸽子盖好——然后爬到车下——

每天的最后一位顾客“克耶瓦娃太太”已拿着购买好的货物离开集市了，市上的筐啦、盖子、篮子之类的东西都已消失，卖杂货的人也背起蛋箱回去了。警察来回地巡视，催着：“快收拾！”

这时，警察来到波霍拉克的车前。

“快收拾，这是谁的车？”他抓着车子问道，从车下传来呼噜噜的鼾声，警察朝车下看去，只见波霍拉克头枕着便帽，躺在稻草上酣睡呢！“波霍拉克，快起来！”他抓住波霍拉克的脚往外拉。

这时，大狗跳了出来，拉着车子就跑，车轮压过波霍拉克的手，可波霍拉克仍酣睡不醒，逗得警察也笑了。

“依我看，得往他头上浇凉水才行。”他向一个

正在清扫集市的工人大声说道。哗啦啦，半壶水浇在可怜的波霍拉克的头上。

波霍拉克抽搐着，坐了起来，睁开了眼睛。

“快起来！”

波霍拉克慢慢地爬起来。“我全身像瘫了似的——我已老得干不了这种苦差事了——”

“喏，老头子，跟我一道走吧。到那儿让您好好睡一觉！”

“喏，那就照您的吩咐办吧。”波霍拉克抓着车把，跟着警察走去，内心十分痛苦。

在鲁姆巴尔家的阁楼上会议正激烈地进行着。相互宣誓，死也不作叛徒，绝不叛变。特罗茨诺夫的杨·齐什卡依报告说：“我看到他就站在这里——我难受得颤抖起来，但无法帮助他！”——只有胡斯村来的米古拉什缺席了，他已经在去拉科夫森林的路上了。

傍晚6点，无限的忧愁终于结束了。波霍拉克吃力地把车子拉到山岗上，停在鲁姆巴尔家铺子的门前。普罗科布·霍利站在通向内宅的玻璃窗门的后面，偷听波霍拉克说些什么，他的心怦怦直跳。

“我今天碰到倒霉事——他们一定要带我走，就因为我在那边睡着了嘛。——我必须留在‘宽

敞的大门’那儿过夜——今天的集市一点也不兴旺——也许明天会好些——”

几天后，在水槽旁边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支新手枪。谁也不知道，是谁放在那儿的，大伙都很惊奇。

又过了4个星期，普罗科布·霍利迎着从集市上拉着空车回来的波霍拉克，问道："波霍拉克，您把那6个金兹拉代弄到哪儿去了?"

波霍拉克停车，说："什么6个金兹拉代?"

"就是我托您给我们——给我买点火药的钱。"

"给我6个金兹拉代了吗?"——唉呀呀上帝——我看您在蒙我这个老头啊——蒙老人可是个罪孽呀!"同时他举起右手责备地说。

(1877)

蒋承俊译

今年万灵节的花絮

我不知道，这一年一度的万灵节，她还能来柯西什公墓多少次。如今她已是步履蹒跚，身不由己。但每年的万灵节，她却依然竭诚尽力做着这一切。11点左右，她那粗壮而笨重的身躯从一辆四轮马车里爬出来。接着，车夫先将系着白纱的墓地花圈从车后取出，然后才把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5岁小女孩抱下车来。大概这15年来，跟来的这个小女孩也还总归是5岁，而玛丽小姐总会到哪个邻居那儿去找来这么一个小女孩陪她。

“你瞧，孩子！这儿都是些人呀，你知道吗？这么些蜡烛、小油灯、花束！喏，去吧，别害怕，只管往前去吧，你高兴上哪儿就去哪儿，我跟着你。”

小孩怯生生地往前走，玛丽小姐紧跟在后面催着她朝前去，但并不给她指出方向。小孩就这么信步走着，直到玛丽小姐突然喊道：“等一等！”

她就挽着小女孩的手，把她领到不远的坟墓中间。她从支着的铁十字架上，取下那久经风吹雨打而变得干枯破烂的花圈，换上了一个新的，用黑白二色纸花扎成的花圈挂在那里。随后她用腾出来的一只手，抓住十字架的支架，开始祷告——跪下对她说来是太费劲了。起初，她的目光朝下，瞧着那干枯的草皮和那墓地褐色的泥土。但突然间，她把头抬起来，这时一张宽阔而漂亮的娇小姐似的脸庞显现出来，一双大而蓝且诚挚的眼睛向着远方望去。眼睛慢慢模糊起来，嘴角左右抽搐，念着祷词的嘴唇颤动得越来越厉害，变得狭窄起来，泪水盈眶，慢慢向外滚动。小女孩惊愕地朝上打量着她，但玛丽小姐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没过一会儿，突然她好像从经过竭力挣扎中清醒过来，从心灵深处深深地长叹了一声，向孩子苦笑了一下，稍稍带点嘶哑的声音小声说道："喏，就这样，走吧，孩子，走吧！随你上哪儿去，我总跟在你后面。"

小女孩四处乱转，她也就跟着东跑西颠，直等到又走到了某个地方，她又突然喊道："等一等！"于是她就向另一座坟墓走去。在这里，她完全做着像在前一座坟墓所做的一切。我觉得她在两座坟墓前停留的时间都差不多，一分钟都不差。然后，她将第二个干枯的花圈同第一个花圈归整

到一起，扯着自己小向导的手，问道："你感到冷了吧，是不是？好了，走吧，别着凉了。我们再去乘马车回家吧。你喜欢坐马车，是吗？"她们慢慢地向马车走去。先将小女孩和花圈送上车子，然后玛丽小姐十分艰难地爬了上去。车子尚未转动起来，马车刚刚发出吱嘎的声音，马就挨了两三鞭。就这样，年年岁岁总是如此。

假如我还是一位幼稚的作者，我就会在这里直接写道："读者，你们要问这些墓是谁的吗？"然而我知道，读者一向是不发问的。作者必须将自己的恩赐硬塞给他们。但这里却有其困难之处。玛丽小姐是位不易接近的人，她对自己私生活方面的事儿守口如瓶，平生从来不去强迫任何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甚至对自己的近邻也是一样。她从小就这样行事。如今她只有一个女朋友，这位名叫露伊丝的女友，早些时候可说是位漂亮的小姐，然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干瘪的寡妇。她丈夫诺查尔先生原是财政部长的总监。今天下午她们两个将会一块儿坐在诺查尔太太的屋子里的。但玛丽小姐自动到伏拉希街去看女朋友，这样的事是少有的。她很少从圣约翰坡下自己那套一层楼的住宅里走出来，除了星期天的凌晨到圣米古拉什教堂以外，其它时间她几乎是从不出门的，因为她太臃肿肥胖，走路早已感到吃

力。这样，她的女友便对她予以照顾，每天自己前来拜访。多年来结成的这种诚挚的友谊，把她俩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可是今天对玛丽小姐来说，呆在家里却实是太愁闷了。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觉得空虚、孤寂，于是便逃到了女友家里。事情也巧得很，今天正好也是诺查尔太太的命名日。她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关注咖啡的烧法，也从来没注意过使扇蛤饼上的奶油并不凝固，而是非常松软的。今天她们的整个娱乐活动都具有一种低沉的、万灵节的调子。她们说话不多，谈什么都是那么单调，但彼此都能引起许多共鸣。未过很长时间，泪水就闪烁出光亮。她俩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知心了。

她俩靠在沙发上谈了很久。最后，谈话的落脚点还是归结到一年一度的万灵节。

“你说说看，”诺查尔太太说，“上帝给我俩几乎是同一个命运。我曾有个诚挚而善良的丈夫，只相处了两年他就永远离我而去了，连个使我稍加慰藉的孩子都没给我留下。从此我就孤独一人——我不知道哪一种情况更坏些：是根本不与他相识，还是相识后失去他？”

“喏，你知道我总是听天由命的。”玛丽小姐马上十分庄重地接着说。“我早就知道了自己的命

运。我做过一个梦。当我还是20岁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参加了一次舞会。你知道，我一生从未参加过舞会。我们在音乐的伴奏声中漫步。在光辉闪闪的灯光下，一双双一对对的情人翩翩起舞。说也奇怪，舞厅宛如一块广阔的空地，高高地架在屋顶下面。突然，前面的几对开始沿着楼梯往下走，我和一个面孔已经记不清是个什么模样的舞伴走在最后。当时只剩下我们几个在上面了。这时，我扭头一看，看到了死神正走在我们的后面。它身穿绿色金丝绒大氅，帽子上插着白色羽毛，手持利器。我加快了脚步，我们都想尽快地下去。所有的人都已经不见了，我的舞伴也消失了。突然死神抓住了我的手，把我带走了。后来，我久久地生活在一座殿堂里，死神就好比我的丈夫，它待我极好，爱我，而我却厌恶它。在我们周围是一片豪华：全是水晶玻璃、黄金和天鹅绒，但我却一点也不喜欢。我总渴望回到人间，而我们的使者——这又是另一个死神——却经常转告我人世间的种种事情。我想返回人间的这一愿望一直苦恼着我的丈夫，我看出了这一点，因此我也怜惜它。从此我也就明白了，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嫁人了，我的未婚夫就是死亡。喏，你说说看，露伊丝，梦难道不是从上帝手里来的吗？这两个死神难道不是要把我的生命同另

一个人的生命分开吗？”

尽管这个梦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了，但诺查尔太太听后却仍然落下了热泪，而当女友的泪滴注入玛丽小姐痛楚的心田时，则宛似滋润爽美的香膏。

说真的，也真够奇怪的，玛丽小姐果真没出嫁。她很早就孤寂无依，自食其力，她是圣约翰坡下蛮不错的两层楼房的房产主。至今还看得出，她长得并不难看。她像有些女子一样，个子高高的，一双蓝色的眼睛也真美，她的脸虽然稍稍宽了点，但却长得很端庄，看起来叫人舒畅。美中不足的是，在最初发育时，身材就显得略微粗壮了一些，因而有“胖玛丽”之称。由于肥胖，她也就不怎么好动，甚至都不同别的孩子们嬉戏。后来，她竟哪儿也不去社交，每天仅仅出门一次，那就是到玛丽安斯基围墙底下作短时间的散步。很难说就没有某个“小城的人”没想过这样的问题：“玛丽小姐究竟为何不嫁人？”小城的人们全都以不同的角色归类，在这里，玛丽小姐的角色是老处女，谁也不认为会是另一个样子。不过，有一些妇女无意间却以通常的妇人之见来对玛丽小姐提出这个问题，拿这个题目去刺她。这时候，玛丽小姐便心平气和地笑一笑，回答道：“我想一个未婚的人，也同样能够侍奉上帝的。我说得不对

吗？”当谁用这个问题问诺查尔太太时，她就耸耸她那尖瘦的肩膀，并且说道：“不愿嫁呗！其实她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嫁给蛮不错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就知道有两个人——两个挺体面的人，可她就是不想出嫁嘛！”

可是我，小城的目击者，却知道这两个家伙都是浪荡儿，一钱不值！人们不止一次，专门谈论过商人茨布尔卡和雕刻匠雷赫奈尔。不管在哪儿谈论这两个人，人们总称他们为“二流子！”我没说他们是犯罪分子，可能还不到这个程度，但他们是极不体面的人，吊儿郎当，到处游逛，毫无理性。星期三以前，雷赫奈尔根本还没开始工作，而星期六下午，他就不工作了。他能赚大钱，也很能干，正如我母亲的同乡——赫尔曼录事先生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但是他对工作却感到乏味！而茨布尔卡商人则多半呆在坡下；设在拱廊过道里的那个酒馆里，而不常在自己的铺子里，他常常睡到日头高照，站在柜台后面时，总是睡眼惺忪，嘟嘟哝哝的。据说他会法文，而对做买卖兴趣不大，他又是个光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俩差不多老聚在一起，如果那较为高尚的火星偶尔在谁的心灵中闪烁的话，那么另一个人一定立即将它熄灭。别人如果想去接近他们一下的话，则不难发现，他俩都不是令人愉快的伙伴。

小个子雷赫奈尔，在他那胡子刮得光光、颧骨突出的脸庞上，总是带着一种轻浮的微笑，跟阳光下的田野所显露出来的姿容颇为相似。那长长的栗色头发朝后梳着，高高的前额总是那么油光明亮，而那两片薄薄的苍白的嘴唇周围，永远挂着一丝含有嘲讽意味的微笑，身着他所喜爱的黄色衣服的干瘪身子还总是不停地扭动，肩膀也不断地时而耸一耸。

雷赫奈尔的朋友茨布尔卡总穿着黑色衣服，他比雷赫奈尔安静得多，但这也仅仅是一种表象。他像雷赫奈尔一样的干瘪，个子比他略高些。小小的颅骨在低窄的长方形的前额上显得非常突出，两道浓黑的眉毛镶嵌在稍许突出的眉骨上，遮住了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乌黑的披散的头发盖上了太阳穴，犹如金丝绒般柔软、细长的黑胡须，长在像利刀切开的嘴唇上边。当茨布尔卡咧嘴嘻笑时，在黑胡须的衬托下，两排牙齿显得分外洁白。在茨布尔卡的满脸凶相中间多少还夹带着一点善良的神色。茨布尔卡一般能控制住自己不笑出声来，当无法克制时，他就猝然大笑起来，但立刻又装得很平静的样子。他们彼此很熟悉，眼睛只须那么一眨，便马上心领神会，一清二楚。但是，如果有谁坐在他们旁边，就会听到他们的那些粗鲁不堪的俏皮话，这些话实在是叫

老实正派的左邻右舍难以入耳。他们听不懂，觉得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对圣灵的亵渎。茨布尔卡和雷赫奈尔又都对定居在小城的人们不感兴趣。一到傍晚，他们总是喜欢走得远远的，老城区的馆子那总是百去不厌的。他俩一块逛荡全城，甚至僻静的弗朗基塞克小酒店也习惯于他俩隔日来访。深更半夜，当那愉快的笑声响彻小城街道上的时候，不用问就知道，那准是雷赫奈尔和茨布尔卡才往家转。

他俩同玛丽小姐大致差不多一般大。他们曾经和她同在米古拉什教区小学上学。之后，他们并不关注她，而她也不曾注意他们。即使偶尔在街上相遇，彼此也很冷淡，就连那种漫不经心的寒暄话也是不常有的。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玛丽小姐收到了一封由传递人交来的信。信写得十分工整，几乎是用楷书体写的：她读完信，双手软绵绵地垂了下来，信纸也从手中掉落到地上了。

信中写道：

"非常尊敬的小姐！

您定会感到惊奇，我，正是我给您写信。使您更觉得吃惊的是信的内容吧。我一向没有勇气接近您，然而（恕我直说吧）我爱您！

很久以来我就爱恋着您。我考虑过，我感到，只有您才能使我幸福。

玛丽小姐！也许您会感到惊奇，并且会拒绝我，也许您听到过有关我的各种流言蜚语，因而对我不屑一顾。我除了请求您，别无它法。请您不要惊奇，并在作出决定之前，再加三思。我可以断言，您将会发现我是一位竭尽全力关心您幸福的丈夫。

我再说一遍，请您三思。不迟不早，从今日起四个星期以后，我等待您的决定。

就此搁笔，请您原谅！

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想念您。

你的忠实的

维廉·茨布尔卡"

玛丽小姐的头在晕旋。她大概已经有30岁了，却没料到，突然有人头一回来向她求爱。真正的头一回。她自己从未想过，也没有谁同她谈起过爱情的事。

灼热火红的闪电在她脑海里发出轰鸣，太阳穴突突直跳，胸中发闷，呼吸急促。她无法抓住某个确定的思想，在这些火红的闪电中，偶尔站在她面前的唯有那个人物——忧郁地望着她的茨

布尔卡。

她到底还是拾起了信纸，重新又颤抖地读起来。他写得多美多温存啊！

她无力自拔，只好将信带到自己的女友诺査洛娃寡妇家，她一声不响地将信递给了她。

“你瞧，”诺查尔太太稍稍定了定神说。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明显的惊奇的神情。“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露伊丝。”

“喏，反正你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事情总是可能的，不过，请原谅，你要知道，有一些男人，他们讨老婆是为了钱财。话又说回来，他为什么不可能真正爱你呢？这样吧，我去好好打听一下。”

玛丽小姐沉默不语。

“嘿，我告诉你，茨布尔卡长得可帅啦！他的眼睛像木炭，胡须黑黑的，那牙齿吗——我告诉你，那牙齿可洁白啦。他的确很漂亮！”诺查尔太太俯向不言语的女友，深情地将她拥抱。

玛丽小姐的脸蛋红得像朱砂。

过了整整一个星期，玛丽小姐从教堂回来，又发现了另一封信。这次她更加惊奇地读着它：

“尊敬的小姐！

请不要把我敢冒昧地给您写信这件事看得太坏。是这样的，我决定结婚，我需要一位品行端正的家庭主妇来为我操持家务，而我的熟人不多，也是因为我的职业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时间去交际。我左思右想，越发觉得，您倒可能成为我绝好的妻子，请不要把我看作坏人，我是一个好人，嫁给我准没错儿。我自有一套办法，并且我会工作，靠上帝的帮助，我们样样都会有的。我才31岁，您认识我，我也熟悉您，我知道，您是很有钱的，这一点不仅毫无害处，反倒是好事。我还必须罗嗦几句，我的家务如无一位主妇前来操持，那是不行的啊！我又不能老等，所以我请求您，劳驾，请您在14天之内，把您的决定告诉我。若是不成，我就只能到别处去物色了。我不是一个空想家，也不会舞文弄墨，但我懂得爱谁。我等您到第14天。

您忠实而谦恭的

雕刻匠杨·雷赫奈尔"

"真是一个质朴的人，写得那么诚挚，"诺查尔太太那天下午说。"这你就得选择了，喏，玛琳卡①，你打算怎么办？"

① 玛丽的爱称。

“我怎么办呢?”玛丽小姐满脸胀得通红，轻声回答。

茨布尔卡就是那个“维廉”，那么雷赫奈尔就落选了。于是她们便决定给雷赫奈尔写回信，先由比较有经验的诺査尔太太起草，然后再由玛丽小姐誊抄。

没过多久，还不到一个星期吧，玛丽小姐手里又捏着一封信满脸光辉地来到自己的女友家。信上说：

“尊敬的小姐！

这样说来，就请您原谅我好啦。这也好，这事情不能怪罪我。假如我早知道我亲爱的朋友茨布尔卡已向您求过婚的话，我压根儿就不会提出的，他一点也没同我谈起这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已经把一切经过向他和盘托出了，我自愿让给他，因为他爱您。不过我请求您可别嘲笑我，因为这毕竟不光彩，再说我还需要在别处考虑自己的幸福。这总有点遗憾，但无损于事，请忘掉我吧！

您忠实而谦恭的

雕刻匠杨·雷赫奈尔”

“现在你就不必为难了，”诺査尔太太说。

“谢天谢地！”玛丽小姐独自一人留下，而今天的孤独处境却使她心里美滋滋的，她的思想紧紧钩住了未来，这未来是那么样的诱惑人，她不厌其烦地想了又想。渐渐地，每一个想法变得越来越加鲜明，它们联成一个整体，成为一幅美丽的生活图画。

可是，第二天诺查尔太太看到的却是一个罹病的玛丽小姐。她躺在沙发上，脸色苍白，两眼无神，并且因为流泪过多而变得又红又肿。

吃惊的女友刚要问她，玛丽小姐的眼泪就又扑簌簌地滚了下来。她默默地指了指桌子。桌上又摆着一封信。

诺查尔太太预感到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情。信写得的确十分严重。

“非常尊敬的小姐！

我竟如此的不幸啊！梦幻破灭了，我的手紧贴着前额，我的头像撕裂一般地疼痛。

然而，不！我不愿意走那条路，那条我最好的、唯一的朋友用破灭了的希望铺砌起来的路！可怜的朋友，像我自己一样可怜的朋友啊！

显然您还未作出决定，然而还能有怎样的决定呢？我不可能生活得幸福，不能眼看

自己的叶尼克①生活在失望中。即使您果真将注满快乐的生活之杯递给我，我也不能接受啊！

我是决定放弃一切了。

我只有一个请求：请不要至少不要以嘲笑的心情来回忆我。

您忠实的

维廉·茨布尔卡”

“这简直可笑”，诺查尔太太放声大笑。

玛丽小姐以探询和惊异的目光打量着她。

“喏，是的！”诺查尔太太沉思了一下说，“都是高尚的人，两人都高尚，这看得出来。然而你毕竟不了解这些个男人啊，玛琳卡！这种高贵的品质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他们会突然抛掉男人的一切尊严，只去考虑自己。别着急，玛丽，他们会作出决定的！看来雷赫奈尔很实际，而茨布尔卡看得出，他热烈地爱着你，茨布尔卡一定会来的！”

玛丽小姐的眼睛里突然闪烁出梦幻似的光芒。她相信女友的话，而这位女友也十分自信。

① 杨·雷赫奈尔的爱称。

她俩都很正派老实，心眼好，对这事没一丁点怀疑。如果说这是在开一场庸俗无聊的玩笑，那她们一定会被这种思想吓呆的。

“你就等着吧！他会来的，他会作出决定的！”分手时诺查尔太太再次肯定地说。

玛丽小姐就这样等着，早先的那些思想又重新在脑海里展现。但是，丝毫没有以往那种幸福之感。真的，现在她的脑子里蒙上了一层哀愁的阴云。但是，玛丽小姐反倒感到分外亲切，尽管它们是悲伤的。

玛丽小姐就这样等啊等啊，时光一月一月地流逝了。这期间，当她沿着小城的围墙独自散步的时候，也曾遇到过两位仍旧拴在一起的朋友。过去，当这两位朋友一开始就冷漠地对待她的时候，这种相遇可能根本就不会引起她的注意，可是现在她倒经常觉得到这种相遇了。“他们在包抄你，喏，你总应该看得出来才是！”诺查尔太太点出了这一点。最初当她碰见他们时，眼睛总是低垂下来，后来她终于鼓起勇气看了看他们。他俩分别从她的左右两侧走过，各自都非常有礼貌地向她问好，然后好像很忧郁地垂下双眸。他们可曾注意到小姐那双大大的眼睛里有时流露出来的天真的疑问的神情？但我知道，她可没注意到他俩是怎样小心地咬嘴唇。

一年过去了，其间诺查尔太太带来过一些奇怪的传闻，而且十分难为情地转述给玛丽小姐。她说他俩道德败坏，说他俩是“二流子”。还说所有的人都讲他俩准没有好下场。

每当传来这样的消息，玛丽小姐便不寒而慄。难道她也有罪？女友不知如何是好，女人的羞怯拖住了玛丽小姐，使她自个儿难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她总觉得自己好像是犯了罪似的。

又过了令人难熬的第二年，他们埋葬了雷赫奈尔。他死于肺痨。玛丽小姐悲痛万分。这位讲求实际的雷赫奈尔(诺查尔太太总这么说)真被折磨死了吗？

诺查尔太太长叹了一声，而后说道：“这回你就好决定了！不过目前茨布尔卡还得耽搁一段时间，以后他会来的，”她吻了吻玛丽小姐那颤抖着的额头。

茨布尔卡没耽搁太久。四个月后他也躺进了柯西什公墓，肺炎夺去了他的生命。

到如今，他俩已经在那里躺了16个年头。

* * *

每逢过万灵节，究竟应该先去两个坟墓中的哪一个？今世说什么也不能使玛丽小姐自个儿对此事作出决定，这个必须由天真烂漫的5岁的小姑娘来决定。只要小孩一蹦一跳地先走到哪个坟

墓，玛丽小姐就把第一个花圈摆在那里。

除了茨布尔卡和雷赫奈尔的墓地外，玛丽小姐还永久地买下了第三个墓地。人们认为，玛丽小姐有购买与她毫不相干的一些人的墓地的狂癖。这第三个墓地里躺着玛伊达伦娜·托普费尔太太。喏，是真的，托普费尔太太是个聪慧的女人，许多人都谈论她。商人维尔什下葬的时候，托普费尔太太看见卖蜂蜡的赫尔特太太从邻近的墓穴上跨越过去，她马上就预言，说这个卖蜂蜡的女人要生一个死孩子，后来果然应验了。有一次托普费尔太太来到邻近一个织手套的女人家里，见那个女人在削胡萝卜皮，便又预言说，她将生一个满脸带雀斑的孩子。后来这个女人生下的女儿玛琳娜，头发像块砖，脸上恰好长满了可怕的雀斑。托普费洛娃真是一位智慧的女人，可是……

可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及的，玛丽小姐与这位太太毫不相干。然而，托普费尔太太的坟墓恰好位于茨布尔卡和雷赫奈尔坟墓之间。如果我还赘述，为什么玛丽小姐要把这块墓地买下来，以及她有朝一日将在那儿安息的话，我就未免要冒犯读者敏慧的洞察力了。

(1876)

蒋承俊译

群　像　谱

摘自一位后补律师札记簿中牧歌式的片断

昨天我满30，我觉着，我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打昨天起我就是一条堂堂的男子汉，血十分规律、颇有节奏地流动，每根神经有如钢铁，每一个思想扎扎实实——这简直是美妙神奇，怎么就过了一夜，不，就那么一眨眼，一个男人就成熟了，一个强烈的意识幡然兴起；现在你是30岁的人啦！——我真的挺高兴，我觉得我能干出一番卓有成效的事业来，我现在就来干。我以无比冷静、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一切。现在——是的，就是现在，我对写日记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要看看自己到底像个什么样子。我想，若干年后，我将带着一种自豪感来阅读自己日记中的一篇篇一页页。谁要是在我死后读到它，那每个人都会喊出：哎呀呀，好一个男子汉！

突然间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昨天已成为那灰色的过去。我简直难以想象出自己过去像个什么样子。我虽然几乎每天都写日记，可如今我读起那些被记下来的思想，却觉得难以理解了。我摇了一下脑袋：为什么要这样写呢？——“理想作何用？我们追求的是些什么样的理想？”——“冷却了的太阳——冰冻了的海洋。”——“我是这般地忧伤，不是死亡，而是自杀。”——“预示着巨大不幸的乌云，或者有一种世界坍塌了的感觉。”——“可能是我弄错了。”——“在生龙活虎的任务面前以及完成任务后却缺乏某种快乐感，苦恼的问题。”——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愚蠢！不健康的感情。过去我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坚强的意志，我堕入到最平庸的生活奔波和令人昏睡不醒的习惯中。可如今我却突然高高挺立起来！

首先我得通过律师的考试；我要神奇般地、尽快地通过它。其次我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于学习。不进办公室去，当考试尚未通过的时候。我的室主任尚未将我从室的名单中勾掉，否则我就可能失去所规定的7年实习的部分机会。第三，我把自己老老实实地关在房间里，不跨进酒店一步，连晚上都不进去；我每天在愚蠢的打牌中输掉一些钱这可说是一种犯罪行为。连星期天我也不要到普日科布去了，也不进剧院，哪儿也不去，

就让弗朗基什卡小姐诬蔑去吧！她在卢科特家说我是个没出息的东西——等着瞧吧！

——一个绝妙的想法！——让我亲吻它吧！——是的，我迁往小城去。迁往那富有诗意般宁静的小城去，住进平和亲切的芳邻关系的小城，搬到一条街的僻静的角落里去。鉴于我当前所具有的那种无比崇高的心境，迁到有着诗一般环境的地方去是完全必要的。这将是多么的惬意啊！安静的住宅，通风的屋子，能很好地眺望到沉思的佩特希纳山，观赏到宁帖的家庭小花园——住宅旁都应该有小花园——工作与安宁。我重又感觉到，我的胸襟开阔多了。

很快就可以看到——春天就在门前了！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佩特希纳山上不是有夜莺吗？

我真有福气，这房子没说的了。它位于静悄悄的乌耶兹德街上。到了那边，我就要像一个小小孩一样地蜷缩成一团乖乖地呆在自己神秘的角落里，谁也不知道我，谁都不知道啊！

就从外表上来看这两层楼的房子就令我喜欢。只是我不是直接租来的，而是转租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未来的房东“太太”是个乘务员的妻子，在铁路上工作的这位乘务员我还没见过，听说他几乎总在外出车。他们在楼下空着一套很

大的住宅。朝街的是一间大的卧室，还有一个厨房；背街的两间小卧室就租给我了。垂直的三扇窗子都朝庭院开，靠后面的一间小卧室的窗子就开向小花园，并且能瞧见佩特希纳山。非常好的一座小花园——乘务员太太说过，每一个房客都可以到那边去；诺，我不会去的，因为我要学习。但有这个花园却令我愉快。这座房子恰巧盖在佩特希纳山的山脚下，直对着我窗户的庭院是垂直的小花园大概跟二层楼一般高，这样一来我的窗户几乎就等于在底层了。当我靠近窗户时，就能听到从佩特希纳山上传来云雀的歌声。太妙了！我打听过，那儿是否有夜莺？有的！

乘务员太太是位年轻的、大约22岁的女人。挺美的，而是一种健康美。脸颊显然不是古典美的那种端庄，下巴稍宽，而面容宛如玫瑰色的丝绒一般，眼睛吗，有点鼓，像一对蓝色的矢车菊。她在奶孩子——一个7个月的小女孩，嘉琴卡——从那些人的嘴里你会立即听到一个人的全部底细。嘉琴卡挺逗的，好玩极了。脑袋长得像个球，鼓鼓的眼睛，像母亲，老是惊奇而又傻乎乎地瞪着，可是当有人非常和蔼可亲地瞧着她时，这个小球就开始笑了，而且那对痴呆的眼睛顿时好像充满了光辉，其神情是如此悦人，好像——(过些时候再描写，现在我还没想好)。我抚摸着

嘉琴卡的小脸蛋，并且说："多漂亮的孩子，她真乖。"所有的母亲都喜欢听到对自己孩子的赞美。"她挺安静的，几乎不哭一声，"母亲夸奖说。这对我来说是太好了；特别对我的学习有好处。

当我说我是法学博士时，乘务员太太现出明显的高兴。而又当我说，我名叫克鲁姆洛夫斯基时；她叫起来了："啊呀呀，多好听的名字呀！"这些人说话都很真诚。我们商谈了房租、收拾房间以及早饭之类的问题，乘务员太太她将负责替我洗衣服，打扫卫生和烧早饭。下面右边大门口的地方有一家小饭铺，我看倒还挺干净的，我将到那边去吃中饭和晚饭。"我丈夫在家时我们也到那里去吃饭，他们那里备有家常便饭！"这太好了，我就喜欢吃家常便饭。我简直受不了那些大饭馆尽加些调料的饮食；我就喜欢土豆饼、小米粥或打卤面之类的，这比所有的煎牛排要强百倍。在大门口左边，有一个鞋匠铺，正好在我的上面，二楼上住着一位裁缝，我还能要更多的要求吗？我必须提及一点，在离此不远的一座房子，那就是马哈① 诞生之地。不过我根本就不注意写诗，我觉得生活本身所创造的诗，那简直是百倍的好，因此，关于马哈我就只这么提一提。我自己从不

① 卡雷尔·希内克·马哈（1810—1836）捷克著名的浪漫派诗人。

写诗——当然这不包括我在作为一个学生时也曾有过舞文弄诗之事。可能我曾有过写诗的天赋。我记得自己至少还写过一首好的叙事诗，一首典型的、标准的同首音法的诗。别的我都记不起来了，我只知道这个同首音法——

在斜坡上
狗用自己的狂吠声去附和
狗的主人所发出的
狗一样的唿哨声。

当我的这首叙事诗在学校里朗诵时，他们都笑我。我要捍卫自己，于是我大谈其这同首音法的妙处。可是他们笑得还更厉害，并且从这时起，代替这“同首音法”的总被他们说成是“狗仗人势”。一群蠢驴！

当我同乘务员太太商谈的时候，一位大约40岁左右的男人，嘴里叼着一只烟斗走进了敞开的厨房门。看来是某个邻居，完全穿着一身便服。他就站在那儿，靠着门框吸着烟。

“这位房客是克鲁姆洛夫斯基 博 士先生，”乘务员太太把博士两字说得挺重的。

这个男人吸了一口烟。“喏，很高兴，有这么一位芳邻，博士先生！”这个男人把一只肉敦敦、软乎乎的手伸给我。我紧紧握住并抖动了几下他的手。一个人需同邻居和睦相处才对，何况这里

的邻居无疑地都是些好人！这个男人长得倒挺结实的，有张充血的脸，蓝而无神的眼睛总像是饱含着泪水。这又是一双诚挚的眼睛！不过这双无神眼睛所流露出来的这种诚挚多半出于酗酒的原因——我是位研究人的行家——。他的上唇很厚，十有九个醉汉的上唇都是厚厚的。

“您玩牌吗？”

我真想说，我现在要学习，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玩，可是——干嘛一来就使邻居扫兴呢。“现在有哪个捷克人不会玩牌呢！”我有礼貌地微笑着回答他。

“这很好，哪天我们来玩吧。”（我觉得这句“哪天来玩”是地地道道的德语式的风格，我们的捷克语在一些大城市里被可怕地糟踏了！在交谈中我不妨予以纠正。）“我们艺术家喜欢有学问的人。个个都愿意从他们那儿学到一些东西。”

这些人想从我这儿捞点什么不成！可我觉得，眼下我也得来点阿谀逢迎。而这个男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艺术家——一双无神的眼睛、充血的脸、肉乎乎的手——我敢打赌，他指头尖上还有老茧，我虽然没见到，但他指头尖上肯定有老茧的，因他拉大提琴嘛——我是研究人的专家。——“喏，您作为一个音乐家肯定不会有很多的时间的，”我说。

“乘务员太太，您听到了吗？”这位男子竟如此哈哈大笑，以致笑得肩膀都倚在门框上下抖动，就像犀牛在圆木上摩擦一样。“我就像那位疯疯癫癫的音乐家——”同时还用大姆指指向背后走廊的中门处，而且笑声更大了，笑得都咳了起来。

“阿乌古斯塔先生是画家，”乘务员太太说。

这时从走廊的那边跑过来一个大约8岁的小男孩，他是被笑声和咳嗽声从屋里引来的。他靠在画家的身上，打量着我。

“这是您的儿子，阿乌古斯塔先生？”我问得还很不自然。

“我的佩彼克。我们住在那边的右厢房，就像您在这左边的一样，我们正好对着窗子，能彼此相望。”

“他是谁呀？”佩彼克用手指指着我问。我喜欢天真无邪、无所顾忌、孩子气的话。

“这是克鲁姆洛夫斯基博士先生，你这没礼貌的东西。”

“那他还要住在这里吗？”

“来，佩彼克，不喜欢来一个铜板吗？”同时我摸了摸小男孩发亮的卷发。

小男孩默不作声地将手伸过来。

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留下了好的印象。

挺累的一天！搬家、归整、调换，忙得晕头转向。我倒不常迁移，不大喜欢搬动；有一种人，他们挺喜欢折腾——一种怪得出奇的毛病，这无疑是一种不甘寂寞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搬迁中含有某种诗意。当旧屋开始搬空，变得空旷荒凉起来，它突然会给我们一种不快之感，对我们说来，好像是离开了一个避风港，要到那惊涛骇浪中去似的。而新的屋子很陌生地望着我们，什么也不给我们描绘，很冷漠。对我来说，有如一个小孩子，当他在一个不习惯的地方时，总要拉住妈妈的裙子而叫喊："我害怕！"而明天一早起来，我肯定会说："睡得真好。"——现在已经几点啦？10点半。——而整个房子静得像水井。这比喻好，形象生动：形容像水井，总比形容"像教堂"要好得多，至少是不落俗套。

我经常笑这位乘务员太太。她对一切都很好奇，所有的东西她都要摸一摸、看一看；这种天真的好奇心并不有失体面的。她非常勤快，很快就将一切归整完毕，不一会床也铺好了。她非常惊奇我的鹿绒大床罩和鹿绒与羊毛混合装成得很蓬松的枕头。当她把床铺整好后，她简直抑制不住地要在床上躺一下，她就像只松鼠似地在床上打滚欢笑，——也可说如果松鼠会笑的话。之后她还将嘉琴卡放到床上，又笑了一阵子。她有一

种特别的笑声，宛如一个小铃铛敲响起来。当她将摊在地板上的镶有红色滚边的长毛的狐狸皮放到床上时，她又有了新的快乐，那就是嘉琴卡害怕这个有玻璃眼睛的狐狸脑袋。“她不乖的时候，我就用它来吓唬她！”这些人很会从一些细小的事物中很快寻得幸福快乐。

后来我真快要生气了。当我继续增添了另一类家具器皿之后，我通过敞开的门看见了，在另一间屋子里佩彼克正跪在金鱼缸旁的椅子上，手上捧了一条抓出来的金鱼。我一个箭步跑过去。“耶稣玛利亚！”在我身后响起了一个不熟悉的女人的声音，而当我回过头来一看，一个女人从门里溜走了。乘务员太太站在床边笑了，直笑得前仰后翻。“那就是画家的妻子。她来躺了一下，她想试试，躺在这个上面是个什么滋味儿。房东小姐也是喜欢躺得舒服一些。”我想，乘务员太太是要把整个房子里的人都带到这里来，让他们都来躺一躺——这些人都是睡在什么上的呢？可我无论如何不允许佩彼克无人监视就进到我的屋子里来，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将我的鱼缸给打翻的。他倒是个好孩子，有一头浅色的卷发，乌荆子样的眼睛——这双眼睛不像他父亲，也许是像他妈妈。

我一直在注意倾听，是否有夜莺的鸣啭。可我一点也没听到，莫不是因为天气还冷了点。美

丽的春天，春天来到已经有六个礼拜了，可我们还穿着冬天的大衣在行走！或许是，夏天越近，天气也就越冷吧，那我们将穿夏天的皮大衣罗——哈哈，绝妙的想法。“夏天的皮大衣”。

然而稍微冷一点对夜莺来说毕竟关系不大吧？我徒劳地注意听了一番——根本无任何啼啭！——脚步声！男人的、沉重的脚步声，到了走廊上，更近了。门吱呀一响，我们厨房的门——女人的声音——男人的声音——显然是乘务员出车回来了。我立即灭了灯，很快地躺下，要不然她还可能也带他来试试，躺在上面是个什么滋味儿。而这位乘务员是出车回来的，身上必然很脏。

民法。票据守例。贸易法。法庭审讯。专利权总则。审理滋扰的特许权。审理租赁争执的特许权。矿山法。水利法。刑法。刑法条例。审讯无容争辩之事的法律。民事法。委托书规定。营业法。图书馆规定。票据管理法。各种协会之章程。狩猎法。支付法。

够了！每天早晨我都得将这些条文复习一遍，好让自己知道，我掌握了多少，哪些方面还不够，还得不停地下功夫。然而勤奋是无止境的，我现在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但无论何时或无论怎样的情况下，只要我产生了一些好的思想，我就要将

它们一一记下来，并且每天读它，每天啊！人可是本能地健忘的。

一顿好的早餐。不是代用品的咖啡，松软的月牙面包。乘务员太太穿着一身白色的晨衣。她容光焕发，看得出来他们夫妻生活过得幸福。“咖啡煮得真好，好极了，”我说，完全是讨好于她。——“喏，那我就感到高兴，博士先生，只要您认为满意，合胃口。——您没有别的吩咐吗？”这时我才想起了乘务员。“您的先生在家里？我想尽快地同他认识。”“他到车站送报表去了，大概要到吃中饭的时候才能回来”。她又笑了，她总是笑嘻嘻的。“我想现在就来叠床，简单地收拾一下，我刚给嘉琴卡洗了个澡，她现在睡了，”她补充了一句：“如果这对博士先生有所妨碍的话，那就请博士先生暂时到另一个房间去。”

我到了另一间屋子，从窗子那儿就可以看到庭院。在对面两层楼面的窗台上都摆了一些花。这都是我国一般的花，这我知道。我可以写一篇文章论述富有特色的捷克花神佛洛拉① 的窗户。芬芳的紫苏总有大而多汁的叶子：然而当叶子稍被揉碎时，它就会立即枯萎——成了“被人怜爱的

① 佛洛拉是古意大利的百花和青春女神。

姑娘”。香树脂花却无香味，但花却开得茂盛；人人都喜欢每年都用去年的种子来栽培。可憎的天蓝葵却以它那呆板而稍带点忧伤的叶子和鲜艳夺目的红花长在那里。小蔷薇带着它那剪修好的叶子；颇能忍受稍微的揉碎。肉豆蔻花、迷迭香，这都不用说了。迷迭香，红白喜事时用的花。芳香：爱情；常青：忠贞。据说迷迭香还会增强记忆，我应该为它买几个花盆。人们常把迷迭香放入水中——

花儿沿着小溪漂流，

或许，约翰，你在今年里就会将它接住①——不，我不要接住，我不要过早地结婚！

小小的花园归整得挺别致的。园中有许多凉亭。各个凉亭倒不如种上一些绵葵，好让佩彼克能采摘绵葵果。而在菜圃里将种植一些用来煎馒头片的莳萝。

“已经收拾好了，博士先生，”乘务员太太在门旁笑着说。前屋的窗户已被大大地敞开。我必须把它们关起来，当然得等她走了之后。“没别的事了吗？”真是好为人效劳的典范，我得同她至少是亲切地交谈一次。从画家家里经常传来一阵阵小娃娃的尖叫声和拖得蛮长的女人高嗓门的声

① 捷旧俗，农村姑娘多在仲夏节，即6月24日这天的清晨常将迷迭香编制的花环抛入河中，以卜知爱情能否如愿。

音。"他们家有个小婴儿，不是吗？"——"一个周岁的小孩子，整天地尖声哭闹。(朝庭院的窗子往后得少开。)那位画家太太也总是扯着嗓门叫。她那两片嘴皮子倒像是抹了润滑油似的来得个滑！"(朝庭院的窗子根本就不能开，朝花园的那扇窗子整天敞开着是可以的。)

我注意到，乘务员太太的用语不很高雅。——喏，一个单纯的女人。然而看得出来，小城还存在着一些独特的俚语，我来把它们记下来，比如像刚才对那两片嘴皮子的说法。当她看到我在记什么的时候，她说："也许我打扰了博士先生吧，或许博士先生有工作要做吧？"——"啊，不，——只此而已——"我说。"画家的楼上住着什么人？"——"一个古里古怪的老光棍。名叫普罗瓦兹尼克，连我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成天啥事不做，也不出门，看人就像猫头鹰那样呆呆地瞅着，他那双毒眼专门盯着街坊邻里。他要是能摸摸猫的背也好呀。"她笑了。(我记下来：摸摸猫的背。)"临街的二楼住着房东先生和他的小姐，临街的三楼是维伊罗斯特先生和维伊罗斯特太太，是一个公务员的家庭。肯定是刚结婚不久，他们的戒指都还是黄的呀。——啊，我竟顾了在这里闲聊，不知道嘉琴卡是不是已经醒来了。"她笑笑，就走出门去了。

现在我已经什么都知道了。立即将窗子关起来，我就开始学习吧。

9点。是星期2，是学习有个好的开端的吉祥日子！

我像他人一样，总是从民法入手。我想，这样进行下去会好——

“你看我倒忘了问声博士先生头一个晚上睡得怎么样，”从门边又响起了一个愉快的声音。“你看，嘉琴卡，这是博士先生，跟他道个早安——点点头(她把嘉琴卡弄成躬身的样子)，好的，鞠躬！鞠躬！(她还做了一个像是要把孩子抛给我似的动作。)我想在这样的床上会睡得挺好的！(她已经在床边了。)喂，嘉琴卡，到这儿睡睡吧！(她又把嘉琴卡放到了床上。)瞧你这个臭小丫，你想当贵夫人不成？多好的床啊！”(于是她自己也侧身半躺在了嘉琴卡的旁边。)

一个绝妙的女子，招人看的女子，可是——！我死死盯着民法法典。

“来，嘉琴卡，博士先生他还有事，咱们不能打扰他。”于是她又带着笑声朝外走去。

难以想象的天真！

真够呛罗！这一来首先还得将每一章每一条认真地重读一遍！阐述专利法的导引一章暂时放一放。探言。论法律——

一只猫！——一只白猫！它站在门边，喵喵叫。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曾见到过它，是我们这里的猫？——怎么样赶快把猫赶出去呢？啊哈："去，去！"然而当我对它说声"去，去"时，好了，那它也就更喵喵的叫个没完！

不行，它要在这里那我就甭学习了！我不喜欢猫，它们很坏，很假，而且它们捉老鼠。它们不仅抓而且还咬东西！当有谁睡着了的时候，它就躺在那人的脖子上，这就会将那人窒息的。我要列入注意事项之内：每天晚上在我躺下之前，说声"去，去！"据说它们也还喜欢发点小脾气——这倒是可能的——我必须谨慎小心地问一问乘务员太太——也许这就是她的心肝宝贝——她是否注意到这猫也有点脾气。

它又喵喵叫。——我把门开了个缝，它就进屋了。乘务员太太以为我有所要求。根本没有。说我开了点门。那是为了这只猫呀。啊，原来是这样！笑了。

绪论——

叩门，画家。据说他不想来打扰我，然而，当我头一间屋子的窗户被打开来时，他看到我的墙上挂着一些画，据说他就忍不住要来看看。我有两幅纳弗拉蒂尔的水粉画，一幅是暴风雨中的大海，暗色，另一幅则是阳光明媚的大海，明快的

色泽。画家站在这两幅画的面前。他一身出门打扮，穿一件接近黑色的大衣，手拿棍子，并戴一顶松球似的圆帽。假如从这顶帽子里生出一朵绣球花来，那就会像一座哥萨克的坟墓。不消说这是纳弗拉蒂尔的作品罗。“是的。”他说还没见过纳弗拉蒂尔的这一套画。说我们打算什么时候玩牌呢？“喏，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说我们能同房东先生一起三个人玩，如果我能邀约到自己的一个熟人，那我们就能四个人一起玩。说他必须向我声明一下，他的老婆在我面前会觉羞愧。昨天我在这里把她吓着了，因为她正躺在我的床上。但说是维赫尔姆太太邀她来的。我很客气地笑笑——“喏，放心好了，会使您尊敬的夫人平息下来的，这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这些个妇道人家！”我们握了握手，他走了。

乘务员太太站在门口。说很快就到10点了，问我是否希望从下面端上来丰盛的早餐。“谢谢，我早餐吃得很简单的。”——

绪论。关于民法。民法的一些概念。

我得了挺愉快的寒热病。我这样就可以专心致志一章一节地读书。甚至又要去吃中午饭了都使我感到遗憾。中午饭倒是挺实惠的，只是量少了点——喏，塞得太饱对健康不利，何况一个人

现在老这么坐着念书呢。——要杯黑咖啡？——“不，乘务员太太，等晚上喝吧，也就是说8点以前我什么都不需要了。”连雪茄烟都不要？“我在家里是从不抽烟的。”

太好了！像帆船在河中以令人眩晕的速度行驶。岸上的事物也就那么一幌而过。一节又一节，像念珠在手指中一个个地拨过去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知道了这么多东西，是那样轻易地就行了。我如此用功地读书，我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我想，这段时间里，乘务员太太至少有六次——或十次来我房间里。我仿佛也觉得，她至少有两次用扈去吓唬嘉琴卡。她如果要同我谈话，我肯定不会回答她。她至少应该看得出来，我不应该被打扰。

我非常满意。已经学了135节了！现在去吃晚饭，然后再继续。不管别人怎么说工作多么地乏味！然而愉快却使我全身发抖。

煎牛肉稍许硬了一点。瞧我干了什么，这是我不好啊！我竟把乘务员忘到九霄云外了。“是的，还来半升，夫人。现在我能同您的丈夫谈谈吗？——毕竟得让我们稍加认识一下吧！”——“他到车站去了，9点开车。我又成了寡妇。”她笑了。看来我这一辈子也休想结识这位乘务员罗。

10点半。我累了；兴趣还有，但神经已有所松弛。——单民法就有1502节——8天我就得把它结束。好的，我们来玩一玩吧！——

我统计了其它各类法的所有章节——简简单单的一个师——最多一个月我就会把它们完全准备好！

虽然我全身还在发抖，脉搏突突直跳，按说我还不能立即入睡，可我必须去躺下，为了休息。我把灯和札记簿放在床边的小桌上。我将思考问题。——

吓了我一跳——呸！当我在准备躺到床上去的时候而床上却有什么已经躺在那儿了。两个小而笔直的三角锥——猫！它躺着，只是仰着头，看着我。

现在怎么办？假如我知道，怎样吓唬猫就好了——不，我不想吓唬它，但我又怎么来对付它呢，它应该离开这里呀。——去！咳，嘿！——它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裤子，裤子——对不起，这是在叫野兔啊！——你走不走？走吧！——莉杜什卡，莉杜什卡——克萨文——现在它根本看都不看我了。它把头卧倒，睡了起来。——现在怎么办？

据说凶猛的野兽都害怕火。我把灯放近了一点——几乎挨着了它——猫连动也没动一下，只

是眼睛稍微瞄了瞄，我觉得真烦死人了。

鞋子！我没击中它，但它下床来了，到了门边。我开了一点门——谢天谢地！

门后有声音，问我有何吩咐。没有。——说我可是开了门呀。——“我只是赶猫出去！”——如果我想要什么，尽管说。说当她独自一人时，她就睡不好觉，而且也闲得慌。——我没回答。——外面响起了一阵窃窃的笑声。

老天爷，这太惬意了！——唧喔，唧喔，唧喔，唧喔，唧咔唧咔——夜莺！

这歌声是如此的甜美！多么令人惊奇的歌喉啊！——啊歌圣菲洛麦拉，数以千计的诗人把你歌颂！春天的歌手，爱情的歌手，快乐的歌手！

唧喔唧喔唧喔唧喔——

咕嗬咕嗬咕嗬咕嗬——

残暴成性的人啊，你们怎能剥夺这种鸟的自由啊！只有当它完完全全是自由的，它才能轻快自在地唱出歌儿来。我要赞扬那些法律——

嗤嗤嗤嗤嗤嗤嗤嗤嗤嗤

克喔尔杜嗤克瓦比比克维——

像蜜一样！我要赞扬那些保护飞禽中的歌手们的法律。

哧咕喔哧咕喔哧咕喔哧咕喔——

这几声有点刺耳了——或者说像金刚石！

喳克喳克喳克喳克喳克——

你不要叫了！脑子就像被一根烧红了的铁丝穿过了一下！

喳克喳克喳克……喳克喳克喳克……喳克喳克——

我已经倒在地板上了。我真要发疯了——而且还全身发抖。啊哈，关上另一间房子的门不就听不见了吗……喳克喳克喳克……一点不管用！这个该死的东西，肯定就在庭院的某个地方……喳克——喳克……枪，来支枪啊！假如我有一支枪，我就从窗子那儿射出去，那就可能会引起整个左邻右舍怎样的惊慌啊！会责怪我不该射击这种昆虫啊！

喳克喳克喳克喳克喳克喳克……耶稣玛利亚约瑟！我的脑袋都要爆炸了！啊不行，我太受不了。要是我知道它的窝在什么地方，那我就不睡了，我就穿起衣服——喳克喳克……我已经有办法了！

我从衣柜里取出一件旧的棉大衣，撕开了衬里，取出来一点点棉花塞到耳朵里，塞它个满满的。现在让你叫去！

喳克喳克——仍然无济于事！我再掏棉花，再往耳朵里塞，包头，用一条厚厚的围巾把头严

严实实地包起来。

效果仍然不大，那家伙正将他的火红的钉子打进坚固的墙。

这简直是个可怕的夜晚！

10点，我才刚起床！脑袋像个笆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入睡的，我想，大概快到3点了。两点至3点间我烧得迷迷糊糊，夜莺一个劲地啼啭。老城的那些个夜莺是不啼啭的。看来我是得了感冒。两眼之间像要断裂，鼻子发酸。天空黑沉沉的，空气潮湿阴冷。7月就像是11月。下着冰冷的雨点，树叶脱落，而人也开始感到冻手冻脚了。

乘务员太太把我赶到另一间屋子里，说她要来打扫卫生。窗子又是大开着，这下感冒还会加重？——不会的！我暂时去对面画家家。我对画家的老婆还得尽点责任，使她不再觉得难为情，一个人得需有点温情脉脉才行。

"今天行，今天可以去拜访阿乌古斯塔家，"乘务员太太说，"今天阿乌古斯塔太太说话会嗞嗞个没完。"她说的这事也太离奇古怪了，我的这位乘务员太太，这是什么意思呀：今天说话会嗞嗞个没完？当某人说话有嗞嗞声，那应该总是嗞嗞的呀。——

我去敲门。我听了听。没动静。我又敲。还

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小心地抓住了门柄，门半开了。一家人都聚在我眼前的这间屋子里。“对不起——”可谁也没注意我。画家坐在画架的旁边，头靠在框架上，他老婆头低垂着站在小衣柜的一旁，手上还拿着一块抹布。只有佩彼克朝我看了看，伸了伸舌头，而后又转过脸去；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母亲。我必须装出我没注意到佩彼克顽皮淘气的样子；而后他会自行停止的。一条小黑狗跑来闻闻我；它一声也没吠叫，显然它太幼小了。

“对不起——”声音稍微放大了一点。

“啊哈，我们的邻居——请原谅，我还以为是那个女佣人。老婆子，这就是对面的博士先生！今天我们喝土豆汤——我希望一日三餐都能喝土豆汤——我们正在考虑，是否加点麦粒进去。您请坐。”

我必须开始尽可能地表现出一种洒脱的气派来。“请吧，反正我不是什么外人嘛，阁下我认得，这位小公子我也认识了，这位温雅太太嘛我也见过。那就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一下吧，尊敬的夫人，我是克鲁姆洛夫斯基博士。”简直是一个令人乏味的面包干似的金发女郎，她极不灵活地点了点头。她真像个用一节节木头装起来的木偶，突然地一停。她想说点什么“请原谅，对不起，阿乌

古斯塔先生告诉我，说您可能对我有点儿不满意——呵，呵，邻里间吗，有什么呢！”她又是这样，身子半中间像是断了似的。

让我坐下来，问我对新居是否满意。好极了，可夜里——我叙述了一下夜莺的事。

“啊耶耶，夜莺，我怎么没听到它啼啭呢！”

“你能听得到吗，当你睡着时像门大炮！”一个尖声尖气的女高音像刮脸刀似地插了进来。

“我？喏，有那么一点——”

“这方面也是有一点吗？您看，博士先生！”阿乌古斯塔太太挽起袖子，我瞧见了青紫块。“我，博士先生，曾经有许多供自己选择的对象，所有的男人都疯狂地追我，而我要了这个——就是这样！”画家太太涵养以及文化修养是很低的。我显得非常尴尬。可是我注意到了，她真地是咝咝说话。现在她去擦用具上的灰尘，就像我不曾在这儿似的。

“喏，有点不幸，博士先生，”画家说话了，同时苦笑了一下。他感到不对劲儿。“我大概去六家酒馆喝酒，可是在每家酒馆里我都只喝了一杯，之后我就连忙赶回家来了。这方面我很不幸。我是一个好人，可当我多喝了一点，那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这人还继续喝，之后就干出愚笨的事儿来。这与我有啥相干呢，不是吗？”他勉强

地哈哈大笑起来。

“某些时候亦无害处，有时对健康大有裨益，这是路德说的——”，可我突然对自己这种说法感到吃惊，我没继续往下说。我感到那块抹布就要飞到我的头上来了。“这只夜莺昨天弄得我简直绝望了，”我小心地把话题岔开。小狗在咬我下面的裤子。我不想踢开它，可我坐得很不舒服。

“您可能还只是刚刚才听说了点我的事——这是闹着玩的，是吧，安娜？”安娜不吭声。“我会像夜莺一样地啼啭。有时我能唤来五六只夜莺，而后就组成了一台音乐会。不信试试。”

哪天他要是唤来了，我就用枪崩了他。

“我曾以为您是一位风景画家，没想到您是人物画家。”他的画架上挂着某人的肖像。

“我必须画圣像，为了生计。画它三件袈裟，红的或者蓝的，画一点肉，这就行了；也收不到多少钱。我原本是个肖像画家。原先我忙得很，有一次，整个犹太城都是我包了——当然挣不了多少钱。就是整个犹太城也才20个金币——，可是来了一个德国人，他把我的生意给抢走了——我有了一个主意！我现在得画圣克利斯宾，博士先生可以坐下来给我当模特儿的。博士先生扮圣克利斯宾是非常合适的，他有那么一点！”我有点什么呢，或许是我偷窃了？我把话题转到另一方

面，我叫佩彼克，我会使佩彼克喜欢的。

“小佩彼克，上我这儿来，来吧！”

“去你的，你是那么个傻瓜！”

父亲朝他后脑勺打去。我觉得，我的脸绯红。孩子哭着说：“那可是今天乘务员太太告诉妈妈的，说这位博士先生是那么一个傻瓜！对吧，妈妈？”——“别说了！”

我是傻瓜！——“你来这里，佩彼克，来吧！”可我的声音显得有些不自然。孩子哭着来了，站在我的两腿之间。

应该如何尽快地同孩子玩耍呢？“把手伸出来！一个煎——一个炒，——一个烤——这个说：给我一点点！——那个答：合啦合啦没了！”小孩根本就不笑。“这个是爸爸，那个是妈妈——这个是爷爷——那个是奶奶——这个是——”接下去我自己都说不上来。这小孩简直是根木头。“等等，佩彼克，我给你猜个谜语。这是什么：我是绿的但不是草；我是秃头可不是神甫；我是黄的可不是蜡；我有尾巴可不是狗。那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想告诉他，可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了。我只记住了谜语，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再说点傻头傻脑的事，”佩彼克向我提出来。

我聚精会神地装得像是没听见似的。我起身

告辞说："我得去学习啦。大概已经12点了吧。"——"这，这，"画家说，"这么晚了！我们家的钟至少快了半小时。"——"停了，"阿乌古斯塔太太一刀子插进来，"昨天，当塔楼的钟敲响的时候，我就用刷子上了钟。"——她说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常来。她说我们一定能成为好邻居！

现在我倒想知道，我为什么是个傻子！

我在走廊上同一位女子打招呼，可能她就是那位房东小姐。年纪已经不小了。

"她呲来了吗？"乘务员太太问。"她呲啦。""那就是说他们今天有钱。当他们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时，话说得蛮好的。"显然乘务员太太那张饶舌的嘴是很可怕的。"当博士先生沿着走廊朝这里来的时候，普罗瓦兹尼克赶紧闪到窗旁，躲在后面去看。"我朝上看了看。我似乎觉得我在那儿看到了一张蜂蜡般焦黄而又狭窄的面庞；没看到更多的东西。说我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吩咐她做。我有点不高兴地说：不。说是她似乎不得不把嘉琴卡放到我的屋子里一会儿。她必须去采购，说她很快就会回来的；嘉琴卡要是独自一人时她就会哭闹起来的。"可是我不会哄她呀！"——"我把她放在床上就行了。"——"假如她哭起来了可怎么办？"——"不会的，只要她见到有人就不哭了。"——或许她会在我这里惹出麻烦来怎么办……？"

——“她多可怜呀！”——是的，她多可怜啊！——我感到烦透了。

打算：从德行方面去影响教育佩彼克。

有一次我读了布尔朗特① 的《好思想》，不过我的“打算”完全是另一码事。我才不学他的样呢。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今天竟如此狠抓了一下学习，我感到满意，但累极了——我得去睡觉。

夜莺没有啼啭，或许冻僵了。谢天谢地！

我毕竟想知道，为什么我是个傻瓜！

“前面已经表达了我对你的祝贺！我想，你毕竟能够从一个老朋友这儿得到某种帮助，我总把它当成自己应尽的兄弟般的义务，如果我知道有什么好的主意，我会告诉你的。首先，你得对考试保持冷静的头脑！你知道得不少，对此我坚信无疑，然而冷静的头脑我可以这样说，比所有的学识还要高出两倍的价值来。评审会的委员们会

① F. C. B布尔朗特(1836—1917)是英国的讽刺剧作家。编辑。

更多地提些理性的问题，甚至是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比如有位委员先生问你：‘当某人带着这样一件案子前来找您这位律师时，您将怎么办？’——，你就老实地回答：‘我就要求他先付现钱的定金。’你以为委员先生会为此……”

笨蛋！这真教我受不了，有人总是自命不凡，老要用些陈腐不堪的东西来帮助别人。我们在学校里是没有白叫他英德拉·普拉察尔[1]，真不愧是个饶舌鬼！然而这都怪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写信给他谈自己的打算呢？而且还彬彬有礼地写道：“朋友，你如果有什么好的主意，——。”在这世界上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讨主意，至少不要从他那儿。今后我连信也不回他了！

我老是感冒。浑身有些发冷，头很重，不停地流泪。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处于这般境地我还学得格外的好，而且对饮食也蛮有胃口，甚至有增无减。

学习吧！

房东先生上我这儿来过了。一个奇特的人，大约60岁。瘦小的个子，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还要小些，由于凹胸和肩膀溜得厉害，两只手就像

① Plácal捷文意即饶舌者。

老提着水壶似的。一张刮得溜光而干瘪的脸，嘴唇瘪进去，因为牙齿已经掉了，圆得像个铜板的下巴，小而蹋的鼻子，灰白的头发。而两只黑眼睛像害疟疾似的在燃烧。手也干瘪而满是皱纹，还不妥地在空中抖动，有时候整个身子都在摇动，他说话时，声音微弱得几乎像耳语。在他身边令人感到很不自在，总像要出事似的。

说是来问我搬家的事同警察局打过招呼没有。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这他应该理解到。喏，那就快去办吧。说画家告诉了他改天玩牌的事，他很高兴。我躬了躬身表示同意。他注意到我感冒了，于是他说："许多人都是健康的时候，不知健康的可贵。"这不是什么特别机智之语，我只是礼貌地微笑着回答说："是啊！"我于是向他表示：希望他永远健康。据说他并不特别健康，他的喉头总有点什么毛病，他该多加注意。他咳了几下，把痰刚好吐到了我的鞋上。我庆幸他没注意到，否则会难乎为情地道歉，我将脚藏到椅子下面去。他说看来我是乐师？不是，我虽然在孩童时弹过钢琴，可我什么也没学会；于是我带着微笑，不言而喻的神情说道："喏，我认为没有哪一个捷克人不是这样或那样的乐师。"——"这话对，这话对！那我们俩人能在一起合奏了。夏天我总把斯频耐琴搬到花园里去，虽然旧一点，但很好，我

们在那里会玩得很好的，这话对！”我觉得，我必须打退堂鼓，“钢琴？我不会弹——我是拉提琴。”——“您有好的乐器吗？”于是他环视了一下墙壁。我继续往后缩。“我现在早就不拉了——一个人总是被实际生活所包围——个人。”——“遗憾。”他起身，说别再耽误我了。据说他不是那种毫不顾及房客的一切权利的房东。但他心里还是有所考虑的。说我似乎没想到，俾斯麦①志在西班牙逗留，这里头就有名堂，而他说此话时，正好面对着我，我看到他脸上所表现出的那种狡黠的神情。我说了，外交家们的行踪是难以捉摸的。“甚而”，房东随声附和，“圆木不像火柴易于划燃的。”这时，他又狠狠地踩了一下我的右脚并补充说：“我常说：就是这样的，帝王们从来就不满足于自已所拥有的。”我没作任何反驳，只是有礼貌地笑笑。他告辞了。

天真的解释——但却非常真实。他们这些人常常在一些谚语中表现出自己的机智，一个人不要粗暴地去贬低俗语的作用，作为个人说来也许是不甚伟大的见地，但将这些融汇在一起，那就是完整的，了不起的。这也许会是一部十分有趣

①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保皇派。对内镇压人民运动；对外采用结盟政策，确定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80年代，在非洲、大洋洲掠夺殖民地。

的集子："个人的格言。"

总的说来这天过得颇为满意。我睡觉去。

一只夜莺啼叫一通，但在比较远的地方。就在那边叫好了。——假如画家真要去诱它来，那我就去跟他吵闹。——当然是有礼貌的一种吵闹，只是让他知道，一个人不应只顾自己心血来潮。——然而我希望画家赶快从各个酒店里转完了回家来——昨天阿乌古斯塔太太至少是唑来的。

我觉得，今天乘务员太太就不是那么老来问，我有何吩咐没有。时间自然会将一切引向正常化，达到它应有的程度。也有可能是我的想法不对——一个人应该埋头于学习！

伤风感冒和学习。我竟如此认真埋头于学习，以致对世上的事一无所知。

我注意到乘务员太太真的已经越来越少地问我有何吩咐没有。今天她说了，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说上帝一定会赐福于我。事情原来是这样，在她的厨房里有一位女鞋匠，是个寡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哀叹着自己的贫穷，我就给了她一个金币。上帝会关注到每一个金币才怪呢！

猫已经不进到我这里来了，大门敞开着也不来了。它只在一旁蹲着，并喵喵地叫。看上去它

有点不信任我。

我记起来了，我至今都还没见到乘务员。在此期间他在家吗？

咖啡里掺了代用品！——我没弄错，是一种代用品——这是可怕的！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提高速度，飞快地复习完民法，就像参赛的马快到终点时加劲冲刺一样。用这种劲头来将民法从头到尾地翻一遍。

又是代用品，我觉得比昨天还多，而乘务员太太对我已经是一次也不问有何吩咐了。至少我是有了安静。——昨天她又给我带来了另一个女鞋匠，一个寡妇、母亲。说我是个大好人。又是一个金币。

佩彼克被狠狠地揍了一顿，他大叫大嚷，声音传遍了整座房子。我问乘务员太太，他怎么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买了一点花生，他父亲给吃了——“谁也想象不出，这个男人嘴有多馋！”——佩彼克不依，父亲就揍他。我真替佩彼克难过。“这孩子也真是的，”说是他一点出息也没有。说是上星期耶稣受难日他偷走了放在卡耶坦教堂耶稣圣墓旁一个盘子里装的几个克莱查尔。

是的，我必须从德行上来影响佩彼克！只待我稍有时间的时候。好好一个孩子毁了就可惜了，父亲显然是个狂暴的粗汉，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教育者。

乔治·华盛顿在他当初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也不是怎么了不得的人物，可是乔治·华盛顿有个英明的父亲。上帝应该给孩子们这样的天赋，让他们很快就认清自己的父亲是否像乔治·华盛顿的父亲；若或不是，就让他们趁早别同一个没出息的父亲纠缠，而另谋出路。（而作为马克·吐温的启示来说，是他也想用乔治·华盛顿式的行为来教育父亲。）

画家上我这儿来了，只呆了一会儿。他说看来我不愿意为他画圣克利什宾像当模特儿。我回答说，我现在必须坐在书桌旁。——我变得较为果断了。

民法学习结束了！明天开始系统地学习票据法。——今天就可以早早地上床就寝了！

当他这样地叫喊："啊，我是一头驴子！"也许说的是普希金的小牛犊吧。

可怕的时刻！

早上，我非常清醒地知道，我结束了民法法典的学习以及尚存的问题。可是我连肉刑都不知道！

“耶稣玛利亚约瑟！”我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抱住了脑袋。我觉得我的脸顿时变得苍白。

乘务员太太赶紧跑进我屋里来，看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什么都不会啊！”我瞎叫了一通。——“我也有时候这样，”说罢，她大笑着重又跑了出去。——真是个道道地地，地地道道粗鄙的女人！

现在我已经安静些了。根据前些时候学习的情况来看，事情总归就是这么的。一个人得学会点储存知识的办法。——

这与那种认为我傻的看法是否有所关联呢？——不，这已不是什么天真的问题，而纯粹是一种厚颜无耻！

两位女鞋匠，两个寡妇——其中一个原本是裁缝。看来乘务员太太似乎要把伏尔塔瓦河这边哭泣的所有寡妇都统统带到我这里来罗！

转折！完全彻底的、激进的转折，是我所从不曾企及的转折。大自然以及社会的转折。

首先：温润、笑逐颜开的日子来了，感冒也

随着暖流的到来而过去了。其次：我已经喝够了乘务员太太的那些代用品的咖啡，现在由我自己用酒精炉来煮。今后都由我自己来煮咖啡。在其他方面我也作了某些改变。只有今天的午饭还得由乘务员太太从下面替我端上来，晚饭就由我自己跑到下面小饭铺里去吃了。我勿须照顾，何况乘务员太太的热心也已大大地减退。随它去吧，这样更好。老坐着也不行，这样人就会变得呆头呆脑的，继续学习就会慢得多。每天老这么一个劲地学习是不行的，开初觉得其乐无穷，尚可坚持，之后则需稍加休息休息散散心才行。然而下面那一帮吃闲饭的人的那种消遣方式我并不希罕。可每天上花园里去走走，至少去一会儿乃是必要的。他们每两天去散步一次。怎么样，我能否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到那边去学习呢？学习美哉，我打中学生时起就很好地记住了这点。

打算：每天早晨一大早，非常非常早地起床。

我刚撵走了一位新的女鞋匠，一个寡妇。

我喜欢这个小饭铺，很安静，而且相互间还能很好地交谈，这很合我目前的需要。你用不着过分地考究，使自己的谈吐显得高雅脱俗，你

只留心听听就行了。这倒是些普普通通的人，然而都是些很有个性的人物，他们见地一般，谈吐粗俗，满足于一些微不足道的诙谐幽默。动辄就开怀大笑。但一个人应该参加到他们中间去，同他们交谈，但要注意谈得高雅，一个人应该成为一个心理学家，应该了解各个人物。这方面我还有点本事。

这地方不赖，还干净，只是稍微暗了一点。房间的中央靠后摆有一张弹子台，一些小桌子都紧靠墙，前面是几张大的桌子，其中有四张已经被占了。根据一个晚上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伙顾客一直存在着，或许多年来都没什么大的变化。我一目了然，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人立即沉默不语，目光都投向我来。

我向各个方面寒暄打招呼。在我的脚下，新铺的白沙子吱吱作响。我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桌子的一边已经坐了一个男子。此人对我的招呼只默默地点了点头，很快就过来一个块头不大，穿戴整齐的饭铺老板。“啊哈，博士先生！我们深感荣幸，博士先生也愿下来光顾我们。怎么样，对午饭和晚餐还满意吗？”我说十分满意，尽管有些时候还多少有些个怨言，但一个人如要博得人心，必要时还得来点小小的说谎。“喏，我很高兴，只要我的顾客们表示满意，那我今生在世就

别无他求罗。您一定认识这些先生的罗?"我看，一位于我说来是那么陌生的先生，他带着一幅愠色的面部表情，毫无反应地盯着自己的面前。"可能还不认识吧？这都是些街坊邻里,就住在上面！博士克鲁姆洛夫斯基先生，裁缝森伯尔先生。"我说："喏,很高兴认识您,"并且把手伸给了森伯尔先生。这位裁缝只把头稍稍地抬了一下，目光从这张桌子稍稍往前移了一下，笨拙地伸出手来，犹如大象伸出一只脚爪一样。一个奇怪的人！幸好服务员前来张罗。我喜欢男的服务员。女服务员总至少有一个意中人，然后就同这人坐到一个角落，在那里咬耳朵；就让顾客一个劲地敲桌子吧。

我只顾吃自己的晚饭，不闻不问。当我晚餐用毕抽烟的时候，我仔细瞧了瞧四周，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那边一桌的几位先生谈得十分热烈。另外一桌有两位年轻人。我们左边的那桌是一位先生、一位太太和两位小姐，那位先生是个陆军上尉，可是已经不太年轻了，并且还有点胖。各个桌子上的人都大声谈笑,特别是左边的那一桌。年轻一点的那位小姐还不时地朝我瞅瞅。她有一副漂亮的牙齿，一双快乐的眼睛，那就让她看去吧！她父亲的头显得有些特别，简直像个直角，他把自己所有的灰白头发倒竖起来扎成一个绺

绺，活像个四四方方的玻璃瓶，里面盛满了啤酒，瓶颈处满是泡沫。两个女儿的脑袋也像个玻璃瓶，只是更圆一点。

只有我们这一桌还安静。“买卖还好吗，森伯尔先生?”我开始说话了。他稍微动了动，随后嘴一撇：“喏——就这样。”看来他不是一个善于辞令的。“您有不少徒弟吧?”——“只有两个——在家里——还有些活我送出去做。”瞧，话还不少嘛！“您有个家，森伯尔先生，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哦，那，那您是单身汉?”——“不。”他挣扎了半天，最后他补充说道：“鳏夫——已经有3年了。”——“没有老婆和孩子这对您说来这很不愉快的事罗。”还是费劲。最后他又说了：“我有个小女孩——7岁。”——“您就应该续弦嘛！”——“曾经续过。”

老板加入了我们这一桌。“这很好，”我说，“有老板坐到我们桌上来，使我们感到很荣幸。”“这是我的职责、是买卖的需要。店老板就应该一桌一桌地去坐坐，这样顾客就高兴，并视为一种无上的荣光。”我真想笑，这像是在幽默吗，然而当我看了看他的眼睛——毫无任何思想的火花在迸发，只是懒洋洋地眨了眨——他说的是真心话?这人看上去是个傻瓜。然而那双眼睛啊！生平我还不曾见过这般浅绿颜色的眼睛。他的皮肤是红

的，而头发也恰好像皮肤一样是红的，这就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些磨破的皮肤的继续。当我再朝上那么一点点望去，他的脑袋在微微摇动。"现在我们这里的天气真好，"我说，为的使谈话不致于中断罢了。——"唉，要知道，天气一好，人们就要去散步，饭馆也就会空了。今天下午我也到街上去了一下，可很早就又回来了。太阳照到了我的背上暖乎乎的，而每当太阳照到背上暖乎乎，那就总会有暴风雨。可今天没有。"我咬了咬嘴唇。"喏，在城里，"我又说道，"不管是暴风雨或小雨都无碍于散步者们。可借助于雨伞嘛。"——"我可没有伞。"——"那就可以稍微快一点地往家跑呀。"——"要是我走得太快了，那我就不是在散步呀！"——"为躲避一下瞬间的春雨可以进到通道里去嘛。"——"如果我是站在通道里，那我就不是在散步呀！"真是个傻瓜！现在他打起呵欠来。"您累了吧？"——"昨天我可睡得不晚，可第二天还是老早地就又开始打呵欠了。"——"大概是没有顾客的关系吧。"——"顾客在这里坐了很久。是我昨天喝啤酒不好，我喝得没味道——我苦恼为哪端呢？"真是一个怪物！

坐在左边那桌的上尉来劲了。"这我说过，成千上万的人都不知道白马到底有多少种！十七种，是的！我必须对您说，阿脱拉种是最珍贵不过了。

骏马！眼睛和嘴的周围白里透红。蹄子浅黄色的——”

此时，一位新的顾客进来了。从大伙儿突然沉默不语和他们的目光，我知道这是一位偶尔来此的外地人。来客直到后面的一排桌子去坐下了。交谈继续进行。上尉解释说：“白马生黑马。”那位较年轻的姑娘老盯着看我——难道我是匹什么白鬃马不成？

我喝光了。老板毫无反应。服务员伊格纳茨也不管。我敲了几下桌子，伊格纳茨像疯了似地飞跑过来。我对伊格纳茨感到兴趣，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他大概有40来岁，戴了一副银钮扣似的耳环，而在右耳上还有纱布。看上去有点像拿破仑一世，不过是像十分愚蠢的拿破仑一世。像个大罩子的眼皮，间隔一段时间后总要久久地闭上一闭，看上去像在严肃地思考，然而我敢打赌，伊格纳茨是什么也没想。他这里那里若有所思地站着；倘有谁敲桌子时，他便一惊，立即飞奔过去。

对面那桌现正谈波兰语的问题。我一直在观察那边颇为奇特的谈话方式。相互都要表现出一种“幽默感”来，全是些什么“鼻子！”，“耳朵！”之类的东西，并且在各类词语之前都得要带上某些个野兽性质之类的形容词——这还真有点怪。现在那边有人坚持说，谁会捷克语或德语，那他也

就会波兰语了。波兰语据说就是这两种语言的混合物。比如："先生您问什么?①"

又有人进来了。身材魁伟，就像结实的树樁子。显然他是位常客，面带微笑地坐到我们这桌来了。"这位先生也是街坊，"老板又向来人介绍，"博士克鲁姆洛夫斯基先生，鞋匠克利格什先生。"克利格什先生把手伸给我。"多漂亮的小伙子，到哪里去找这么帅的人啊！姑娘们都会为您发疯的，博士先生！"我感到很窘，我清楚地感觉到，我脸有些红了。我想装得从容自然一点，带着微笑四处看一看，比如看看那位年轻的姑娘，可是不行。"当然比你漂亮罗，"老板笑着说，"当然要比你那张就像制糖果的模子一般的麻子脸要漂亮多了罗！"——"他妈的，你这该死的，"克利格什说，一双脚在沙粒上蹭来蹭去，你怎么也得到镇上的命令，让你也来一次洗地板啦?"笑声。"是的，博士先生，早先这里不洗澡。每年都会有一次来两个警察将他带到浴槽里去。有时还得来三个，以防他抵抗。"全体哄堂大笑。显然克利格什是他们这帮人中的幽默家。他善于尖刻地挖苦。我自已也忍不住笑了。他那张坑坑洼洼、粗糙不堪的脸

① fragoval一词系用德语动词fragen(问，询问)的词根加上波兰语的动词的根(捷语也一样)—ovat结合而成，显然这是作者故意造出来的。

并不显得十分难看，眼睛伶俐聪慧，但很诚实。“那倒是真的，需得省着点，”他立即补充说，“需要量是很大的，我总喝不够。”而一杯早已喝光了。“现在我也想吃点晚饭了。”他说话时动作很多，手几乎老举在脑袋上面，于是克利格什先生就像一个倒置的树椿子，根在上面。

单独坐在一旁的两位年轻人，他们希望现在就给他们把弹子球台摆好，于是站起身来。当他们坐着的时候，看上去倒是一般高；而现在一个矮得出奇，而另一个却又高得吓人。我曾认得一个人，当他坐在饭店的桌子后面时，还不怎么显眼；而当他要站起来时，他简直就站个没完，高大得无尽头似的，所有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他感到十分不幸。

“老是什么都没有，”克利格什看了菜单之后不满地说，“炖肉——辣椒——裹点团粉的肉丸子——这都是些下脚料，不对吗，老板？”——“你别嚷嚷！”——“这算什么烧鸡啊！”——“就这样！难道要厨房只为你一个人烧不成？”——“这有什么困难呢？取几个煮熟了的鸡蛋拿去孵呗——哈哈哈！”——“你把头发从额头上撩开吧！”这是讽刺，因为克利格什有像基督教教父德尔图良①那

① 德尔图良（150至160年之间——约222）基督教教父之一。生于北非迦太基城。著作有《辨惑篇》、《论灵魂》等。

样的秃头。

“嘘，卡尔利切克在抓跳蚤！”对面桌上响起了话声。所有的人顿时都默不作声地将头调过来，伸长了脖子。被起哄的那个卡尔利切克的一只手正顶着胸前的衬衫。他的脸上挂着安详、自信的微笑。现在他把手取出来，用大姆指和食指在捏搓什么，而后将什么东西放到了桌上。笑声、鼓掌，女人们一个个都咬住了自己的手绢。“他能替您捉住每一个跳蚤，每一个。”克利格什告诉我。我颇有礼貌地表示出惊奇而后问道：“每一个？”——“不错，每一个！”——“我说，伊格拉茨，我的晚饭是怎么回事？把我杯子拿来，我还没喝完呢！我从来就喝不完，”他又转向我说。显然是一种风趣。“嗨，您真会开玩笑，”我说并笑了起来。伊格拉茨从厨房里出来。此刻他的脸部表情加强了愚蠢的成分。“请问，克利格什先生，您对晚饭有何吩咐？”——“我的天哪，这简直可怕！这家伙竟然给忘记了！世上再也没有像他这号人的！我——”然而克利格什他自己也忘记了；现在他两个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响起了一个母亲的声音。“一个母亲若有两个女儿的话，过了20岁就决不能让她们穿同样的衣服；否则的话，两个女儿就没有一个能嫁得出去。”她这是要人家知道她那两个穿同样衣服的女

儿都没有超过了20岁。我可是不信。

“您可得注意，博士先生，不能让他们给您在这里瞎记一通，”克利格什在吞了一口红烧肉之后说。“我们这位店老板原先是个当兵的——那时他在各个饭店里都把托盘上记的一笔笔账给偷偷地抹去了——可现在他却偷偷地往托盘上加添——大概是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平衡吧。”我笑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还想顺便再去同森伯尔聊聊，但我知道，他上午总要去逛酒馆的。

伊格拉茨像是被弹子球缠住了。他非常好奇地关注着这一游戏，显然他希望矮个子赢。有时他高兴得跳起来了。现在他完全用一只脚在欢跳。

克利格什吃罢了晚饭。他装上烟斗点了火，在一闪一闪的亮光中，他的脸就像一座老式的锻铁场。他吧嗒吧嗒地吸着烟，心满意足地环视着周围。现在他的目光落到了坐在离弹子台不远处的那个外地人身上。“这肯定是个鞋匠，”他带着微笑地在那儿自言自语。而后他大叫一声，“蛇！”那外地人被惊吓了一跳，但没朝这边看。“鞋匠！”克利格什又叫了一声。外地人把脸慢慢地转向这边来，他有些生气了。“不消说准是那么一只小饭店的苍蝇，老是喝得醉醺醺，”他说得挺慢，并且吐了一口唾沫。——“什么？朝我吐唾沫？”克利格什

突然真的大发雷霆起来。“朝我，朝布拉格的市民吐？”他想站起来。老板将他按倒在座位上，尔后到外地人那儿去了。克利格什拍桌子。说谁也没有见到他喝醉过酒，如若有时他碰到了什么很不痛快的事情稍稍多喝了几口，这跟谁也不相干，过去不相干，将来也不相干。在此期间，老板已领着那个欣然起身离去的外地人穿过厨房出去了。克利格什还在大骂。突然间，在外面过道上争吵与喧哗声响起。不一会老板进来了：“刚到外面他就大发雷霆，”他说，“他还想到里面来，可我把他打发到街上去了。我把他当包袱似的，扔给了当铺。”

很快就又恢复了先前的那种热闹情景。突然对面那桌响起了掌声。“好极了，好极了！洛菲尔要来扮苍蝇——洛菲尔，你就做苍蝇吧！”到处都在鼓掌。克利格什问我是否见过做苍蝇的事。我说没见过。他给我介绍说这是一种十分好玩的事，会令人开怀大笑。其实我已经见过千百次了；我觉得，在布拉格的每一个饭馆里都会有人来“做”苍蝇的。我简直难以想象这事。洛菲尔就坐在我的面前，他不愿意做。说是秩序不好乱哄哄的。“安静——安静——嘘，嘘！”静下来后，洛菲尔就开始作嗡嗡声。开初，像是苍蝇在房间里到处乱飞，随后它就撞上玻璃窗上。最后它被抓进了玻璃

杯里，它在那里拼命地嗡嗡叫着撞来撞去。鼓掌，我也鼓了掌。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我，问我喜欢不喜欢。克利格什说："真是他妈的一条汉子！在这方面目前还很难找到有谁能同他比！某些时候我们确是需要放开大笑。"于是一杯接一杯地往自己肚子里灌，显然，内心里还在为那桩事情激动。有时他还拍着自己的胸脯，像是表示歉意似的说："肚子还有空地方，还可以喝呢——哈哈！"

"您打得真笨！"突然间从弹子台那边响起了话声，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那边。不幸的伊格纳茨！被他袒护的那矮小一点的打弹子的人没按他的办法打，于是伊格纳茨表示出了自己的不满。这下子引起了普遍的责难。一个玩弹子游戏的人就把台球杆扔到了弹子台上。上尉大吼了一声："这太不像话了——让他滚出去！"老板勃然大怒，他要撵走伊格纳茨，并说明天一大早就给他结账。克利格什当面嘲笑他，并且问："已经有多少次来着？"

风浪又平息了。进来了一个小贩。是个干瘪、又脏又不修边幅的人，身着脏得发亮的衣服。他一声也不吭，只是将自己的盒子放到桌上，并取出梳子——钱包——烟嘴——人人都只是不满意地摇摇头。小商贩悄悄地绕所有的桌子走了一圈，然后关起盒子，把它挎在肩上走了。鼓掌——"嘘

——嘘，安静！”现在洛菲尔在表演做肝香肠，怎么烤，怎样嗞嗞作响。鼓掌和笑声。只有伊格纳茨忧心忡忡地在不远的地方站着，眨巴眨巴着双眼胆怯地东张西望。

洛菲尔还装扮扯着嗓子又是唱又是叫的蒂罗尔人。真教人恶心，可我仍然鼓了掌。此时，恰好上尉在旁边那一桌大声地高谈阔论，他说，我是当了父亲的，有老婆和女儿——我真想把他一脚踢出去！只是他作了这样的解释，说我和他们是老相识了。——那么他们早就应该把他撵出去了。

我现在也就告辞去了。

总的说来我还玩得挺好的。一个人应该对那些小人物持一种正确的看法。

我起来很晚。我只要晚上去了饭铺，那早晨我就得多睡一会——我早上本来就起得晚，然而据说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特别喜欢起得早。其实没有害处：睡得好，才学习得好嘛！

多美丽的一天！我那能忍得住呢，我把窗户开得大大的坐在窗旁。这样我当然就会听到整个房子里的每一种响声，但我清楚，这不会怎么打搅我的——给我的感觉像是遥远的水坝声，至少

可以说是对这种紧闭门户而形成了一种令人感到十分疲惫而又单调情景的某种改变。我楼上裁缝森伯尔家有谁在歌唱，不用说就是那学徒罗，唱得一般，没什么艺术修养。是一首诙谐曲！“就是因为他，礼貌缺乏风度又很差——差——差”——嘿嘿！

佩彼克偷偷地溜进了我的屋子。不能让他养成这个习惯，我温和地给他指出了这点。“到这里来，佩彼克，你也会唱歌吗？”——“会唱！”——“那就给我唱点什么吧，唱点好听的，怎么样？”小孩开始了：“我有一只鸽子。”唱着唱着就唱混了，把“橡树”唱成了“绿色的小牙齿”①，喏，对他来说都一样。这个布拉格的孩子他怎么知道橡树呢！“好了，现在你去玩吧。你知道，我必须独自一人在这里，你不能常到这里来。”佩彼克走了。我很喜欢他。

我现在在学票据法，可我很容易把它同贸易法混起来。

画家家里吵嚷得厉害。佩彼克的巨大开销的问题。我想把窗子关起来，画家他注意到了这点，于是就隔着庭院叫嚷：“这个该死的孩子！简直不

---

① 捷克语“橡树”为Doubek，“小牙齿”为Zoubek。佩彼克将D发成了Z的音。

得安宁，不得安宁！”——“小佩 彼克到 底干了什么呢？”——“这个挨刀的，把我的神 甫哥哥 寄来的信给弄没了，可现在我就不知道回信该写些什么！”我把窗子关上，就没这个吵闹也还有我上边那位学徒工在那里一个劲地：“礼貌缺乏风度又很差——差——差。”

我在下面饭铺里同老板、森伯尔一起共进午餐。我注意到了伊格纳茨的情况，简直好玩！没过多久他们就一块将昨天的帐款摊在了旁边的一个小桌子上结算。伊格纳茨带着痴傻而又十分紧张的神情站在一旁注视着自己的主人，显然他一直都在昨天那桩倒霉事而被主人扬言要遭解雇一事担忧；主人破烂不堪的外衣一上一下、这边那边摇动，眼睛无神地眯缝着，显然这位主人早已将昨天一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把帐结好后，伊格纳茨高兴得跳了起来。

老板坐在我旁边。“汤真好喝，”我说。——“怎么能不好喝呢！”老板说。——“要我说还可以来份肉，伊格纳茨你看怎么样？”——“请便。”——“您给我来点红菜头。”——“不行。”——“怎么不行？菜单上不是写得有嘛。”——伊格纳茨不语。老板转身笑了，笑得呛了一下：“我亲自去拿来，博士先生。他不行了——他不行了——”我惊奇地望

着。——"是的，他一见红菜头就要晕过去的：这傻瓜总是联想到凝固的人血。"——祝您胃口好！

这顿午餐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老板什么用处也没有。"今天报上有什么新闻吗？"我问。——"我不读报。我有时间就转到对面商店去，打听一下货物是怎么样个价钱。"——我注意到了这个饭铺的围墙下面似乎被踢得乱糟糟的。"那里怎么啦？"——"以前就在我前面处是一个舞厅，他们跳舞时踢成这个样了。"——"这么说您在这儿已经有很久了罗？"——"我？12年了。"而森伯尔几乎没说一句话。"嗯"和"呵"成了他主要的词汇。

傍晚我在花园里。半座房子的人几乎都在那边；除二楼上的小两口和我的二房东乘务员外其余所有的邻居我如今都已认识了，假如要我去记住他们，那我觉得会有些晕头转向的。只是住在画家上面的那位普罗瓦兹尼克先生，我对他还不甚了解。早先我曾在窗旁瞧见过他几次，我觉得他好像有一张焦黄的、细长得像面条一样的脸。现在我才看出来了个究竟。原来脸的周围几乎都是些小黑胡子，两片嘴唇和下巴处剃得特别光洁，从而呈现出一条长而明显的分界线来。头发几乎全是灰的，看上去大约50岁左右，走起路来背显得特别伛偻弯驼。

当我跨下几级台阶到花园里去的时候，这位普罗瓦兹尼克走在我的后面。右角上，凉亭处，一大群人都在：房东先生、房东小姐、画家、画家太太、佩彼克。房东先生那双黑色、发热病似的眼睛盯着我看，就像看一位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样。“爸爸，这就是那个克鲁姆洛夫斯基博士先生呀！”一个教人听起来十分惬意的女低音响起了。——“啊哈，博士先生——是的，我忘记了，”他把自己那只干瘪、滚烫的手伸给我。——“请允许我也到这个花园里来松快松快。”——“请，”他咳了一声，并将一口痰吐到了我的鞋子上。我们都坐下来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长时间的沉默也许他们不在乎，然而我感到尴尬、难受；我似乎觉得他们在期待着这位博士先生会是一个有趣会作乐的人。

我看，除佩彼克尚可帮我一把外是别无它法。“到我这里来，佩彼克，你好吗？”——佩彼克亲昵地来到我的脚跟前，将两只胳膊放在我的膝盖上。“再给我讲点什么吧，”他央求我。——“我应该给你讲点什么呢？嘿嗨，这个小淘气，他到记住了不久前我曾给他随便说说的事儿。”——“你给我讲个故事吧。”——“故事？我可什么故事都不会呀，——等等，个把故事我毕竟还能给你讲的。”于是我用一本正经的声音开始讲了：“从前

有一个国王。对，他没有一个孩子。对。有一天，他的大儿子突然心血来潮，要出外漫游。”全体哄然大笑。画家说：“博士先生才是那么一个淘气鬼啊！”并擦去了从他那无神的眼里流出的两滴泪珠。看来画家是个非常明理懂事的人，他的赞许显然是对我的一种奉承。这总是好的，当人们把你看成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喏，没关系，您尽管接着讲好啦，这个童话也可以为大孩子吗，”画家说。我重又处于难堪的境地，这童话没法再讲下去了，它的中心思想都已经被点了出来，可这些善良的人却不懂得这点呀。我就像真有个风趣的脑袋一样鼓起勇气再讲点即兴之类的东西，这也许行的。我讲呀——讲呀——，讲到后来不行了，我逐渐感觉，我已经讲得蠢不可及。大伙都早已不在听我的，而是彼此之间谈开来了，我特别高兴。只有佩彼克一人在听，我抚摸着他的头发。这个童话总该有个结尾才行，可我已经结结巴巴说不上来了。好了，有办法了！我突然抓住佩彼克的手，就像我刚刚才发现似的，我说：“佩彼克——你看看——你的手有多脏啊！”——小孩看了看自己的手。“把头低下来，我给你说句悄悄话！”他悄悄跟我说：“给我两个6分币我就去洗手！”我偷偷地掏出了两个6分币塞到他手里。小孩腾地一下起来到花园那边去了，那里出现了森

伯尔家7岁的小女孩。

我瞧了瞧坐在我旁边的房东小姐。长得非常像他的父亲！干枯的脸，瘦小光洁的手，尖下巴，那鼻子小得来你是否能捏住它？不过这蹋鼻子也没有使她变得太难看，脸还可以，眼睛是黑的。女低音的嗓门还真不错。仅我个人而言，我特别喜欢黑色的眼睛，我总感觉有着蓝色眼睛的女人像是瞎子似的。

“您是一位乐师，博士先生——”

“克鲁姆洛夫斯基，”女儿补上父亲的话。

“是的，奥蒂尔卡，我知道他是博士先生克鲁姆洛夫斯基。”

“当您光临鄙舍时，我们已经谈过这事了。我只偶尔拉拉小提琴，就这，那都是老早的事儿了。”其实我根本不会拉小提琴，连摸都没摸过它——可我看出来了，房东先生根本不再听我说什么。小姐稍微朝我靠过来，悲切而窒息地轻轻说：“父亲不幸，一到下午他就失去了记忆。”房东先生醒过神来，突然间被嗓门喊破了似的嘶哑地说：“来，奥蒂尔卡，我想就在这附近散一会儿步。——啊哈，这里，博士先生——请看这张纸条。”他递给我一张长长的白色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我的喉咙有点毛病，请原谅，如果我说得不够大声的话。”

这时普罗瓦兹尼克朝我们走来。他向我笑笑，可他的微笑有些像是讥笑。他把手伸给我。

“日安，克拉托赫维尔博士先生。”

“我叫克鲁姆洛夫斯基。”

“这就奇怪了——我以为每一个博士都叫克拉托赫维尔——哈哈哈！”他的笑声简直嘶哑得刺耳。

我睁大了眼睛瞧着他。

“先生们，你们先前在聊些什么来呢？——您生活得还好吗，阿乌古斯塔先生？”

“倒霉透了啊！几乎一事无成。”

“哪里哪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在楼梯上遇到您，您腋下总至少挟着一张刚画成的画。每天画两张，这对您说来不费吹灰之力嘛！”

画家沾沾自喜地笑了。“这倒是真的——让谁来尝试一下吧，让那些‘教授’中的谁来试试吧——”

“那您完全可以画些肖像画储存起来了，哈哈哈！不过，肖像画家恐怕要算世界上最是多余的人罗。假如肖像画家一个不存在，世上的面孔毕竟还是够多的、够千奇百怪的！您干嘛不画点别的什么呢？”

我真想笑，普罗瓦兹尼克那嗤人的讽刺让人真招架不住。然而我看到了，画家感到十分难堪

——干嘛要去折磨这个可怜虫呢！

"我原是历史学家，"画家结结巴巴地说，"简直难以忍受的是人们根本就不懂得历史。有一次瓦尔斯廷军队的一个随军神甫要在我这儿订货，我替他画了一张质量高的图画，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然而当我画好后，这位神甫却不想取走——他想要一张没有僧侣的僧侣说教的画——，喏，好吧，神甫！——后来我该跟库茨科夫的议政厅画一幅齐什卡的肖像。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我给他们寄去了草图。他们不满意那双鞋子，让我去问一下帕拉茨基[①]先生，问这双鞋子是否有所历史根据。帕拉茨基先生当然给了我很好的解释。可是在库茨科夫那里有一位学者，说我画的齐什卡没有满足军队的要求。我同他们扯皮扯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们写信给我，说他们将在报上公开批判我这号人。最危险莫过于做历史学家了。"

"那您就画生活写实画吧。比如画一位铁丝工人怎样为酒醉的横笛手修横笛呀。或者画'女子学校的老鼠'。倒是没必要把老鼠画出来，可是都站在条凳上的那些姑娘和一位女教师——各种各样受惊吓的面孔则要画出来！"

---

① 弗·帕拉茨基（1798—1876）捷克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化组织者。

"哈哈——我也画过生活写实画。我已经有一张在美术馆展出了，挺好的一张。当时所有的画都得标德文，我的那张生活写实画的德文标题是'Häusliche Arzenei,'①丈夫躺在床上，老婆给他拿来了一个滚烫的小盖子——"

"咳，呸！"

"嗐，有什么不可以呢？小盖子根本就看不见，它被抹布包着的，以免凉了呀。"

我倒真想帮助画家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可我一时又想不出怎么做好。"今天星期几来着？"我问普罗瓦兹尼克，但问得极不自然。

"您可去看看我们房东穿的衬衫领子，克拉托赫维尔博士先生，"普罗瓦兹尼克作鬼脸，"他一个礼拜就只换一次衬衫——从他领子上就可以看出，今天是星期四了。"

一条无礼的莽汉！"可怜的人——这实在是太不幸了，说是一到下午，他就失去记忆？"

"是的，说不定是因为他曾经卖过草帽。一些出售草帽的人，常常由于那些硫磺的原因，最后完全成了个傻子——特别是蒂罗尔人——后来连加法都不会了。"

"然而我觉得他是个好人，一个值得尊敬的

① 原文为德语，即家庭医疗。

人。”

“值得尊敬的，可是个傻子，他就那么点小天地。我认识他已有20多年了。”

“他的女儿对这个可怜人还是照顾得很好的。是个和悦的女子，当然已经不年轻了。”

“她尽充满了好奇心。由于女人的这种好奇心所致，使她在世上失去了20年的光阴，而今她感到懊恼。——一个诚挚的姑娘，她还常常怪罪于我。”

我没有功夫呆在无礼的普罗瓦兹尼克这里。“我们去同房东先生聊一会吧，”我说。“咱们去吧，”画家欣然同意地说，并拍了拍普罗瓦兹尼克的背。每拍一下他的背，普罗瓦兹尼克都要颤抖一下，同时也就很快地恢复了常态。

两人都站起身来。丈夫要走，使得靠在凉亭门框旁、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的画家太太惊醒过来。“您看怎么样，老头子，我就打几个鸡蛋当晚饭算了！”——“好吧，”画家说了一声就继续朝前走去。阿乌古斯塔太太趁机向我嗞嗞地表明，说她曾经有过一大批小伙子，说多少男人都为她发疯。我想恭维她一番，我说直到现在还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什么呢？——我现在都不明白，我该怎么说，最终我还是按我本意说出来了，说看得出来，她曾经是漂亮的。阿乌古斯塔

太太翘起鼻子——喏，说她还年轻，还不怎么显老。一旦她要打扮起来，——她说得很快，像咖啡磨在转——“曾经有个追求我的人当时就说过这话：‘我真想轻轻咬她一口。’喏，以前谁都得朝我看。”我结结巴巴说了些什么，可她已经走了。

我上花园别的人那儿去了。房东向我笑笑，好像认识我，又给了我一张早已写好的条子，他谈了关于糖厂的事。我想在自己俏皮方面挽回一下名誉。我问道：“兴许小姐对糖厂很在行的吧？”——“啊，不懂！——”“但对糖果一定是很精的？”我自己拼命地大笑起来，因为众所周知，当有一个人衷心地开怀大笑，他会引起别人也跟着自己笑起来的。可是谁也没被我引起。我觉得他们似乎根本不懂得俏皮话。

房东问我是不是个音乐家，同时踩了一下我的脚。“不是”，我有些厌烦地回答说，可我立即感到他会不愉快的，于是我补了一句：“您喜欢常去看歌剧吗？”

“我不常去，它于我无用。我的右耳听起来总要高出半个音，这不行。”一个奇怪的人，每到下午就失去了记忆，并且右耳要高出半个音来！“我喜欢坐在家里的那架钢琴旁边，同时进行工作。”——“您作曲？”——“现在不，这些年来我老在修改莫扎特。待我改好后，那时您就会看到，

莫扎特他将像个什么样子！”说着他朝普罗瓦兹尼克鞋子上吐了一口痰。普罗瓦兹尼克将鞋子往草丛上擦了擦，说道：“我也有多年不去瞧歌剧了。假如我要去，那我也只去瞧玛尔塔①。”

房东拉住我的手，把我带到一边。他想给我说点什么，但是说不出来，只听到“嗞—嗞—嗞”的声音，就像蒸气从锅炉里放出来似的，在花园周围回荡的“嗞嗞”声，嗞了三次最终嗞出来了一句：“在洋白菜里没有磷”。原来他也有时候结巴，而且多半在“嗞”上。而后又给了我一张字条。

之后画家也来抓住我，把我带到旁边一角。说我是否注意到他曾是怎样拍普罗瓦兹尼克的后背的。说假如某些时候普罗瓦兹尼克也向我发脾气的话，就让我拍拍他的后背，只是很轻很轻地拍，他立刻就会平息下来的。说普罗瓦兹尼克这人不怎么的。

紧接着普罗瓦兹尼克也照他们那样把我拖到一边去。说跟我谈一种想法，即社会团伙应按伏尔塔瓦河的一些岛屿来划分。他洋洋自得地瞅着我。我说，这思想太灿烂辉煌了。“喏，您注意到了吗，这样的思想我多得很！可如今有思想的人没有。我压根就不想同那边那些个傻瓜谈这件

① 玛尔塔系德国作曲家弗洛托夫（1812—1883）著名的20部歌剧之一。

事。”

“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来玩牌，”画家逼着大伙答应。好呀，咱们来玩它个把小时。牌就在画家凉亭里桌子的抽屉中。我们围坐在一张小桌旁，决定我和房东一头，画家同普罗瓦兹尼克对我们。——

玩得可真好！每一盘都是这样，还没发完最后一张牌，房东马上就要问，什么做王牌。他根本就猜不到我要叫什么颜色的牌，并且也不给我加分。我猜他手上有大小王或带人像的牌，可他连一个带人像的牌都不叫。当我要问他点什么的时候，他就干脆越过桌子递给我一张条子。普罗瓦兹尼克和阿乌古斯塔甭说他们会赢的，并且高兴得像战马一样地嘶鸣。我看出来了，除了老老实实地摊牌和付钱外是别无它法罗。奥蒂尔卡为父亲付钱，虽然我们连一盘都不曾打完过，房东却总坚持说他已经付清了，并且还老在桌子下面踩我的脚。我把脚缩回来，很感兴趣地注意看他的脚在桌子下面怎样像热病发作似地动来动去，寻找可以踩的东西。

突然间房东却攻击起我来，说我不会玩牌，说他出了黑桃爱司，而我不给他添一个大王。可当时压根就没出过黑桃，而我自己就有一个爱司。房东还没完没了地大吵大闹，其声音就像支

长号——我的口袋里已经有了15张条子了！奥蒂尔卡用恳求和痛苦的目光看着我——喏，我理解，便沉默不语了。

我们只玩了一小会儿，我就输了60多个克莱查尔。

房东同奥蒂尔卡回家了，说夜间的寒气“对他的喉咙不利。”普罗瓦兹尼克也走了。画家家的女佣人给他一家子端来了晚饭。我要求她到前面也去替我把晚餐和啤酒端来。

我吃罢晚饭，画家同我闲聊。他说他从来也不曾得到他应得的承认。说在学院里人家就强迫他不等他毕业就离开学院；说他懂得的比教授还多。

我又坐在了自己的家里，而我的头发晕。

我从来不在夜里将窗户敞开，即或是遇到最闷的天气！已经是夜里两点了，画家家还大吵大闹。阿乌古斯塔太太的声音像女高音独唱，声音足以锯开树墩子。我终于听明白了其中的原由。画家迷迷糊糊、醉醺醺地回家来了，他自己感到有些害怕，怕进屋时会撞倒屋里什么东西，于是他就靠在门边，等点了灯之后再进去。显然，他站着站着就入了梦乡，轰隆一声倒在了地上。

此事倒给我作了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我没听

到夜莺的啼啭。它要到午夜之后才放出来；或许它也还刚从酒店里走来。

我看见房东和小姐他们在花园里。我想在房东有好的记性的时候再去见他一次，于是我到那边去了。遗憾，我发现普罗瓦兹尼克也在那儿，我在窗子里没见到他。

房东坐在斯频耐琴旁弹琴。"请等等，克鲁姆洛夫斯基博士先生，我给您弹一首我过去创作的乐曲中的一首没有歌词的歌子。"于是他弹起来了。我觉得这歌还可以，在乐器不太好的情况下，他却能以饱满的激情演奏。我鼓了掌。"您喜欢吗，普罗瓦兹尼克先生？"——"喏——在所有这些玩艺中我最喜欢的是玛尔塔——您的歌子倒是很美的，但愿您能把它扔进粪坑里。——您听我说，假如您能创作出一支好的曲子，它能大大地杀伤一些臭虫的话，那我就唱不离口，要知道这些臭虫可把我折磨得够呛。"说完便哈哈大笑地转过身去。房东给我作了个手势，认为普罗瓦兹尼克的脑子很不正常。此时普罗瓦兹尼克弯下身来同我小声地说："我愿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我能哪怕只有一次看到某个音乐家脑子里面的东西的话。那被托茎托住的脑袋里的脑子肯定会像是被一些蛆虫所覆盖！"房东注意地听着，认为是在说他，于

是嘟嘟哝哝地说，“圆木不像火柴样易于划燃。”我想打打圆场，缓和缓和，于是我大声地问：“您，普罗瓦兹尼克先生，您从来也没被音乐所陶醉过吗？”——“我？啃，是的！我学了三年的小提琴，学了横笛，之后我又突然改学声乐了，这一下子不就有九年了吗——我对音乐的了解大体上就只这么个程度。”

我转过身来向小姐提了一个礼节性的问题，问她睡得怎么样。“还好——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总有点闷闷不乐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就哭了。”——“完全没有原因的事是一定不会有的！聪明的女士——”——“您认为我是聪明的？爸爸，博士先生认为我是聪明的！”她开心地笑了，甚至笑得泪痕满面。我开始解说眼泪这东西，只要我们还活着，它就会不停地流，只是人对此没什么感觉罢了。我深信我会讲得非常生动有趣的，可是当我讲到一半、正在讲的时候，房东却突然站起身来：“奥蒂尔卡，你得走了，去管管午饭罢！”他们走了，把我留给了普罗瓦兹尼克。

我在这个古怪人的旁边很不自在。他用一种特别怪气的目光瞅着我，于是我产生了一种不快之感。然而我毕竟还不想逃之夭夭，最终还是我自己先开口了。“应该说，房东毕竟还是个好的乐

师，”我说。——“是的，是的，据说他还特别在行——喂，人们是怎么说来的？——就是把某种东西弄到各种各样的黑管里？”“器乐？”——“是的。干吗要把这事弄得那么复杂呢！手摇风琴加上狗，把它们弄到一起是再好不过的了。”我当然笑了。普罗瓦兹尼克盯住我看，并且说：“博士先生，看上去今天您的气色可不好啊！”——“我？我可不觉得——。”可普罗瓦兹尼克用手摸摸自己的前额，是要忆起点什么来，尔后他开始用一种深沉的声音缓慢地、并且十分认真地说：

“您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我不会把您当傻瓜看！——您知道，我简直恨透了所有的人——他们在生活中凌辱、伤害了我——特别特别的伤害。多年来我都不出家里的门。当我的头发开始变得灰白时，我就立即停止了外出。你无论同谁谈话，每个人都要装出一种十分惊讶的神情对你说：‘嗳呀呀——说真的——您的头发已经变得斑白了！’一群蠢驴！——不是吗？当然如今我已经是灰白得像只水老鼠。可我也把他们来了番想象。”普罗瓦兹尼克开始快乐地笑了。“不等人家开口，我就装得惊恐万状地对他说：‘嗳呀呀，我的上帝，您怎么啦——您的气色显得很不好呀！’于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先是表现出惊骇，而后立即就觉着自己有点不舒服了——啊，我把他们一个

个弄得团团转！——多年来我有一种特别的嗜好，记录下我听到的有关他人的一点一滴，一切的一切，我把自己掌握住的这些材料都按字母编排得整整齐齐——哪天您上我家来，我给您看看整个小城居民的全部档案材料。谁要迁怒于我，那我就一条接一条地往外抛，写匿名信——当人们读到从一个对他们说来很陌生的人那儿来的有关自己的事时，他们会为此发疯的，——不会有谁，根本不会有谁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来！我可以对您说，肯定不会认为我会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我还想写一封信——那就是住在我隔壁的那一对幸福人特别令我生厌——我要收拾一下他们——然而遗憾的是，至今我对他们还一无所知。”

我在颤抖。普罗瓦兹尼克还兴致勃勃地朝下讲，并且现在还越说越快。“您就骂我这条莽汉吧！当我青春年少的时候，我曾经诱骗过多少女人啊！您不要颤抖——我不会唆使您的！对出嫁了的女人，我很清白，我的目标是向那些未婚女子奔去。当我刚长成一个身材高大的学生时，我就从女子学校的花名册里抄来一些学习最差的学生的名字，因为这种人最没负担。我曾经还关注过各种学生谈恋爱的事——两人一拌嘴生气，我就乘虚而入，失恋者易捕获。”

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我简直无法再忍受下

去了。"请原谅，我必须回家——"于是我飞快而去。

我身后响起了一阵尖声尖气的哈哈大笑声。

他把我当成了疯子？——

乘务员太太现在总是在我到下面去午餐时来我房间里清扫。当我去厨房的时候，我才偶尔见到她一下。这样好！

下午画家家里又大吵大嚷。佩彼克的巨大开销以及昨天我的两个镍币所引起的风波。一个公众服务员搀着佩彼克的手回家来了。这人是佩彼克雇来的，佩彼克要求骑在他的脖子上，把他当马骑沿街走一趟，现在刚好走到我们房子的面前。

原来佩彼克早就邀约好了森伯尔家的小玛琳卡，让她出来看他的神气劲。好一个漂亮的骑兵。或许是初恋？可能的；当我头一次爱上的时候，那会儿我才三岁，我也曾为此挨打。——而佩彼克被挨打的次数无疑是太多了。

傍晚的饭铺。还是这个地方的这些人。最初交谈的话题是有关捷克剧院的事。胖胖的上尉讲述他也曾经有一次去捷克剧院里看了戏。说这出戏令他非常喜欢。当时他们给它叫个"Die Jochter

deo Bösewichts①."，可他却不知道按捷克语是怎么个说法。他问了，可谁也不知道。最后上尉十分肯定地认为，这出戏按捷语来说叫个"冯茨乌特家的女儿"。简直是小丑一个！接着他还继续谈论有关剧院的事，谈论喜剧与正剧之间的差异。上尉又是十分肯定地认为，正剧必须有五幕。就像军团一样，四个野战营和一个补给仓库。

高谈阔论几乎像前天一模一样。克利格什谈放在口袋里的不干净的碎渣儿，谈两名警察每年一次来带老板淋浴，谈熟鸡蛋里煎小鸡。老板回敬的是制糖果的模子。这一句句的风趣幽默话前天都已说过了，可大伙儿还是笑了。

像个小玻璃瓶样的那位年轻的小姐又是朝我看。那目光像太阳吸收水分样吸着我。

还是那位干瘪、肮脏，不刮胡子的小商贩又来了。什么也不说，什么也没卖地就走了。这家伙这样做的时候样子是那么滑稽，如果仅仅为了娱乐，我真想让他就这么着饿死。也许他起过誓，他将总是这样肮脏地到这儿个饭馆里来转转，一句话也不说，一点东西也不卖。

尔后卡尔利切克在大家紧张的注视下抓住了一只跳蚤。随后又欢迎洛菲尔来一个，他像苍蝇样

① 原文为德文：罪犯的女儿。

发出嗡嗡声，像肝香肠样吱吱作响。显然这里的全部节目我都像第一次那样瞧见过了。

毕竟来了新的节目。卡尔利切克突然邀约洛菲尔："咱们来表演一对野猪吧！"鼓掌。他们就做起野猪来。他俩用拳头在桌布下面动来动去，就像一对野猪在麻袋里翻来滚去，而且还发出吱吱叫声，是那么自然。几个动作做得逼真，像极了。我从卡尔利切克的脸上、眼睛里看出了他对做野猪是非常的高兴。

我觉得我今天学得太少了。

夜晚因有过可怕的暴风，清晨此时的空气就十分清新。我抱了一摞书到花园里去，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还是有人，那就是佩彼克。我若能把佩彼克撵走那岂不更好吗。"瞧，佩彼克，你把这两个镍币拿去吧，"我抚摸着他的头发说。小孩朝我看看，尔后聪慧地笑了。"不要，我又拿了爸爸的了！"——"这样，那现在你把这钱作什么用呢？"——"我知道——可你不会去对任何人说吧？"——"这你当然知道我不会说的。"——"伯德日谢克答应过我，他要告诉我号码。"——"这个伯德日谢克是谁呀？"——"喏，就是卖彩票的孩子。——他总

不肯告诉我，我答应给他一个镍币，他现在就会告诉我哪是中彩的号码。”这就是孩子们那般动人的天真！“假如你中了彩，这些钱你打算怎么用呢？”——“啊，那用处多嘞——我给父亲买啤酒，给母亲买金龟子甲虫式的衣服，我也要给你买点什么。”佩彼克是个好心肠的孩子。

佩彼克这个小混蛋！——把我气得浑身发抖。

当开始有点暖和了，于是我就转回家来。我感到很舒畅——这个小流氓！我坐下来正在消化我刚才在下面所学的东西，无意中环视了一下房间。突然间我的目光停在了纳弗拉蒂尔的水粉画“阳光明媚的大海”上。那边明媚的阳光怎么全卷起了乌云，天空昏暗了！我走近一瞧——图画上全是些泥团，墙的周围也有。显然是佩彼克从对面的窗子处用木管射上去的。

我拿着画上画家那儿去告状。画家十分生气，佩彼克被当着我的面打得不轻。我曾愉快地欣赏过它——一幅绝妙的水粉画！

画家答应把它修好给我。

纯粹是一种偷懒的行为！——仅仅由于懒惰我才在下面用午餐时就立即订好一杯黑咖啡，也就是说吃完了饭我就用不着自己来烧了。可现在

我还得必须自己来烧一次，以消除我最初在这里所产生的印象。

今天我还是学得不好。——突然间我听到厨房里有军刀铿锵作响的声音。乘务员干嘛现在要佩戴军刀呢？

他们在叫我，问我今天要不要下去，到花园里去，说还去玩牌。

我没回答。——我不去。他们在下面开始猜我是否在家。画家认为我在家。“您等等，我来给他唱一段，”普罗瓦兹尼克蛮有把握地说。于是他就站在我靠近花园的那扇窗子下，开始用他那抽抽噎噎的声音唱道：

“您问我，为什么最喜欢吃
肉包子，
您等等，我很快就给您，
是很快就来讲给您——
肉包子——”

他笑得呛了起来，并注意地听了一下。“他不在家，”他肯定地说，“我的声音能像拔瓶塞似的把他给拔出来。”

他们毕竟未能将我弄去，过了好一会我才自

已下去的。

他们都在谈大雷雨的问题。画家太太是没完没了地向我们强调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那就是谁也想象不出她是何等地惧怕这雷阵雨。画家加以证明说：“我老婆十分害怕打雷。昨天夜里我就必须到厨房里去叫醒女佣人；她必须起来，跪在那儿祈祷。喏，不对吗，我们要她来干什么呢？可这具臭尸，她睡着了！今天一大早我就把她给撵走了。”——普罗瓦兹尼克认为，祷告是件很难的事。他说：“我只会像小孩子那样背十诫，从‘我们的主呀’背起，可是我总在‘我们的主呀’这儿出了错，背成了‘如在地上一样’，于是我还得再从头开始。”画家太太坚持说，一刮这样的风她就知道准会有谁上吊啊！果然，一大早买牛奶的就来说，“星星”店的那位饱经苍桑的人上吊了。——“好一个自杀者！”普罗瓦兹尼克没听清，他问这自杀者杀死了谁？“喏，是的，过一会我就会知道这人是谁了！”

我跟房东小姐打招呼，问她是不是也害怕？“我一点也不知道打雷的事，我睡得很死，”同时响起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小姐在修整一只新上了色的大笼子。这笼子的样子有点像古代的城堡，有拱起的小桥、小塔楼、天窗。我似乎觉得这笼子关上一只金丝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

说："肯定无疑的！"于是我开始作些解释，意思大概是金丝雀和中世纪的城堡以及这个笼子等等——可怕的愚蠢！上帝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同别的一些最机智的女人绕圈子就像玩玩具一样，而同这里的这位毕竟还是一个很单纯的女人打交道，我竟不会说话了！她究竟有多大呢？当她笑起来的时候，像个19岁的姑娘，可是当她认真地呆看着的时候，就有30好儿了——魔鬼可会折磨人罗！

普罗瓦兹尼克告诉旁边的画家，让他在画肖像的时候，至少要注意画得相像。他认为这至关重要。说广大的观众不懂得真正的艺术，因此才会提出这种愚蠢的要求来的。之后他告诉画家，在当今的维也纳正在用滚筒来画各种肖像，这是一巨大的进步。只需一刻钟便能滚出一张画来。画家开始拍拍普罗瓦兹尼克的背，普罗瓦兹尼克也就沉默不语了。

房东走了过来，并分发字条。用非常微弱而嘶哑的声音讲话。

每隔一会儿普罗瓦兹尼克就要把我拽到一边去。说他没为布拉格的穷人做一点事情，一点也没做。说他总是说：可怜的人呀！什么工作都没有呀！可是他却什么事也没干。说他如果要关心他们的话，那他还是有能力办到的。比如他有一

种思想，并没说它就光辉得了不起，但它似乎有助于许多穷苦的人。实现这个想法并不需要拨一笔专款嘛，就把一个小的蒸锅安装在小的手摇车上，让它不断地冒出蒸气来，这就够了。他可以坐着这个小车从这个房子到那个房子，用蒸气来洗烟杆儿嘛。算一算，布拉格有多少抽烟的人，那这笔收入就太可观了。问我这个想法怎么样？这想法令我赞叹不已。

又开始玩牌。说仍然按昨天所说好的不要变动了，说已经习惯了。———切都像昨天一样，可今天我已经输了70个克莱查尔。到最后房东又吵嚷起来。

房东同小姐一块离去。画家和画家太太都在思考着什么似的。"明天是礼拜天，"画家终于说了，"怎么样，你去买只鹅吧！"

克利格什非常生气。他在市骑兵队工作，今天他们的头头死了，为此他们得开会商讨有关葬礼之事。克利格什曾建议，给维也纳去个电报，让他们发发慈悲，由于刚死不久，死者被任命为了陆军少校，那他的葬礼也应隆重些。有人在会上还表现得比较明智，而后却出卖了他们，因此克利格什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继续谈论死亡的问题。据说广场商店里也有

谁死了。谁？老板告诉大家说："就是那个老爹，这人太老了，连他自己都为老不死而难乎为情。"死于什么呢？据说死于痨病，也像他父亲一样。那这么说来，这病就成了他家祖传似的罗。

贩子——这家伙必须履行诺言！

这样下去还真不行！这是在学习吗？我的进度象蜗牛，思想总不在书上面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没有被打扰呀，但愿我是在撒谎，可是我却心不在焉。我脑海里常常浮现出我的邻居们的形象；我感到他们一下子都涌来了，一会儿是这个人冒了出来，一会儿又是那个，他们像是在我面前翻筋斗，他们说话，并且按各自的方式扮鬼脸，作怪相。毫无办法，情况必须改变！我不是为了这些个人才迁来小城的呀。

11点，我听到厨房里有军刀的铿锵声；想必这位军人就是我们的亲戚吧。骑兵？

哭泣，画家家里的哀哭声，痛苦的喊叫，画家家的狗的哀吠、嗥叫。我明白了，肯定是这条狗犯下了滔天大罪：吞噬了画家家的皮夹了，那里面装满了全家的纪念品：死去了的父亲的头发，结婚时写下的忏悔条子以及天知道还会有些

什么。

半个小时相对的安静，之后画家家新的喧嚷重又掀起。原来画家回来了，肯定是从酒店回来的。我听见他在大声地说话，随后就破口大骂，最后从咆哮声中蹦出来了这么几句话：好呀！让我来告诉你，你这个长不大的混蛋，你不知道鹅的肝脏应属于一家之主吗！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告诉你应该这样做的，你这个下流的丑八怪！”暴跳如雷的画家这时出现在窗旁。我连忙弯下身子躲到窗台下面去。不一会儿我就听见：“森伯尔先生，你说我说得对不对，鹅的肝脏应该属于一家之主吗！？”我没听到森伯尔回话，画家仍继续大叫：“喏，你瞧，你——。”想必画家太太是在失去家庭的纪念品而万分痛苦这一情境中烤的鹅肝。对方的叫嚷声和讲明事理的声音在继续，突然间画家的声音又大起来：“那20块钱也吞噬了？——那我们现在吃什么呢？”

美丽而宁静的下午。人要是处于安静的星期天的情景里，那会感到多么的自在。这里还不行，我还必须到下面花园里去；那里十分空旷、宁静。

我悠闲地踱步，观赏着每一株灌木，每一簇

草丛，似乎在那所有的植物上都散落着星期日的花粉似的。我渐渐地感觉舒畅得简直有点忧伤了，我多想像孩子般地跳跃啊，但我又害怕会有人从窗子那边看到我。空气是那样的宁静，安静得使人能听到那无穷远的、神话般美丽的世界的声音。我转到凉亭里去，啊——我跳跃了起来——啊，我多么的舒畅！再来一次——是这般的美！

我从凉亭到凉亭。我观看，我思考——我在想这里的这个家庭、那个家庭，家庭中的所有成员，所有这些人的特点——微笑在闪烁，我好不开心啊。

斯频耐琴！这个老式的风琴带有它那过时了的柔弱的声音。就像一个老叟的叙述：有多少次在他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有过多少次的叹息，多少次他的精神飞到了那令人惊叹的和谐的境地啊！

我坐下来，打开琴盖。五个八度音程——可怜虫！当我独自一人时还弹一弹——唉，这都是那遥远的往事罗！我过去不想学弹琴，老师也不关心我们，只在第一学年时才定期来了一下——这些少年时代——黄金时代——我沉思起来。

应该说我还是学会了一点什么吧？——至少会点谐音。——升C音——E——A——就这样弹！A——D——升F音——好极了！D再稍高

一点，升F音，A——升F音，A，D——

"原来博士先生会弹琴——这蛮好嘛！"我突然听到画家的声音。我猛然一怔——在我身后站了一大群我们这个花园共和国的全体公民。我呆呆地、直僵僵地坐着。

"请接着弹吧，博士先生，请弹一点什么吧！"奥蒂尔卡小姐像小鸟样地唧唧叫着说了两声。

"我真地一点也不会，小姐，我真地不会！我素来不摸琴的——小提琴我倒常拉，——这是真的——"

"啊，那这就更有意思了——反正我听到了清晰纯正的和音——这还行——请相信，我这是真诚地请求您，请吧！"她搓着小手请求。此时的她真像只有19岁。

鬼知道，我为什么不从琴旁逃走呢！人是一种非常喜欢自我欣赏的东西，从而会变得十分滑稽可笑起来。"我真地一点也不会，小姐——不过我这就来证明给您看吧——您不会笑我吧？"我想起来了，我曾经背过《诺尔玛》① 歌剧中的进行曲——前几年我还在某个地方弹过，那时还行，《诺尔玛》进行曲我当然会罗！第一指法在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上是一样的——G，H，D② ——

---

① 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贝里尼（1801—1835）的代表作。

② 第一和音应是G，B，D；而不是G，H，D。——原注

就只会第一指法。于是我就按此法将指头放在G，H，D上，弹起来了，可到第十拍时，我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您倒是真地一点也不会，”普罗瓦兹尼克发出一种嗞嗞声说。

“像在劈柴，”房东先生喃喃地说。我直冒羞愧的汗水。

“可这毕竟是不错的，”小姐竭力推崇。“博士先生从未弹过琴嘛，可还真行。——博士先生对音乐肯定具有好的天赋。”我真想拥抱她——她的心有多好啊！“这点我早就知道了，博士先生具有卓越的才能。他口哨吹得那么好，博士先生，今天早晨您吹了《茶花女》，我听见了。”

她什么都注意到了！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女人！或者也许——也许不会是……啊耶稣玛利亚约瑟——

可是——本来就是——干吗要喊耶稣玛利亚约瑟呢？我没有说我喜欢她呀，也没说她或许能激起我对她有着某种近似好感之类的东西呀——然而不幸的正是这或许——

“你们等等，我再来为你们演奏一首自己的无词歌①，”那个已坐到琴旁去了的房东说。

① 是根据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1809—1847）所写的钢琴曲集《无词歌》（此种体裁为其首创）而来的。

他弹琴。没多久他也弹不下去了——因为是到下午了！反正我是鼓了掌。普罗瓦兹尼克做了个鬼脸："可谓令人愉快的调子！讨饭时唱这小曲可能有好处！"

画家太太现正向这边走来。她在忙着找佩彼克，总算在附近不远的花园饭店旁的滚球场上找到了他。他把两个镍币交给了摆九柱戏柱子的孩子，并且同他说好了，如果滚倒了很多，他可以为此而大喊大叫。佩彼克现在在大家面前忍受了多少个后脑勺啊，而且还得听母亲的痛斥。现在画家太太却很少唠个没完——这就是一条馋狗所显示出来的疗效！"你现在给我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哪儿你也休想去！你给我去把孩子抱来。"佩彼克懒洋洋地走了。

不一会从屋里传来孩子的叫声。之后佩彼克出现在台阶上，他带着孩子——用两手像拎一只小狗样地提着他。孩子已哭不出声来，脸都憋青了。画家太太跑过去，抱起了孩子，给了佩彼克一个后脑勺。

画家今天的情绪也不佳，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总是抱怨自己的艺术无利可图。

"您何不开始雕刻或雕塑呢？您还年轻得很，您在这方面还是可以练出来的嘛，"普罗瓦兹尼克说。

“算了吧，雕刻！现在他们就没饭吃——让他们去做制血粉肠的木簪子，还带上自己姓名的缩写！”

我和小姐同他们分开了。我们一块坐在凉亭里畅谈。我注意了一下，实际上就是我一人在谈。奇怪，今天我突然打开了话匣子，说话也不再拘束。可是所说的几乎都只关于我自己，关于我这个人——没有害处，一个人说话总该得有点热情、深刻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嘛。我观察到，奥蒂尔卡对我表示出某种钦慕。她不时地提起我注意她新发现了我的某些才能或者我的某些优秀品质。是个灵敏的人。

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子！

傍晚，克利格什十分积极地向森伯尔进言，看得出来，森伯尔以远非一般的注意力站在他旁边听他讲话。我知道，克利格什想说服森伯尔，让他重新结婚，说他为他找到了一位新娘。“26岁”——“3000块钱的嫁妆”——“她在那些阔老里算得上是有名望的”——“他们都喜欢她”。——让我在这里等着见识一下这个婚礼吧！

上尉今天很明显地老朝我这边望。这样盯着看至少有20次了。——他想干什么？

我在学习，但有点出奇。我倒更喜欢立即、现在，一大早就到下面的花园里去坐着，独自一人或同别的一些人，这对我说来都一样。我的一些思想腾飞得就像……（我又不知道像什么了）。

唉呀呀——今天画家家里吵得更早了！我仔细地听了一下，挨打的 a）是老婆，b）是佩彼克，c）是狗。狗现在还在哀吠。

画家现在上我这儿来了。问我这里有没有漂亮的信笺。说他必须给牧师哥哥写封信，而家里没有这些东西。说他不喜欢写信，非常之不喜欢，要给谁写封信对他来说就有如要他命似的。然而当他必须要写一封信时，那就必须具有非常之安静的环境，虽然尽管说他的那些思想简直是一钱不值——“我需要安静，博士先生，可我家简直是个地狱！首先我得整顿一下秩序——我要痛打那一切，谁要是不给我安宁的话，我就再打——我曾经撵走了一个女佣人，她那张嘴简直就像盘磨子。”——她已经是第四个在我这儿被撵走的了。

我给了他一张纸，尔后他走了。不一会，好哭鼻子的佩彼克来了，说父亲让他来要一只好一点的钢笔。我给了他一支。

画家在屋子里踱步，显然他在思考。

我到附近的商店里去。当我现在需要点什么的时候，我就自己去买。在回来的路上，正好在我住处附近遇见了自己的老相识——耶森大夫，精神病院的主任医师，他正在街上漫步东张西望。

“您好，大夫，怎么在这里？”

“偶然的，我散散步。我喜欢在小城走走。那您呢？”

“我现在就住在这里。不久前我才搬来的。”

“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里。”

“那一会儿我上您家看看，如果您允许的话。”

我喜欢耶森大夫，是个有学识的、头脑冷静使人愉快的人。他喜欢我的住宅，四处看看，对这里的一切他都能谈上一些。我要求他坐下来；他不肯，说他喜欢随便站一会，说现在要能站在窗旁是太好不过的了。他在窗旁站着，背朝花园，脸向二楼的走廊。而我在靠窗的墙上挂了一面镜子——他现在倒有些与我相似，尽管自己说得煞有介事，但是却有点儿沾沾自喜。问我怎么来小城这儿吗？我告诉他，仅仅是图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而后我又补充了一句，我的想法欠妥，这里的居民们都不十分安静。那么是些什么人住在这里呢？我一上来就介绍普罗瓦兹尼克——想必普

罗瓦兹尼克这人会引起作为精神病大夫的极大兴趣。我讲得十分生动，描绘得细腻——然而我却注意到，他对普罗瓦兹尼克并不感到兴趣。他仍在照他自己的镜子。突然间他一怔，并且立即探出身去。他问那边走廊上的是房东小姐吗？我惊奇地反问了他，他像是认得她？说他早就熟识这个家庭。现在有个问题，一个奇怪的问题使我难于启齿——我联想到房东的怪癖，某些时候简直怪得出奇——我终于把问题结巴了出来。大夫笑笑："喏，上帝保佑！他只是一种忧郁症，然而这忧郁症已经把他自己折腾得够呛了。几乎可说打从我孩提时代起，我就认识这些人，我的母亲同他们成了至交。奇怪奥蒂尔卡为何还不出嫁？她蛮漂亮的，非常讨人喜欢，持家有方，且有钱。这里的这座房子的债务都已付清，此外他们还拥有大量的资金——这就可能为这个女人造成了不幸，真是一位极好的配偶！然而还——此时他探出身去，微笑着并点了点头。

阿哈！原来根本不是什么偶尔在此散步！倒是我偶然地碰上了他！顿时我对耶森大夫就反感起来。

不一会他就告辞，并说他还要来，说他还会偶尔在附近转转。甭来了！我觉得我当时好像连最起码的应酬话都没回他一声。

他同我一样正值青春年少！——不——实际上不是的——我根本不这么想，是这样——而真的是这样，每一个年轻的律师起始总与某种资本联在一起的——哈哈！——哈哈哈！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些愚蠢的想法呢，特别是现在！

我觉得，聂鲁达他说得对，他认为我们这些个男人对每一个女的都会有嫉妒，即使我们还不曾对谁有丝毫的兴趣。

画家在对面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动。他还在思考。

这倒霉的中饭，苍蝇的一家子都漂浮在汤里。我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吞了苍蝇的父亲和母亲；之后还见苍蝇的胚胎浮在汤面上，这我就无法忍受了。我吞苍蝇，佩彼克写信，狗毁了家庭的纪念品——天晓得，这房子里发生的一切像是在做梦一样！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正好偶尔站在窗旁，当楼梯上响起了军刀的铿锵声时，我探身窗外——原来是这位肥胖的上尉从下往上走！此人在我的札记中具有重要地位，值得突出。

是乘务员家的亲戚？

傍晚在花园里漫谈。普罗瓦兹尼克以极大的兴趣同我低声交谈，说他今天才头一次注意到了他旁边那位年轻少妇的红眼睛。我已经觉得普罗瓦兹尼克这人很讨厌。之后他问房东，他今天是否去参加了市骑兵队队长的葬礼。“没有！我一般都不去参加葬礼的——我自参加自己的父亲的葬礼后，我是什么葬礼都不去的。当时他们在棺材旁唱歌——他们用假嗓子唱——那调子太可怕了！——这个可怕而又被胡乱地唱了的一个音调一直苦恼着我后来的整个生活！”这不是很富有诗意吗？

画家来了。在他那充血的脸上表现出了苦苦思索的痕迹。“信写好了？”我问。——“没有。要到明天。我这人快不了。”——“这下牧师哥哥就会寄来几百块钱罗，不是吗？”普罗瓦兹尼克问。——“得了吧，几百块钱——这区区小数如今帮不了人的忙！”——“不对”！普罗瓦兹尼克绷着脸有些个认真地说，“你们这些人不动脑子嘛！我就能从百把块钱里讨生活！不费吹灰之力！我在布拉格附近租了一块地，我撒了种子——您知道用什么吗？——全是些荆棘。或许来个捕鸟者，他又从我手里把这块地租去，想在那儿抓住金翅雀——

他如抓不到，那我就自己来抓。”——“您别忘了把四周围起篱笆！”——“为什么？”——“为的是不让穿堂风把那些荆棘弄成了风湿症！”——画家也开始幽默起来了。

房东今天特别忧郁。他今天没有分发字条，看来他有别的苦痛。他想到他流鼻涕了，上午他在读福格特①的一篇什么文章的时候，他就开始感冒了。他记起来了他感冒已有多日，可他感觉平安无事，他记起来了，有一个鼻孔“已经开始朝他点头”。只是现在处于下午时刻，他就弄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鼻孔。

奥蒂尔卡忧伤地瞅着父亲，她几乎抑制不住大声地叹气。我们又一起坐到凉亭的一角交谈。而今天情况有些异样。今天主要是她讲，她把自己的心向外披沥，诉苦。我倾听她的诉说，连我本人都感染上了这些忧愁。我感觉到，由于我的同情，使她轻松多了。

他们走了。我独自一人坐在花园里。今天我无法去饭铺吃饭，不适合到人群中去，这于我已觉十分不习惯了。尽管忧愁，但同时毕竟还是一

① 福格特(1817—1895)德国博物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自称他的哲学是一种“生理学人本主义。”主要著作有《生理学书信集》、《人及其在自然界的地位。公开讲演集》等。

种快乐。

昨天和今天我都醒得很早，也许由于天气闷热的关系。这于学习有利。只是，虽然醒来较早，但我不起床。我很自在地躺在床上，任思绪飞扬，当它在美丽的半醒半梦中闪烁时，那是特别令人愉快的，我紧紧地抓住它不放，继续梦想。

我说老实话：这些梦想仅只一般地触及到学习。我正在学矿工法，却很不习惯于它的那些术语，总混作一团。我的床对我说来像是一座自由的矿藏，我在那里开采金色的梦。当我站在奥蒂尔卡的身旁，这些思想很快就在我们周围筑成了一个包围圈，我愿来捍卫这勘查的权利。——

画家家异乎寻常的安静。画家坐在桌旁，手支着脑袋，眼睛向高处望去，他在思索。

下午——耶森大夫来了！这人腿真勤！

我觉得我对他很不热情，可他显然感到无所谓。他似乎根本没怎么注意我。

他又站在了窗旁的镜子前。没有什么比——比瞧着一个男人照镜子更教人悲哀的了。

他看到了房东和小姐怎样通过庭院到花园里去。他在窗子这儿同他们谈话，口气十分亲昵。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基于某种老关系，于是便把

各种各样的权利真地据为了已有：——他们邀请他到花园里去——他提议让我也去——喏，咱们一起去——让我们来看看——谁同谁在一起——不，咱们也别看了，反正我什么也不企求！——我真这样认为，我没有丝毫的企求。

今天的花园似乎面目全非，完全改变了模样，它于我是那么样的陌生。完全是另一种空气，我还觉得，完全是另外的一些人。然而当我往深处一想，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耶森大夫一人在妨碍我。他在那里津津乐道，高谈阔论。常言说得好：许多人都够浅薄的，但还喜欢故弄玄虚，渐渐地，除了普罗瓦兹尼克之外，所有的人都来听他讲那番玄而又玄的话。我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反正我没有"故弄玄虚"。

我想来个小小的尝试，由我自己来控制这番交谈。我问画家："信已经写完了？"——"没有，待到明天吧——我得构思好了再写。"很快他又同耶森去攀谈："您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夫先生！"——"怎样？"——"喏，在疯人院里那还不快乐无穷。劳驾，请给我们讲点什么吧。"我又被撇在了一边——至少普罗瓦兹尼克来了也好啊！但我发现耶森他也有点尴尬。我有些幸灾乐祸。耶森大夫他谈了一点有关疯子和忧郁症病人之间的区

别。可人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想听听“每一个疯子是怎样想他自己的，”比如男的怎样想他是个皇帝，而女的则想她是圣母玛利亚。耶森没有满足这些要求，只是继续他们医生的那套解释，最后他无意地说出了一句箴言，是这样的，“几乎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多少有点毛病。”这下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激动，只有房东先生安详地点了点头，并说：“许多人，当他是健康的，他连自己有什么都不知道。”

耶森终于告辞了。说他很快还会来的。我心想：你千万别来迟了！

今天我们连个普罗瓦兹尼克的影子都没瞧见。

人们还长时间地在议论耶森，尽管他已经走了，议论得甚至太久了。奥蒂尔卡跟我咬耳朵：“我很怕他！”我回答说：“处之泰然有时事情就好极了”！

克利格什不断地同森伯尔说话。老板尽可能地将脑袋凑近他，而且一个劲地咳痰，同时还死盯住克利格什，像要吞掉似地。

9点，耶森已经来了。他窥视花园，走廊，在此期间他还至少有三次去照了镜子，照了老半天。他问不会有人这么早去花园里吧？我只用了一个字回答他：“不！”终于——他说他是否妨碍了

我？我说，真地需要大量的时间让我用功地读书。耶森走了，有些不悦。随他去！

近中午时分，画家差人上我这儿来，让我供给他一个信封。现在我从窗子处能清楚地瞧见他家。老婆和小孩都站在桌子边上看他怎样写地址。

画家在房间里踱步，已装有了信笺的信捏在他手上，每隔一会儿总要停下来站一站，而以一种沉思的目光注视着自己这份心灵的产物。想必还颇有些自豪之感呢。

下午我头一个在花园里，在别人到达之前我觉得时间长得永无尽头。

在我到了大约一小时，房东和奥蒂尔卡来了。房东同我谈起政治来。很快他就得出结论，即所有的一切都渊源于此，那就是国王们“从不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我热烈地赞同他的观点，他说得对。他还讲了自己另外一些谚语，我惊奇他知道得这么多。随后他开始同烈酒打交道，那我就同奥蒂尔卡一块亲密地交谈。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她谈起我的德行来。奥蒂尔卡热烈赞扬了我的“品德”。她一个劲地谈我的美德，她把我的美德使劲拉长，就像一个鞋匠用钳子把皮革拉得那么

长，以致剩下一块足够给家里人做一双皮鞋似的。这姑娘是根据什么来确定我的德行的呢？

画家，画家太太。画家有一种满意的；几乎可说是一种得意的面色。画家太太那张嘴又像把利剑。“信写好了？”我问。——“啊，那当然罗，”画家说，其神情像是不费吹灰之力半天就处理掉整个欧洲的通讯似的。——“你应该在信里补写一段乘务员太太的事，”画家太太带笑地说，“神甫们对这类事很是喜欢！”他干嘛要写乘务员太太呢？——“我还需要给在塔尔诺夫的另一个哥哥写封信。我们兄弟一年写两次信，在我们之间已经这样做了。”谁也不理他这个碴，却一个劲地去谈乘务员太太。他们谈及上尉这人，说如果他来了，那乘务员太太准会探出头来；他们谈得如此神密，还不时地朝我望望，并且还笑。这下我才恍然大悟………………。所以我不就成了那个“傻子”吗？我发火了，说了些什么。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我说了些什么。

之后我们三人一起玩牌。我以极大的耐性，忍让房东出牌时所犯的错误，并且尽量给他出真牌。我也故意在桌子下面把脚伸到他那边去，让他高兴高兴，我像个管风琴手那样踩他的脚。

普罗瓦兹尼克今天仍旧没来。

我一向与某种类似愚蠢的东西不沾边的。

我上友人摩罗乌谢克家吃晚饭。他住在什米霍夫区的那头，所以我在城门口租了一辆四轮马车。我们谈得好极了，一直谈到夜里很晚，脑海里充满了许多新鲜活泼的思想。四处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只有某个昏昏欲睡的马车夫和自己疲惫不堪的牝马往家去。马蹄一旦发颤，车子就辚辚作响，就是那车轮发出的单调不堪的辘辘声我听起来也觉得舒服愉快。大约离我住宅仅两座房子远的地方一部马车赶上前来，车夫从车座上稍微移动了一下自己身子并且说：干嘛不坐 车 呢，年轻的先生？”——我的四轮马车！我忘记了付给他车钱让他走，车夫等我等到了深夜。——我必须拿出3个金币来付给这无耻之徒！

无疑的——我在恋爱了！

但愿能在报上的广告栏中突然之间有这么一条：“恭贺克鲁姆洛夫斯基博士先生和他娇美的新娘，奥蒂尔卡小姐——”在那些个小伙子眼 里 每一个姑娘都会是“娇美的”！——任何人都不得知道这件事，尽管——

我们之间必须明朗化！

一场好戏——气得我现在还在发抖！胃都要气炸了！

外面响起了军刀的铿锵声。有人叩我的门。“请进！”来人是位中尉——不是上尉，我的惊异是可想而知了。我起身并以询问似的目光看着来人。中尉身着全付武装，头上戴着帽檐的军帽。他行了个军礼。

“请问——是克鲁姆洛夫斯基博士先生？”

我点了点头。

“我从鲁巴茨基上尉先生那儿来。”鲁巴茨基就是那位从下面上去，而又从乘务员太太那儿出来的胖胖的上尉。

“有何贵干？”

“上尉先生觉得他受了极大的侮辱，那就是您于昨天在这里的花园里的一次交谈中，谈及到他和乘务员太太时所给予的，他一向把乘务员太太当成他自己最尊敬的女朋友，因此他派我来要求您作像样的道歉。”

我扶住前额，睁大双眼望着他。我尽量地回忆昨天的情景——昨天说了些什么，不假，我是说过些什么，可他就是杀了我，我也记不起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中尉静候我的回话。我走近他，我觉得我开始打哆嗦。”对不起”——我结结巴巴地说——“纯属某种误会。谁会说上尉先生——”

“我不知道。”

有谁敲门？莫不是乘务员太太在我房间的窗子那儿偷听？甚至还可能是同上尉一起来偷听的？

“人家是谈了些什么——我倒真记起来了——可是我怎么会说什么呢？我连上尉先生何许人也都不知道，就只打过一下照面——”

“请原谅，这一切与我无关。我只是受托来要求赔礼道歉而已。”

“可我向您保证啦！我怎么会说些于上尉先生不利的话呢——我想，我是非常尊敬上尉先生的并且——”

“对不起，我已经说过了——我只要求有个明确的回答。”

“喏——如果上尉先生一定要在某种谣言的基础上来考虑问题，说他被我所侮辱——然而从我这方面来说，老天爷知道，压根就不曾有过这种想法，那就麻烦您，请您告诉他，我请求他原谅。”

“这还不够。”

“那他到底想怎么样？我或许可以再当着这些人的面——”

“鲁巴茨基上尉先生要求用武器才能心满意足。”

“鲁巴茨基上尉先生是疯了，”我脱口说出了这句话。“我从不曾打过架，我将来也不会去打

架！”

“我转告。”他敬了个礼，而后将门砰的一声带上了。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气得我浑身发抖！决斗——我还不曾拿过军刀！竟然这样，我是个法学博士——未来的律师！刑法——决斗为罪行第57条第158条至165条都论及有关这一问题的后果，这些规定好极了！

这是些疯子，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疯子！

当我听到乘务员太太在厨房里忙来忙去时，我就出来找她。我很想把事情的经过给她说一说，并且给她讲点事情。“回家发福去吧！”她很倔强地说，将背朝着我，并且进到自己房间里去了。好呀，我“回家发福去吧！”好不奇怪的谚语！

今天花园显得很特别。我非常地生气，这不能怪我。

普罗瓦兹尼克又到我们当中来了一次。他像猫头鹰一样看人，并且对每一个人都这么说：“您今天的气色看上去可不好啊！”

我同奥蒂尔卡坐在凉亭里。我觉得今天我必须开始谈爱情了。我已有所准备——可话一到嗓子眼就像是卡住了，除了泛泛而谈之外，别的话

说不出来了。算了，今天就这么闲聊吧。

普罗瓦兹尼克向我们走来。看了我们一会儿之后说道："您要结婚了吧，博士先生?"

简直是一个不愉快的提问，弄得我真窘。可我勉强地笑笑并回答说："是的，普罗瓦兹尼克先生，我要结婚了。"

"您是对的——这一定是够好玩的——逗逗孩子们，小孩子总归要比屠夫养的狗崽子好玩多了。

这个该死的东西！——

今天的娱兴活动几乎总受到干扰。我一句都未提及有关军人来访的事。

你活该！鬼把我带到这个小城来的！

嗐，有什么用呢！我干的这桩好事！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声"不！"——或许他可能并不一定要去履行自己的威胁——可是说连羊羔的血也在沸腾啊！——说是他将打伤我，这毫无疑问——我可是肯定不会伤他一根毫毛的，我将躺着养伤，倒是学习的好机会，或许会因养伤的时间过长，而错过了考期。也许他把我杀了倒更好！

军刀的铿锵声又起，有人叩门，昨天那位身着全副军装的中尉进来了。他行了个军礼，说鲁

巴茨基上尉先生不答应事情就这么了结，他要求，他要最终仍用武器来解决问题。我有些不耐烦地说，我昨天已经说过："不，"而今天我还是说："不，还是不！"中尉接着说，他感到遗憾，说上尉先生就会用鞭子抽我的脸，无论他在何处，只要遇见我。我愤怒地腾起，站到了中尉的面前。"他休想抽我，我倒要试试，我将奉陪到底！""他一定要抽你的。再见！"——"请等等。——用什么样的武器？"——"军刀"。——"好吧，我接受！"中尉惊愕地望着啊。"我接受，"我气得发抖地补了几句，"是有条件。首先。您得提供给我武器和监场人，其次，您自己以及有关方面的人得向我保证，不得让其他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同时您为决斗所选的地点要绝对地安全。"——"我保证。"他很有礼貌地，礼貌得有点过分地告辞了。说他今天或者明天还会来的，那就是商讨一下其它有关细节。

好了，现在我有事干了！事情总归是瞒不住的，乘务员太太也许偷听了我们这番大声的商谈——甚至我敢打赌——她偷听了——我明白了，她反正是这一切的起因。现在我才悟出来是怎么回事了，打一开初我就伤害了她那女人的自满。然而我毕竟不是"傻子"！可现在我却是！事情如果传出去——那就别了，律师！到死也是个后补

律师！——喏，钱我还是有一些的，而且奥蒂尔卡她有——可是我还一点没把握，她是否会嫁给我呢！？

自己最清楚自己不过了，我一点也没学习。我只是看着书本，可心里却在不断地骂人。

邮局给我送来一封信。邮票上的印戳是小城区的——是封匿名信——这个该死的普罗瓦兹尼克！

“博士先生及候选者！

我觉得，您作为丈夫的候选者比作为律师的后选者更有希望。您渴望的婚姻却是一种卑鄙的投机行为，十分下流。您想要房子，您想要钱，却不想要老婆。您是不能要那个苍老、枯萎的傻女人，她蠢不可及，就那么点小天地，就那么点小天地这句话，我不早就从普罗瓦兹尼克嘴里听到过了嘛，您可耻极了，您决心就这样地卖身投靠，把自己年轻的生命奉献给那卑鄙下流、谋取暴利的行为。再一次、千百次地咒骂您这个可耻的东西。

持有同一想法的众人中之一员"。

你等着吧，看我怎样来收拾你！那我就以你来代替我对上尉的报复了。无疑的，都会来同我斗，我心里在狂吼，真想同全世界打一架。

我不能说，我会怕丧命。对于受伤，我也不怕；我非常冷静地想了一下。可我知道，恐惧会袭来，而我害怕的就是这种恐惧。我不习惯于各种各样的决斗——平生从未想过这问题——这就必然引起恐惧。我将神经质地颤抖——每一根神经都会振动——每一块肌肉都会抖动——无时无刻不在发疟疾似地——恐惧将使我大打呵欠似的。

这将可怕极了！

我们在花园里闲聊，然而是什么样的一种闲聊啊！今天我没有作爱情的表白，也无所谓了！带上一块手绢吧，奥蒂尔卡，并且准备好裹伤布！倘若我死了，那一切也就结束了；如果我受了伤，奥蒂尔卡她会照护我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然后相互倾诉爱慕之情。就像小说写的那样。

然而某种原因迫使我来个一本正经的开场

白。我不知道谈什么好。我终于问她，明天去不去捷克剧院。上演什么？上演狄尔的《杨·胡斯》；七月六日是胡斯受火刑的纪念日。“我到乐意去剧院——可我不想去看《胡斯》。”——“为什么？不见得是因为他是个异教徒？——”——“喏——明天是礼拜五——该斋戒——因此不行！”——这就是粗鄙的普罗瓦兹尼克说到的“视界”。而我看到的是天真——天真总具有其自己的魅力——无疑的！

普罗瓦兹尼克现在来了！我快步迎上去，把他拉到亭子一边去。“您，一个无耻之徒，今天也竟敢把自己写的无数封匿名信中的一封寄给我，您知不知道，您这些匿名信弄得整个街坊多不安宁啊！您得对我负责！”

“谁跟您说我写匿名信来的？”普罗瓦兹尼克脸色白得像粉笔样地问道。

“您自己那次说的，无耻之徒！”

“我对您说的？”他的脸部表情惊讶得如此可笑，以致于我不得不扭转身去，免得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

“我告诉您，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我将像鞭打一条小狗样地抽您！”我走开了。我从上尉那儿多少学会了一点东西。

已经很晚了他们还想玩牌。画家从匣子里将牌抽了出来，几乎就在同一时候他揪住了佩彼克

的脖子，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扑克牌上所有的红心都被剪走了。

原来佩彼克把这些剪下来的红心贴在了一张白纸上，并将它作为爱情的礼物送给了森伯尔家的玛琳卡。

这下我们就玩不成了，可我对此极为满意。

我们一个劲地谈呀谈呀，毫无一点意义。之后我和奥蒂尔卡在花圃间漫步。突然她转身向我，目不转睛地瞅着我，并且问及，我是否发生了点什么问题。我吃了一惊，可我说，没什么，并且勉强地笑了笑。她摇了摇头，而且还多次重复说我肯定是有点什么问题。

她——她同情我——这十分明显！

我呆在家里思考问题，我冷静得出奇，还没感到恐惧——但恐惧是会来的。

至今我还不大相信决斗难道真地会进行吗？

然而就看明天了！

啊哈，今天我可起得早！3点前我就醒来了，可我没在床上磨蹭，而是立即就起来。我相当地认真。

由于起得太早，因而不知道怎样开始做事情。今天我已经有两次到下面的花园里去了，可是又

很快地返回屋子里来。我想尽量多拿一些东西在手上，然而只因情绪不佳，我又很快地将它们放下了。

我简直安不下心来等候中尉的到来。

我到底是怕呢还是不怕？我打哆嗦，直打呵欠，然而我感到由于一种急躁，我就像发疟疾似地连连打呵欠。

他来过这里。那就是明天早晨6点在赫拉德昌尼古堡附近的兵营中举行，说是在一个花园的沙龙里。我心想："那就是说他们是从沙龙里把你带走的！"我心里直笑，这简直是一种前所未闻、从不曾见过的玩笑。

他显得特别文雅有礼貌。他说了点什么，好像是说"他个人就会觉得高兴的，如果那桩不快的往事能得到如此这般地平息的话。"我脱口而出："没有必要！"但是没等我说完，人可能马上就会给我一个后脑勺。我总归是个傻瓜啊！

哼——有什么呢！

我去什米霍夫区莫鲁塞克朋友家作客。首先，我无法呆在家里。其次：莫鲁塞克是个优秀的剑术家，他打起架来像只猛犬，他能很快地教会我一点要领。

莫鲁塞克这人不怎么的。我把事情透露给他——可他还笑我。有一些人，他们从不会认真地考虑世上的某些事情。我要求他给我指点，怎样才能于己有利。他认为，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什么也学不会的。“好呀！”我生气地说。——“喏，那你就等着瞧吧！”

他拿起一把双刃剑，给了我一个假面具和一个护罩，并且他给我摆姿式。这样！——现在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注意剑的后部！——这样子——可我的剑一下子就掉到了地上。“你必须紧握武器，”并且笑了。——“说也是这剑太沉了。”——“军刀不会比这个轻的——喏，再来一次！”——没多一会，我就感到力尽筋疲，好像我的手上托了个铁钻似的。然而对于瘦骨嶙峋、高个子的莫鲁塞克说来，那简直是没说的了！“你稍稍休息一下，”同时他又笑了。我记得以往的莫鲁塞克远比现在的他要令人愉快得多，同时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他。“你流露出一种胆怯，”他说。——“嗐，我可一点也不害怕——以我名誉担保我不害怕！”——“喏，让我们再来一次吧！”没多一会儿我又感到筋疲力尽了。“我们不要操之过急，”莫鲁塞克说，“否则明天早晨你的手就无法动弹了。你就在我家吃午饭和点心吧，我们再抽点时间练习一下，当然不会太长。”我肯定是不想走的。

他的老婆望着我们，她以为我们在闹着玩的，她微微地笑笑，这些人的微笑是颇有价值的！

快吃午饭时莫鲁塞克问我，鲁巴茨基是不是个好的击剑手。我不知道。“没有办法，你必须学会令人惊异的快攻——要不这样就那样！”他又给我戴上护罩，我实在不喜欢罩上它。美哉，这出其不意的快攻！我掌握不了，攻得总是不快。说根本不是出其不意。这能怪我吗？“吃午饭罗！”莫鲁塞克太太叫喊，我真高兴。

我几乎无法捏紧勺子。手颤抖，把汤也撒出来了。莫鲁塞克笑笑。等着吧，待明天你将会站在一个被劈开了的朋友面前了！我简直希望我被劈得皮开肉绽，劈得连莫鲁塞克都会哭起来！

下午我还被逼得两次去练习击剑。我像个疯子一样朝天上、朝莫鲁塞克猛劈过去，随后我连同面具、护罩一块翻倒在地，我简直不想爬起来。“立即站起来，现在你可以用烧酒来擦一擦！”我用烧酒来擦了擦身子，我闻到了股臭味，臭得连莫鲁塞克太太都不得不收起自己的刺绣活，挪到花园的那一头去坐了。我简直感到无地自容！

黄昏后我才回家。胳膊和膝盖都千奇百怪地疼痛。我难道也用了两只脚击剑了？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张字条。是奥蒂尔卡写的

啊！

“尊敬的博士先生——我必须，必须于今天要和您交谈。夜里请您下来一趟，对不起，请您在回家之后就立即前来花园。您只消用口哨吹出“茶花女”，那我就来到您身旁。请原谅我写得如此潦草，我之所以采取这般作法纯出于对您的同情。——奥蒂尔卡。

乘务员太太已经说出来了！——这就有戏可看！

我到花园里去。大地沐浴在月光中，我清楚地看得到庭院那边二楼的走廊。那儿根本无人。

我徘徊，踱步。——现在那边有人了！一个身着白衣的人。我立即进到月光下，然后又退入阴影中——那就吹“茶花女”吧！老天爷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整日里我把它吹个不停——可现在——！像有人杀了我似的——我简直就无法记起来！反正她不是已经看到了我吗？而我也可以吹我想吹的别的什么东西嘛，难道不是这样？可别的我又想不起来，除了“佩彼克啊，佩彼克啊，卡嘉她到底要干啥罗？”于是我就吹了“佩彼克”。

“博士先生还在花园里，已经这么晚了，”突然从画家的窗子里传来这样的话声。画家——鬼知道是怎么脱去衣服的，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多美的夜晚，不是吗？我一点睡意都没有。咱们谈谈

吧。”

那位身着白衣的人从走廊里消失了。“去他的吧，我也回家去！”我故意大声地说话。哼，同画家去聊聊，这家伙很可能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呆到明天早上的！

我边走边大声地吹口哨——啊哈，现在我可记起来了“茶花女”——我慢步走过了庭院。不时地留步，四处张望，——台阶上无一人，走廊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奥蒂尔卡她会对我的“佩彼克”大发雷霆吗？

或许这样会更好些，今天不要谈了是更好！——可明天呢？

画家躺在窗台上。我想看看走廊，可他会注意到我，同我交谈的。我拉下窗帷。

遗嘱！——毫无办法，我必须把一切事情弄得井井有条。——力求简洁、明了，短短几行即可，将所有的财产留给妹妹，这就行了！

好了，现在我去打个盹。我很安静，甚至平静得有点过分——可是明天我将哆嗦得像棵白杨，这我知道！

还得需要上好闹钟！

画家躺在窗台上——你就去睡吧，瞎涂乱抹

的画家！

我几乎只睡了两小时，但我毕竟是睡够了。曦微——7月里早上3点钟白昼就已经来临——早晨的寒气使我的手脚都有些僵冻。——我一个劲地打呵欠！——我有点颤慄，这是真的，可是实际上我并不发抖。

我不知道如何来消磨这段时间。到下面花园里嘛我又不想去。那去街上？在自己像是发虐疾的情况下，那倒可以去跑一跑，但我又怕累倒了——我的手从昨天以来还疼着哩。那么写写字或清理一下书籍是否会好些呢？

5点半——我的劲头来了。我环视了一下屋子，像是有所忘怀似的。我哪能忘得了呢！——

那就别了！

我跃过台阶进到院子，穿过庭院来到兵营的一个过道，从一座大门里出来——我跳起来了——我高兴得落泪，两眼真地湿润了——我像是从黑暗的地下室一下子来到了明媚的阳光里！我东歪西倒，打着哆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朝哪儿走。——

“咦，不是克鲁姆洛夫斯基吗？”

莫鲁塞克！可怜的莫鲁塞克！我上前去一把抱住他；几颗泪珠夺眶而出，挂在了脸上。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咦，你不是要去厮杀吗？""已经没事啦！"——"老天保佑你！快放开我，你的手把我都捏疼了。"我注意到了，我把他的手像螺栓似的捏得紧紧的——再握一次！

"咱们就在这里上车吧，那是我租来的一辆四轮马车。你吃过早饭了吗？"——"吃早饭？没有，我没吃早饭。"——"那咱们就到酒馆里去吧。"——"好吧——不！先回家一趟，然后再去酒馆。"奥蒂尔卡必须知道，我安然无恙地出来了。

我们上车。我就像个孩子样嘟嘟哝哝地说个没完，并且总带微笑。老天爷知道，我都嘟哝了些什么！可我一点也没觉得就到家门口了。我像跳舞似地跳着上台阶，话音响得粗野不堪，为的是让整个房子里的人都能听到我的声音。

乘务员太太避开我们，她从厨房里躲进了自己的屋子。你惊奇了吧！嘿，别急，惊奇的还在后面罗！

家使我自己清醒了起来。"你不觉得，至今你什么都还没给我说吗？"莫鲁塞克说，他点燃了一支雪茄，同时往沙发上一倒。

是的，这不假，至今我还什么也没说。我需要冷静一下。

他们俩人已经在兵营的入口处等我了。他们领我过了庭院，朝下走经过一些台阶，就来到了花园的沙龙。上尉和大夫已在那儿等着了。从大门口就领着我进来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向我介绍说，他将作为我的监场人。他跟我说一切都十分公正合理，而且武器也都完全一样。我想我点了点头。这时我认得的那个中尉走了过来，他是上尉的监场人，他发话了："这两位先生，据我所知，他们彼此都无怨无仇，但是还是决定要决斗了——可我建议：见血就停止。这您同意吗，先生?"——"好吧，"我说。"好吧，"上尉也说，并脱下了外套。我也把衣服脱了。

他们递了一把军刀给我，我们都站好了，把武器都交叉成十字形，就像你昨天教给我的那样。而这时我就想起来了。"快——出其不意地快攻"——我的脑海里万丈瀑布在轰响，我眼前发花——就在这时，两位监场人喊了一声"停!"同时一个箭步上来将我俩之间的军刀隔了开来。我不由地朝后退了一步，同时我瞧见了我的敌手的血从脸上汩汩流出。我仿佛觉得，我像个军官那样用军刀致了礼——是的，我敬了个礼，并将它恭恭敬敬地交给了自己的监场人。我又一本正经地穿上了衣服，此时我听见大夫在说："只受了点轻伤!"随后我告辞了。我正要离开的时候，我听见

他们在我身后说："简直是他妈的一个蛮子！"——你听着，我现在真想同整个世界去搏斗！没什么，一点也没什么，完全看不出来！轻伤——保住了名誉——谁也没伤害到谁。我该怎样地感谢你啊，我亲爱的朋友！

莫鲁塞克笑笑。"喏——要么他不是一个好的击剑手，要么就是你当真偶然使他吃了一惊。此外，你倒真地头一次显示出了自己的勇敢！"

我觉得我像个英雄。用一种稳健有力的步伐来回踱步，我现在站到了镜子跟前。我照了照自己，我真想笑，恐怕那种笑也会是傻呵呵的吧。

莫鲁塞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我可饿极了，现在咱们去酒馆吧！"说也奇怪，我却一点不饿！"你也还没吃早饭？"我问。——"到底什么时候了？"

现在我才意识到，莫鲁塞克他那诚挚的关心是多么的崇高珍贵啊！"你在什么地方能这么早就叫来了四轮马车的？"——"就在昨天中午，你在我家的时候我就马上订好了。"

"我善良高贵的莫鲁塞克！"说着我已经搂住了他的脖子。他好不容易才挣脱了我。有些时候我的力气大着呢。

一个小酒馆。可在这里发现了两位熟人：森伯尔裁缝和老板。我跟他们握手。"怎么的，我们

的老板先生竟然也到别的地方来啦？”——“到今天为止，我大概有十年没有到任何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坐到另一张桌子上去了。我们又吃又喝，尔后莫鲁塞克悄悄地凑近我，说我应该搬家，而且越快越好。说同乘务员太太这号人是不好打交道的，说对我的学习也是不利的，而我的时间已剩下不多了。他说得完全正确。那我往哪儿搬最好呢？最好还是迁回到原来的住处。“好，咱们立刻就坐这辆车转到那边去一下吧，那房子也许还在。”莫鲁塞克这朋友够好的了！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人，我太喜欢他了——以至忘记了我曾对他有过的反感。

老板很明显地来劲了，他说话的声音也总是越来越大。他劝森伯尔不要结婚，不，不要结婚！他诽谤克利格什，说他像是世上一切坏事的主谋者。他十分蔑视地谈起女人们。现在森伯尔出去买雪茄烟去了，于是我就问老板一些事情。“喂，老板先生，您干吗要劝森伯尔呢？”——“谁教我是个店老板呢？我总得有那么几个常客呀，那我就必须得把他们稳住才行！”——“然而他毕竟需要有个好的家庭主妇，女儿需要有个母亲才对呀。”——“不——他得是一个好的顾客！——他在我那里吃午饭，他晚饭也吃得不坏，他尽管喝自

己的酒——”森伯尔回来了。

房子是空着的，他们愿意租给我。就在后天，也就是星期一我就搬家。奥蒂尔卡对这一举动会怎么说呢？——我想她都看到了这一切，反正我得和她谈一次——解释同时也表白！况且我还可以隔一天，或者每天都去嘛。不错——关于决斗的消息毕竟会传开来的，他们会赞扬我的，然而——得赶学习。

莫鲁塞克请我去他家吃午饭。我们边吃边谈有关我决斗一事。莫鲁塞克情绪极佳，可我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可笑，那就是，恰当地说，轻率和毫无意义。

近黄昏我赶紧回家，并且立即去花园。

奥蒂尔卡真地生气了！她不理我，回避我——我原想她应该感到高兴的。

妇道人家的反复无常的确令人感到不快！

傍晚我在早先我常去的老城区的那家饭馆里。娱乐节目真好！只要我一开口说话，我就尽量地说得俏皮。他们对我的情绪颇觉惊异，说我看上去气色很好。是的——就那么一会儿，还不到半天的时间，我差点就躺在停尸架上了！

我希望今天我能睡个好觉！

很早我就醒了——对昨天进行了回味！我感到松快，就像婴儿在微温的澡盆里一样。我伸直了身子，两手伸开又继续舒服而快乐地睡了，直睡到9点。

耶森大夫来了。Le Pourquoi①？——喏，有你瞧的，而且就在今天！

他格外热情地握我的手，几次点燃了雪茄烟。说他需要讲给我听，他到底为什么要常来这里，为使我不要过于好奇——他又走到桌子旁去拿火柴。他不是要给我说他为何来此吗？他以为我不明白这点！而他又已经走到了镜子旁——真是一个卖俏的男人！

"就在您的对门，"他开始讲了，"在二楼上住着普罗瓦兹尼克——您自己就曾多次谈起过他！十年前或许是八年前吧，他去过我们研究所。从这个时候起，他的那些有钱的亲戚就要求我经常地注意他，现在还这么要求我。您住在这里使我非常感激，而且正好住进了这座房子，那我就能够很方便、很自然地来做这件事情。他认得我，躲避我，假如我要是在那边参加你们这伙人的谈

① 法文：他为什么来这里？

话时，他一次都不去花园里，您也曾说过，他每天都得去那儿。他非常仔细地观察我，就是现在他还在盯我的梢，我在您的镜子里就能很好地瞧见他——他站在帘子的后面，只是稍微探了点头出来。然而根据我所见到或听到的情况来看，不必担心有其新的爆发。”

我张着大嘴，瞪着两眼。怎么回事？原来只为了这个？

我感到某种松快，这是真的——同时也觉得有点失望。

大夫走了。我真想追上去叫住他：“您瞧——假如您或许是为这个人——我——也就是说我就——我可能就不会对您这样——”

猛然间我真地这样觉得，我是个从不曾考虑敌手的人。

我甚至觉得——啊，男人都是一个个的怪物！

现在我就去三言两语、冷冰冰地告知乘务员太太，说我就住到明天，明天晚上就搬走了。她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听我说。现在她总是低着头站在我面前。我总真把她制服了！

说也奇怪——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却一次也没见到过乘务员！命该如此罢——这也好，说不

定他或许会令我遗憾的。

奥蒂尔卡还在生气，说实在的，我对她的生气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我只觉得受了点小小的侮辱。当我在花园里告知所有的人，说我就要搬家了，她当时也在场，可表现得十分冷淡，格外地冷漠，冷漠得我的通知像是锅铲掉在了地上那样平常。——女人也是个怪物！

谢天谢地，我不曾向她表白过“爱情”。

我在老城区自己住处的饭馆里。一个人要是处于这些人中间，他就又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往后还能更好地从事脑力劳动。重新投入工作，重新一头扎到工作中去！——待律师考试结束后，那我整个一生的考试就算考完了！

我忙于搬家。

画家家频繁的抽打声和可怕的喧哗声又起——他在为第二封信作准备。又来向我要信纸。我简单地告诉他，我所有的东西都包扎起来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纸放到哪儿去了。

房东小姐在花园里做沙拉子。

我很冷漠地注视着她。这位小姐已经枯萎

了！

但愿聂鲁达再来给我讲个“小城故事”吧！

（1877）

蒋承俊译

小 品 文

小品文

脱帽！我现在要谈的是新闻业中最了不起的一位老爷，是唯一傲然抛却“我们”一词而直截了当以“我”来说话的新闻工作者。

如果把报纸比作一个漂亮的小伙子，那末小品文便是小伙子帽上的鲜花。鲜花一朵又一朵枯萎，小伙子依旧是小伙子，每天在帽子上插一朵鲜花。由此可见，那位提供鲜花的人需要多么“花哨”——比整个草原还花哨。就这样，有时还不够应付，小品文作者不得不求助于温床、暖房，甚至向邻居去借。

可是，小品文作者的处境是困难的，这我得亲自予以证明！要说雅努斯神①在其整个“永恒”的生命中始终有两张面孔的话，小品文作者在一年之内却至少得有一百张面孔，张张不一样。一

① 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掌管门户，能前后瞻望。

张面孔热情，另一张凄苦，第三张稚气，第四张是圣贤人的，第五张一副调皮相，如此等等。他必须使读者感到饶有趣味，无论是用真理，还是靠戏谑。不过，他若是一本正经，人家说他缺乏机智，他若是插科打诨，人家又说他玩世不恭——永远无法使所有的人满意。而他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从不耿耿于怀。他必须集诗人、哲学家、学者、幽默家、批评家于一身，既充满感情，又坚韧不拔，而所有这一切却又都只能流露星星点点，免得令人生厌，显得单调，或受到其他指责。小品文作者，其本人也必须像他的小品文一样，五光十色。

首先，他必须对自身的价值有个无比高大的概念，也就是说对自己的崇高性有个概念。这样，他在嘲笑一切的时候就马上可以振振有词——为什么在他的旁边，世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

尽管有时出于特殊的宽宏大量，他也不妨承认别人的见解，不过，他若是不紧接着加上“但是”两字，他便会大大委曲了自己。要知道，他的观点是世界性的，巍巍峨峨——一般碌碌之辈也许根本无法满足他在这方面的要求！他，小品文作者，必定伟大，这也应日日夜夜敲进读者的脑袋，虽然我敢打赌无人相信这个。他无论何时写下的每一行，都应巧妙地使愚昧无知的读者明白，

这一行写得确实精彩。若有人说他不够谦虚，小品文作者就必须大为惊讶，并用谦逊的例证驳斥这一无耻谰言，指出谁发现什么好东西就坦率承认，这自是天经地义之事，既然上帝在《圣经》的每一页上都为自已大做广告，他为什么不能对自己写下的每一行小品文自己说："我看这写得蛮精采嘛！"接着，他还得补上一句："要知道，小品文同《圣经》毕竟也相差无几呀，不是吗？"若有哪个碎嘴小人说"不是！"，那就从此理也不要理睬他！

不过，一位小品文作者却也不宜过份聪明。

一个人聪明要适当，
可不要聪明绝顶；
聪明人的心里难得快活。①

而小品文的作者却必须有时，是的，必须经常快快活活，充满风趣，至少在星期六的下午，从3点到5点，当他为星期天撰稿的时候。星期天的读者喜欢开怀一笑——我们要促使他们开怀一笑！——因此他必须风趣，即使他无此心情。小品文作者当然不能像小丑普雷豪萨那样，跪在舞台上，双手紧握，用悲切的声音可怜巴巴地喊道："绅

① 此三行原文为德语。

士们，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恳求你们笑一笑吧！”

不过，一个人有风趣却是很大的不幸，为此我对小品文作者格外同情。“有朝一日我若万分吃惊地发现自己也有风趣，哪怕是一星儿风趣的火花，我便开枪自尽，或者娶妻，或者用别的办法了结此生！”

风趣的人无比可怜。谁也不尊重他，因为人人自己也是够有风趣的，尽管他们总只在理发师按住他们的鼻子，他们不得不缄默的时候才想出风趣的话来。此外，小品文作者的风趣通常都坐在椅子上——它长着一双萨蹄尔①的腿。有谁受得了讽刺②呢！是的，如果讽刺家一个劲儿攻击“我的亲爱的邻居”——鬼才信他的话哩——，明天没准儿他也会找我的碴！国家为每一种疾病设立了专门的慈善机构，怎么就不给这些有风趣的不幸人也设立一个呢？失策啊，莫大的失策！

小品文作者的领域囊括整个大千世界。他有权责问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为何不来请教他，他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证明，眼前这批人大多数一无可取，甚至用来写写小品文都不合适。他一旦心血来潮，可以把第四位神人①从罗马打发到

①② 萨蹄尔，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的淫荡伴侣，有尾和角，以及山羊腿。捷语中萨蹄尔(Satyr)同讽刺或讽刺作品(satira)一词谐音。

马耳他岛去。他轻而易举便能解决奥地利的全部问题，把握十足地说："只要所有的民族一天不曾合并成两个国籍：在职部长和退休部长，奥地利就一天不会有和平与安宁。"他可以赞扬德国人，根本不会因此使他们感到受了侮辱。他可以指责捷克人，维也纳决不会为此而怪罪下来。他不仅可以写人，还可以写事，写新现象、富有独创性的新戏剧——这类戏剧越是拙劣，他就越可以从中得到乐趣。他可以在春天写最早的金龟子，5月16日写圣约翰节，全年写布拉格的泥泞。他可以开每个人的玩笑，如果有人因此而怀恨在心，小品文作者半夜回家时可以随身带一根粗棒子。当报纸上整个星期除却"禁止"和"没收"通知之外别无其他时，小品文作者可以飞越二百年，写写二百年后的世界将是个什么样。是的，他甚至可以写世界上最伟大、最高尚、最美好的事物——小品文本身。

不过，希望他像我一样机灵，希望他说想说的一切，而实际上什么也不说！为的是莫要毁了这个行业。

(1873)

杨乐云译

---

① 指罗马教皇，前三位是圣父、圣子、圣灵。

赫拉德强尼的黄金巷

一座城市的古城区自有其奇异特征。面对着从时间上讲较为年轻的城区，它们的模样恰似年轻人面前的耄耋老人：衣着过时，饰物陈旧，头上仿佛戴着中世纪颇有风度的假发。古城区是悠悠历史的见证人，是“攀登上雪山之巅”的老人，他们奋战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如今正悄悄地研究死亡，在气虚力衰的沉思冥想中，在与世无争的淡泊无为中，默默地变得老成持重。是的，与世无争是不断扩大的城市里古城区的主要特色。当然，同老年相联系的，有时也并非如谚语所称道的智慧，而是许多肮脏的情欲。同样，在一些古老的楼群里隐藏着的，不是安静、高贵的与世无争，而是一帮秽亵的流氓和荒淫无耻。我们布拉格的赫拉德强尼将上述两个特点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了。在这里，两者从来都是泾渭分明，而又紧相连结的。我这里要谈的不是那个全然与世隔离的

所谓的“新世界”，在那里旧时的污秽大多已清除，可以为那些相当美观、很有气派的房屋炫耀了。我这里想到的无宁说是赫拉德强尼的黄金巷。迄今为止，布拉格居民至少十分之九对这个角落一无所知。

当然，对于大城市的某些居民来说，贫民窟永远是个陌生的地段，这不足为怪。穷人总是同穷人凝聚在某些角落，他们觉得在这些角落比置身于豪富之中自在。在这里，同样的贫困和同样的劳动使他们感到轻松。穷人固然因赤身露体而羞于见人，豪富也因此而嫌弃他们。谁个社会地位稍有保障，他便自以为比生活无着的人高出一头，谁个身上穿了件稍好的外衣，他便把衣衫褴褛视为莫大的罪过，谁个有能力缴付三年以上学费，他便觉得比他穷的人简直不值一提。

黄金巷——炼金术士们曾在这里将家财和智慧一并献给了鲁道尔夫①——就座落在这样一个角落。它的入口很隐蔽。在过去的圣伊西修道院附近，也即现在的兵营附近，有一条小路蜿蜒而上，通往右首的一块小广场。从这里犹如走下山岗似的直下黄金巷。小巷的巷口便已饶有趣味。我们下山走向黄金巷时，只见左首有一幢相当美

① 指鲁道尔夫二世(1552—1612)，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观的两层楼房(门牌30号)，右首则是某建筑物的废墟。前者那幢保存完好的楼房，人们管它叫“男爵府”。据说，这幢房子是巨万家赀中最后仅剩的一点产业，房主从一座座豪华的宫殿搬进这最后的栖身之所。他是一位男爵，家道中衰应归咎于他对戏剧艺术和女演员的过份着迷。就是到了这里，他也不甘寂寞，一心想至少盖个家庭小剧场聊以自娱。可是，整个宅子怎么也找不出一块合适的地方，除却——顶楼！而顶楼地方也狭窄，男爵想必是绞尽了脑汁才最终如愿以偿的。他将顶楼隔为两层，上层的地面用木板铺设，木板与木板之间距离很宽。观众就坐在这上层，从脚下的空隙观看下面的演出。尽管如此，演员的活动场地仍然如此狭小，比如说，提词人，就找不到容身之地了。为此男爵将屋顶打穿，搭了一间低矮的小室。提词人于是便名副其实地悬在天地之间了。直至今天，顶楼墙上粘贴的布景片仍依稀可辨。不过，男爵先生在这里也未能维持多久。在黄金巷，人们看到一所与宫殿有天壤之别的小屋，享尽荣华的男爵最终不得不在这里悲惨地死去。

从上面所说的小广场下来，迎面便见黄金巷横在眼前了。巷子伸向左右两侧，左侧仅几步远便在一座高楼的后部结束。右侧长得多，顺着这

个方向朝前约莫走50步，就会看到一座斜盖在路中心的小屋，挡住了去路。谁若以为这就是黄金巷的尽头，他就错了。屋旁有扇敞开的门，穿过去才是黄金巷的巷尾，长约20步，尽头是——一间厨房。小巷狭窄异常，宽不及一步半。正因路面狭窄，作居住用的小房舍一律都紧贴左侧；右侧的一些木栅原来是用作堆放杂物的，可是近一时期许多穷苦人显然也“得蒙恩准在此居住”了。小房舍清一色都是既矮又小，紧贴在从旧伯爵府通往米胡莱克塔楼的那条走廊上。走廊遮住了外界从普拉什内桥和鹿沟眺望黄金巷的视线。谁也不会料到在同一屋顶下，开在同一面长墙上的、形状几乎相同的一溜儿窗户，却属于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住户，组成整个一条巷子。由于贴在伯爵府的走廊上，因而“房东先生”只能把区区一方房顶算作他自己的。房内也非常狭窄。从街上跨进的前厅，面积尚不及四分之一平方沙绳①，从这里走进的那间主要的、也即唯一的屋子，其面积也不过一平方沙绳，有的比这还小。尽管如此，每房却都有个二层楼——天花板与伯爵府走廊残垣之间的一小块拱形楼面。“房客”，即所谓的“夜宿客”，一般就住在这“二层楼”上。这个住处

① 沙绳，捷克旧时长度单位，约合2.134米。

除了过夜之外，派不了任何用场，因为它低矮得连坐也无法坐直。房客通过架在前厅的小梯子或小踏级“爬上”这张“板床”。小梯子或小踏级白天收掉悬挂起来，免得碍事。前厅的天花板也设计成地下室的盖子形状，它同时也算作房门。

这里的居民都属于最下层的劳动阶级。天蒙蒙亮，他们就得离开家，匆匆赶往工场、木材场、教堂的前厅，等等，有时很晚才能回家。因而这里白天一片死寂，空空荡荡；留下的仅是个别怀抱婴儿的妇女和身患疾病的人。

黄金巷从历史上看如此饶有趣味，其景观又如此独特，无怪乎这里的居民以擅长讲故事著称——别出心裁、独具一格的故事。他们讲的不仅有人们熟知的，如圣伊齐修道院的“石女”故事——她，按照某书的描写，“被情人杀死在鹿沟，然后凿刻在石头上”——，或者圣鲁德米尔的故事，达里波尔的故事——“他在塔楼里发了霉，但学会了拉小提琴”——，“铁姑娘”的故事，以及伯爵府居室里永恒的血迹，等等。他们还讲一些纯粹出于幻想、优美而动人的故事。这类故事各地都有，是人民根据自己的想象编织、描绘的。

黄金巷有一扇窗户终年不见阳光，也不见月光——被附近的高塔挡住了。可是，人民却对这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并不满足，他们无视高塔不高

塔，自管编了个更为动人的故事。

在鹿沟，每到春天便生长并开满了一种奇特的小花，红得像血，形状如心脏，因而人们管它叫“心儿花”。这花的学名叫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弄清楚。既然它有如此动人的名字，叫“心儿花”，谁还在乎它的学名呢！也许这花不仅鹿沟有，其他地方也生长，可是这里的居民却坚信，它最初是在这儿长出来的，而且主要是在那扇太阳和月亮都不光顾的窗户下面，长得最为茂盛。这扇窗户里，曾一度居住过一位法力强大的魔术师。不过，正如常见的情况那样，他的法力并不完全来自他本人。他有一个心地纯洁，容貌俊美的女儿，只要女儿不堕入情网，魔术师施法就灵验。一天晚上，魔术师回到家里，却发现女儿身旁有个年轻小伙子，两人偎依着，正深情地凝望窗外郁郁葱葱的鹿沟和沟对面的果园。也许是树木的沙沙声、活泼的勃鲁斯卡河的喧闹声、远处伏尔塔瓦河的哗哗流水声，这些远方神秘的夜声和近处尚未入睡的小鸟的甜蜜歌声，使一对恋人心为之动，情意绵绵。不料魔术师一步窜上去，猛扑到毫无准备的恋人身上，将他们双双刺死了。年轻人的尸体倒在下临深沟的窗户上，殷红、温热的鲜血从他们的胸膛里流出来，流到了长满苔藓的地面上。

除却一轮明月之外，谁也不知此事。杀人而有目击者在场的话，就得用目击者的血洗手，这样罪行就永远不会暴露了。因此，魔术师打来一盆水，等月亮开始在水中游泳时，他就连忙用月亮的形象洗了血腥的双手。从此以后，无论是月光还是阳光，就都不再照射这扇窗户了。

然而，血是一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尤其是为爱情而流淌时，它就更为神奇！鲜血刚刚滴到苔藓上，苔藓便开始发芽、生长，开出一朵血红的、美丽的心形花。据说，起初每株只开两朵小花，后来逐渐繁衍，长出了一大片鲜血染红的“爱情之花”。

（1860）

杨乐云译

话说旧时的小酒店

I

说来也奇怪，有这样的指责，说是连我们这座宁静的、不慌不忙徐步前进的布拉格，近数十年来也有许多建筑风格，许多总的特色，都在一一消失。人们诚然乐于同陈腐的观点、思想、甚至有时乐于同他人分手，可是对一些无生命的事物却十分留恋。同样难以舍弃的，是某些因循沿袭的旧俗，尽管在今天看来已显得颇为可笑，但毕竟无伤大雅，它们的淳朴内容又往往使我们深为感动。

近年来，变化最大的莫过于酒店和酒店主人了。

在那个家长制时代，每区只有一家，至多两家“上等”酒馆——现在当然已不再这么称谓了。那时候，各阶层的居民都聚集在低矮、狭窄、烟

雾弥漫的小酒店里。那是1848年前后，召集会议、传递信息，吸引了许多人到公共场合去。

这类酒店如今已越来越少，它们被设备较为讲究的酒家挤出了历史舞台。同时，永远变换着的客流也赶走了旧时每日必定光临、有固定座位的老主顾，清除了他们那些带有各式小盖子、写着姓名的杯子，恰似时髦的雪茄挤掉了邻座浑圆的"弗拉德"①烟斗和镶银海泡石烟斗——主人爱护备至地把它装进一只小皮口袋，存放在女侍者那里。由于老板娘的关系，这类女侍一般都长得十分丑陋。随着小酒店的消失，那些脸上挂着微笑、浓密的头发上扣了一顶梭鱼式便帽的旧式店老板也消失了。这些老板对每一位主顾都了如指掌，他们最大的雄心便是买房产，也即买下他们赖以经营酒店的那些至多只有两层的低矮房屋。

现时的酒店老板则或是支付昂贵的租金，或是步步高升，当上豪华饭店的业主。顾客只偶尔有缘一见他们胡子刮得光光的尊容。他们对顾客像对陌生人一样，只默默地一欠身子。当他们有事吩咐手下为数众多的侍者时，他们压低嗓门，仅轻声耳语。

我想向读者介绍几家这类旧式小酒店和几位

① 一种硬木。

依旧恪守遗风的店老板。我这里展现的既不惊险恐怖，也不神秘有趣，我国也缺乏那种绝妙的去处，堪与欧根·苏①的《巴黎之神秘》中名噪一时的白兔饭店相媲美。好吧，读者是否喜欢，要以后再看了。其实，即使是巴黎，拿破仑②一声令下，如今也不得不同这类美妙的去处告别，白兔饭店也唯有暗自喟叹：我们原来都是尘土与灰烬啊。

在旧式的酒店主人中，我认识一颗明珠，他至今仍在布拉格经营着一家颇享声誉的小酒店。让我在这里将首席地位献给这颗明珠吧。我们不妨把这位老爷子简单地称作L。他为人善良，决不至于因为自己只剩了一个字母而心里恼火的。

我们走进小小的店堂。老L摘下头上那顶家常戴的毛线帽子，彬彬有礼、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以示欢迎，嘴里还说上十来句早已显得迂腐的恭惟话。毫无疑问，我们离去时，他将以同样的礼仪把我们一直送到街心。他的特点我们早已摸透了。

围着不多几张桌子坐着的，是几位老绅士。

---

① 欧根·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以写社会风俗小说和历史小说闻名。

② 指拿破仑三世(1808—1873)。

领养老金的人言谈举止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格调——他们自己肯定会称之为庄重。同他们在一起，丝毫不会感到窘迫不安。除他们之外，在这里就坐的还有几位年纪较轻、在附近机关工作的公务员。时间诚然是上午，离下班还早，可是喝杯啤酒，吃块白汁牛排，休息半小时又有何妨，因为——喏，人家总得上档案室去找文件呀。在座的这些主顾正是除了《波希米亚》①和《PΛager Zeitung》②之外，其他报纸一概不对胃口的人。这两份报纸为人们所信任还是早在当年，那时布拉格除却它们别无其他报纸。在这家酒店，时至今日除了这两种报纸外你的确找不到另外一种。有时，一些年轻博士，也是必须到“档案室”去看看的，也会闯进这里来。不过，这类客人不怎么受欢迎。他们热衷的远不是谈天气，而是谈政治。L往往毫不客气地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L是个十足保守派。1848年，青年们在他家大门上用黑红两色写了硕大无朋的67字样③。不过，你若以为L，比如说，反对立宪，那就大错特错了。上帝保佑，如果当局成立共和国，他会赞成的，

---

① 一种反捷克的德文杂志。

② 德文，意为“布拉格新闻”，当时的官方报纸，在捷克人中间很不受欢迎。

③ 指1848年由67名布拉格市民签名的反动效忠书，声称效忠于奥地利政府，要求军事干涉。

关键在于出自当局！

我们这位L没有家——曾经有过，后来失去了，正如他失去了全部财产一样。他走的是回头路，从房主老爷回到了房客地位。当年他家赀财不下数10万兹拉代。不过，当L主持家业时，家道已大不如前了。他不很关心买卖，喜欢骑马，爱养名种狗，追求各种时髦玩艺儿。这一切带来的危害倒还在其次，更为糟糕的，是他待人宽厚无边。因此他的手下人一个个发了家，而他自己却成了名副其实的穷光蛋。只有一个清扫工，一个秉性厚道的老头儿，至今还留在主人身边——既没有致富，也没有穷下来；说穷，他已穷到头了，说致富，他那“不切实际”的正直性格又妨碍着他。这个清扫工是一切忠心耿耿的仆人的典型，正如我们在德国和丹麦那类已经陈腐的“bedienten-komedie”① 见到的那样。清扫工和主人生活在一起，亲如手足。三个好心肠的最后一个——请主仆恕我冒昧——，是一条眼睛半瞎的老狗。它很温驯，顾客对它说的每一句好话，投给它的每一口食物，它都感激不尽。

老L目力已经不济，瞧着他怎样在桌子中间摸索着忙来忙去，殷勤地给顾客递胡椒粉、食盐

① 德文，意为以仆人为主人公的喜剧。

或辣椒，怎样急匆匆地在桌上找烟袋，给顾客敬鼻烟，其情景确实令人感动。视力衰退，他并无怨言，只是连《波希米亚》也不再能阅读，却未免使他有时感到苦恼。他最大的消遣是拨弄报时钟报时。顾客们知道他有这个癖好，便常常要他报时，虽然墙上那只黑框老时钟上的时针指得很清楚。老L 的另一项爱好是喂山雀。他家总有好几只山雀，关于它们的故事，他不厌其烦，津津乐道。

在类似情况下生活着的好人，他们的许多特点作为个人来说尽管不怎么突出，可是作为某种类型的代表，却很有意思。个人的许多区区小事正反映了整体的特点。就以我们这位L为例吧，他有个怪脾气，就是口袋里总装着几方蓝色手帕“以防万一”。顾客中有哪位说忘了带手帕，他便立刻把备用的手帕递过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你借出去的手帕从来不丢失吗？”有一次我问他道。

“当然丢啦，丢的还不少哩！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多么愿意为大家效劳啊！”

Ⅱ

在第一幅画面上，我用素色描绘了一幅旧式

酒店老板的画像，他们

昔日曾经有，
今已无觅处。

在我洗濯画笔、蘸上斑斓色彩之前，请容我再用这朴素的颜色绘一幅小画。原始型的酒店老板我们已经有缘见过了，现在让我们到另一类小酒店去。在那里，整个店堂和它的顾客比店老板更为原始。

这第二号酒店座落在老城区一栋可以随便穿越、过往行人十分繁忙的房子里。对于这家酒店来说，警察局规定的打烊时间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一到10点它便很有规律地停止营业了。这里的斯文顾客也无须监督，反正他们10点以后除了上床，哪儿也呆不住。一年之中偶尔一次破例的话，那无非是为了庆贺店老板的命名日，这其中还不无某种崇高的英雄色彩哩。

第二号酒店历史悠久，以始终如一出售优质啤酒著称。正是这块磁铁吸引着布拉格居民，从各个区前来这里喝啤酒。这些主顾从开天劈地以来，也就是说很有些年头以来，便在这里聚首，今后也将永远上这儿来，这是说在他们还能行动的时候。

我们顺着台阶下去，走进一间半明不暗的狭长地下室，绕过一张镶有玻璃的“工作台”，便到了小小的酒店。这里只有一名女侍者“隔街”卖酒。她的动作即使磨磨蹭蹭，顾客也不介意，而是毫无怨言地耐心等待着。因为在这里，粗暴训斥服务员的时髦作风，人们还是不以为然的。

狭窄的店堂里摆了五六张桌子，我们挑选一张坐下了。天花板排列极不规则，结实的木条，毛毛糙糙地砍了几刀，很不整齐，构成奇特的拱形，给我们的感觉仿佛是置身在寺院走廊的一角。

啤酒的味道确实名不虚传。“姑娘，劳您驾，给我们来点什么当晚餐！”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当晚餐，先生。只有碎羊干酪，倒是放了些日子了①”。

难以想象在布拉格居然还有哪家酒店没有什么可当晚餐。酒店再小，少不得也有羊肉和牛肉，更别说猪肉了。我们这一问倒似乎提醒了邻座那个劳动晒黑了的小伙子，使他想起了自己还没吃晚饭。他从一边口袋里抽出个油腻的纸包，另一边口袋里掏出白面包，就着六克莱查尔一块的火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引得我们原只是

---

① 干酪放的日子久便更为入味。

习惯性的饥饿，变得当真饥肠辘辘了。这时，女侍者注意到我们桌上还没有点灯。

“您给那儿位先生把蜡烛点上吧，”她对一位上了岁数的顾客说，仿佛双方早有默契，帮她招待顾客自是理所当然似的。“不，不在那儿，瞧您上哪儿找蜡烛去了。火炉背后不是么！”老头儿顺从地找来了蜡烛，点燃后放在我们的面前，亲切地说了声：“晚上好！”对于这家酒店来说，煤气灯的发明纯属多余。煤气灯即使征服全世界，在这里也决无容身之地。桌上摆的一律都是古老的木质高烛台，下端有个放纸捻儿的黄色小木杯。蜡烛嗤嗤作响，可是没有剪灯芯的小剪子。反正顾客自己可以对付，纸捻儿一折就代替了小剪子。

店门不停地开了又关，这会儿正是天天来此的常客光顾的时候。几个年岁大的男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一看便知，他们都是手工业家和工业家。不过，我们可以告诉随我们来此的读者，那位裹着一件普通旧大衣的人，他手上的货财足在10万兹拉代以上。这些钱是他靠不知疲倦的勤奋操劳挣来、靠捷克工业家的清醒头脑得以保持并使之不断增长的。捷克手工业家、工业家和商人都有这么个优秀品质：他们胼手胝足而致富，为人却始终谦逊——例外的情况并不多见——，居富若贫，从不炫耀自己的金钱。女侍者迎接顾客

时称名道姓，对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了解得一清二楚，正如他们知道她的哪个兄弟眼下是在工作，还是在流浪一样。

“您知道了吧，玛扬卡，”一个说道，“法宁卡快出嫁啦。”

“听说了，祝愿她称心如意！”

“说实话，她这实习生结婚也够晚的了！现在该轮到您啦，玛扬卡！”

“我才不希罕男人呐！”玛扬卡顶了他一句，跑去招呼一位远道而来的主顾了。

“嘿，那可是美得很哪，我们知道的！”老头儿在她身后微笑着说。

屋里突然飘出一阵浓香。空气中渐渐充斥着这种气味，甚至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S先生待我甭提多好了，每天都给我带点什么来！”女侍者一面返回，一面喜滋滋地说。“这味儿多么香啊，”说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使我们感到窒息的香气。

几位老先生的话题现在转到了贸易和工业上。我们听到了形形色色的议论，其中一些精辟见解——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知识——足以使许多赫赫有名的民族经济学家大受教益，还可能使他们的学术大厦整个儿土崩瓦解哩。我们恭听了许久，感到由衷的喜悦。话锋后来转到了货币及

其现时价值，然后自然又转到了政治。从他们的言论里可以听出，几位老绅士都相当开明，甚至还很有些民族意识哩，当然他们缺乏生气勃勃的自觉性，缺乏采取行动的动力。

“但愿那些大学生别再发明新式服装了，”一个说，“他们老是花样翻新！”

“您就随他们去吧，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连我7岁的小儿子也受影响啦。我给他定做了一件外套，他却非要做恰马拉式①的，凭你怎么说也不行。最后我只得给他买了一件恰马拉式的背心。”

“您干吗特别反对恰马拉式呢？”

“我觉得胸前那一道道的细绳子活像光溜溜的肋骨。家里有谁穿了恰马拉式，我就觉得死神登门入室了。哎哟！”说着，这个可怜人不禁浑身哆嗦了一下。

幸亏我们穿着大氅，遮住了里面的恰马拉式，否则会把这位好心人给吓着的。

Ⅱ

您听见了音乐声、欢叫声、跳舞声，可是却

---

① 旧时捷克爱国志士穿的一种服装，黑色，胸前用细绳子系紧。

无从知道这飞扬回旋的声音来自何方。哪儿也看不到灯光，哪儿也没有入口。不过，您且跟着我走进这条狭窄的死胡同吧。贴着左边走，免得踩一脚泥泞。请留神，这儿是楼梯，小心着走上楼去，最好扶着栏杆，它多少比墙壁稍许干净一点。嘿，这不是上了楼啦。您听见喧闹声了吗？请稍等片刻，待我摸到门把手。

门打开了。一团浓重、明亮的烟雾扑到我们脸上，堵得我们气都出不来了。四四方方的一间小屋，十来对男女正在跳舞。放心往前走吧，到另外那间屋去，那儿有顾客坐着喝啤酒，流浪乐师的演奏也是从那里送过来的，因为这儿容不下了。咱们贴着墙壁挤过去吧，搅和在跳舞的人群里，挡了他们的道可不合适呀。

咱们不如坐到最后面去吧，那边的一张桌子。坐在那儿就不会妨碍别人了，还可以纵览全室哩。不用脱帽，这儿谁也不会想到要脱帽。

"这几位客人是喝啤酒吧？"一个衣着褴褛的老妇人问道，一面拉起身上的破围裙抹桌子。"也行……啊，我是说当然要啤酒啦！"靠前面的一张桌子旁，店老板站起身来，头上戴着一顶便帽。他迈着懒洋洋的蹒跚步伐朝我们走近了些，两只大手的大拇指插在衣袋里。他盯着我们看了半晌，眼皮一眨也不霎，挨个儿把我们打量了一

遍。最后，他没打一句招呼便冷冰冰地扭身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低声对旁边的人咕哝了几句。显而易见，在他眼里我们不是最受欢迎的顾客。不过，沉住气，别发议论，谁晓得咱们身后、这灰色帷幔的后面，是否有人躲藏着在窃听呢。他们不再注意这里了，那就看看这帷幔后面是什么吧。两张简陋的床铺，一张旁边放着个破旧的摇篮，里面睡着一个婴儿。摇篮旁边，蜷缩在一张小矮凳上的是睡着了的奶奶。

可怜的老人坐在这里照看婴儿，以防粗野的叫喊声把熟睡的孩子惊醒。其实，她自己也需要有人照看，需要躺下睡一觉了。他们就让她通宿坐着打瞌睡，早晨还要恶言恶语斥责她，要她干轻一些的家务活，免得白吃饭。一盏昏暗的陶制小油灯照见了人间的贫困，狭小、空空如也的房间沉浸在伦勃朗①的半明不暗中。

“见他的鬼去吧！”一张桌子上传来雷鸣般的叫嚷，拳头砰的一声落到桌面上。老妇人身子微微一颤，可是没有醒来，她太累了。咒骂和捶桌子却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到酒店的顾客身上。

“该死的东西，”大喊大叫的那位舌头僵硬地接着说道，“他们的日子过得倒快活，这帮贼，是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擅于用聚光和透明阴影以突出主题。

我手上磨出老茧来养活着他们。老爷是老爷，穷人是狗。我可对他不客气，不要我就吹，我才不希罕这样的东家哩。说我是酒鬼——酒鬼，我！他是老爷，他不是酒鬼，因为他没有老婆和孩子呀！”他语无伦次地向同桌的三个男人诉说。可是，那三位却压根儿没有理会他说的是什么。他们正全神贯注地在玩一幅黑秃秃的肮脏纸牌，嘴里骂骂咧咧，打出每一张牌都猛擂一下桌面。三人显然都还年轻，可是放荡生活正在毁坏他们的容颜。他们双目混浊，眼皮红肿，嘴唇苍白，看上去活像刚患过一场大病，烧还没有退，浑身直打哆嗦似的。他们穿的是夏季衣服，既破旧，又单薄，而狂欢节这才开始，气候还很寒冷呢。他们打牌时神情如此紧张，仿佛一输就会八百兹拉代。

其余人的脸上也都有这些特征，都明显地带着道德败坏、滥饮无度、早衰或发育不良的痕迹。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也就是说，属于可尊敬的、靠血汗以养家活口的阶级，然而，在这里的这些人身上，却丝毫看不到劳动带来的体面。看到的乃是为酗酒而挣钱的人。他们都是一些可怜虫，或者是遇到了逆境遂一蹶不振，于是借酒浇愁，滥饮无度；或者是仅仅由于意志薄弱，卷入了漩涡。他们缺乏教育，自然也就缺乏保护自己、免

于沉沦的道德力量，一旦沉沦也无力自拔。他们永远在摇摆，最后必然走向毁灭。在场者中，我们看到有些是刚迈出小学校门或刚出师的男孩子，可是在他们年轻、瘦削的脸上，放荡已用粗大的笔写下了它的严重警告。

一片乱哄哄的喧闹，不时还有叫嚷声火箭似地腾空飞起，在低矮、结实的梁木下轰响。谈话没有深刻意义，也无趣味可言，除非有志收集布拉格隐语行话的人才例外。尽管心灵空虚、道德败坏，他们却也有自己那一套切口，运用自如，正像悠闲的上流社会熟谙自己的沙龙用语一样。

小酒店又小又低矮，墙壁潮湿，油光光的发亮。我们站在通前室的狭窄门口观看跳舞。靠门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五位乐师，正是组成这类乐队的常见人数。跳舞的是一些个子矮小的男孩和年龄与他们相仿、身体尚未充分发育、显然深为劳动所苦的女孩子。在这烟雾弥漫、地面高低不平的小房间里跳舞对她们来说是休息，藉以恢复疲劳。男孩子们跳舞时嘴里叼着烟斗。

正好一曲告终。一个年龄不满15的男孩子醉醺醺地站到我们面前，手里拿着半杯烧酒。

“为我的健康干一杯，先生们！”

“谢谢您，我们不喝烧酒！”

“不喝？来吧，为了我的健康……”

就在此时店门推开，一名巡逻警察走了进来。他前前后后看了一遍，见没有什么违法行为，便又朝门外走去。

我们还是跟在他身后离开为好，男孩子们也许会明白过来，看出我们是不愿意为他们的健康干杯。

IV

“票价多少？”

“10个克莱查尔，女士们免收，”一个驼背小男人答道。据说，此人白天在某教堂当看守，星期天晚上在这里售票。我们均非女士，便如数交了门票钱。

耳朵里虽听得有力的踩着节拍的脚步声，却听不到音乐。我们走进的前室虽然不大，但相当漂亮。右面可以看到还有大小与此相仿的一间，左面墙上有两个拱形门洞，是进“舞厅”的入口。两个门洞都挤满了观众和等候着的妇女，因此我们除了看到跳舞者晃动的脑袋和天花板之外，里面什么样，一概看不见。一个入口处的对面，是两扇通往花园的门。花园里一片昏暗，没有照明。

前两间屋子里摆满了小桌子，每张至多可坐

六人。

“姑娘们，上别处去坐吧，快点儿，快点儿！”殷勤的胖老板冲着两个10来岁的小姑娘叫道。小姑娘想必是挤不到观众的前面，便坐在这儿讲着什么体己话儿。“这几位老爷坐这里，你们走吧！”小姑娘嘻嘻地笑着，跑进了花园。“请坐下，请坐，请坐，”老板喋喋不休地招呼我们，身体旋过来、转过去，活像装在连轴上。“多好的啤酒啊，味道跟马尔伐士① 一样，对不？”他冲着一个年约18、打扮得像过节似的姑娘问道。显然，姑娘是个女佣人，今天休息。她正在同自己的情人说着话儿，两人隔了桌子竭力相互凑近，仿佛想通过目光融为一体似的。男方一看便知是个普通手艺人，不过今天着实修饰了一番，平素恐怕过节或礼拜天也未必如此下功夫。头发认真地抹了油，鬓角梳成漂亮的小弯角。脖子上的黑围巾打了个圆鼓鼓的大结，同样颜色的长燕尾服刷得纤尘不染——主人对它爱护备至，在自己面前铺了一块方格子手帕，免得弄脏了胳膊肘的地方。老板突如其来的问话打断了一对恋人的喁喁情话。手艺人朝我们扭过头来，脸上堆着亲切、善良的微笑——在捷克人的脸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微笑。他

①一种浓烈的白葡萄甜酒。

的一副友好精神立即打动了我们，若用语言说出来，那大概是："给我友情吧，我不冒犯任何人。不过，求求你们了，请别来打搅我！"店老板的话提醒了他：姑娘没有喝酒。

"您喝口酒呀，南宁卡姑娘！"他一面说，一面把斟满酒的杯子推到她的面前。

"谢谢您，约翰先生！"她忸怩地举起杯来祝酒，脸红得像朵芍药花。多亏有那条镶花边的白围巾帮忙，它忍受了百般的揉搓和撕拉。

不过，咱们还是撇下这一对可爱的情侣吧，免得分他们的神，惹他们生气！

大厅里跳舞仍在继续，嚓嚓嚓的脚步声说明跳的是华尔兹，曲调最高的片刻，可以听到轻微的钢琴声。现在一切静了下来，站着观看的人动了。

大厅里走出约莫50对舞伴，男的大多为士兵，"šaršant"①。姑娘们衣着入时，裙子里支撑着大衬架。她们都是小姐，可是从服装上毕竟可以看到不够端庄的痕迹：围巾歪扭在脖子上，花边和衣角皱皱巴巴，脏乎乎的——原来，我们这是到了布拉格半上流社会中较为高雅的娱乐场所。小姐们很少同男伴坐到桌旁来，她们都一窝蜂涌

①下级军官，下士。

进了花园，以便凉快一下。有三名炮兵下士朝我们走了过来。也许是我们占用了他们长期坐惯了的位置吧，因为尽管周围的空座很多，他们却满脸不高兴地打量我们。三人中有一个使劲跌坐到凳子上，弄得凳子和桌子一起抖动起来。另一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看——哦，该不至于凌辱我们吧，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过是平民百姓呀。

“来啤酒，老板，”第三个用可怕的德语喊道，“给我们留在这张桌子上！”他一面说，一面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可是，看到我们不动声色，他也就耸耸肩膀，身子往后靠了靠，以便细细打量旁边的姑娘。不如说，我们占了他的最佳瞭望点。我看看那位小手艺人，只见他眉头紧蹙，目光扫来扫去，我确实怀疑他还会在这儿呆下去。

不过，咱们上花园去走走吧。

花园后部闪烁着几点灯光，传来男人的嗓音，他们正在那边的屋顶下玩九柱戏。咱们得小心翼翼地迈步，可别撞在树上。周围的树丛和灌木丛里仿佛有人在说话。奇怪的是，轻声说着的话突然变成了德语，可我敢发誓，当我们走进这座花园时，听到的分明是捷克语。尽管浮云遮住了大半个月亮，夜色毕竟有点儿明亮，我们很快适应了黑暗，从浅色衣服看出了三五成群的小姐们。

透过窗户我们朝大厅里张望。大厅很宽敞，长形。这时，钢琴奏出了几个和音。小姐们争先恐后、一群鹌鹑似地从花园涌进室内。跳舞时她们紧靠在男伴身上，忠贞不贰的神态看着令人心动。男的虽然都跳得热烈非凡，不过，在这里我若引用伯尔纳① 的那句名言不知是否恰当："奥地利已经危在旦夕，你却还在嘲笑某个排长的舞步。"

我们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又坐了片刻。小手艺人不见了，他的位置上坐着一个姑娘，大概是没能再挤进大厅的。

店门猛一下飞开，另一个姑娘行色匆匆地跑了进来。

"喂，你妈妈怎么样?"坐着的那个问道。

"死了。"

"就在刚才?"

"就在刚才!"说罢，她挤进了观看的人群。

(1862)

杨乐云译

① 鲁德维格·伯尔纳(1786—1837)，德国著名革命民主主义政论家和文艺评论家，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政论性新闻报道。

女医生、女教士、女律师

I

是时候了，我们捷克文学也该注意一下这个现象了，一个崭新的现象，关于它国外已议论得很多。我指的是女医生，或曰女大夫，或者说女性医生。不过，为了她们，我招惹的是非却也不少。就在前几天，有位德国教授，一位专搞科学的权威人士，就大发宏论，说他绝对不赞成姑娘们学医！他说，他无法理解年轻姑娘怎么可能同年轻小伙子同坐一堂，同上某些医学课，更难想象娇滴滴的女性如何站在解剖桌旁。可怜的人啊——不过，请他靠一边去吧！

就我本人来说，我首先赞许的，是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往常只在孩子出世时

当当帮手的妇女，从今以后也要在人们离世时当帮手了。她们要同男人一起"征收进入冥冥之乡的过路费"，要像男人一样繁荣科学和墓地，像男人一样长年苦读拉丁文，这一死的语言，但又是对面临死亡的人唯一有效的语言！我们若再想一想医生所遭受的种种嘲讽，各类文学作品对他们的讥刺和调侃，想一想挖苦他们的谚语和顺口溜，以及贬抑他们的不一而足的言论，那么迄今为止尚是如此温柔、敏感，几乎总是眼泪汪汪的性别，其出人意外的勇敢精神，就越法显得光彩夺目了。不过，我在这样说的同时，得连忙补充一句，这番议论若有戏谑之嫌，即所谓辣乎乎的，或者说有嘲讽之意，即所谓涩滋滋的，那末这种戏谑和打趣绝非出自我本人，而全然来自他人，全然是他人的笔墨，却不知怎的硬是碰巧混到我这儿来了。

我是完全拥护女医生的。在医术上，全世界都享有平等权利。天堂而有禁果，那算什么天堂；解放而将某种艺术排除在外，那又算什么解放呢！我私心正暗自期待：六千多年来对男医生秘而不宣的大自然，如今将向某个好探询的金发女郎突然披露隐情了，因为女人对女人① 压根儿无法保

① 在捷克语中大自然一词为阴性。

守秘密，她们说个不休。不过，历来的实践表明，男医生甚至全无必要通晓一切。况且，归根结蒂，上述金发女郎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在一个小时之内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比她们此后终身得以忘记的还多。“医药之道不难掌握：你将大小宇宙研究透，然后一切听之任之，正如上帝喜欢的那样。”①妇女又为何不能也一切听之任之，如上帝喜欢的那样呢？而且，人家不是说：医生嘛，实际上从来都是盲目的，他们蒙着眼睛走向病床，挥起手中的医道便是狠狠一棒子：击中了疾病呢，疾病完蛋了；击中了病人呢，病人完蛋了。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说医生回春有术，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说这是上帝的意旨。女性都笃信上帝，很容易听从上帝的意旨。至于说盲目性，毫无疑问女人在这方面得天独厚。试看，阿摩耳②不是盲目的吗？可是在女人手里转动得多么灵巧！再说，这阿摩耳不是孩子吗？女人在儿科疾病上岂能不格外出色？特别是医活“心脏病”，她们将取得真正惊人的成绩，这岂非指日可待的事情？幸福之神难道不就是女的吗？她怎能不偏爱自己的性别？不是众所周知“新”大夫个个都能创造奇迹吗？女大夫难道不是纯属新事物？是的，

① 见歌德名剧《浮士德》第一部，书斋。
② 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

让我们对女大夫深信不疑吧，有什么了不起呢，至多是一条性命罢了！况且，丧命的只能是有病之人，绝不会是健康人，而病人如今个个都处于“严重危险期”，正如每个大夫都坚持这么说的——说时毫无自我嘲讽之意。我无比信任女大夫，一旦出现第一位女大夫，我将马上请她来，给我剪一剪右手的小指甲，左手我一向自己能对付。

不过，女大夫出诊时的举止将怎样呢？她们当然会是和蔼的，而态度和蔼对于男大夫来说，却算得是头等美德哩。但愿她们还赋有额外和蔼的品质，就像哥德的靡非斯特①所指点的那样！“待你长得高大，”他对学生说，“你要装作半似文雅，方脉的时候轻轻按在病人的小手上，抱住她的纤腰，用诡谲的、火辣辣的目光望着她的眼睛……”但愿某位女大夫用诡谲的、火辣辣的目光望着我的眼睛吧！这目光本身就足以将病治愈，这已不乏先例！可是，在报酬问题上却未免棘手了。给一位登门的女士付酬金可是一件微妙得很的事情。不过，她会让步的。她们将一帆风顺，轻而易举便住上七居室的住房，几乎同她们的病人住进“六尺深、三尺宽”的小室一样容易。即使在那里，病人也不会被他们的女大夫所冷落，女

① 《浮士德》一剧中的恶魔。

士们都喜欢去墓地；唯有男人才冷酷无情，男大夫从来不上那种可能发现自己的病人恰恰最多的场所去。

女大夫本人患了病请男大夫医治吗？我想会的，自杀终究是禁忌呀。女大夫也将结婚吗？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人类添丁固然与医生无关，可是这些孩子若是好好抚养成人，他们有朝一日也可能成为病人！而病人将是如此之需要！多亏人口过剩的妇女，医生之数将会无止境地增长，于是那壮丽、伟大、从来只在诗人的梦境中出现的“人类之末日”便将来临，瘟疫将一无用武之地，而那位疲于奔命、苦于时刻要去开门的圣彼得①，将索性让天门敞得大大的。那该多么有趣！

想必也有可能，男人将把医生这一行业完全交由妇女去从事，正如他们已将杀鸡、烹活虾之类的活儿交由妇女去干一样。好吧，女士们会承担起来的，直至某位女士——恰似基督耶稣——“为拯救全人类”而死，犹如英雄列奥尼达②，倒下去，“周围全是阵亡者的尸体”。

① 按照捷克民间传说，耶稣的门徒之一彼得，死后在天堂看守天门。

② 列奥尼达（?—前480），古斯巴达国王。在希波战争中曾率军扼守德摩比利隘口，因寡不敌众，偕斯巴达三百战士一同牺牲。

II

有人要求我像写女医生那样也写一写女教士和女律师，——怎么回事，莫非我已集天下名言警句于一身了不成？这位老兄还说，我那篇文章的矛头，实际上不是指向女医生而是男医生。哪儿的话，难道我就如此冒失，竟然还敢去刺激那些对着人的生命暴跳如雷的诸公？

说到究竟，女人当教士有什么不可以呢?!她们身边虽然并不缺乏教士——只要"上帝的餐桌上摆满美酒佳肴"，前来赴宴的人就不会少，可是我毕竟难以相信男教士会反对自己这个行业兴旺发达，不相信他们会不张开双臂欢迎女教士！给最贫困的小神甫派去一名女教士，只要她稍有姿色，小神甫就不会有半点儿意见。至于是否称职，这丝毫不必怀疑。爱情之神为我们创立了一门宗教，而女士们从来都是崇拜这位小神灵的，只是由于缺乏神学知识，才管他叫阿摩耳，并且把他想象成不是背着个沉重的十字架，而是长了一对小翅膀。说教么，女士们肯定胜任无疑，岂止胜任，她们在这方面的才华还远远超过男人哩。比如说，向亲爱者宣讲爱情，她们能讲得那么动人！男人讲道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在讲经台上宣讲了两个小时，听众个个进了睡乡，直到最后

一句他们才猛然惊醒，齐声说："请赐给……！"于是他的讲道渐渐地也成了名言：最后一句最精彩。要取得这样的效果女教士全然不在话下！哪怕从早晨讲到夜晚她也能办到。要说有人听得睡着了，她才不信呢！她将是一名出色的牧人：羊群入睡时，她守护着。

同样，女士们也将很喜欢、很愿意在忏悔室里倾听信徒们诉说内心的秘密。这恰恰将是她们的赏心乐事。再说，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会由于守口如瓶而遭受内波姆茨基①的不幸！啊，我们将多么幸福！人永远是孩子，永远需要乳母。过去只有男教士看护我们，如今也将有女教士了。她们擅长讲故事，讲得远比男教士动人。我们也将被吓唬得更为开心。啊，我们将怎样信赖地把头偎依在教会的怀里啊！

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吧！虽然我们已经有为数可观的修女，可是她们神情忧郁，走在街上一个个都那么虔诚地双目低垂，仿佛谁的眼睛也不能正视似的。我们希望要的女教士都应当是又快活又丰满——像我们的神甫一样丰满。那就没有人得以指责他们游手好闲了，她们抬抬庄严的身

---

① 根据捷克传说故事，杨·内波姆茨基为约汉娜王后的忏悔神甫，由于不肯泄露王后的忏悔内容而失宠于瓦茨拉夫王四世。

躯就够辛苦的了！此外，我想表示一个颇有来由的愿望：女子神学院招收新生务必从严，挑选要像男子神学院那样，着眼于模样儿长得漂亮的。唯漂亮者是取吧，好让个个上帝见了都喜欢；不论是天主教的上帝，还是基督教的上帝，联合的，还是未联合的上帝！

女教士是否也升天，这当然不得而知。有些人说："缔结良缘在天上。"另外一些人说："天上根本无婚嫁之一说——那里女人倒是够多的，只是没有神甫呀。"谁能判断他们孰是孰非呢！烛台底下从来都是一抹黑，烛台底下却也有贞洁！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嚼舌说，许多神甫都喜欢勾引别人的妻子；如果许多女教士也都喜欢勾引别人的丈夫，那该有多么热闹！

在我国，人们已经开明到允许犹太人在星期天做买卖了，哪怕买卖十字架也无妨。那末，女基督徒上神学院又有何不可呢！在法学方面，情况却要坏一些。这倒不是说妇女对法律也许缺乏感情，而是她们的感情过于丰富了，而当律师是不能有丝毫感情的。否则怎么可能在每一场打输的官司中唯有他才独独是赢家呢，怎么可能有出卖公正的事，怎么可能恰恰是那些绝对在理的人最怕所谓的"好"律师呢！"神甫为所有的人祈祷，士兵为所有的人打仗，农民为所有的人耕耘，律

师呢——所有的人都向往。”

Corpus iuris①是“一块大肥肉”，而脂肪过多则有损于健康。况且，司法这一行对于女士们来说，也并非十分体面的职业，因为众所周知，每场诉讼的结果，总是一方被剥得精光，另一方也只剩下一件衬衫了。更有甚者，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也谈不上什么翩翩风度：当律师的连手套也无法戴一副，因为他的手总是伸在别人的口袋里。再说，一位女士难道愿意证明那些捞足不义之财因而请得起辩护律师的人是无罪的吗？她难道想去那臭烘烘的牢房，在那儿就连正义女神也一筹莫展，唯有每天早晨茫然自问：“上帝啊，我是怎么落到这里来的呢？”难道她想当一名法官，一名清廉的法官？难道她不是想结婚，然后由丈夫替她收受贿赂，正如某某年伦敦的某法官做的那样？据说该法官无比廉洁，只有他的妻子才接受贿赂。

当然，这一切想必终归要发生。学习的精神固然可贵——“学完法律之后，你得接着学当法官”——，但归根结蒂执法不难，难的是：公正。但愿女士们当真献身于法律吧，这样她们就将掌握三门学科，我们于是至少可以说：夏娃的遗愿终于实现，苹果完成了它的使命②：我们的行动

① 拉丁文，意为法典大会，covpwz又可作主体或身体解。

② 夏娃受蛇的引诱，偷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并劝亚当也吃了，两人从此有了智慧。事见《旧约圣经·创世纪》。

听命于神甫，庄园交给律师，身体交给医生。我们的整个未来将置于女性的温柔之手。女性的温柔将脱下我们的外衣，然后将我们置于死地，然后穿着僧袍将我们一直送到城门口。

(1872)

杨乐云译

衣衫褴褛的人们

——根据了解情况者的介绍

I

一场寒热病震撼了小小地区。从前，这里是如此静谧，如此沉闷！公路远在青山后面，可怜的田间小径上，但见农家小车在缓缓爬行。整个村庄完全与世隔绝，密林覆盖的山坡将它掩藏了起来，挡住了外人的眼目。办货的屠户、售货的犹太人，还有流浪乐师，是唯一光顾这个村落的外乡人。逢到一年一度的朝圣日和教堂节，邻村的居民倒也成群结队地翻过山坡上这里来，但他们无一不与村民有着亲戚、朋友、或老相识的关系。

然而，突如其来出现了怪事！一位老爷来到这儿，独自转悠了一通，离去了。谁也摸不透他

究竟打算干什么，后来也便把他忘记了。过了一段时间，来了两三位老爷，携带着铁索、黄澄澄的金属工具和系着红白相间的小牌儿的木桩子。他们和一个仆人在小客栈里住下了。仆人称呼他们一律都是“工程师先生！”几位老爷在田野里、山坡上转来转去，测量着；仆人给他们搬铁索，将梢钉插进地面，扶着木桩。他干活一本正经。“我有经验，”他常说，“这几位工程师先生年纪轻，我得多操心着点儿。”当主人朝他挥手，示意他稍稍挪一下地方时，他见身旁有人，便高声咕哝：“这不是么，我早就看出他们又错啦！”在客栈，他透露说，他们是测量铁路。消息于是不径而走。农民们惊慌起来，害怕丢了土地。后来听说收购价挺高，便又一个个暗自期望铁路穿越他最瘠薄的地块，避过肥沃的良田，也别把他的地一切为二，至多拿去一角，而为这一角付的价，却像买下整块地那么多，如此等等。

工程师们离去了，村里到处都是插在泥土里的木桩子。又有半年光景不见动静。之后，另外来了几位工程师，他们检查木桩，将它们移到别处。其后又有半年毫无动静。现在终于消息传来，说是这条铁路在维也纳已获批准。接着便有一位博士先生“以公司的名义”前来收购土地。好一阵争吵、央求、威胁啊，令人心烦的时刻！感谢上

帝，这个阶段总算过去了！全面负责本区铁路修造的工程师已经驾到，在距离村子约莫15分钟路程的地方——铁路线离村子就这么远——，为他盖了一所小木屋，简陋、粗糙，还不乏“木匠的小漏洞”。

小客栈里如今什么时候都是座无虚席了，跟过教堂节差不离。不同的是，这些汉子都是外地人，胡子拉碴，脸上晒得黝黑，体格健壮。他们一个个神情犷猂，嗓门高，语言粗野，目光机敏而大胆，衣着很随便。庄稼人好奇地听着他们说话，惊得目瞪口呆。这都是些什么人啊。他们个个都横穿过奥地利，从这头踏到那头，修那么区区几百里铁路对他们来说就跟玩儿一样。他们之中，有一个曾操办过“从法国到意大利、打通瑞士”的活儿，另一个在罗马尼亚铁路上挣了“约莫两万”，第三个说但等这里的“小小不言”完工之后，他就去土耳其修一条“从贝尔格莱德到耶路撒冷的铁路”。这些人都是所谓的“邦达菲尔”①（“Partieführer”）②，他们把铁路“切段儿”承包下来，雇工人修建。谁一生中有幸见过一个邦达菲尔，他就永远能在百步以内从外表上认出他们来，透过五道墙听出他们的声音。他们身边总带

①② 邦达菲尔(Pantafir)，捷语，意为首领，此处作包工头解。此词是从德语Partieführer演化而来。

着女人，没有女人就算不得邦达菲尔。

他们划完了各自承包的工段之后，滚滚人流便潮水般涌进村来——天晓得世界上哪儿来的形形色色这么一帮人。

泥瓦工和木工的大队人马要晚些时候才到，现在蜂涌而至的，几乎全是打短工的：专事挖土、运土和平整地面的工人，筑路工人——"ajznbañáci"①，"衣衫褴褛的人"②。可是，你千万别当面叫他们"衣衫褴褛的人"，他们的拳头像石头一样坚硬，一旦赏你"造型性的"一拳——宁可挨石头也别吃这样的拳头呀！筑路工在捷克地区完全是新事物。他们同1848年前布拉格的"flamendr"③完全不同，也不是德国的"Läufer"④，或者挪威的"stavkarle"⑤，或者匈牙利的茨岗人。他们是劳动者。你看看他们，看看他们光怪陆离的模样儿！

这里格楞格楞走着一辆小小的手推车。驾车的是一条骨瘦如柴、浑身长满黄癣的狗。一个看上去活像刚从什么地方逃跑出来的男人在前面帮着拉，一个奇丑的女人在后面推，身上穿得破破烂

① 意为铁路工人，系从德语Eisenbahn演化而来。

② 捷文中的"衣衫褴褛的人"(trhan)也作修筑铁路的工人解。

③ 捷语，意为浪荡子。

④ 德语，意为流浪者

⑤ 意为乞丐。

烂，脸上挂着眼泪的一大帮孩子，一路小跑着跟在他们后面。在那辆轧轧作响、散了架似的小车上，堆放着一些陶土盆罐、一只用木条钉成的小工具箱和几件旧马衣。

过了片刻，路上缓缓走来一个身体结实的男人，他步履艰难，背上驮着——他的妻子。去年冬天严寒冻坏了她的双脚，现在站立都很困难。忠诚的丈夫没有撇下她，却驮着她来到新区干活。他将妻子安顿在田埂上，抹了一把汗水："咱们总算到家啦，婆娘！"

高声谈笑，嘻嘻哈哈，唱着歌儿。一群青年男女过来了，肩上扛着铁锹和铲子，手里拎个小包裹。统统是意大利人。

又是一男一女。两人都提着挺像样的行囊，显而易见是"富裕户"。男的身上穿了一件长及脚背的大衣，嘴里咕咕哝哝。他咕哝的是德语。

再看——上帝啊，可惜我不是画家！一对儿——嚯！这人搂着那人的脖子，两个好朋友，迈着同样的步伐走进生活。不过，步伐不十分坚定。

我们都是单身汉
乱用又胡花，
工资到手

顶个啥：
一半送姑娘，
一半给酒家，
我们这些单身汉
分文没留下。

他俩用悦耳的粗嗓门大声吼叫着。“咿呼呼！”左边那个小伙子尖喊了一声，抬起一条胳膊想挥舞，却顺手把右边小伙子头上那顶邋里邋塌的纸帽子扫到了地上。“你等等，哥儿们，让我拣起来！”另一个嘟哝着，俯下身去。我们不妨仔细瞧瞧这一对儿。两人都相当年轻，可是他们这身打扮！

左边那个穿着一条名副其实的长裤——打了补丁的军裤——和一件名副其实的外套。这外套究竟翻改过多少遍，无从知晓。可以看到的是，它的主人不喜欢扣子。耐人寻味的外套只在领口处用根细绳子很好看地系着，任凭光溜溜的肚皮露了出来，告诉人们它的主人确实是个“单身汉”，在这广阔的世界就没有一个人给他找颗扣子缝在衬衫上。他的脑袋上倒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破旧的、既不像便帽，又不像礼帽的玩艺儿。那倒是“布料”做的。

“两个朋友，一件外套”，也就是说右边的朋

友怕穿外套，“省得洗涤的麻烦”。他穿的是一件麻布罩衫，挺不错的罩衫，有漂亮的、沾满各种各样污垢的条纹，边边缘缘几乎全像缝了一道柔软的花边。腰间缠着几根草绳——是“霍乱防护带”？

高举着纸帽，光着脚丫，两人摇摇晃晃，亲热地朝前走去。美国人绞尽脑汁才发明了纸帽和草编的背心。可是在这儿，这些东西被人们不声不响，完全跟玩儿似地发明了！

村子里，村民注视着这些潮水般涌来的新邻居，主妇们从墙上摘下钥匙，神情紧张地数点院子里的家禽。没有必要的顾虑！筑路工不干偷窃的勾当。不过——我若是一只烤鸡，倒也不愿意在这些小伙子面前跑过马路哩！

Ⅱ

没过多久，村里就像蜂房一样了。马厩、谷仓、阁楼，到处住满了人，再也挤不下了。况且，房主人对这些新房客也不怎么欢迎。那末，何苦在这里看脸色，何苦让人家给管束着呢？自己当自己的主人而不必询问任何人是否碍着他的事不好么！搬出去吧。几天之后，筑路工有了自己的村子！他们把它建在工程师的小木屋和邦达菲尔的大棚之间。

邦达菲尔的大棚——“俱乐部”，酒吧——已经盖成。它分为两部分：小的那间是“老爷太太”的卧室；大的一间里摆了几张桌子和几条用木板潦草钉成的长凳，另外还设了个“小卖部”，统统由邦达菲尔的妻子掌管。她是一个处事非常果断的女人，眼神有些呆滞，两颊红得稍稍过份——若不是妇女，我就说这是一张被酒精烧红了的脸。对这一个，她笑脸相迎，对另一个，她声色俱厉，暴跳如雷。沿墙脚排着一溜儿小桶，里面装着一种流体，没有它，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一条铁路。大伙儿管这东西叫做“沿墙一溜儿”。此外还有几桶咸青鱼，几箱干酪，墙上挂着一串串的小香肠——上天赐给筑路工这许多人间美味，天啊，但愿不用为此而干活就好了！

工程师将木板发给每个愿意要的人。有人只用几块木板，围上一些枯树枝，便盖成了——消夏住宅。有人则已考虑到越冬，他们在山脚下挖了个一沙绳见方的窑洞，用泥土和木板搭了屋顶，还安上个小窗户和一扇门。低矮、简陋自不待言，可是那些住着各色住户的高楼大厦，哪一幢不使人联想到疯人院呢！别看这么个洞穴，日子也可以过得和和睦睦。况且，这类房子里有几家情况并不那么糟。“此人是否有妻子，一看住房便得知。”——屋里的板壁刷了白灰，能擦的地方全擦

得干干净净；草垫和马衣必须规规矩矩各就各位；地面夯打过了，锅罐盘碟都很清洁。是的，墙上还挂着一面小镜子，钉着一排挂衣服用的钉子呢。小小房间着实耗费了当家主妇的不少精力。可是她并没有多少时间在这里磨蹭。妻子一般都得帮丈夫在外面干活。有时几个男人结成一组——只是别超过六人，否则免不了要打架——，他们的妻子便轮流在家里给大伙儿做饭。各家的孩子也交给这位守护天使照看。孩子，家家都有一大群，对付这些又哭又闹、肆意淘气的小家伙可真是不易啊！

村子转瞬之间建起来了。小木屋、小棚子、小凉亭，不消说横七竖八，别致异常，但毕竟是个村子，教人联想到人们前往淘金或寻找金刚石的地区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村落。村长不言而喻非工程师先生莫属了。村名也有了，叫做“澳大利亚”。可别到地图上去找呀，你这个好奇分子！它突然从大海里升起，以后又将沉入海底，恰似太平洋上神出鬼没的岛屿。是谁给它取了澳大利亚这个名儿的呢？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有此权利的人吧，才华横溢的人对什么都有权利。“Heimatlos machtgottähnlich”①，地道的筑路工任何

① 德语，意为“无家可归的人像上帝一样”。

时候都会忽发奇想，徒劳无益地影响着整个思想界。在我们这澳大利亚，地道的筑路工为数当然不少，我们一到这里，就有缘结识了两位称得上是最地道的筑路工。

身穿麻布罩衫的那个名叫弗朗基谢克·柯玛雷克，另外那个穿外套的叫杨·斯赫奈德尔。我何不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呢，正是这位柯玛雷克头一个说："这地方倒活像澳大利亚啦。"他柯玛雷克尽管从来没有到过澳大利亚，可是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诗人的灵感吧，据说席勒①也有过这种灵感。柯玛雷克起了名字，斯赫奈德尔也不甘示弱，他献出了——一首诗。就在那一天，他诗兴大发，随口吟了起来：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这个车站顶呱呱；
一只虱子把车推，
四只虱子前面拉。

至于其他段落，我们出于良好的原因，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读者读了这头上几行自不难推想，在这首诗里地理知识怎样同自然知识分了家，异

① 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

邦国土怎样同那里的动物群种绝了缘，人同自然有着怎样的关系，此外还有那流水般的行文，洪钟般的音韵！

遗憾的是，有很长时间无论斯赫奈德尔还是柯玛雷克，都没有想到要在这里也给自己盖间住房以一显才华，使五光十色的建筑群更添风彩！他们的日子不用说过得美妙极了！邦达菲尔的大棚和棚里的宝物对他两个来说，是一块莫大的吸铁石，一下工他们就直奔那里，要了“半份儿”（半品脱）烧酒，之后又要了半份儿，接着又是几次半份儿。当老板娘说行啦，该去睡觉啦，他们便走到门外，就地躺下。可能他们是对着月亮做祈祷吧。

四天以前，他两个也这么躺下了。斯赫奈德尔趴着睡，立即进了睡乡——也许他多灌了几个半份儿。柯玛雷克仰着睡，眼看也将入梦，却不料——喏，长话短说吧，却不料淅淅沥沥落起雨来。柯玛雷克微微欠起身，愠怒地朝天空瞪了一眼，然后一翻身，也趴着睡了起来，仿佛他借靡非斯特的话对天空说：“对我，你得讲三遍。”第二日、第三日，天空又接连讲了两遍，因而在今天，两个光棍下工后一起去领来四块木板。他们在意大利人的木棚对面找了块地方，长吁短叹地弄来一些枯树枝，忙合了约莫半个小时。可惜房子没

有领会他俩的意图，盖成以后它那模样儿活像一口七歪八斜的大棺材。不过，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蔽身之所呀："在自己的房子面前脱帽吧，因为它保护着你的脑袋！"到了晚上，他俩无忧无虑地走进自己的家，躺下了。

两人的鼾声刚起，对面木棚里走出了一个男人。他径直来到新房子跟前，侧耳听了片刻，然后将一块小牌子挂在木板上。第二天早晨，人们看到牌子上写的是："Ospitale degli incurabili"。①

你就等着吧，意大利佬！

Ⅲ

果不其然！次日晨，一大清早意大利人就吃了"一瓶子"②——或曰一记耳光，是不常打耳光者的用语。打得有理吗？喏——兴许！原来两位捷克第欧根尼③早晨从棺材里爬出来，马上询问这是什么玩艺儿，于是便暗暗留神。后来一见有个意大利人明显地朝他俩做鬼脸，斯赫奈德尔就跟踪

① 意大利文，意为："不治之症者病院"。

② 捷克文中"耳光"(facka)同"瓶子"(flaška)一词谐音。

③ 第欧根尼(约前404—约前323)，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认为除了自然的需要必须满足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传说他住在木桶里。

他来到枯枝地。因为工程师先生早已有令在先："工地上不许打架，要打就到10沙绳以外去，打开脑壳我也不管！"面对比他身强力壮的斯赫奈德尔，意大利人没有"回敬一瓶子"，也没有用脚踢，这里也缺乏那种美妙的决斗风俗：将决斗双方用皮带拦腰捆在一起，然后让他们用裹在衣服里的手去取刀子。因此柯玛雷克——斯赫奈德尔合股公司只得提防着，不知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依我看，咱们又要喝一通了，"预言家柯玛雷克说。他的话没有落空。午休时间一到，意大利人便将工具收拾起来，在一伙哥儿们簇拥下，找"法庭"去了。合股公司和他们那一伙默默地跟在后面。

"法庭"设在筑路工祖倍克的家里。祖倍克之所以当上法官，仅仅由于他的木屋盖得最宽敞。他是个有家室的人，妻子很勤快，女儿虽已成年，却不喜欢修路这一行。是的，芭鲁什卡甚至见了筑路工就躲开。她靠做针线活儿，缝缝补补挣几个钱。人们讥笑她，说她是在等待"火车站上走出一个阔佬来"。祖倍克一见来了人，便打发妻子去买半份儿烧酒。他把"一群公羊"安顿在左边，另外一群在右边。芭鲁什卡马上扭过身去，背对着他们。大伙儿谁也不说话，反正法官在喝足烧酒之前，审讯是不可能开始的！"小小酒一杯，法官笑颜开，"这句话仿佛写在祖培克的脸上了，他

正安静地等候端酒来。他蓄着一把大胡子，相貌不很端正，一双灰眼睛带着洋洋得意的神情在“双方”身上扫来扫去。只要跨进门槛，他们就注定要付给他起码半份儿烧酒——正像从前在法国，诉讼双方要送给法官糖果盒一样。不过，我倒挺欣赏这一习俗，虽不免有行贿之嫌，但公道被捆住手总比被蒙住了眼睛强啊。

半份儿烧酒端来了。祖倍克一面喝，一面把大礼帽从这边耳朵根推到那边耳朵根。身任堂堂法官自然得戴上一顶大礼帽，可是发给他的大礼帽一白一黑，全都百孔千疮。祖倍克把白礼帽套在黑的里面，因此他这会儿戴在头上的玩艺儿，从哪方面说都怪模怪样。

“好，讲吧！”他用深沉的、听着不很悦耳的男低音开了腔，“你们哪个偷了哪个的东西啦？哪个打伤哪个啦？”

合股公司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小哥儿们合唱队叽叽喳喳。

意大利人陈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的小哥儿们合唱队叽叽喳喳。

合唱来合唱去，局面已乱。“住嘴！”祖倍克一声吆喝，“统统不是好东西。斯赫奈德尔，罚你三个半份儿，因为你这样做上帝不喜欢，还有你，意大利秃头，罚你四个半份儿，因为你也太不像

话了！要不是这会儿还在晌午，开支已有十天，你们的处罚可要重得多哩，感谢上帝吧！罚酒这就拿来喝光，然后你们两个握握手，因为：心里想吵架，没事也找碴！现在高呼阿门吧！”合唱队高呼了阿门。意大利人伸手到口袋里摸索，斯赫奈德尔挠着头皮，不知老板娘肯不肯赊帐。

一刻钟以后，木屋里发生了新的争端。有个人被大伙儿推出了门外，可是祖倍克飞也似地追出来，抓住他，又把他推进门里。否则另一场官司岂不吹了。再见吧，工作，今儿个再见罗！

诉讼程序简单到不可思议，对不？相信我吧，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尽管有时候，当派到头上的活儿用筑路工的话来说，跟“坟墓”一样，他们也不免暗自嘟囔，领工资的时候常常私下里骂街，可是他们从不寻衅闹事，例如顶撞上司之类。谁手里确实有理，就总能使他们驯服。设个“法庭”是为了便于朋友压压朋友而已。至于“法典”么？什么允许做，什么不允许做，筑路工自己心里清楚，偶尔碰到不清楚的事情，比如说某眼井水不能弄脏，人们就用这个方法告诉他：井旁竖一根木桩，木桩顶上拴一捆麦草，麦草上悬一根棍子，上面刻着一道道的凹痕。多少道凹痕挨打多少下，或掴多少记耳光。这样，他一辈子都清楚了。

村子、村长、法庭、法典——你们感到惊讶!?是的，除了小学校和教堂，这儿几乎一应俱全了!哪儿的话，就连小学校也几乎考虑到了。工程师先生考虑过。他家门前每天都有两帮孩子来此乱叫嚷。这里恰巧有一块空地，孩子们做游戏再合适不过了。工程师先生暗自寻思，盖间大棚，请一位老师，从每个工人的工资中扣除两个克莱查尔，像扣除医药费那样，这就办了件大好事。可是，他没有去办，要他操心的事情太多了。孩子们于是照旧在他家门前乱叫嚷，就连他的那条纽芬兰纯种狗贝玲卡也没把他们吓退。开头几天孩子们还怕它，可是现在已经同它一起在沙土里打滚了。至于教堂，当然压根儿没有人想到过。据说世界上有七十二种半宗教，七十二种半语言，也有七十二种半种族。剩下那一半也是有的，让茨岗人给占了，因而筑路工便落了空。筑路工中间却也流传着一则宗教故事，说是在罗马尼亚某地，他们给自己盖过一座教堂，是用腌猪肉盖的，不料一夜之间给老鼠吞吃了。遗憾的是，他们并非某个种族，因而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说的是宏亮的古梵语的旁支末流，掺杂着一些绝妙的新词汇，显得熠熠生辉，丰富多彩。可惜这一语言至今尚未发展到自成系统，否则的话，他们也可以封它一个耀人眼目、讨人喜欢的头衔，正如瑞

典的茨岗人称自己的语言为"praeve liquant"（美言），德国的犹太人称他们的语言为"chochemer lošen"（智言）那样。

此外，如上所述，这是跟别的大村子一样，一切都已应有尽有。商业在繁荣，"房屋"卖来卖去，跟游戏似的。各类社团名目繁多，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工作有的是，娱乐也有的是。娱乐几乎达到了俱乐部的水平。那边一伙意大利人扯开嗓门在玩"摩拉"戏①；这里可以听故事——半个小时前连讲述者本人也不相信的一段奇遇！再往前走几步，那儿新围了一圈人，中间那位正在现身说法：玩26点如何稳操胜算。他还掏出一副肮脏的纸牌来示范。至于爱情——

筑路工知道的婚姻有三类。第一类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为了一棵玫瑰买下整座田庄"，这号事他们想也不会想到。就此一辈子给拴住啦，"那可是够瞧的！"第二类是"野生野长"型，但稳定而牢靠，由于孩子，也由于习惯了。第三类就更野了，用以适应随时可能发生的解雇。筑路工其实非常爱娶老婆，无妨每月或至少每到一处娶一个。他需要有人稍稍关心他，挣几个钱贴补开支。他娶妻非为谈情说爱，也非为从谈情说爱中得到休息。

① 意大利民间玩的一种猜拳戏。

他的爱情像切成许多段的水螅虫，每一段都是一个整体。说什么“结婚第一次，情有可原不怪他，结婚第二次，好似英雄羡慕他，结婚第三次，给他一百个女人作惩罚。”这条谚语对筑路工来说不适用。他们有自己的“第三类”，没关系，一百个也行！

给筑路工做媒很容易。他们的法则开宗明义第一条是古训：“你不可欺骗我——宁可让我欺骗你。”他们并不追求容貌美丽。她不必长得面庞儿“如一轮明月，那般清亮”，目光“如百合花，那般迷离”，头发“如蜂群，那般稠密”，胸脯和臂部“犹如大象的额头”，语言“犹如紫罗兰”。她只消差不离就可以了：

两颊红润
　身体白，
好似烟囱里边
　飞出来。

美貌的妻子肯定会给他带来不安。对方品德如何，他也不怎么打听，反正女人嘛，都是怪不错的，只有人类社会的最上层，据说才有绝世“丽人”——包含着好的或坏的意思。况且，一个女人好不好，归根结蒂不看别的，就看她的饭菜做得

如何。她做的菜若能称丈夫的心，他吃着可口，便是好妻子！不错，她也许嘴皮子碎，嗨，那有什么关系，找根针，穿上麻绳，滔滔不绝的流水不就堵住啦！如果情况实在糟，那不妨拿起棍子来，于是——“他看到了效果，她明白了缘由”。简言之：“你愿意跟我过吗？”“哦，也行。不过，瞧你这个醉鬼！”事情就这么成了，甚至不必像茨岗人的新婚夫妇那样围绕圆柏跑三圈。

随后是筑路工的小崽子，小不丁点儿，尖着嗓门哭叫的小东西！要说有一天人们将把他放进坟墓，这话绝对没错，可是放进摇篮么，不，没有的事！他的坟墓将在哪儿？摇篮和坟墓难道非得在同一块草原上不成？孩子今天出生了，一个月之后他也许到了几百英哩以外的什么地方。他的祖国是辽阔的世界，他故乡的屋顶是撒满金光的天空。他一天一天长大，对任何一丛花、一座山、一片草原，甚至对任何一处栖身的角落都没有眷念之情。当他刚刚开始编织金色的童年之梦时，当他幼小的心灵刚要在什么地方扎根时，一切便又被强行割断了，随风飘走了。然而，筑路工的孩子毕竟也很富足，他有——妈妈！尽管妈妈经常对他大喊大叫，同他说话声音格外粗鲁，可是孩子终究是她的一切！她不属于自己，更多地属于她的孩子。她照料他，为他操劳，护理他，

守着他，即使躺下休息，也仅仅是为了恢复体力，以便再为孩子忙碌。她带着孩子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冰天雪地、含辛茹苦，但求孩子安然无恙。孩子长大了，然后远走高飞。母亲偶尔还能见到他，渐渐地偶尔还能听到他的消息，再后来便音讯杳然了。她孑然一身，在人生的道路上俩俩独行。有一天人们将在某个地方发现她——一个冻死在乱石堆上的乞丐。

IV

对于澳大利亚居民来说，这个日子再重要不过了：发工资的日子，照例是第14天。

“下来喽！”呜呜的叫喊声响成一片，仿佛是从一只嘶哑的烟囱里发出来的。他们叫喊着，一头栽下来了，意思是说一头栽进了酒吧，或者栽倒在酒吧附近的地面上，等候着。酒吧如今已经有了筑路工式的标记和招牌：门旁竖着一块窄长的木板，上端钉了个手推车的小破轮子，意思是：太阳酒家。大门上方，一块小木板随风摆动，上书：“赤足者免进。”

离酒吧没几步，一只手摇风琴在尖声嘶叫。它的主人，一名老妪，站在一旁，脸上挂着硬挤出来的苦笑。她为自已的乐器担心，琴把手被那

个大汉摇撼得眼看就要折断了。哎，这条大汉我们还没有见过呢。“隧道工”谢夫契克，幸会，幸会！他身高六尺，肩宽两尺，双手跟大猩猩似的长及膝盖，左眼被打掉了；上身着一件红色燕尾服，下面穿了一条瘦小的匈牙利式蓝短裤，中间裸露着一节身子。隧道工——对了，你们不知道什么是隧道工吧！隧道工是筑路工中最令人称羡的一枝花！名称本身就说明了工作的性质。每个隧道工都见过不少世面，都有相当丰富的地形知识和个人经验。所有铁路企业主当年创业维艰的情景，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至于他本人怎么没有也当企业主，他认为那是事出偶然。不过，有什么关系呢！筑路工程师的姓名，他能按字母顺序说得头头是道，把他们分别归为两类：初出茅庐类和“快刀斩乱麻”类。对前一类，他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干的那段“活儿”同人家的相比，简直是烂摊子。他办事利索、果断，说话直来直去。

谢夫契克在邻近的工地上干活。那里当然也没有隧道，可是要建一座跨越河道的相当规模的大桥。谢夫契克今天是给工程师送通知来的，他等着工程师结完帐见他。

手摇风琴的嘶叫停下来了，摇把高高地翘着。谢夫契克已经感到厌烦，他扔了一枚6分币在琴盖上给老妪。“喂，老板娘，来杯酒，”他冲着酒吧

喊道，“我这是品尝一下味道，她那酒要是比我这浓度表低那么一度，我就把她的买卖统统拉走，一个也不剩。我们那儿的烧酒，哥儿们，别提多带劲儿了，嘿，火烫火烫的，赛过火车头啦！”说着，他同几个人围成了一圈。

“您那儿过得怎么样呀，呃？”法官祖倍克开了头。

“唉，在特兰斯拉尼（匈牙利）的时候，‘玩儿’的可不一样，喝着葡萄酒修铁路。在这儿呢，啃着土豆卖命。就连土豆还得去拾破烂。不过，话又说回来，能活着就该赞美上帝啦。从这儿往前，毕竟要比从布杰约维采往前强一些。那儿往前可要受罪哩。那天我正要上路的时候，碰见我们的伙房管理员了，他拉住了我：‘咳，咱们想永不分手是不成啦，大叔。这儿越往下越糟……祝愿您运气好。’说得怎不教人落泪啊！”

“你的劳动服丢了吧，瞧你这副模样儿！”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嗨，这个么——

若问筑路工的劳动服，
这事哪个不知道：
裤子稀巴烂，
衬衫无处找。

鞋底磨破有何益，
不如打赤脚。
老爷穿靴还说冷，
我们光脚火样燎。

再说你呢，你的模样儿又怎么样呢？莫非你把衬衫收藏起来，留着作寿衣用？”

“嘿，漂亮衬衫我倒是有一件的，漂亮着哪，”被他攻击的工人笑笑说，“可是日子太艰难，连涂面色的油也买不起！我把衬衫在酒店里换酒喝啦，省几个小钱——浪费一文也是怪可惜的呀！”

“我呢，我呢，”另一个接茬说，“我来的时候带来满满一皮箱内衣哪，可是这儿洗不了呀！”

笑声。

“我说，谢夫契克，”旁边那位打趣道，“河面上的日子可不好过哇，信不信由你。我们这儿手指都冻僵了。你赶快换个‘窝’吧，起码也得找个暖和地方去‘贴一贴’呀！”

“我住的那地方，跟公爵老爷家差不多啦，你们有谁比得上，坏蛋！我在桥洞里钉了个篷子，用报废的脚手架做了地板——河水在脚下流淌！砌炉子的砖也有了！喃，小房子稳稳当当，立在几根针尖儿上，我们让它‘咬’在那儿啦！对，正是我们这帮痞子。打木桩的如果是他们德国人，

'einmal auf-zweimal drauf'①，我们就两眼一翻，瞪着天上的蓝颜色。然而，倘若是我领头一唱：'泼拉哈基—基—采的山—岗—子！'我那一帮就立刻跟上来了。不管怎么说，好歹总算有了个窝，小雏儿们有了个庇身之地！孩子妈也得去干活儿，当'平路的'，一天少说也得干上大半天，谁有能耐喂饱这么多张嘴巴呀！该死的，不能再喝啦，工程师忙完了！"

这时，只见邦达菲尔离开工程师，径直朝工人们走来。原是打短工出身的这位邦达菲尔是筑路工的吸血鬼。他把领来的工资三分之一装进腰包，脸上装出一副气愤不平的神色。

"简直活见鬼，"他开始了，一面往烟斗里装烟，又把围巾在脖子上绕了几圈，直裹到耳朵根，"咱们这工程师不折不扣也是一个贼，不进牢房才怪哩！你们这些傻瓜，你们以为他把该付的全付给我了。我可是受够啦！我——我不干了。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让工程师自己给你们发工资去！"

工人们一阵低声嘟囔。

"喂，叽叽喳喳干什么，把登记本拿来，咱们再来算一遍！"在一片愤懑声中，他把工程进度

① 德文，劳动号子，意为："一呀，嗨哟，二呀，嗨哟"。

登记本放在面前，一页一页地翻着，计算来、计算去，嘴里颠三倒四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词句，实际上不是说而是叫喊。算他走运，他不认识数字。最后，他鼓起勇气宣布说："整整三分之一给扣掉啦！"

"这数目大吗？"法官祖倍克愁眉苦脸地问道。

"你本该拿24，可到手的才18，别人也一样！"

"瞧瞧看，就这么样耍我们呀！"

"不行，我才不吃这一套呢，不行！"

"天啊，我的上帝，砸它个稀巴烂吧！"

"哼，等着吧，不拧断他的脖子才怪哩！"

四面八方响起了叫喊声。

邦达菲尔看看势头不妙。"你们呀，你们也都是懒骨头，活儿不干，却马上要奶牛挤出奶酪来！"

"什么，说我们不干活？我们不卖命？我们——好哇——"一阵诅咒倾泻下来。

"行了，我图个清静，瞧，给你添上两个兹拉代，给你添一个半，给你也添一个。行了吧，我自己可是两手空空啦，我这只驴子！"

有人不作声了，有人继续叫嚷。

"怎么啦，是要把我惹急了不成？你们这一帮恶棍，我，好吧，我——再给你添一个兹拉代，给你也一样，这可是我自己掏腰包啦，活该我倒

霉。不过，我图的是个好名声，反正我会统统告诉工程师的！喂，老太婆，给这些小伙子斟三夸脱烧酒来，就来四夸脱吧！现在要是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就给他一脑勺，打得他的脑袋瓜一直滚到布尔诺！”

开始发工资了。不少人已经预支了钱，不少人欠下了酒款，多么不幸！最后总算结清帐，拿到了钱。他们一个个把钱托在手心里惦量着，心里在琢磨：买内衣，买一件衣裳，还得积攒几文以防万一。那些意大利人老半天也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不该明天就去附近邮局，汇几个兹拉代回家——剩下的可以对付了，他们知道。这些人过日子精打细算，按照自己的标准吃得满好。他们之中有几个始终联合开伙：一天吃上三顿热乎乎的玉米粥就够了。一个德国人把几枚兹拉代送到工程师手里，请工程师替他“收藏起来”。他的生活一般说也挺不错，一天至少有一顿必须吃热乎的，哪怕为此得步行半小时到最近的村子里去也行。说来令人心酸，平均生活水平最低的是捷克人：小腊肠、面包、烧酒，这是他们终年不变的食谱。积攒几文小钱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对于女人，他们每次都作了热烈的计划，可是今天却依旧站在起跑点上，而要越过这该死的起跑点……

他们散坐在邦达菲尔的酒吧里，少不得喝上两口。邦达菲尔也许可以说是他们饮酒多少的主要操纵器。如果他签下了合同，在一定金额下完成较大的工作量，他急于赶进度，便不怎么怂恿工人们喝酒。如果他承包的是所谓的“另段儿”，即每两周按完成的工程量付款，他就竭力怂恿他们，而怂恿喝酒并不费力。

今天，全体工人，“有媳妇儿的”和打光棍儿的，全在这里了——就坐那么“一小会儿”。有媳妇儿的八成要深更半夜才会回到家，妻子也许能说服他第二天照常上班。不过，也有可能就在此刻他的“季节病”[1]又犯了。这确实是一种严重的、无法抵挡的疾病。染上这病的人自知无可救药。开始时，他举杯之际还感到良心的谴责；当他掏出一个兹拉代时，心灵之窗还闪现妻子和孩子的身影。可是到后来，他一拍桌子，震得酒杯跳了起来：

算了吧，任凭上帝作主，
我已一切不在乎！
典妻子，卖孩子，
有钱统统灌下肚。

① “季节”指按季度或按周结算酒帐。

算了吧，任凭上帝作主，
我已一切不在乎！

至于那些形单影只、可怜的光棍儿筑路工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人呼唤他们回家，没有人心疼他们。他们的一周有14天，那末将星期日和星期一连起来，作为这一周的两个星期天有什么不可以呢？星期二干活的时间有的是！凡是光棍儿，这一个同那一个就都一个样，好比鸡蛋，不管是黑母鸡下的还是白母鸡下的，全都一个样。他们在这里快活得要命，这地方有一种安抚心灵的魅力。他们咂嘴啧舌，“干杯，哥儿们！”这一个隔得老远朝那一个喊；无论谁说声“给袋烟抽吧！”准能有求必应。开始的时候只听得诙谐的逗趣和自得其乐的歌唱：

岁月如飞人生短，
得行乐时且行乐——

后来——后来欢闹变得越来越野，越来越不可收拾，仿佛骤然间人人都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所攫住，不是喝醉，而是醉死！不过，要做到这一步也非易事。筑路工的酒量也像圣贝内基克特①

① 根据捷克传说，圣贝内基克特为隐士，生活极其贫困。

的鞋一样，是没有底的，填满它可是昂贵得很哪。当然，口袋既然是漏的，留钱有什么用。况且，他们也无法摆脱父辈的教诲呀：

钱来统统喝个光，
死后审判① 又何妨——

可是，他们手里的沙依那② 多些倒也罢了！在令人吃惊的短短时间内，光棍儿筑路工的钱便抖落得一个不剩了——

圣徒，圣徒，圣徒，
借我几文把日度：
等我当了圣徒，
还清欠帐不含糊

他们在人间受尽痛苦，有朝一日怎能不进天堂呢！

星期一早晨。柯玛雷克和斯赫奈德尔都已上班，他们只有一个星期天。工程师沿着工地踱来踱去，嘴里不住地数落着。他脸色阴沉，星期六

---

① 指基督教中所说的人死后灵魂要受上帝的审判。
② 捷克旧时货币单位。

发工资的某些不正常现象他听说了，他已传下话去，说下次工资由他亲自发放。

斯赫奈德尔呆呆地望着像钟摆上的猫儿似地走过来又走过去的工程师。最后，他迎上前去，脱下帽子："劳您驾啦，先生，能不能让我预支……1个兹拉代！"

"什么预支！按照规定，从明天起才能预支！"

斯赫奈德尔不作声。

"况且，不是前天刚发了工资吗？"

斯赫奈德尔不作声。

"又是统统喝光了，对不？"

斯赫奈德尔不作声。

"喂——怎么回事——嘴巴张不开了么？"

斯赫奈德尔的嘴巴张开了："我不知道……也许我买了内衣。"

工程师不由得扭过身去，心头的不愉快一扫而光。他牙齿咬着嘴唇，过了片刻从口袋里掏出钱包。"这儿是两个6分币——借给您的！您，柯玛雷克，您跟我来！"

斯赫奈德尔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怔怔地望着他俩逐渐走远，然后他像入睡似地闭上了眼睛，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浑身怎么这般不得劲儿！"

V

读到这里您也许会说："嗐，什么筑路工！一帮二流子罢了！"您知道，人们是怎样看待这件事情的！筑路工处事无比轻率，花钱绝对不犹豫，对此我们无须争论。如果他们手里有很多的钱，也许会得到关怀——也许！然而，他们手里从来没有足够的钱使别人由于金钱的缘故而给与他们以起码的尊重，因而他们对金钱也就毫不尊重。他们也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很多的钱，因为圣经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酗酒的工人不会致富。"可是筑路工有时又不得不喝醉，不对吗？

不，筑路工决计不是阴险的坏人。他不是拜伦笔下的该隐①，对着上帝喊叫："你为何将这罪恶的意图加之于我啊，上帝！"筑路工只是意志薄弱到令人心酸而已，别无其他！他们之中即使是最出色的，一年之后你也得请他滚蛋，他们是游牧民族，常会异想天开；可是，他们之中哪怕最不济的，你也能同他很好地相处半年。筑路工若有不满的表示，那是为了"工人弟兄"。他从不自私自利，手上有什么准要同大伙儿分享，活像

①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所著诗剧《该隐》取材于《圣经》中该隐杀弟的故事，但着重于对上帝的指责和嘲笑。

一只咯咯叫的母鸡。他若许诺什么，你只管信赖他的许诺，虽然他连签个名也不会，只会用“铁铲大的花体字”画三个十字，你就相信这些十字好了！另外，他还有很了不起的品德：他是真正的哲学家，对自己明察秋毫，从不估计过高。领到工资之后，回家若必须摆渡的话，他必定先到离酒吧要走一刻钟路程的渡口去，付给摆渡人两个克莱查尔，然后才回去喝酒。你若送他一双鞋，他会请求你“等下了第一场雪之后”才给他，说是到那时他就不会把鞋卖掉了。他为人无比耿直，哪怕为此要掉脑袋！总之，与其说他是人间的渣滓，不如说他野性未泯。野味总不免要带点儿腥膻——或者，这么说更恰当：试想一只吞食了药丸的山鹬，打死后是个什么味儿！我们既然欣赏归真返朴，那就忍着吧。

工程师觉得这帮小筑路工很有意思，他早就想考验考验他们了。因而现在他抓来了柯玛雷克。回到家里，他坐在书桌后面，一言不发地注视着面前这可怜的人。柯玛雷克有点儿手足无措，不知这是干什么。

“斯赫奈德尔那家伙已经不可救药了，”工程师终于开口，“可是对您，柯玛雷克，我还没有绝望！您毕竟是个有头脑的人，您好好想想，这样下去唯有悲惨地死亡！您难道非把每个铜板都

喝光不可吗？拼死拼活干了两个星期，忍饥挨饿，风里雨里，就为了在一夜之间统统喝光，连健康也陪上吗？听我说，柯玛雷克，我不喜欢不自爱的人。做人不应该吝啬，钱不该放在心上，只应放在口袋里，可是口袋里总得多少有几文呀，免得老像长在别人身上的瘤子。我们必须有钱，却也不能让钱给管住了。您瞧，柯玛雷克，您见过世面，您看得出来，用不着我对您细细分析。有了钱您可以买到一切，包括健康。就连魔鬼也拜倒在金钱的面前，没有金钱他一个灵魂也别想弄到手！我需要一个规规矩矩的人，选中了您。只要四个星期之内您老老实实，我就提拔您当一个段的管理员。您愿意当管理员吗？"

"那敢情好啊，"柯玛雷克脱口而出，始终低垂的眼睛，这时也抬了起来，射出了光芒。

"您会当上的，不过，您得规规矩矩！首先——我的天，瞧您这副模样，这个样儿的管理员可太妙了！您快收拾收拾，马上去买件像样的衣服。穿这么一身破烂儿，连商店也进不去呀。我送您一件旧衬衫和一条长裤吧，还有一件军大氅您也拿去穿上。这是20……等等，这是30兹拉代，我预支给您了。瞧，我可信任您啦！不到晌午就可以买回来了，这就去吧，别忘了管理员的事儿！"

柯玛雷克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拿了衣服，拿了钱，走了出去。他高兴得两腿直打哆嗦。什么样的变化啊，多么突然！晌午时分他将穿上一身新装，四个星期之后他便是管理员了。斯赫奈德尔，不，眼下先什么也别告诉斯赫奈德尔，可是斯赫奈德尔会说……嗨！反正只要有心，朋友斯赫奈德尔不是也可以像他柯玛雷克一样有出息的吗！

不一会儿功夫，他已穿戴整齐，朝镇上走去了。镇上有许多酒店，这是事实，不过，酒店只对意志薄弱者才有蛊惑力；柯玛雷克带着护身符哩，他每隔一会儿便对自己说：我哪能不想当管理员呀！

果然，不到中午柯玛雷克就回来了。新衣服——他化了整整30个兹拉代——打成一个小包，拎在他手里。虽然他满可以把换下的那一身卖给收旧货的，马上穿得上下一崭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可是他心地善良，想到了斯赫奈德尔。他暗自寻思，在斯赫奈德尔也奋发上进之前，这身衣服给他还可以派派用场。以后他要是不改，柯玛雷克决不放过他，非把他说服了不可。

老柯玛雷克消失在他那所“不治之症病院”里，一刻钟以后，新柯玛雷克脱颖而出。他浑身笔挺！头上还戴了一顶漂亮的帽子——准化了他

1个兹拉代！他穿了一件天蓝色的衬衫——买了一式两件，加上工程师送给他的，就一共有三件衬衫了！脖子上一条漂亮的围巾光彩夺目，上身是浅绿色的夹克，下面是浅黄色的短裤，束了一条黑腰带！他迈着轻快的步子，朝工程师的住所走去。工程师准会盯着他瞧的。

工程师已经坐在那儿吃午饭。他前后左右仔细打量了柯玛雷克一番，微笑了。"就目前看蛮好，"他说，"您等等，我叫管家给您端份午饭来，您该养成正经吃饭的习惯。饭后可以去上班！"

柯玛雷克吃饱了肚子，周身暖乎乎，他心满意足，兴冲冲地朝自己的工段走去。工人们见了他，两手不禁无力地垂了下来，像是看见了幻像。这敢情——不，这毕竟只是——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呀！？他们你问我，我问你，走到柯玛雷克面前，摸摸他的帽子，抚抚他的夹克。"工程师先生！"这是柯玛雷克唯一的回答。关于管理员的事，他只字未提。他用眼角偷偷看了一眼斯赫奈德尔，只见他拄着铁锹站在那儿，充血的眼睛瞪得滚圆，显出一副极度惊讶的神色。你等着吧，叫你瞧的还在后头呢！

今天的空气多么像春天呀！身上的每一根血管都感觉到了，血似乎已在奔腾，这心情就跟要去参加舞会似的，激动不安，却又甜咪咪的。

新行头似乎还不习惯于干活。穿着它挺舒服，可是，太——太像过节了！总的说来，今天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过节，一个盛大的、非同一般的节日！

铁锹飞出去了。不，柯玛雷克今天总得给自己放放假呀，哪能跟平时一样！他收拾起东西，沿着工地朝前走去。到处都有人拉着他问长问短。“工程师先生！”他的回答始终只有这几个字。最后，他离开工地，拐进小树林。一个人遇到重大变化，就特别喜欢找个僻静的所在独自呆一呆。昨天有谁会料到——

可是，在小树林里他也没有呆多久，他感到如此幸福，而幸福要求伙伴，要求见证人，哪怕是忌妒他的人也行。他开始往回走，径直朝酒吧走去——老板娘还没见着他哩！

“我的天啊，柯玛雷克，您简直像乡里的阔少爷啦！”

柯玛雷克洋洋自得地微笑着。

“还有这条漂亮的围巾——让我围上准合适。您花了多少钱买来的？”

“才两个兹拉代，”他神气活现，漫不经心地回答。

“值这个价，值！可是，您给我说说，您打哪儿弄到的钱？给您来杯胡朗酒，① 家酿的？”

---

① 一种烈性烧酒。

"是工程师先生给的！不，我什么也不要，戒酒啦！"他嘴里这么说，身子却不愿意离开，正如不愿意离开令人心里痒痒的蛊惑一样。

"那就求您给我说说吧，您那身破烂儿扔哪儿啦？"

"我没扔，有几样还不怎么破——比如说那件军大氅就挺好。我也没有拿去卖掉，我留着它，送人！"

"哎，这是骗人的鬼话吧！"

"鬼话？"柯玛雷克恼了，"我马上就证明给您看是不是鬼话！"

过了一会儿柯玛雷克回来了，把手里的包袱往站稳了的地上一扔。"拿来了，您检查吧，看看是否短少一根线！"

"那末，工程师莫非疯了？"

"什么，疯了！蠢婆子！他是要我规规矩矩做人，他要提拔我当管理员！就这么回事！"

秘密抖落出来了。

管理员！五分钟以后酒吧里挤满了人。"你就连杯酒也不请我们吗？"朋友的叫喊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柯玛雷克感到十分苦恼。他多么想请一请伙伴们，可是口袋里却一文不名。他瞥了一眼包着

旧衣服的包裹。不，这些东西已经不属于他了，他已答应了穷朋友——尽管这个朋友对此尚一无所知。忽然，有了主意！他伸手到脖子上，“这条围巾给您吧，请给小伙子们端来两个兹拉代的烧酒！”

他坐下来，众人围着他。“你过来，兄弟，”他无比温和地招呼朋友斯赫奈德尔，“我不会撇下你的，别说话，你将会看到我多么关心你！不过……等我以后告诉你怎么做吧！”

喧闹声、欢笑声响彻云霄，惊天动地。柯玛雷克对工程师的为人赞了又赞，为他的健康干杯。大伙儿对柯玛雷克的凌云壮志赞了又赞，为他的健康干杯。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人们闹得越来越欢。

而当“午夜召唤心灵”的时候，柯玛雷克已经不再浑身笔挺了，他又穿上了昨天的劳动服，搂着斯赫奈德尔亲吻了至少一百次，两人反反复复把下面这段歌词唱了至少五十次：

我们曾经有外套，
　　魔鬼把它抢去了，
等到罩衫也喝掉，
　　我们继续往前跑——

VI

几个月过去了。严寒来临，大地冻得像打火石一般坚硬。

转眼万灵节[①]也过去了。随着这个日子一起离去的是那些“养鱼家”们。他们突然一下子全都回祖国去了，回到布杰约维采附近开阔的湖塘区去了。这是非去不可的。他们必须去看看冬雾怎样在湖面上缓缓浮动，芦苇怎样一年一度挂满白霜。儿童时期，他们在那里学会了干活和修筑堤岸，长大以后他们加固着铁路两侧的防护堤，并且用自己的手艺使它们平添光彩。筑路工对他们深为尊敬，他们的地位跟半个工匠差不多。这一点他们自己也知道。从他们庄严地迈着的懒洋洋的步伐，从他们头上的宽边帽，帽檐像大老鸹的翅膀似的摇动着，从他们的青色围裙——右边的围裙下摆总是半小时放下，半小时又撩起，掖在左边的腰带里——，你老远便可以认出他们来。一到万灵节，他们便离开了工地，复活节前后又纷纷从家乡飞往欧洲各处。他们这些人有自己的特征，犹如特兰欣斯柯的修补工有自己的特征一样。

① 十一月一日。

自然界越是灰暗、阴沉，筑路工的住地就越是笑得欢腾！严寒既不允许双手闲着不干活儿，也不允许机智闲着不开玩笑！

这天早晨，工程师走出家门。他环顾四境，搓搓手，抹了一下被寒风吹出来的泪水。他脸上神色欢愉，嘴里呵出一团热气，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想……"他没有说下去，严寒迫使他闭上了嘴吧，因而他"真想"什么只得由我们来替他说出了："真想知道今儿个又会发生什么荒唐事情！"原来这一周里"澳大利亚"好不热闹，每天都有新鲜事儿，独出心裁，教人笑破肚子！今天是星期六——想必星期六也不甘示弱，更要登峰造极了！

星期一发生的事情，按照筑路工的说法，叫做"斋戒节不吃的东西"。原来这一天举行了婚礼，不折不扣的婚礼！马雷克两口子在一起过了十年美满的"夫妻生活"之后，现在缔结了神圣的婚姻关系。简言之，正如敏感的读者已经理解的那样，这两口子是从"第二阶段"迈进了"第一阶段"的。婚礼隆重非凡。不仅手摇风琴从早到晚在工地上不停地奏乐，而且全体"澳大利亚"居民还一齐出动，把新郎新娘送到村里，工程师亲自同最受欢迎的管理员亚当一同作证婚人。新郎身穿天蓝色的外套，新娘穿一条全新的灰色百褶裙和一件袖

子高高鼓起的灰色短上衣——两口子平时勤勤恳恳，积攒了几个兹拉代，因而有力量买件新衣服奢侈一下。男傧相是他们9岁的儿子董达，女傧相是7岁的女儿芭鲁什卡。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领着自己的父母走向圣坛。不过，董达的快乐很快就消失了。有人曾经嘱咐他，到时候他得唱一支婚礼曲，并把曲子教会了他。谁知一对新人刚刚走出来，董达便独自唱了起来：

哎嗨嗨，感谢你们
将女儿许配我，
哎嗨嗨，感谢你们
将女儿许配我，
许配我。
是你们把她扶养大，
哎嗨嗨，感谢你们
将女儿许配我。

正唱着，新郎爸爸就慷慨地赏了他一记耳光。不过——就一记耳光呗！

星期二，从镇上来了一名法警，要带走亚当！可怜的亚当！他已经两次被传去出庭。法院判了他24小时拘留，可是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月前，在一次农村舞会上他小小干了一架，把对

方一个扔出老远，另一个推到了桌子底下，第三个打得头上挂了彩。就为了这么点事情！在法庭上他认了错，说这回他“脑袋瓜开了窍”，满以为这么一说，他同陪审官先生之间的纠纷便可一笔勾销，就像在正常人之间那样。谁料想——“拘留24小时！”而在指定的日子，即昨天，他没有去归案，法警今天马上赶来了！法警先找工程师；工程师倒是在，可是在哪儿呢，谁也不清楚。法警接着找亚当；没有人认识亚当呀。最好去问问柯玛雷克吧，兴许他认识。亚当吗，他的名字准是叫“弗朗达·史诺丰”吧。“他长什么样儿？”有人问道。“我哪儿知道！”法警脱口而出。“嗨，正有这么个家伙一溜烟跑啦，正有这么个家伙！逃走啦，把鸡眼都落这儿了。您要是赶快去追，兴许能抓到他！”

可是，大伙儿已经把法警团团围住，这个嘴里打唿哨，那个憋着嗓门叫唤，第三个粗声粗气大声嚷嚷，第四个用铁锹敲土耳其鼓似地敲打着独轮车，第五个把碎瓦罐摔到石头上——“Regmencbanda, trauf！”①只听得一声令下，法警眼看要辗成齑粉了。这时工程师来了。他拉着法警的手，把他领到家里，平息了这位受嘲弄的差

① 不准确的德语，意为“军乐队，上啊！”

人的怒气，给他端来了饮料，然后许诺说亚当后天保证前去归案。末了，工程师还亲自送了法警一程。工程师阴沉着脸走回来，把当事人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这是想在他和当局之间制造障碍。“亚当，你后天必须去，明白没有？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也得去！”亚当点点头，答应了。可是等工程师走远，他把手一挥，对大伙儿说：“这一回我要不要耍这些老爷们才见鬼哩！瞧着吧，我，亚当！”

星期三，天刚拂晓民间叙事曲便开场了。一个人能像玛尔丁卡这样，在日头出来之前把巴什达骂到如此淋漓尽致的程度，恐怕还是空前的。而平时嘴巴像刺猬一样的巴什达，今天却几乎不动声色。他只是时而一言不发，时而冷冷地吐出一个字眼，时而耸耸肩膀，说：“得了吧！”可是竖起耳朵倾听的“澳大利亚”人，却笑得险些儿没滚倒在地上。

玛尔丁卡和巴什达多年来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可是昨天他俩却在自己那个窝棚里怄了一场气。巴什达借住在玛尔丁卡的家里，他不缴房租，这倒没有关系，可是这家伙一双手懒得一动也不动。他不肯到树林里去弄苔藓[①]，甚至不

① 捷克农村用苔藓糊窗户缝隙以御寒。

肯帮忙把缝隙塞一塞。玛尔丁卡一气之下把他撵出门外。在这天寒地冻的夜里，巴什达既无庇身之所，也没有钱买口酒喝！

巴什达像只猫儿似的绕着窝棚转圈子。他转转停停，侧着耳朵谛听。突然，他一弓身不见了。他又出现了，手里抱着玛尔丁卡的夹克、长裤和皮鞋。他把这些东西在村里当掉了，如此等等。

第二天，巴什达一大早就踅了回来，等候着，要看亲爱的朋友怎么行动。窝棚里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诅咒和訾骂，之后，头发支棱着的玛尔丁卡的脑袋探了出来，转动着，终于瞧见了冷眼旁观的巴什达。这下可热闹了。谩骂像飞溅的石子似的喷射出来。巴什达始终若无其事，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得了吧，你把朋友赶到冰天雪地里，身上一个小钱也没有，这样做可不像基督徒呀！"

"于是你就把我的衣服拿去当掉了！"

巴什达苦着脸点了点头。

"当在哪儿啦？"

"在村子里。"

"我如今可怎么去呢！？"

"嘿，那有谁知道！"

又是一阵咒骂。最后，法官祖倍克来了：巴什

达必须驮着半赤裸身体的玛尔丁卡，把他送到村里，然后双方应该和好如初。巴什达执意不肯。末了，玛尔丁卡终于答应和解，答应请巴什达喝三个半份儿，巴什达这才把他驮到背上。玛尔丁卡这时忽然忍俊不住，开心地笑了起来，其他伙伴们也一样，他们这个跳到那个的背上，转眼之间便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骑兵队，一路尖叫着，追逐着，朝村子奔去。

星期四，今天亚当将要证明是他要了老爷们呢，还是老爷们要了他。嘿，这个机灵鬼！他找来一个年纪轻、衣着相当不错的小工人，给他一枚5分币，把传票往他手里一塞，让这个叫德鲁贝克的小工人去替他蹲一天拘留！

德鲁贝克实际上还是个孩子，模样儿挺讨人喜欢。他在军队里当过班长，服役期满后回到了父母身边。倒霉的是，他父亲是个卖车油的。有一天，老德鲁贝克差遣儿子送一桶车油到镇上去。天气有些闷热，小德鲁贝克走得汗流浃背，十分疲惫，途经筑路工的酒吧，便进去歇脚。

酒吧里人们正在玩维鲁斯①，小德鲁贝克也入伙玩了起来。当他坐下来时，他当然不曾料到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到了傍晚人们会找遍村里

① 一种纸牌游戏。

的阁楼和马厩，要把那个一直自告奋勇做庄的马尔柯什拉出来狠揍一顿。待到德鲁贝克恍然大悟时已经太晚了。原来马尔柯什从镇上带回了一副崭新的纸牌，牌上已有人给他用非常协调的颜色做了暗号。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车油没有送到镇上，德鲁贝克也从此没有回到父亲身边。

这些都是题外话，现在讲的是另一码事。法警和狱卒都不曾见过亚当，事情成功之后，亚当也许有一天要当面告诉陪审官先生，那该有多么滑稽！今天整个工地已为此而欢声雷动了，亚当居然调了包啦，真有他的！

时间到了中午。那边走来的是谁呀？没错儿，是德鲁贝克！同他一起来的呢，真该死，是一名宪兵！

事情的发展完全正常。德鲁贝克迈着轻松、矫健的步伐走到狱卒面前，递上了“自己的”传票。狱卒挺喜欢这个小伙子。“您准在军队里呆过吧！”“我都服役期满啦，”德鲁贝克洋洋得意地说，“当过班长，我身上还带着退役证哩，”说着，他掏出装在口袋里的“退役证”，递给狱卒。于是乎也！后来，亚当跟着宪兵离开了“澳大利亚”，两人的模样儿活像两只狗熊。

星期五，众所周知，这是个最不吉利的日子。姆利纳希克——大伙儿通常都管他叫“烟斗儿”

——在压路机的辊子旁干活，鬼知道，或者天知道是怎么搞的，他猛一下把左手的小手指切下来了！幸亏工地医生刚巧打这儿路过，给他包扎了伤口。姆利纳希克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地继续干他的活儿。可是与此同时另外几名工人却把工作撂下了。他们有的来到小树林，在那里挖了一个六尺深、六尺长的墓穴，有的用木板钉了一口棺材，妻子用碎白布片缝制棺材里的垫子和寿衣，另外有一个用木条做了个灵架，还有一个用松树枝编制了一个硕大无朋的花圈。下班后，黄昏时分举行了隆重的、感人肺腑的葬礼。他们洗净那根断指，用寿衣裹好，放进棺材，在一片号啕声中钉上了棺材盖。

斯赫奈德尔发表了一篇非常动人的演讲，他赞扬亲爱的亡故者，说他不愧是全体在场者的模范，主要因为他“从来不曾——从来不曾喝得醉醺醺”。演讲人斯赫奈德尔退下来，柯玛雷克用一块湿布在灵架和灵柩上洒了圣水，然后由两名“童男”和两名“童女”抬起灵架，出发了。送葬者排成长队，两人一排，手拉着手。妇女走在前面一路举哀——多么令人感动的妇女啊！坚强的男人的队伍跟在后面，两人一排，唱着送葬歌——唱得句句清楚，字字不含糊：

请节哀，

莫要太悲伤，

啊，生我育我

是亲爱的爹和娘——

每唱到此，众人便齐声哀哭，凄凄切切，令人心碎！紧跟在棺材后面的是姆利纳希克，最近的亲属。

那末，星期六端出来的该是什么呢！

工程师迈步走到工人中间。工人们向他问好，有一个走上前来。

“劳您驾啦，仁慈的工程师先生，有件事情求您赏脸。”

“什么事？”

“求您别拒绝，仁慈的先生！昨儿晚上我老婆生了孩子——”

“不言而喻，是要我当教父罗！在这儿没有别人呀，准是这句话！好吧，既然非这么着不可。你们商量定了时间就来吧，我找人替我去教堂跑一趟！”

工程师的愉快情绪被这件事稍稍破坏了。“一个月里第四次了，又得叫人送两个银兹拉代的——不如干脆叫他们送一桶来吧！”他一面咕哝，一面继续朝前走去。“简直像家兔下崽似的，照此

下去，每两个筑路工人里就有一个要随我的名字叫贝比克或者贝比契卡[1]了。有什么办法呢！”

上午很快过去了。工程师的心情一直没有好转。眼下工程进展缓慢，冻结的土地在顶牛。“这块地——跟坟头似的！”筑路工怨声不绝。可是更有经验的工人已预见到日后的种种障碍，他们说：“不，往后才够你瞧的哩！”当然，他们虽说有经验，却拿不出办法来。不过，感到不满意的毕竟不是工程师一个人。

总算到了午饭时刻，他很高兴，便急步走回家去。

屋前站着筑路工瓦希切克。总的说来，瓦希切克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工程师挺喜欢他。

“您给我带什么东西来了吗，瓦希切克？”

瓦希切克手里揉着帽子，显得局促不安。干枯的脸变得苍白了，眼睛里燃烧着奇特的火，仿佛很痛苦，嘴唇在颤抖。

“喂，什么事，您说呀！”

“反正您也听到了，”筑路工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听到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说吧，我可要冻坏了！”

“您什么也没听到吗？”

① 贝比克为男性名字，贝比契卡为女性名字。

“嗯，什么也没听到，我不是告诉您了。”

“关于那把十字镐的事儿？”

“哪把十字镐？”

“那不是真的，我没有偷，我一辈子没干过这种事！”说着，两行眼泪滚滚而下。

“这究竟是怎么啦！咱们丢了十字镐？”

“不，不，咱们没有丢，可是人家说两年前——在海勃——”

“我看您是精神失常了吧，瓦希切克！”

“上帝啊，不是的！人家说已经上法院告我去了。”

“是谁对您说的？”

“师傅们，星期天在酒店里。”

“那是拿您逗乐儿。为了一把十字镐！别让人笑话您了！回家去好好吃饭吧。再见！”

工程师走进自己的住所。他吃过午饭，抽了烟，睡了一觉。约莫两小时后，当他又跨出家门时，却见祖倍克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嘶哑着声音说：

“仁慈的先生——出事啦！”

“哦——哦——”

“瓦希切克上吊了！”

“这不可能——刚才我还同他——”

“吊死起码有两小时了。”

"在哪儿?"

"工地附近的灌木丛里。"

"开玩笑——在灌木丛里，那儿小树也没有一棵!"

"确实吊死了——不信你去看看!"

两人匆匆赶向现场。工地上没有一个人干活，大伙儿的脑袋都围着灌木丛。可怜的瓦希切克就吊死在这里——"离工地10沙绳以外"，完全符合规定。实际上，他不是吊死的，他的个子比那棵歪歪扭扭的灌木丛高；他是把围裙系在高处，然后猛一下钻进围裙的皮带圈里缢死的。他半跪半悬着，脸上青灰色，眼睛睁着。

工程师走上前去。"是的，人力已无法挽回——身体早就冷了!就让他这个样儿，等委员会来人。你们都去干活吧，夜里这儿得有人守夜。你们自己决定派谁来!"

"澳大利亚"这一天度过了一个阴沉沉的、骚动不安的下午。筑路工的感情尽管不持久，可是——————

对了，今天你给工程师去赔个不是吧!傍晚时分柯玛雷克心里想道。下了班，他去找工程师了。

工程师正紧锁眉头对着施工计划坐在那儿。

他满脸不高兴地瞟了一眼走进门来的柯玛雷克，对柯玛雷克的问好连谢谢都没有说。自从那次试验失败之后，他一直正眼也不瞧柯玛雷克一下。

"夜里我去给瓦希切克守灵，"柯玛雷克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么一句。

工程师不说话。

"是我自愿的，仁慈的先生。"

工程师不说话。

柯玛雷克已经要跨出门去。

"您穿这么一身破烂在那儿要冻僵的——当然，冻死也不足惜，"工程师终于说道。

"我去借件马衣。只要有口酒喝就行，就那么一口暖暖身子——"

"灌得烂醉，然后冻死！"

柯玛雷克无言以对了。

"买酒的钱我这儿还是可以给您几个克莱查尔，拿去吧！不过，可得注意，您的结局会比瓦希切克的更惨！您怎么就半点儿出息也没有吗?！难道一点救药都没有了?"

柯玛雷克窘迫地挠挠鼻子。

"我多么想当个心眼又好，人又聪明的老爷啊，"后来，他突然脱口说道，"……可惜不行呀！"

他身上裹着马衣，坐在离死人几步远的地方。

他喝完了酒，嘴里嘟嘟哝哝。他又想起工程师说的话来。

“荒唐，”他自言自语地说，“比瓦希切克的更惨……谁会像他呀……我身强力壮……年纪又轻……等将来乏力不济了……那倒是真的……哼，我才不会去干偷鸡摸狗的勾当哩！……可是……什么？……手艺……我要是有手艺……哪怕会阉马……或者把马匹的牙口改小几岁……什么，拣破烂儿去……先把自己扔进筐里吧……他妈的！……那才叫……那才叫奇闻哩……”

他转身去看死人。月光清晰地照见了那张青灰色的脸和睁大的双眼。

柯玛雷克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VII

他坐了很久，很久，目光呆呆地盯着地面。

“您的结果会更惨！”“难道您就一点救药都没有了？”

工程师的这些话柯玛雷克怎么也无法从脑海里驱除出去。

但与此同时，他又感到那样的奇怪！

这些苦涩的话语几乎不像是工程师对他说的，而是他自己说的，是他，柯玛雷克，对自己说

的！仿佛他本人就站在面前，双手放在他的肩上，凝视着他的眼睛，冷冰冰地、真诚得要命。仿佛他自己询问自己——一生中这可是最后一次了："难道您就一点救药也没有了？"

突然他痛苦地感到浑身火辣辣的。

怎么会没有救药呢……怎么没有！……只要不是仅仅为自己，上进、干活只要不是仅仅为自己！……重要的难道是他自己么，问题就在这里！有一天清晨，人们曾在鲁谢城渡口的一艘半搁浅的小船里发现了他，一个被遗弃的婴儿，以后人们也可以在随便什么地方发现他的尸体！……也得有人值得他为之上进呀……然后……然后可能……反正就这么回事了，当筑路工为谁呢？……为了自己吗？

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酒瓶，拔掉瓶塞。可是，酒瓶刚举到嘴边，他的手仿佛被一股超人的力量拉住了。

"不……今天不喝了……借酒浇愁的次数够多的了……而且，浑身热得慌，热得慌！"

他的头垂下来，埋在了手掌里。

曾经有过一天中午，七月的阳光是那样的温暖、明媚！他同她——金头发、两颊红润的安娜，一起坐在田间麦垛的阴影里，他的脸上神采飞扬。"不，你既不会叫巴尔多索娃，也不会当守林人

的妻子了，事情已经说妥！从星期天起，这地方要开工修铁路，我已去报了名。人家在这里大把大把地花钱，一扔就是几百万，咱们这些勤劳节省的穷汉子还能不攒上几文！我特地去打听了，说是打短工的只消努力，就能盖上房子。一星期积攒一点儿，一年以后咱们就有自己的房子啦，咱们俩口子！”

他到了修铁路的工地，在别人的房子旁边盖了一所宽敞的小屋。

没过多久，只有几个星期吧，安娜成了孤儿，不得不从母亲的住所里搬出来。她接受了柯玛雷克的劝说，星期天听完讲道之后，搬进了亲爱的未婚夫的家。神父那天讲道引用了《路德记》① 的经文："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安娜于是也就不再坚持。

他俩在一起劳动，克勤克俭，堪为模范，这样过了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突然——咳，何必细细回想它呢，这类事情何止千千万。女人根本谈不上忠诚！他突然看到管理员在仓库的一个角落里拥抱着他的安娜。一个小时之后柯玛雷克从筑路工的居住点消失了。

他在什么地方流浪，今天已记不清楚。他走

① 指《旧约圣经·路德记》。

啊，走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把积攒的钱花掉了。他喝酒——当最初的狂怒渐渐平息、安娜也许无辜的想法开始抬头时，他就喝得更多了。他想，会不会他既伤害了她，也伤害了自己呢，会不会是他把一时的玩笑当成了真，或者是他未曾惩办暴力行为呢？

他重新振作起来。他寻找安娜，写信回去，可是安娜也失踪了——“由于羞愧”——，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从此，筑路工地的污泥浊水永远吞没了柯玛雷克。

现在，他霍地跳起身来，搜索的目光疯狂地扫视着周围的灌林丛，最后落到了死人身上。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死人，身体不由自主地一步步靠近。

“是的，这准灵验，”他低声自语，“准能证明她究竟有错没错！他的眼睛还没有人给他合上，我来一面求问安娜有没有错，一面把他的左眼合上，眼睛如果不再睁开……”

柯玛雷克已站在死人身旁。在朦胧的月色下，死者睁开的双眼犹如浮了一层油脂的水面，闪着暗淡的光。柯玛雷克伸出右手，四个手指按着不幸的瓦希切克的前额，大拇指抹他的左眼皮。死人微微动了一下。

“亡人啊，在天之灵，
你我无怨也无恩，
长眠之日请指迷津！”

他缩回手来，惊惶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死人的左眼。他身上的马衣滑落到地上，张开的嘴巴在颤抖，双臂高高举起。

那只眼睛闭了一会儿，然后眼皮仿佛极为轻微地抖了一下，缝隙裂开，眼皮一点一点地回到了上面。

“她没有罪！”柯玛雷克一声呻吟，跌倒在地上了。

他抽抽搭搭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有好大一会儿功夫，他就这么躺在地上。后来，突然有一只温暖的手拍了他一下。柯玛雷克跳起身来，面前站着的是工程师。

“您哭了，柯玛雷克，喝醉了吗？”

柯玛雷克摇摇头。

“那末，您是怎么啦？”

“她没有罪啊，”柯玛雷克冲口说道，拉着工程师的一只手吻了起来。

“谁呀？”

柯玛雷克的头垂到了胸前。

“跟我回去吧。这儿我另外派人来，”工程师

见柯玛雷克一个劲儿地抽泣，过了一会儿便说道。“免得明天委员会来人， 发现死了两个，”他自言自语又补了一句。

VIII

二月二十日之前——这一年的二月以不寻常的和暖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奇特的事情一起接一起在“澳大利亚”连续发生。这倒不是说工人之中有哪个入了土，这绝对不可能，谁会在这个时候死去呢，“冬天不在泥土里干活儿”。然而，无比奇特的事情发生了。空气如此沉闷，欢笑大部分不翼而飞，而且严寒仿佛冻裂了这里的全部友谊！

巴什达，比如说，已不再寄居在玛尔丁卡的家里。原因究竟何在虽然无人知道， 但“寡妇烟斗儿”——姆利纳希克自从失去小手指之后， 大伙儿便这样叫他——却十分肯定地说，圣诞节之后不久，玛尔丁卡有一天把巴什达从坐得满满当当的酒吧里叫到外面，两人进行了以下对话：

“巴什达， ——你先别开口——是你偷了老板娘的面包吧！”

“偷了。”

“我说，约瑟夫，你不该给我丢这份脸呀，”玛

尔丁卡痛苦地叹了口气，打了巴什达两记耳光。“从此再不要进我的家门了！”

巴什达一句也没有辩解，两人分手了。

唉，就连斯赫奈德尔和柯玛雷克也不再住在一起了！他两个没有吵架，也许他们压根儿不会吵架，可是事情未免有点蹊跷。在酒吧，他两个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坐在一起，但彼此几乎不说话，至于同唱一支筑路工之歌就更无法想象了！柯玛雷克几乎不再正视斯赫奈德尔的眼睛，仿佛他缺乏勇气，内心有愧似的；而斯赫奈德尔的目光却不断地落到他身上，带着友好的痛苦神情默默地注视着他，恰像我们注视得一个爬得很高但毫无疑问要从那个高度摔下来的、我们心爱的人那样。大伙儿的闲聊天，斯赫奈德尔如今已不再参加，而柯玛雷克只要开口，说的话句句都像箴言，斯赫奈德尔这时便不由得一惊，酒杯在他手上冻住了，他张着嘴巴，呆呆地望着朋友。关于柯玛雷克，大伙儿都已知道。他近三个月来总共大概只喝醉过四回；关于斯赫奈德尔，大家都坚持说他天天喝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柯玛雷克早早就回家睡觉去了——他现在是工具管理员，兼当工程师的仆人，住在工程师的家里；斯赫奈德尔，人家都说，则从来不回家。看到朋友柯玛雷克起身离去，斯赫奈德尔或者瞪着一双充血的

眼睛目送他，摇摇脑袋，或者尾随他到外面，向他借几个钱再喝一个半份儿。

今天，即上面提到的二月二十日，发生了一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待的事情。

工程师的贝玲卡病恹恹的已有很久。说实话，这是一条挺不错的狗，真正是筑路工的狗，见了破衣烂衫的人一声也不吠。可是工程师对这条狗也未免做得过份了。他路远迢迢从布拉格请来一位大夫，法官祖倍克还一口咬定，说他听见工程师告诉大夫，他“为了这狗的病一宿没有合眼。”

多亏这位医生，贝拉① 幸福地咽了气。事情实际上是从这时才开始的。狗放在讲究的床铺上停了三天，今天上午才放进一口金色的棺材，举行了葬礼。工程师的朋友们乘了两辆马车前来吊唁，还一路送葬，把贝玲卡送到墓地。抬棺材的是八个男孩，工程师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件新的短外套和一条披在肩上的长黑纱。

墓穴挖在铁路防护堤的斜坡上。贝玲卡放下后，全体女工出动，用小车把土推到坡上，重新把防护堤填平。凡是推车之类的危险活儿，工程师一向只派妇女从事。男工爱胡闹，他们坐在车斗里从高处驶下来，只用一根绳索操纵着车身。

① 贝玲卡的昵称。

结果常常发生这样的事：车子摔裂，人飞出四米高然后跌在岩石上，四脚八叉活像一只青蛙。

然而，到了晚上，酒吧坐满了男人。他们全来了，今天没有一个到村里去的。他们仿佛觉得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得在一起聊一聊。

可是，又像往常必须聊一聊时的情况一样！他们喝酒，互相碰杯，坐下去，站起来，有时甚至用拳头擂一下桌子，但整个来说，除了擂桌子的人稍稍提高嗓门笑了一笑之外，场面是静悄悄的。最想谈的话题是什么，人人心里清楚，可是谁也不知道话该从哪里说起。

“柯玛雷克，”老板娘突然开了腔，今天她脸上红得跟芍药花似的，“给 那条小母狗买棺材花了 5 个兹拉代，这是真的吗？”

整个餐馆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5 个半兹拉代，”柯玛雷克过了片刻才回答，好像很勉强。

“听说棺材上面还放了家徽？”妇人又问道。

柯玛雷克没有答话。

“嘿，真他妈的见鬼……”法官打破沉寂吼了一声，脚踝骨登登地撞击着桌子。不过，他没有说下去，只用右手支着脑袋，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面前的酒杯。

“既然宠爱它嘛，给它出个殡有什么不可以，”

“寡妇烟斗儿”说道，“人从来都是喜欢狗的！”

“可不是么，”老板娘说道，“我还常常觉得狗比人可爱哩。”

“而母狗比女人更可爱，”斯赫奈德尔冷不丁地冒了一句，活像从窝里窜出来咬了一口。

祖倍克只是摇了摇头，一只拳头移过来又移过去，仿佛心里憋着一肚子话要说。

“狗跟人一样，什么都能学会，”管理员亚当插口道，“狗有灵性，甚至喝烧酒它也能学会。”

“我就见过一条狗，”玛尔丁卡讲起故事来，“它要把一个人从贝隆卡河里拉出来。哎，你们不是也有人认识高个子娄巴尔吗？只是那一次娄巴尔喝醉了，拦腰把狗抱紧，后来我们就把他两个葬在一个墓穴里。”

“是好人就准有这么一条狗。咱们的工程师先生难道不是好人？”亚当又大声问道。

“是好人，是好人，”四面八方响起了肯定的回答。

“他什么都指点你，连手推车怎么转弯也说给你听。”

“而且生怕我们吃了亏，就连酒吧卖的酒，他也亲自检查。”

“休想骗过他，休想！在这‘澳大利亚’咱们是怎么开始的，你们知道吗？人家想骗他，端给

他品尝的是好酒，给我们的呢……”

“天雷劈断你们的舌头根，”邦达菲尔生气了。“瞧我——”

“您知道，对您大家再尊敬不过了，”斯赫奈德尔咕哝道，“可是您的那口子实在不怎么样！”

邦达菲尔牙齿咬着嘴唇，扭头去看他那挨骂的半拉①，只见她走进后面的卧室去了，想必是没有听见。他觉得还是不再多说为好。

“可是我，真他妈的见鬼——在我面前打马虎眼可不行！”法官祖倍克又吼了一句。

“你这是想干什么？”

“我——我，祖倍克一边说一边稍稍抬起头来，可是谁的眼睛也不正视，”依我看，这里面大有文章！什么狗呀，停放三天呀——全是障眼法——什么棺材呀——有必要埋到那么高的堤上去吗？叫我说，工程师这是把钱，或者银子——或者谁知道什么东西埋藏起来啦。我又不是今天刚落生的，这世道我可见得多了！”

四下里变得鸦雀无声了。

寂静在继续。祖倍克这一番浪漫主义的议论显然起了作用。只听得不时有人嗓子眼里狗熊似地呼噜一响。

① 指妻子，源出《圣经》："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时，柯玛雷克站了起来。

“结帐，两个半份儿，老板。”

他同斯赫奈德尔握握手，朝门口走去。可是，经过祖倍克的桌子时，他两只拳头在桌面上一支，眼睛同样谁也不看，竭力用平静的声音说：“一个人喜欢什么，他就是喜欢！假如有哪个胆大妄为敢去挖堤，无论是今天晚上还是随便什么时候，我就用枪崩了他。我反正无所谓。”

IX

像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澳大利亚”也受严峻的命运的制约。每当新的铁道在什么地方破土动工，筑路工人的居住点便是这块地方上生长出来的一朵含苞待放、欣欣向荣的鲜花。可是众所周知，当花瓣儿下面开始长出果实，当果实要挤到上面来晒太阳，消瘦的花瓣儿便将纷纷凋零。工程师承建的路段正在顺利告终，筑路工们也就一个个各奔东西了。他们到远方去寻找新的工作，到遥远的地区，到新的居住点去。你要是再打听那些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下落，打听管理员亚当、工人德鲁贝克、玛尔丁卡和巴什达，打听马莱克夫妇和“寡妇烟斗儿”的下落，你将会白费功夫，一无所获。是的，就连斯赫奈德尔也不例

外。有一天，他领了工资之后便不见了踪影，甚至没有同柯玛雷克告别。只有法官祖倍克，还有柯玛雷克，被工程师留下了，至今仍在工作。

柯玛雷克变得令人十分惊讶。也许，斯赫奈德尔意味深长的不辞而别刺痛了他的心。也许，他为朋友感到惋惜。可是他没有探询朋友的去向，也不提朋友的名字。不知怎的，他总显得心事重重，不过工程师感到很欣慰。工程师吩咐下来的每一件事，柯玛雷克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去做。正在分崩离析的"澳大利亚"——它几乎已从地面上消失——当然已不再使他迷恋，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他都照例一到下午就往镇上跑。每次回来都不像喝过酒，只是显得更加心事重重了。

筑路工离去以后，如今在这里干活的是一批工匠师傅们，因此邦达菲尔的酒吧又维持了一段时间。老实说，这也是出于无奈，因为邦达菲尔一时还不知道上哪儿去为好，而他的妻子又坚决主张在这里经营下去，能维持多久就多久，"上帝来召我去的时候，谁知我醉倒在什么地方呢？"

木工们安放门槛，泥瓦工砌墙，一座座守卫员的哨所建成了。工程师宣布说，凡是有意当守卫员的，可以提出申请，参加考试，他将为他们作保。不过，申请人必须有妻室。祖倍克高兴万分，马上报了名。他也劝柯玛雷克赶快报名并且

结婚。祖倍克愿把女儿芭鲁什卡嫁给他："娶了她吧。她懒虽懒，对你将会很忠诚。"柯玛雷克只是摇了摇头。

一个星期天过去了，又是一个星期天。傍晚，工程师正坐在家里埋头结帐，他忽然听到了柯玛雷克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柯玛雷克敲敲门，进来了。

"我不需要什么了，晚饭已经吃过，"工程师说，没有抬起头来。

柯玛雷克站在门口没有动，手里揉着帽子。他脸上略带惊惶不安的神色，眼睛呆呆地望着工程师，仿佛心里很害怕。

过了一会儿工程师才注意到他还站在那儿。

"您有什么事情吗？"

柯玛雷克依旧一动不动。后来，他突然急步向前，径直走到工程师面前跪下了，浑身颤栗地捧着他的手吻了起来。

"我……我找到安娜了！"他好不容易才迸出一句。

"原来是这样！那么，您愿意当守卫员，认她为妻？"

"是的，如果您还肯帮忙的话，先生！"

"是要帮忙的。快起来吧，您呀，跟小孩子一样！您怎么找到她的？她在哪儿？"

柯玛雷克垂下眼睛，气也喘不过来了。"就在这儿，"后来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把她带来了，好让她也来求求您。她将在老板娘家过夜，明天回镇上去，我在那儿给她安排了个住处……比较像个样子……不过……我去领她进来，"他急忙补了一句，仿佛要赶快略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似的。

过了一会儿，他把安娜领进来了。安娜快步走上前，也想吻工程师的手，可是一见工程师往后退缩，她便站住了，微微耷拉着脑袋，双目低垂。工程师端详着她，吃惊地看到这张还很年轻的面孔显然已为污浊生活的风暴所摧残，皮肤在化妆品下面过早地枯萎了！身体挺结壮，可是这会儿在他面前似乎直不起腰来。

柯玛雷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工程师，仿佛在捕捉他的每一个想法，眼睛里闪动着莫可名状的焦虑，双唇在颤栗。最后他又扑倒在工程师脚前，抱住了他的双膝。

"事情怪不了她啊！"他痛苦地呻吟道。工程师不禁热泪盈眶了。

X

两年过去了——也许是三年吧，有谁记得清呢。

夜间，我乘火车从德国到捷克去，在某火车站上同工程师不期而遇，两人便在一间卧车小包房里挨着敞开的窗户坐了下来，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一面聊天，一面欣赏窗外的山区景色——尽管笼罩在灰蒙蒙的夜幕中，但美丽动人。

天快亮了，曙光曦微，太阳虽然还远在群山的背后，但遍地抖动的轻盈的光线和骤然变凉的空气，宣告新的一天已经到来。这时，火车正驶过捷克边境。

“您还记得柯玛雷克吗？”工程师忽然问道。

“那个筑路工吗？记得。”

“咱们这就要看到他或者他的妻 了。您再数四个哨所，第五个由他守卫。”

“一，”我一面数，一面探身窗外。“二……三……四……看见他啦！”

他站在那里，行着军礼。晨光中，他的面色像死人一般苍白。哨所窗户洞开。室内，一盏小油灯点燃在一口小棺材旁边，一个女人扑在棺材上，正在亲吻亡故者。

这一切都在我们身边一闪而过。我们将毛毯裹紧了身子，清晨的空气是这样的寒冷。

(1872)

杨乐云译

乌云和彩虹

有这样的时候，人们使我感到痛苦。这时我就躲进山中某个僻静的所在，倾听树林的叹息，同喋喋不休的溪水低声细语，头靠在露湿的青草上清凉一下。于是我的心里便感到了幸福。不久前，仅仅几天之前，我就是这样感到了幸福，在温柔的大自然的怀抱，正是在这么一条爱饶舌的小溪旁。小溪从碧绿的羊齿草的阴影下欢笑着蹦进世界，快乐地奔跑着，去追逐小石子和毋忘我花，湿润的眼睛里闪烁着几千颗银色的星星。我怎么也不曾料到，当我的心渐趋平静的时候，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却正在突然发生，当我开始感到幸福的时候，几十万同胞却正在陷入无尽的不幸。那几天，我对捷克遇到的新灾难一无所知，这是否叫做善意的巧合，我不敢说。可是，我承认，当我知道了消息，开始读报时，有很长时间我读不下去，无法读下去。现在，我亲自来到这些经

历浩劫、留下残骸的地区看了一下。是的，上帝的预言证实了："我将把7倍的灾难降到你的头上!"

我们经受的痛苦早已比其他任何民族、任何地域大了7倍！我们的灾难是个巨大的怪物，它瘦骨嶙峋的手紧按在我们的胸口上，使我们无法休息，无法入睡。刺骨的寒冷逼得我们屏住了呼息。我们勤勤恳恳，可是多年的劳动顷刻之间尽付东流。我们无比艰辛地为自己筑了个巢，然而当我们要躲进这安全的蔽身之所时……你们也曾见过小鸟同暴风雨的搏斗吧？它焦急万状，拼命要飞回巢去，但暴风雨一次又一次攫住它，将它抛向后面。小鸟哀鸣着，再度同狂风拼搏，再度被抛向后面。捷克的灾难嗜好眼泪，火热的捷克眼泪，使捷克人的眼睛由此而失明！灾难浸透了整个捷克土地，蒸发出黄色的烟雾，它腾腾升起，染污了天空，直至再次凝聚成乌云，落下新的灾难。那天晚上的情景一定是非常恐怖的：捷克上空，可怕的天裂开了，狂怒的暴雨哗哗倾泻，掩盖了人们叹息和哭泣的声声。灾难在我们的头上飞翔，手里拿着红色闪电的旗帜。火蛇鞭挞大地，死神用震耳欲聋的巨雷宣告，它正在猎取人的生命！它找到了人，将他们杀死在平原上，它从隐蔽的高处捶打下来，将他们扼死在床上，用他们的舒适小屋

制成一口口的棺材。这些棺材至今仍耸立在那里，遍地皆是，散发着墓地的气息，棺材脚陷在冒着水气、又滑又粘的泥浆里。

我们的灾难大7倍。“火、雹、雪、冰和狂风执行着上帝的命令，”古代圣诗这样悲叹。可是在捷克的圣诗里，却可读到其他种种可怕的灾难！那曾经是我们的福祉、“给我们降下奶和肉”的力量，如今却奉命制造新的瘟疫。那条曾经给我们带来幸福并给这一地区平添秀色的小河，却突然打碎了它自己围上的堤岸的锁链，闯出来冲走了幼苗，用它一度灌溉良田的手指推倒了磨坊和昔日自己带动的机器，卷走了桥梁和它曾经安详环抱的桥墩，从这许多人的眼睛里永远赶走了睡眠，而在过去它却使他们那样的神清气爽。夜雨，平时多么喜人！它在安睡者的窗户上敲打着亲切的催眠曲，干渴的土地尽情将它痛饮，待到东方破晓，大自然闪烁着快乐的眼泪，阳光将泪水一一吻干，大地在微笑，树林一片欢腾。而今，经过了星期六至星期天的那个夜晚呢?!唯有伤心的哭泣，唯有无声的绝望！

洪水已退，可是捷克人民的眼睛里，依然泪水未干——永恒的捷克眼泪啊！据说患病一日不愈、一年不愈是谓不幸，可是这次的灾难我们二十年也难以复元！

不过，我承认，到处开展的捐赠活动在我看来毕竟像彩虹一样美丽。这边还阴云密布，那边已是阳光明媚。诗人说，彩虹是由一颗颗爱的宝石构成的，那么捐赠该是最最美丽的彩虹了。要说在捷克之外的某些地方，捐赠并非纯粹出于仁慈，这话也有道理。可是，让我们想一想那句古老的至理名言吧：“每一件善行都是救世主，而每一位救世主都有自己的荆棘冠冕。”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就没有什么可耻，施与时的惭愧心情也并非虚假。至于我们国内，我们的捐赠活动还应更加有效地铺开。要知道，我们自己是唯一了解和感受全部灾情的人。我们共同承受着灾害，而不幸人最能理解不幸人—我们都是祖国的儿女。先知是怎么说的呢？“若要上天报答你的儿女，那就报答自己父母的恩人吧！”

我们必须援助，这是自己援助自己，但必须赶快，以使创伤早日愈合。我想，捷克的灾难永远不会满足，它不久又会前来叩我们的大门了。

(1872)

杨乐云译

舞会遐思

I

手　　套

小扣子咯达咯达响了六次，半个小时以最不可思议的诡秘伎俩溜走了。扣子全部扣紧，手套终于“甲壳似的“套在了手上。也就是说手在它的里面像活人的面孔套在石膏面具里，女性的乳房套在铁制紧身马甲里，犯人的双脚套在木刑具里，简单一句话：隆重而富有舞会气氛。好，小姐现在可以下楼去上马车了。

“全是疯子！”父亲在她们背后咕哝。他为今天的舞会同样也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端详着自己没有戴手套的巨大手掌，翻过手背，试着把手指伸直，然后又咕哝道：“我这副天然手套怎么说也要好上一百倍呀，多么服贴！做手套的还费那么老大的劲儿去忙合！不过，说来也是，”他接着自

语："才花了1个兹拉代20克莱查尔，还想怎么样！一小块山羊皮或羔羊皮，猫皮或狗皮，充其量也就是水老鼠皮的碎片儿罢了！"他不由得笑了起来，觉得女儿的手戴上这么一副小手套毕竟显得如此滑稽，也就是说如此文雅。"彩票若是押中了，"他补充说，"我给她买一副全用水老鼠皮做的手套，让她参加商人舞会！"

若芬岛①的大厅里一片光采！这也不奇怪，两千多只雪白的、上光的手套在闪烁！我们这些有智慧的高加索白种人，理所当然要戴白手套罗。如果我们是黑种人或者其他"头脑混沌"的人种，就又当别论了。我们的手套必须是白色的，这也因为"雪白的手意味着灵魂没有污点"，而缺乏一副小手套，有时候就不那么意味了。两千多只雪白的、闪烁着纯洁之光的小手套！只有陪伴少女前来、坐在廊子一角的年长妇女，才戴洗净的旧手套。完全正常！"皮肤的光泽只保持到中年，之后便出现斑点了！"

曾有人以重金——8万兹拉代——约请自然科学家查理士·贝尔撰文歌颂自然界的"力量、智慧和上帝的仁慈"，贝尔于是写了一篇论述手的文章，阐明手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我们却把这个

① 布拉格的一个小岛，现名斯洛凡斯基岛。

奇迹塞在一只套子里了。而这只套子还是古代的发明哩。荷马① 就曾描述过，说拉厄耳忒斯② 总是戴着手套在花园里干活，以防手上被刺扎伤。嘉宾如云的舞会大厅却也是一座花园，到处都是玫瑰，到处都是刺，在舞会上必须无比谨慎，对此每位女士都会同声附和。一位绅士走过来，脑袋一低，仿佛向女士提出了挑战。女士将两只手套投在他手里，表示接受决斗。于是交战的旋转开始了——这能持续多久呢，可怜的、软弱的男人被一股电流所征服。他投降了，轻轻地握了握女士的手作为表示。可是他握的是她的手套。手套当然立即通知了那只小手，手神经当然大忙特忙起来，立即发电报告诉心脏，可是心脏说“不行”，手在手套里一动不动，对方甚至不必感到碰了一鼻子灰，也许那只裹在手套里的小手根本没有感觉到呀。反过来说，如果心脏同意了！手套下面传过来的轻微反应显得格外有力。小手上火一般的热情仿佛在说：“距离心脏那么远，可为你却这样热烈！”

另外，倘若说舞会上女士们的小手套除却迫使男宾也不得不戴手套之外，别无其他功绩可言，

① 荷马（约公元前9—8世纪），古希腊诗人，到处行吟的盲歌者。

② 拉厄耳忒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之父。

那末，这个功绩已经够大的了。我不知道读者之中是否有人到中国旅行过，可是中国的旅行护照却是尽人皆知的。在中国的旅行护照上，此人的长相如何是看不到的，官员们将印油涂在旅行者的右手上，将它往柔软、濡湿的护照纸上一按，错误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试看手套之风尚未刮到那里的舞会！哪位女士一晚上跳得欢势，到了清晨，她的紧身衣上便满是男人的手印，正像一个坐不住的旅行者的护照上盖满了图章，写满了签证。

不过，手上戴副小手套也还有另外一些良好的原因。时下这些男人像魔鬼一样，又机灵又博学，从来都是粗鲁无礼的。他们把手上的每根手指都同天上的星宿联系起来了。比如某人打开话头，说："小姐，我可得娶您为妻呀，您的手上，这儿，从维纳斯①（大拇指）往下的这条纹路，意味着婚姻美满！"或者，"哎呀呀，咱们来瞧瞧，墨丘利②（小指）下面有道细沟！您肯定是想结婚啦！"或者，他以无名指为话题，同对方攀谈起来，正如莎士比亚先生在他的一部历史剧里为我们忠实描绘的那样：

① 罗马神话中司春、司美、司爱的女神。
② 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等的神。

奥赛罗：把你的手给我。

这手多么柔软！

苔丝狄蒙娜：它还没有受到

岁月的侵蚀，也不知道有忧伤。

奥赛罗：这只手意味着胸襟宽大、为人慷慨；

它这样温暖，这样丰满……这是一只慷慨的手！从前你得到姑娘的手也得到了她的心，可如今姑娘给你的只是手，不是她的心。……

手之善于辞令，几乎不亚于嘴巴。手能说出我们的一切思想，它"请求、命令、威胁"。手执行心和脑的一切指示，观察手就好比观察一个人的心灵活动场所，看到他全部善良的和罪恶的意念。因此，我们也识别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手，诸如：

"基本型、叶片型、艺术家型、精干型、哲学家型、健壮型、混合型"；

或者："基本型、创业型、多情型、唯精神型"；

或者："未成熟型（或曰儿童型，胖乎乎的，手指粗短），粗大型、瘦削型、高贵型"。大贵族、外交家和沙龙里的女士们都长着这样一双高贵型的手，是的，据说有一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

手势上就下过功夫。

手是叛徒，戴上舞会的小手套吧！

有了小手套，手就像手了，就全都具有了“无特色的特色”。

Ⅱ

舞会程序单

女人必须循规蹈矩——经文第一条！因此，刚到舞会大厅的门口，马上便有人将一份舞会“程序”单塞进她的手里，让她心里有数，知道什么内容，什么时间，同什么人在一起。

既然天上金色的小太阳尚且必须遵从一定的程序旋转，人间娇美绝伦的姑娘又怎能不听命于它呢！首先，跳舞的名目已不仅是乐队指挥一度偏爱的波尔卡、华尔兹和索塞特卡，而是增加了特沙撒卡、波尔卡玛祖拉、玛祖拉、贝塞达、四人舞，等等，一个人毕竟有必要知道什么时候跳哪种舞呀。其次，绅士已不再马上约定某女士同他跳“第一场、最后一场，以及两者之间的所有各场”了，女士也不得在一场舞中从这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了。第三，女士也许根本无法记住要求同她跳舞的人有多少，谁来得及时就同谁跳，因为“咱们姑娘们”只要长得漂亮，手上又有

一点钱，男人就会争先恐后挤过来。第四，则是由于这样做令人感到赏心悦目：一进舞会大门，便有身穿恰马拉服、戴着手套的委员会的大人先生们站在那儿，分发今天舞会的节目单或“程序单”，还将削好的铅笔递到绅士们的手中。

时代在变化。40年代①，捷克舞会的门口也站着身穿黑衣服的年轻小伙子。他们脸上带着诚恳的微笑，而不是那种舞会上硬挤出来的笑容；在贵族家徽或在金钱面前，他们想都没有想到过要鞠躬如仪。他们分发的不是单薄的几张纸，而是用上光纸装订成册、像模像样的一个小本子。题为“毋忘我”的小本子里，印满了歌颂“爱国志士”的小诗——也就是说那时我们还有爱国志士。这些诗出自二十来个年轻诗人之手，每首12行。这一首把爱国志士称作“不用武器和甲胄而取得胜利的弗拉斯达②”，另一首向他们保证说：“玫瑰含苞待放固然美丽，鲜花盛开时却更为魅人”，第三首通篇尽是珍珠、星辰、紫袍、百合花之类的词儿，第四首说在捷克的钟声里听到了“夜莺的歌唱”，第五首则坚信捷克少女的心是“天使环绕

---

①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革命在捷克境内引起强烈反响，民族复兴运动进入高潮。当时捷克的社会生活如舞会、座谈会、早期社团等活动也十分活跃。

② 弗拉斯达（Vlasta）为捷克男性名字，此处取其与“祖国”（Vlast）一词相似。

着的圣坛”等等。姑娘们迫不及待地捧着这些诗诵读，看到作者迈着高傲的步伐在她们身旁走过，她们便交头接耳，低声说：“诗人！”作者同她们跳舞时，善良的母亲便自豪地挺起胸脯，午夜吃晚饭的时候，父亲便同诗人把酒杯碰得叮当作响——这位父亲是布拉格十来个协会的成员，一个协会称他为“日什卡①”，在另一个协会他是“普洛科普”②，在第十个协会是“霍里米尔”③。随着岁月的流逝，爱国志士凋零了，热情冷了下来——

现在舞会使用的是程序单。起初很简单：一张普通的上光纸，给先生们和女士们的一个样。后来，追求“别致”的风气大盛，形式变得十分丰富，有时还非常漂亮。菩提树叶形、盛开的玫瑰花形、奖章形、小扇子形——扇骨上写着舞名——、手镯形、小册子形——册子里记录了小姐欠下的舞债和应负担的义务——、背包形——包中装着约摸十六个人的命运——、小果盘形——女士从中分赠自己的崇拜者每人甜蜜的半小时。所有这些小玩意儿都饰以金色的闪光片、象牙、天鹅绒、小链条等，光彩夺目，十分惹人喜爱。做工尽管有时不很精巧，但毕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然而，

① 杨·日什卡，15世纪胡斯运动中杰出的军事统帅。
② 普洛科普，15世纪胡斯运动中的著名教士及军事领袖。
③ 霍里米尔，捷克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当舞会程序单竟采用了（例如布拉格的“德国大学生”舞会）刀子形，或雨伞形之类时，这可怎么说才好呢。也许，这是根据“妇人之道”无论居家还是在外都必须带点儿“矫揉造作”这条原则制作的吧？

在“自治”、“分工”、“社团动荡”时期，仅用“捷克舞会”或“民族舞会”定名已经有所不足，于是出现了“农民舞会”、“商人舞会”、“索柯尔舞会”、“医士舞会”、“法学家舞会”、“制麹人舞会”、“烧砖人友好舞会”，以及上百种其他名目的舞会。在舞会程序单上，人们有时也不免要标明一下组织团体的特征。为什么不呢，既然可以带来风趣！法学家满可以采用象征制度严峻的“fasces”①、或“今晚有效的小法典”的形式。医士们可以写上：

“处方：

1．波尔卡。掺以少许爱情。

2．四人舞两份。

3．特沙撒卡，15盎斯。

等等。

尽力搅拌至粉末状，分成16份。

D．S．应自晚8时至次日晨5时之间服用。”②

---

① 一束榆木枝或白桦枝和一把利斧，古罗马官员权力的表记。

② 此处方原文为拉丁文。

可是，如果“农民”舞会程序单上的图像竟赫然是——一把犁！明年也许将是一捆麦子吧，不对吗？或者，跳舞同田间劳动出色地结合起来：踩谷子的场院？

还不妨进一步提出一些“风趣”的建议：

扫烟囱人的舞会：烟囱，很古老的，长满常春藤；

裁缝舞会：一把小烙铁；

腊肠制作人舞会：一块火腿；

商人舞会：一小桶食盐；

木匠舞会：一口棺材；

白铁匠舞会：一只浴盆。

而“委员会”的先生可以凑近女伴的耳朵，自豪地低声说：“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

啊，想出一个好主意是上帝的恩赐！

Ⅲ

发　式

若有一千位女士走进舞会大厅，进门时她们脸上的表情绝对都是千人一个样——毫无表情。她们双唇紧闭，目光冷漠，两颊纹丝不动，光滑的脑门上现出一副百无聊赖的厌烦神情。这当然是装模作样。其中有些人是出于冷冰冰的“王后”的高傲，有些人是藉以掩饰内心的惶惑，而大部分

人则是一种准备，用以迎接即将来临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这是一张白纸，今天的舞会将在上面写下它的特色。

然而，就这方面说，最为千篇一律的莫过于“现代发式”了。至于发式同某人是否相称，那丝毫无关紧要，时髦不考虑这个。不言而喻，梳某种发式是必要的。“我们要脑袋里的思想有条有理，我们脑袋上的头发也得有条有理。”舞会上最漂亮的小姐，她脑袋里的思想自然是最有条理不过的了，对此毕竟不会有人怀疑。只是，围着脑袋的头发也像围着画幅的镜框一样，总是，或者应当是，根据脑袋和面庞的形状而定格式的吧。可是在舞会上就像在美术展览会上看到的那样：画面上是一只含笑的蜜桃或者一枝娇艳的鲜花，挂满花粉，吸足了露水，然而却镶着一个笨重的镜框，令人窒息。舞会是欢乐的场合，发式须有节日气氛，时髦是这么说的。时髦却从不考虑服饰、皮鞋、衣裳的款式和帽子的形状同穿戴它们的人相称不相称，也不问发式同梳这个发式的人相称不相称。

眼下流行的时髦发式是所谓“挑衅式”或“高耸式”。人们也管它叫“宫廷式”、“商号式”。它是将头发全部拢到头顶，然后将辫子或拧成几股的鬈发盘成筐子状顶在脑袋上；筐子前面有时插着

花朵形的首饰。前额和两鬓飘着一些散落的或剪得短短的刘海——一般是由于密集的静脉小血管过于触目，而额头和眼睛周围血管过多意味着婚姻不美满，结婚前便露出这类征兆可不好。另外，在这种节日发式上如若不佩戴上面所说的首饰，那未免不合算了。发式的梳理费是两个兹拉代，辫子或鬈发的租赁费两个兹拉代，瞧瞧看。今天你可能看中了A小姐的鬈发，明天你也许会想B小姐的鬈发——我的意思是，B小姐本人是否也同样漂亮。据说天性活泼、多血质的女士都喜欢高耸式发式，说是梳这种发式的人"将迅速而愉快地积累经验。"16世纪末，拿破仑时期富贵的年轻妇女梳的发髻足有一洛盖特①高。如此看来，我国小姐渴望积累"经验"的高度，毕竟还是比较有节制的。

这类发式直到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在欧洲妇女中流行——在某些未开化的妇女中则要早几千年。嗣后消失了，再度被发现，又再度消失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发式最为标新立异，妇女们至今仍津津乐道那些炫人眼目的发式名称："多妮耶纳②式，克莱奥佩屈拉③式，欧律狄刻④式，花

① 洛盖特(loket)，捷克旧时长度单位。
② 多妮耶纳可能为当时某著名女性，具体不详。
③ 克莱奥佩屈拉为埃及女王(前69—前30)。
④ 欧律狄刻为希腊神话中诗人和歌手俄耳甫斯的妻子。

边帽式，刺猬帽式”，还有“犬卧双垣式”。其中有些发式是如此不可思议，就连Fliegende Blätter①上的“干草堆式”或“龙骑兵之马式”，也至今相形见绌。旧时梳“杜伊勒利”②发式的妇女，例如，头上俨然顶着一艘七帆大海船。眼下流行的舞会发式同上述古代发式最相近的，恐怕是“欧律狄刻式”。不过，应当指出，眼下的发式毕竟还是较为朴素的，至少就目前来说。

对于身材修长、脑门儿圆乎乎、长得满有精神的妇女来说，这种发式是相称的。可是，如果生来个子矮小，却又梳了“挑衅式”发髻，那末这个小矮个儿就只剩一颗大脑袋了，而且她也总像要仰天翻倒似的。一队这样的女士看上去便活像一队在此受了欺凌，气得头发倒竖的不幸人。而每一颗巍然高峙的女性的脑袋对于周围那些“已到娶妻之年”的男性来说，不啻是个讽刺。因为这些男人一般都已贯彻了上帝有关思想与头发之联系的指示。“我带到世上来的头发跟我带来的思想一样稀少。后来思想和头发在头上一同增长。最后，思想不再需要保护，这样的时刻已经来到：思想沉积下来，明确而清澈，无用的头发于是纷

① 德文、意为《飞叶》，1844——1928年出版的一种幽默杂志。

② 杜伊勒利，法国王宫。

纷逃遁——叶子落了，不再随着春天归来。”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因为秃头意味着机智。什么以扫[①]，干吗要以扫，要苏格拉底[②]！

头发是一种非同一般的东西。显微镜告诉我们，头发是几根套在一起的细管子，中空，像羽毛管一样。化学告诉我们，头发由蛋白质、脂肪、色素、氧化铁构成，红头发含有很多硫，黑头发含有很多碳。可是，谁管那些个愚蠢的显微镜和劳什子的化学呢，你们说“头发在头皮下面深深地长着一个小球根，”诗人说：“是呀，不过头发梢儿飘拂着世界大同。”

有什么用呢，头发毕竟是美丽的东西。它增添秀色，使漂亮的更加光彩照人，不漂亮的也可凭借它而变得富有魅力。你们做得对，亲爱的女士们，在头发上煞费了苦心，特别是为了参加舞会。既然神甫用油供奉爱神，你们为什么不用润发油呢。既然武士把胡子修剪得雄赳赳，你们舞会上的女士们为什么不把头发梳理得富有舞会气氛呢！我只是请求你们——同全能的时髦比较起来，我这软弱无力的请求显得多么愚蠢！——不过，我毕竟还是要请求你们稍稍考虑一下风格。漂亮的圆圆的脑袋还是梳希腊发式吧，那终究是

① 根据《旧约圣经》，以扫长着一头浓密的红头发。
② 在画像上苏格拉底是秃头。

世界上最美的发式。稚气的小脸蛋莫如让它在鬈发里张望，犹如小精灵在玫瑰花丛中探头探脑。不过，参加舞会却也不宜挑选非常朴素的发式，就是拉斐尔为他笔下的圣母玛利亚所挑选的那种——当然它是唯一同脑袋相称的天然发式！在舞会上那些看上去朴素、纯洁、跟拉斐尔的圣母一般白璧无瑕的女人可是属于“最危险的小妞儿”呀，她们……啊，不！我不想诽谤她们，她们也难逃自己的命运，她们将结婚，流言蜚语反正不会少。我于是——是的，我仿佛真的感到，我好像横竖都得请求原谅似的。我已抓住女士们的头发啦！我说轻轻抓一下是强词夺理？是熊爪子？

对你们，灾难深重的男同胞们，我还有一句忠言相告：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啊！姑娘用一根头发就可以将你拉到她身边，捆绑起来，哪怕你是参孙[1]也白搭。而一个姑娘的头上却有十万根头发哩，假发尚不算在内！

IV

扇　子

在舞会大厅里，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比看着一

① 参孙得神助，力大无比，战无不胜，其力量的来源在于头发。敌人收买了他的情妇，探知了他的秘密，并趁其熟睡剃掉他的头发，从而打败了他。事见《旧约圣经》。

个活泼、漂亮的年轻姑娘手里拿把扇子同快活的小伙子聊天更教人赏心悦目的呢。要是没有扇子，可怜的姑娘也许就不知道两手放在何处为好了。有了一把扇子，她便精神焕发，每个动作都很优美，活像一只小猫。而她的动作又是那样多！试看，这里面都包含着什么样的意思呢，当她急促地、仿佛着恼了似地把扇子抖开，或者慢悠悠地、仿佛困惑中投来的一声探询、将扇子徐徐收拢，当她聊到半途心神不属地凝视着扇上的饰物，当她用扇边儿拍打着自己雪白的胸脯、嗔怪地说："什么，我——？"当她用它扇着自己，同时作为一种特殊宠幸也扇着他，当她用收拢的扇子恫吓，当她用扇子支着面庞儿或下巴颏儿，当她用扇子挡住皓齿，免得"粗野"的笑声冲口而出，当她用它遮在眼睛上，以便——看得更加真切，当她用它遮住小嘴巴和由于突然一个呵欠而在小鼻子上跳动的白点儿，等等，等等！只是，你可别看出了神，吃起醋来，成了不幸人啊！

扇子安能不占领舞会大厅呢，它不是已经占领了所有的地方吗！沉甸甸的皮扇子像箱子、匣子一样，陪伴妇女出外旅行，在闷热的车厢里给她带来凉爽，保护她避开纠缠的目光。扇子常常为她"遮住了面孔；或者，她的扇子形状格外美丽"。春天，轻巧的绿扇子或团扇又陪伴她出去散步，

同时还可用来遮阳。更为轻便的草扇、棕榈扇或纸扇则是家常去花园里跑一趟时使用。任何一位体面的年轻太太没有一把庄严的乌檀木扇子或雪松木扇子决不会走进女友们的圈子。在那里，当一根根小舌头在他人的遭遇和性格上纵横驰骋时，一把把扇子便沙沙作响，敲击着凄凉的送葬进行曲。

扇子是从哪儿传来的呢？从远方——较近的地点我不清楚。海岛上的野蛮人如今也已使用扇子了，用树叶和羽毛制成！扇子是从法国传来我国的，法国大概传自西班牙。在西班牙，扇子列为宫廷礼仪中明文规定的物品。在某些国家，女性和男性出于需要，都使用扇子，例如在日本、中国、印度，那里的扇子当然根据持有者的身份和文化程度而有所不同，由极寒酸、极简陋的至无比华丽的，不一而足。我们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看到过用一张棕榈叶做成的扇子，价格非常便宜，它在我国已成为时髦货，颇受欢迎。在东方，类似的便宜扇子尚有用稻草制作的，很招人喜爱：短短的木把儿，上面安了一面稻草旗子，整把扇子活像一面小旗子。当你在埃及登上一节被烈日晒得发烫的车厢时，不言而喻，你会花三个皮阿斯特从乘务员手里买一面这样的小旗子。在中国馆，我们还看到用普通木片制成的扇子，相

当大，状如铁铲。另外有用大羽毛制作的较为贵重的扇子，还有更贵重的、木骨子上了油漆的绢面扇子，以及最贵重的用美丽的银丝精制的扇子——当然这种扇子华丽多于实用。我发现在印度馆、埃及馆和土耳其馆也都陈列着这种银扇子(土耳其馆里的扇把儿不是银的，而是用了别种材料)，欧洲各馆中则唯有葡萄牙馆才有。然而，最美丽的莫过于中国扇子了，其中有几种数百年前在欧洲便已著名，现在依然令我们感到神秘莫测。例如"email à joun"①，也就是说表面覆盖着一层珐琅彩釉，透明或不透明，骨子是蚀刻或镂刻的，只在边缘镶嵌着金属。

在东方当然也有一些人，感谢上帝，不需要自己摇扇子。他们像朱丽叶②吩咐乳母那样："彼特，我的扇子！"于是彼特，如果他是中国人，便拿起一根长竿，竿端装着羽毛圆扇面，给他打起扇来；或者，如果他是孟买人，他也拿起一根长竿，摇动绑在竿子头上、像我国行会旗子似的扇子。在孟买和印度各地，扇子最为丰富多彩了。在博览会上，我们看到有用金色锦缎制成的又重又大的扇子，摺起来很像一把巨大的、支支棱棱的笤帚，有用普通亚麻布做的、式样跟上面完全相

① 法文，意为：镂花珐琅。

② 莎士比亚名剧《罗米欧和朱丽叶》中的女主人公。

同的扇子，有用羚羊小腿和彩色羽毛做的团扇，还有用整只鸟的皮毛绷在一只轻巧的框子上、鸟头作扇柄的扇子，等等。这里还陈列了用孔雀毛做的暖手筒，和全孔雀毛的女帽等等。此外，巴西馆为妇女们提供了绝妙的机会，用“外国羽毛”做饰物。长达一洛盖特的壁虎旁边，在大如帽子的青蛙标本旁边，在臭烘烘的犰狳皮、短吻鳄鱼皮和响尾蛇皮的旁边，摆着成堆的紫红色、金褐色、蓝绿色的鸟类，就是我国妇女佩戴在帽子上的那类。晒干的眼睛、捆住的翅膀、挤压在腹下的小爪子——这是五光十色、愉人眼目的展品中令人沮丧的一角！里约热内卢的一个法国商人在这里出售羽毛做的假花——仿照巴西的植物群，以及蜂鸟头镶金和巴西金头虫镶金制成的项链。他也出售羽毛扇——难以想象还有比这些圆扇子更高雅、更惹人爱的东西了，圆鼓鼓的像个小太阳，中心有只熠熠发亮的小蜂鸟，雪白的羽毛，或用无法形容的，柔软的玫瑰色羽毛制成。唉，在这些巴西扇子面前，有多少夫妻间的和睦被它葬送了啊！一些狂热的丈夫终于壮起胆子问了问价钱，可是，“100兹拉代压根儿不是我们的着眼点，”里约热内卢的法国人说。

在我国，扇子直到几十年前才风行起来。过去当然早已有之，但不怎么受人重视。即使现在，

扇子依旧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奢侈品，20兹拉代一把就足以令人称羡不已。可是维也纳的制扇商已开始抬高价格。不少妇女手里拿着的那把镶金饰和宝石的扇子，无异于拿着一个奥地利小办事员的全年生计的六分之一。不过，却也还有用纸、丝绸、木料、少许象牙或龟甲、以及一小撮天鹅羽毛做的扇子。

实际上，便宜扇子照样可完成其富有魅力的使命。仅颜色便可大做文章。白色表示情绪良好，红色高兴，黄色拒绝，蓝色忠诚，紫色百折不挠，撒金花富裕，银色知足，等等。扇子的每一个动作——抖开、收拢、半收拢——都包含着特定的意义，扇子的语言比鲜花的语言更为丰富。

第一节："你赢得了我的爱情。"——右手将收拢的扇子点着心窝。

第二节："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女士将收拢的扇子拍拍自己的右眼。

第三节："啊——"

不过，是这么回事，让我来教教姑娘们不分章节也能做到的事情吧！她们学不会才怪哩！已经没有哪位姑娘照着第一节向我表白，照着第二节询问我，照着第四节用扇子指指自己小脚丫："跪倒在我的脚前吧！"而只有一位姑娘用扇子敲敲我的鼻尖，这，按照第三十九节，是说："先生，

您的名声太可悲啦！”

V

假　花

假辫子、假鬈发、假花、面颊上的假红润，总算好，袒胸露肩的衣服袒露得相当低，说明舞会上至少还有什么不是假造的！虽然就是这方面，有经验的人也知道——

不过，让我们只谈花吧！一个姑娘若是头发上，或者手里，或者衣服上没有几枝人造假花，她就绝无勇气跨进舞会大厅！她要假花干什么呢？莫非想用以表示自己的温柔？总不见得是虚假的温柔吧？是她不满足于自己的天然秀色却又无法超乎天然，于是便想假造？

这些亚麻布做的、姹紫嫣红的大自然的仿制品使我难以忍受！它们令人如此反感，犹如看到一个穿了真衣服的木头人或腊人，蔚蓝的眼睛，珊瑚色的双唇，蔷薇花似的面颊，可是没有生命。草地上的花朵儿凝眸注视我们，神态那么动人，那么天真，恰似孩子的眼睛。可这儿的那朵假花，它的目光呢？死呆呆地木然瞪着，玻璃的！当夜幕降临，大地昏昏欲睡，你会向这些假花轻声道“晚安！”吗？你能想象它们在清晨醒来，浑身被露

水湿透时，会对着太阳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吗？你能想象月亮的银光怎样照射在这朵假百合花的露珠儿上？你想夜莺会对着这枝假丁香纵情歌唱？姑娘啊，你会在小河边寻找假毋忘我花？你的崇拜者会在三月里献你一枝“最早”的假紫罗兰，以表示——格外的殷勤？

有哪个姑娘会在自己的案头长期放一枝制作精良但七零八落、满是尘土的瓷花、绢花或“中国纸”做的假花，而不在一个星期之后便把它扔掉，换上鲜花，哪怕鲜花第二天就将枯萎？你拿起这朵假玫瑰，然后缅想那个美丽的传说故事：印度湿婆神最漂亮的魅人的妻子是从玫瑰花中长出来的！你看着这些假花，然后回忆我国诗人描写花的成百首动人心弦的诗歌！读一读安那斯达西耶·格鲁恩的小说《祖母》，看主人公怎样在一本旧书里夹着一朵早已枯萎、干瘪了的小花，每当她凝视这朵小花时，她便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现在你不妨从这些假花里也拿一朵收藏起来！等你老了，枯萎了，心里装满枯萎的往事，而这朵假花却像今天一样红，它没有同你一起生活，一起枯萎，它那无情的鲜艳将会刺痛你的心。

在富有生气的胸口，在浓密的头发上，生机勃勃的鲜花是美丽的。男舞伴可以将他的梦、他的体己话儿挂在这些鲜花上，可以嫉妒它们。对

着这些假花，他说什么好呢？这是巴黎弗洛朗蒂娜夫人的产品还是维也纳鲍底辛伯爵夫人厂里的产品？妈妈大概花了多少钱买来的？“15兹拉代？30？哎呀，哎呀，30兹拉代！真没有想到！”你送男舞伴一朵鲜玫瑰，他感到幸福。给他“一块”假花看看。他能摸一摸你戴着的鲜玫瑰，他会感到心里甜蜜蜜。让他摸摸这些像稻草一样沙沙作响的假花看！唉，丛林和荒原才这样沙沙作响呢！再说乏味！干性油、颜料、油漆——哎呀，我的天！同样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舞会上的妇女包围在香水的云雾中，她们寻求某种“bouquet des bouquets”①。多少次舞会，就有多少件新衣服，多少种新香水，这次是“罗马香水”，下次是“春之花香液”，再一次是“雅典香水”，另一次是“马黛丽亚之花香水”。烤肉依旧，只是调味汁回回不一样。俗话说：“姑娘像紫罗兰一般芳香。”可是，鬼才相信这套俗话呢，姑娘心里说。至于那些不再是姑娘的妇人呢？“玛玲卡，你上泼洛哈兹科娃的店里去跑一趟，给我买瓶‘紫罗兰香精’！”

假花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妇女们素来都用有颜色的纸和小碎布做假花，就像现在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农村妇女那样。你走进达尔马提亚

① 法文，意为“花束中的花束”。

的海滨小教堂，这里挂满了麻布假花编的花环——麻布的祈祷，祈求远航的丈夫顺利归来。鲜花做的花环枯萎后也许会引起不祥的预感和不安。教堂外面的小墓园里，却又摆满了黑铁皮做的花圈——铁皮的哀伤！在我国，几乎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妇女们大量地用铁皮、铜丝、丝线和金色闪光片做假花。至今在农村各地的小教堂，我们还可看到这种假花，装在涂成红砖色、当作花盆的木块里。人们管它叫"里昂花束"。后来有了"意大利花束"，是用蚕茧做的，"fiori di bozzolo"①。我们知道这种假花早已用作女帽上的饰物了。现时还常有用单个儿蚕茧制作的舞会用的假花，形状挺漂亮，一只蚕茧。捷克妇女花费很多时间亲自制作各种假花。她们用亲人的头发、五花八门馨香的植物根、彩色的腊、亮晶晶的蜗牛、贝壳、皮革、葱头皮、蝴蝶翅膀、甲虫、鼠麹草、等等。花的形状绝大多数都出自幻想。

我国妇女如今除了不在绣花架上绣出花来之外，已经像施魔法般地变幻出各种花卉来，从业余爱好转为专业生产，从娱乐转为谋生，而收入颇丰，成千上万的妇女赖此生活。她们用腊纸或其他纸张，用碎绸子、纸浆、中国接骨木的精髓

① 意大利语，意为蚕茧做的花。

（宣纸）、绉纱、丝绒、金属线和少量的棉线制作假花，年产几百万枝。法国产品最为有名。化学家瑟甘发明了与天然色最接近的染料，植物学家将花朵的解剖图提供给雕刻工，最著名的雕刻工为压制花瓣儿镌刻模型。现代重瓣蔷薇和各种花卉是由数百种小片儿、羊齿植物及帚南石等等数千种小片儿构成。每一朵花，像在自然界那样，都不相同，它们就是用各式花瓣，各式材料制作出来的。露埃特·爱洛伊丝——一度闻名遐迩的米兰女制花商露埃特·裘丽叶的孙女——，以及弗洛朗基娜夫人、比当夫人、布洛热夫人等等，都是著名的制花商和百万富翁，其中法国人始终名列前茅。若说巴黎的园艺声誉最高，园丁工于培育新品种和配搭花束，那末它的女制花人将以她们永不凋谢的产品而使这个盛名永不衰退，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世界博览会上展示了她们的技能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奴隶般分毫不差地模仿大自然——**模仿**！因此制花术不是艺术，尽管制花人乐于把它叫作艺术。艺术必须有自己的风格，而制花术却只有大自然的精确的摹本。捷克人把它叫作“人造花”、“假花”，而不叫“艺术花”是有道理的。

这些假花使我无法忍受！即使做得足以乱真，我对它们的祝愿也至多只能像对假朋友的祝愿一

样：希望它们老老实实。只有天真的谎言才会得到原谅，因为那不是矫揉造作、弄虚作假。不错，早在鲍希阿斯①时代，画家便已开始画花，但是他们说画的是花却并非谎言。女制花人却硬要自己的玫瑰花像普提法②的妻子那样撒谎，而"主人嫌恶说谎的嘴巴"。

模仿大自然！现在制作假花，往后没准儿还要进而制作假少女哩。不过，在这方面恐怕是无法赶上大自然的。

VI

在 夜 间

在我们这里，舞会开始的时间是在白日已经逃之夭夭、大地黑了下来、月亮率领众星"在宇宙音乐的伴奏下"跳例行的波罗奈兹舞③已有个把小时之后。请原谅我这种虚张声势的开场白！不过，既然有人在星辰中这个说看到了"银色的百合花"，那个说"点燃的腊烛"，还有一个说"一首情歌的金色字母"，再有一个甚至说看到了"夜神的牧羊女在放牧上帝的羔羊"，那么群星在我眼

①鲍希阿斯，古希腊著名画家。

②《圣经》中的人物。

③波兰民间舞之一种。

里为什么不能是跳舞的姑娘，而月亮是她们的法依哥特① 大叔呢？

的确，说来好不奇怪，正当我们劳累了一天，应当休息的时候，却要出发去跳舞，完全违背了这样的学说："夜是神圣的、奇妙的，但最美妙的是我们在熟睡中度过的夜。"那些位处文化底层的民族，跳舞都在白天。可是，只要他们在文化阶梯上稍稍升高，刚刚掌握一点战胜夜神、驱除黑暗的手段，跳舞便搬到夜间进行，直至完全把它划归夜间活动了。不过，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跳舞的主要因素是女人，不是男人，而女人属于夜。女人像月亮一样，是黑暗和变化的朋友。白天是男人，夜是女人，女人是"男人较为漂亮的一半"，夜是"生活较为漂亮的一半"。我们将社会生活的花朵——舞会，放在夜间。

有时，跳舞也在白天进行——远足时在草地上，家里来客时逢场作戏。但大型舞会已不在白天举办。约莫30年前还有过，可是即使在当时，那也纯属特殊情况。那时候，德国人的布拉格在狂欢节之前几个星期便已议论纷纷，说是若芬岛将举行"Blumen-ball"——"花之舞会"。舞会大厅全部用鲜花布置。领主们暖房里的棕榈和其他奇

① 贝德里赫·法依哥特19世纪捷克临时剧院初期著名男舞蹈演员。

花异卉装点了大厅的角角落落和大小壁龛。从高处挂下的不是枝形吊灯而是鲜花怒放的花篮，墙上覆盖的不是丝绸墙纸，而是常春藤。此外还有人工花圃，插满了红艳艳的鲜花，原就不很宽敞的若芬大厅，由此而显得更为狭窄。可是。也并不需要更大的地方，参加舞会的清一色都是最上层的贵族。公爵、伯爵，偶尔也有个别男爵破例，但其门第必然无可置疑——几个世纪之前就在宫廷的尘埃中爬来爬去了。布拉格的其他著名人物若能从后面的小门登上回廊，便被视为莫大的恩幸和奖赏。为争得这个有失体面的赏赐，一些摇尾乞怜的爬虫往往大动干戈。盛大的舞会上午10点开始，黄昏时结束。临到进场和散场时刻，满街站着傻了眼的看热闹的人。事过之后，布拉格喊喊喳喳谈论“Blumenballändler”①和“Blumenballpolka”②便足有半年之久。

晚间举行的盛大舞会，对会场的布置和人们衣着的要求当然就与白天截然不同了。在辉煌的煤气灯的映照下，墙壁上的丝绸和头发上的珠宝放出的光彩别有一番情调，裸露的雪白的肩膀也闪着异样的光泽。这方面很须要研究。可是妇女对此却未免显得漫不经心——舞会上衣着高雅的

①② 均为德文，指不同形式的花之舞会。

毕竟少见。你不是经常听到人们议论，说某个美丽的姑娘“在舞会上看不见了”。那是她的“首次舞会”。她平时打扮得还相当不错，根据自己的头形和面形将头发梳理得相当迷人。可是遇到舞会她却失败了。用假发梳成高耸的巴比伦式，或者将本人的头发做成支支棱棱，满头小蛇的厄里倪厄斯①式，或者一张大饼似的搭拉在脑后，活像啮齿类动物的一条尾巴；衣服的颜色同皮肤和头发的颜色绝对不协调，式样俗不可耐，一味追求“摩登”，背后在最不适宜的地方缝了一条宽緞带，屁股上堆着一大簇緞带和法衣似的褶子，看上去活像一只鸵鸟的后身。“警察为此应当抓住她，把这样的女人带到法庭，要她说明白这身晚礼服的所有部位都是些什么名堂，”一位美国妇女斯赫瓦登巴呼吁道。除此之外尚有风靡一时的摩登姿势，所谓的“希腊线条”！上身可憎地向前倾，下身仿佛忍受痛楚、或是腰椎骨受了伤似的撅着，两手耷拉在前面，好像随时准备摔倒似的。就以这个姿势，她前去参加舞会，而在舞会上，每个动作都应该是优美的！

请原谅，我想谈的原是“吹拂着思慕之风”的夜！谈谈能在我们心中唤起较之白天更为热烈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满头蛇发。

爱情的夜。白天，许多柔情仿佛都只是用冒着灰色烟气的磷记录在我们心头，到了晚上，磷便发亮，放出光芒。在白天，许多恋人都羞怯而腼腆，老太婆似地疑神疑鬼，夜使许多好人变成了杀人凶手，使许多胆怯的情人变成勇士，夜唤醒力量和勇气。在芬兰，男人除却夜间，不得在任何其他时间向姑娘求婚。可是，别去管芬兰人怎么样吧，反正我国的现代晚间舞会，也是除了草议婚嫁之外，别无其它！只是在这里，绅士们和淑女们的互相接近已不再是"验证一下自己的神经影响是招人喜爱还是惹人讨嫌"了。阿摩耳在这里也已一无用武之地，只得塑成石膏像，立在角落里作为象征。双方爱慕的表示并不少，这是实话，不过，所谓爱情却只在戏剧中才有。男方得到的现在首先是金钱，然后是随着金钱而来的妻子、一些漂亮衣服和缝着贵重花边的衬裙、几本小说和几个她过去的爱慕者。他的任务是使这些金钱不断增多，她的任务是使爱慕者不断增多。

我国戏剧家的创作方向已经落后了。舞台上的姑娘至今都是始终正确。她料事如神，能在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中看出哪一个对她唯一合适。她若是如愿以偿了呢，皆大欢喜。如若未能如愿则演出了悲剧，父母悔恨莫及，姑娘证明自己绝对正确。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这一套现在必须彻底

改变。例如：

一个好女儿的故事一出戏

人物：父、母、女儿。（母——正如许多聪明的读者从下文可以看出——根本没有必要；之所以列入，仅为人物多一些而已。）

父： 我这儿收到了法学副博士安托宁·泼利斯卡维茨写来的一封信，说他爱上了你，要我同意你们结婚。

女： 是的，我亲爱的、亲爱的爸爸！我爱他胜过世上的一切！没有他，我活不下去，真的活不下去！没有他，我宁可去投河！

父： 亏你想得出，区区一个副博士！

女： 可是……

父： 就算当上了博士又怎么样！如今两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博士。小博士多得跟秋天里的蜉蝣一样了。

女： 可是……

父： 何不同他拖上几年！你可以给自己另外找一个，小伙子有的是，趁你正年轻。

女： 可是……

父： 诺瓦克先生当上律师啦，他对你很感兴趣。还有冯德拉先生，也是满到处地打听

你，这我了解，他的买卖做得挺兴旺。甩掉那个副博士吧！

女： 哦，你知道我怎么办吗，爸爸，我就甩掉他吧。

(1874—1875)

杨乐云译

小东西们

你说我们权利平等，你说公民与公民之间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多一分权利，你说人人都有同样多的义务，这全都是废话！我就认识一个人，他没有任何义务，权利却多得不计其数。一位美国幽默家也曾描述过这么个特殊分子，真遗憾，他的同类却还不少哩！

假如是我在盛怒之下把他杀了，我将身陷囹圄；假如是他一气之下把我杀了，人家甚至不会传讯他。这家伙对我已是动不动就挥起拳头使劲捶打了；可我对他，却举一举手都不可以。他的用语是“我要”和“我偏要！”——丝毫谈不上温驯和服从。一个可怕的人物！他嘲笑德行，对劝说置若罔闻。他无视风纪，睥睨一切，既倔强、讨嫌，却又备受尊重。在古犹太国，按照摩西第五经①（第21章18—21节）的教导，他应被带到长老

① 指《旧约圣经·申命记》。

面前，送到城门口去问罪，挨乱石头的痛击。

有心的读者也许根本不信在我们这个所谓秩序井然的社会里竟有这等事。然而，这却是可悲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今天，我鼓足勇气，双手捉住这个家伙，强行把他放置在我的写字桌上——我的力气大得吓人哩。现在让我来描述一下他的模样儿吧，以便那些有缘见到他的人有所戒备。

瞧他坐在这儿！两条腿傲慢地来回踢动，嘴巴噘着，显出一副嘲弄神情。他脚穿黑皮鞋，身上是灰色短茄克，深色短裤（扣子扣在背后）。圆圆的脸蛋，亚麻色的浅头发，一双眼睛像天空那样蔚蓝——确实漂亮！按照捷克的长度单位，他身高35巴莱茨①，大家管他叫雅娄什。从父系方面说，他是我朋友和邻居（或曰房东）约瑟夫·L先生的公子与后嗣，从母系方面说，他是玛丽耶太太、我那位朋友之妻的公子与后嗣。现年3岁。

“原来是个孩子，”读者会说。是的，是孩子！一个“不问公务”的公民，一个无视人性的人。一个享有无限权利却毫无任何责任的家伙。他是侈谈平等的一种讽刺。“孩子”这个词儿足以使果断的政治家、正直的进步人士一筹莫展。人类不

① 1巴莱茨相当于0.02米。

惜为争取点滴的平等与博爱大动干戈，但与此同时却又不知疲倦地、无休止地生产和制造嘲笑这一努力的讽刺品。孩子像蚂蚁一样多了，无论你朝哪里看。盲目的人类啊！

我上面说到的那位朋友，有一大帮孩子，正如人们有一大堆合乎情理的收藏品一样。比如我吧，我就收藏了各式古印章和古钱币。朋友L的孩子如果一个是黑娃娃，一个是毛利①族，再一个是蒙古丫头，还有一个，比如说，是印地安小妞儿，倒也罢了。可是他偏偏只看中了高加索种，单调得令人厌烦！对于朋友的这些为数众多的珍藏品，我本想逐个儿细细描绘，可惜我的记忆力有点儿难以胜任了。他的丫头品种齐全，从已经上了小学的，到那个使全家人惊叹“会坐啦”的。另外还有那匹野马和这个雅娄什小子，等等，等等。

大丫头叫丽杜什卡。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丽杜什卡已经上学，就是我们街上的那所小学校。依我看，她上学仅仅是为了使爹妈可以站在窗前目送她，直送到她走进校门，中午又站在窗前等候她，直等到她从校门里走出来。此外，丽杜什卡在各门学科里倒也一步步朝前迈进。在计算方面，

① 毛利人，新西兰土著。

她已会说“二二得四”，在识字方面，她会朗读一段“我有嘴，会说话”的文字，而且还会签署大名。她是否也利用字母这个宝贝儿写情书，我不清楚；若说我已有所觉察，那是谎话。不过，她总上我这儿来要纸、钢笔、铅笔，并且每天向我讨两个铜板去买面包——经过短短的思想斗争之后，每次都买了糖果。

二丫头就是那匹野马，名叫托娜。从弧线到弧线是她走路的姿势；两手永远高举着，走和蹦在她实际上是一回事，二者都是用一条腿跳舞——另外那条腿在托娜身上纯属多余，它无事可干，眼下便只是往长里长长而已。

老三是雅娄什，我的灾星。他捶我，踢我，而我呢，还得给他“带汁儿的”，也就是浇糖汁的甜点心。我尽一切可能讨他的欢心。不久前，我答应送他一匹活马——等我有朝一日踏进贵族社会之后，这一点我没有老实对他说，却作了许诺。从那一天起，我可吃尽了苦头。每天他提醒我不下50次，他在床底下、火炉背后寻找活马，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不言而喻我屋里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他的。真不知这桩马的公案将如何了结。看来我将不得不请求斯伐多波尔①

① 捷克作家互助会，1862年创建。聂鲁达对该会无好感。

捐赠一匹了。

雅娄什不知怎的被大家当成了一家之主。必须说明的是，他的统治既严厉，又肆无忌惮，一味只考虑他自己。他像所有的统治者一样："聪明过人"。他的臣民们拜倒在他的脚下，他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沿街叫卖。

"你们瞧瞧看，他说啦：妈，买肉去！"不久前母亲告诉大家，脸上神采飞扬。

"可真了不得！"姑姑用毫不做作的赞叹口吻喊道。

"这小子，"父亲钟爱地说。

"真教神啦！"爷爷证实说，苍老的脸上笑逐颜开足有一小时之久。

当母亲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雅娄什时，她的双手便无力地耷拉到膝头，一种无法形容的满足神情——我姑且把它叫做个人完善性——便飞上了她的眉宇。双手无力地耷拉在膝上，仿佛她想说：如今我再也不需要关心世上的任何事情了。

雅娄什大权独揽时年约一岁半。就职大典据说是通过第一条长裤这个动人的场面进行的。那确实热闹之至，热烈非凡！

"让老爷瞧瞧了吗？（'老爷'指的是我）他说什么啦？"

"让扫院子的当家太太瞧了吗？她说什么啦？"

"让杂货铺的老板娘瞧了吗？"

末了，这里也得说一说那个小不点儿，就是那个"会坐啦"的，她的名字叫曼佳。小家伙体重两利勃尔① 半，长着一对乌荆子一般的眸子，吃泡在咖啡里的"面包和馒头片儿"——她姑姑坚持说。有谁鼻梁上架着闪光的眼镜片或嘴里叼着点燃的雪茄走进屋来，曼佳便扭转身子去看，这时母亲就不胜惊喜地指出：曼佳"在瞧哪"。

我曾苦苦思索，我这位朋友张罗了这么一大帮孩子，原因究竟何在。至今我也说不出个合乎情理的所以然来。要知道，哪怕是养鱼缸，这么多也不合适呀！有时候，一个阴暗的、可怕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尽管我把它驱逐开可是没有用，它又再度出现在我的面前，龇牙咧嘴地朝我做着鬼脸。遗憾的是，总有那么一系列可以随手拈来的事实作为根据。然而，把自己最亲爱的朋友想成这样……

就是此时此刻，我也无法摆脱这一想法。也许他实际上是我的仇人吧，也许他生这许多孩子只是为了我，为了同我作对吧。为的是惩罚我，知道我在外面得不到安宁，因此也不让我在家里得到安宁。不让我清静地写作，清静地看书，甚

① 捷克古重量单位，1利勃尔约合半公斤。作者说这个孩子体重两利勃尔半是夸张的嘲弄。

至不让我好好睡上一觉。

从早到晚，尖叫声、吵闹声、哭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当曼佳放声大哭时，没有比我的过道更合适的地方哄她安静下来了。捉迷藏时，没有比我的前厅和内室之间那个角落更好的去处了。而叽叽嘎嘎的响声终日不断。大皮球除了嘭地一声撞在我的门上，从不撞别的门。开音乐会——鼓、笛、哨子和拨浪鼓齐鸣——，全房子找不到一块比我的房门前有更佳音响效果的地方了。姐姐看到有必要给妹妹一记耳光时，也总是把她带到我这里来执法，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尖叫和殴斗。

孩子令我厌烦透了。若有人问我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谁，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希律王①。当我需要想象一份特别美妙的事情时，我便设想伯利恒大屠杀的痛快。

我，瞧着吧，我要抓住每一个孩子的脚脖子，举到脑袋顶上滴溜溜地抡圈儿……

该死的，房门吱呀一响！又是雅娄什，准是雅娄什！

① 希律（前62——前4），犹太国国王。他听说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将来要作犹太王之后，便下令将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统统杀尽。事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

我要不要把这个新哨儿，他还从未见过的小哨儿给他吸？马上给他，还是……

（1875）

杨乐云　译

天使是女的吗？

今天来说说这么一件半似轻薄，又半属神圣的事情吧！上帝托付于我的，是将读者从惶恐领向安宁，从黑暗领向光明，从暂时领向永恒。在目前，则是从狂欢节领向斋戒节。说来也是，在即将来临的为期八天的喧嚣的狂欢节之后，在纵情嬉闹之后，接着便是一本正经、灰惨惨的斋戒节了。我这篇文章正是为这些日子和这个转变而撰写的，提供读者思考。

也许事出偶然吧。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本来就叫米娜呢，还是写信时才用了这么个名字。总之，“米娜”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解答一个“迄今尚无人解答的、令人困惑的问题”：天使是什么性别？既然人家都说我是百事通，想必这个问题也是清楚的，米娜这么恭维我说。

那好吧，我这就来解答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反正一年之中人们谈论天使没有比眼下狂欢

节前后谈得更多的了，因而这个问题提得也挺及时。在这里，我不如马上说明我完全赞同米娜小姐的见解，她说："在所有语言中，天使可能都是男性①，然而，您难道能想象天使是肌肉发达的男子形象吗？……对男子健壮的体魄我致以莫大的敬意；可是'天使'这个概念依我看只能以妩媚、纤秀的女性来体现。"是的，天使是女性！而且我这里只用短短六个字便可无从反驳地立即予以证实，如果……

显而易见，米娜小姐的这番话，道出了大自然明白无误的声音，说明天使与女性之间有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亲缘感。这一声音和这种亲缘感在全世界妇女的头脑和心灵里都会唤起共鸣，对此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样重要而耐人寻味的是，类似的亲缘感在我们男子身上却一点儿也没有。以我本人为例吧，我就从来不曾把自己看成一个天使般的人——以名誉担保，决计没有！同样，在我走近女人时，我从未期望她们之中有谁会嘴里吐出"安琪儿"②这个词儿来。与此相反，我自己倒是每每看到女人便会情不自禁地赞叹："真是个名符其实的安琪儿！"同样情况在别的男人身上，肯定也会发生。当然也不无例

① 在捷克语中，"天使"一词为阳性。

② 即天使。

外。有些男人自称"安琪儿"①，是的，甚至用此签名。比如布拉格的某画家、某裁缝、某商店老板、某杂货铺掌柜等等。尽管如此，我们却一点儿不相信他们身上有天使的禀赋！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相信。

因而，正是我们男人，在看到女人时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天使。

"林中一座小教堂，
立在秀丽的山岗上。
一群姑娘走出来，
好似天使从天降。"

这是最普通的农民也爱唱的一支歌，我们这些"有文化"的城里人不妨在中午放学时到两所并列的小学校——一所男校，一所女校——附近去站一站。当男孩子一窝蜂地涌出来时，我们怎么说呢？"这一帮土匪！"而当女孩子走出来呢？"小天使——小天使！"恰似诗人科拉尔②在十四行诗中写的那样。我们这些"成年男子"不是人人几乎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有时会跪在某个女性面前，活像跪在天使面前那样，抱着她的腿，仿佛

① 此处指有人姓安琪儿(Anděl)。

② 杨·科拉尔(1793——1852)，捷克爱国诗人。

害怕她会飞走似的？毫无疑问，我们这时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天使的形象：长着一对鸽子翅膀，象征善良和纯洁，或者孔雀的羽翎，说明天使同女人一样，喜欢打扮和修饰自己。

当然也有人绝对不承认女人身上有任何天使的秉性。女人嘛，他们断言，同咱们一样是人。而且比起咱们来，不如说还相形见绌哩——他们净净有词地说道。好吧，也许是这样。女人看上去跟咱们差不离，这倒是真的。她们有人的模样儿，人的面孔，如此等等。不过，试问有哪个孩子不知道，天使装扮成人的模样儿下来干预人的命运呢？只有魔鬼心里有数！我敢毫不含糊地拿出佐证来，说明天使就其性别而言是女性。至于女人是否便是天使——不，对此我还难以识别。不少比我年长、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人士，对此尚且无从识别哩。贝德里希·吕凯尔特在《收割的天使》一诗中，就曾叙述了这么一则故事。一群村姑在月光下跳舞，由于气候炎热，她们身上只穿了夏娃在发明用无花果叶子做时装之前穿用的服装①，她们说，反正不会有人来此！却不料，这时偏偏有个人走来了：神父老先生。姑娘们慌了手脚，急忙跑去找裙子；可是年纪最小的那个——年

① 意为裸体。事见《旧约圣经·创世纪》。

纪最小的总是最机灵——却拦住大家说："这是干什么！穿上裙子他就认出咱们来啦。不如接着跳，别睬他。"神父瞧见她们了，转身回到家里，一面躺到床上，一面感谢上帝，因为他看见了"收割的天使"，这是丰收的好兆头。

这位年事已高、老于世故、对人和天使都有研究的男人尚且如此！这则故事肯定颇有教益。

不过，让我们再稍稍深入一下吧！如果读者看到连一度曾是天使的魔鬼也为女性，他将作何感想呢？这岂非直截了当、铮铮作响地证明，天使是女性吗？我这里不想多说，只随便举出数例供读者思考并自行判断。

生活中有谁说过男人是"堕落的天使"①呢？

《哥林多后书》②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不是明明写着："撒旦③装作光明的天使"吗？这句话不是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撒旦装扮成天使不费吹灰之力吗？因而，每当魔鬼想把圣徒领入歧途时，他不是总装扮成自古以来就装扮的形象——女人的形象吗？

就这方面而言，上文提到的大自然明白无误的声音，即不容置疑的亲缘感，不是又在妇女们

---

① 在捷克，人们常把堕落的少女叫做"堕落的天使"。

② 指《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

③ 即魔鬼。

的头脑和心灵里再度响起了吗？当我们说“您是天使！”时，她们不是回答说：“对，然而是带角儿的①”，“带小角儿的”，等等？

世上还有谁比女人更折磨人的呢？

在我们说“小魔鬼、小精灵、小妖精、小鬼怪”之类的时候，我们男人心里想的除却女人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人不成？

一个长期同魔鬼周旋的人，不是终将为魔鬼所俘虏？一个长期同女人周旋的男人，不也是最终将为女人所俘虏？

我国那些古老的、颇有教益的民间谚语岂不发人深思？比如：“姿色越是美，越招魔鬼爱。”、“魔鬼糖多不稀罕，罪孽外面裹糖衣。”又如：“顽固不化，魔鬼当家！”、“魔鬼动了心，不达目的不死心。”再看下面这两句又何其惊人地相似：“事奉上帝，莫要招惹魔鬼！”、“事奉上帝，莫要招惹女人。”

魔鬼的牺牲品中，绝大多数不都是女人给他驱赶来的？对此感激不已的魔鬼，不是也反过来给女人出谋献策，正如奈芒契采村实际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样？在圣托玛什节前夕，村里有个女人纺纱纺到了深夜10时，因此惹恼了一位圣者。后

① 捷克民间传说中的魔鬼头上长着两只小角。

来，不消说准是魔鬼给女人出了点子，才使这位圣者受了欺骗。

就是在上帝的殿堂里，魔鬼不也常常把男人领入歧途，使他神思不属、礼拜上帝不虔诚吗？女人在那里不也如法炮制？

画像上的魔鬼，在波兰不是身穿德国服装、在我国穿黑衣、在意大利穿红衣、在黑人地区穿白衣？这不是足以说明魔鬼的女性特征——热衷于变换服饰吗？

魔鬼娶老婆不是总挑老妇人为妻吗？试问，哪个男人会这样做呢？如此等等！……

再说下去，读者也许要叫喊起来："所有这一切无非都是可能性和反证。我要看的是确凿的实证！"好吧，这人就是实证，说明天使是女的！

大家都知道"守护天使"吧，即守护儿童的天使！请问，当你雇佣保姆看孩子时，你是选男性呢，还是女性？读者不禁一愣。不过，他学识渊博，不一会儿功夫便醒过神来，说："哎，在东方的印度，就是我们全部早期文化从那儿传来的国家，他们就有男性当保姆的呀。说不定'守护天使'这一历史悠久的古老习俗，正是从印度传到我们这儿来的呢。"

那么好吧——我不会被读者窘住的。正是在八天以前，我在这里曾引用过一首民歌：

"跳舞多欢畅，
乐队他解囊。
天使日后来，
接他进天堂。"

试问，这里所说的天使岂非女性？

读者不禁又是一愣。好极了，让我来给他最后一击！我将拿出雷霆万钧之力的证据，说明天使确凿是女性。我这就摊牌啦，一张天下无敌的王牌。王牌嘛，便是胜利。

圣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写道：

"忽然有一大队武士来到天使的身边。"

杨乐云译

“那是1890年的5月1日”

“那是5月1日……”

请原谅，我也援用这句老调来开场了！从我国的诗歌角度看尽管它很优美，但毕竟用得过多，成了滥调。然而，这一次确实是非如此写不行！年复一年，每到5月1日前后，马哈①的这句话就成千次、成千次地在捷克各地被引用；可是今年，请允许我再用一用这句相当流行、相当陈腐的老调吧。我手中兹拉代的数目要能赶上我国今年说出这句话的次数那样多，该有多好；而人们说出它的时候却又仿佛是无意识的，仿佛是在睡梦中，是低声耳语。

① 卡雷尔·希内克·马哈（1810——1836），捷克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代表作抒情诗《五月》的开头一句为：“那是5月1日，黄昏……”

是的，那是1890年的5月1日！任何一个成熟的、有头脑的男人经历了这一天，就终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读一部用捷克文撰写的、确实闪耀着诗的光辉、充满深邃的、真正的"人"的思想的"神秘剧"，想必是饶有趣味的。在这个剧本里一年四季各个重大节日都将一一登台，以雄辩的口才一比高低，看谁个最为重要。

比如说，元旦日走出来了。不过，这不是那个无聊的、从外国传进这里、使头脑沉重、晕眩、充满了喧闹和令人生厌的繁文缛节的元旦，充满谎言和利己主义的元旦！而是捷克的新年日，就是在我国农村至今仍很有生气的那一个。在这一天，家庭气氛是那样的宁静，那样的神圣。到处是那样的整洁，一切在昨天都已打扫干净，收拾停当，今天要办的仅是最为必要、无法搁置的事情。在这一天，朋友同朋友说话是那般温和，几乎半为耳语，避免一切引起不快和气恼的事情。在这一天，人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教堂，在那里如此虔诚地祈祷。然后，直到新的劳动日的早晨来临，家庭对一切人来说，再次显得那样安逸，那样美好。

圣诞夜出场了。在其他地方，这是个充满市场喧嚣的日子，是摆酒设宴、大吃大喝的日子，

是馈赠令人惊喜的贵重礼物的日子。可在我国农村却但见一派贫穷景象，然而，却是金子一般、幸福家庭的景象。经过普普通通的几天忙碌之后，一个安静的夜晚来到了，人们踮起脚尖走路，生怕发出声响，他们聚集在屋子里，围桌而坐，心满意足地喝蘑菇汤，吃猪油麦粒、精粉面饼和干果子。饭后马上更加亲密地坐在一起，讲古代传说，讲过去的年代，在遥远的国土上，救世主①怎样降生，神圣的夜怎样突然大放光明，天使齐声歌唱，穷苦人怎样匆匆赶往伯利恒，成为第一批向救世主顶礼膜拜的人，第一批认识到人类的拯救在于人类平等。于是，听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便都感到头上的天仿佛真的开了，拯救在望，他们不觉肃然起立，一面在胸前划着十字，一面携手同去迎接“晨星”——迎接新的早晨！

狂欢节的星期二出场了，伴随着它的是音乐和歌唱，引得人人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脚在顿，心在跳，嘴里发出一声声的欢呼。出来同它较量的是4月1日②，开玩笑、愚弄人，到处是戏谑、圈套，到处是小铃铛和嘲弄的哨子。

5月1日出场了。它头戴碧绿的冬青嫩叶编成的花环，闪亮的头发上缀着馨香的铃兰，颤动

① 指耶稣。

② 愚人节。

的双唇发出夜莺般的歌声，有所期待的眼睛里射出热烈的爱的光芒。

数以千计的诗人已经为它歌唱，亿万颗心脏由于它而急剧地、幸福地怦然跳动。然而，也许它还不清楚能明确地说些什么有利于自己的话句。它的领域尽管辽阔，是美与爱的王国，但它的活动却仅在暗中进行：在寂静的密林，在行将开放的花蕾中，在门扉正在打开的心田里。它不爱喧闹和繁华，与纸醉金迷的社交场合无缘，同成群结队的寻欢作乐格格不入。他喜欢的唯有一双双眼睛里的温柔的目光，一张张嘴巴里的甜蜜的低语。

实际上——当然这是出于偶然——，真实的，迟钝的人类历史几乎至今没有注意到它，5月1日。这是说，直到不久之前！直到1851年的5月1日，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开幕之日。在那一天，各民族突然联合在一起了。

不到40年，1890年的5月1日便来到了。的确，我们经历了这一天便是经历了人类历史中最为难忘的5月1日。不，甚至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中最为难忘的一天！

1890年5月1日，浩浩荡荡、一眼望不见尽头的工人队伍迈着沉着、刚毅的步子走过来了，加入了人类的大军，从此永远同我们其他人在一起，行动一致，去争取人类崇高的目标，同心协力，

同甘共苦。

这是强大的进军，犹如大海的浪潮，汹涌向前，势不可挡。谁注意看一看，便会懂得"基本力量"意味着什么！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也一样！

非同一般的日子！异样的心情！丝毫没有恐惧之感——啊，没有，在我看来根本不可能有。可是，一种奇特的、对某一难以把握、完全陌生的事物的期待，使我的每根神经都在颤慄。这绝对不是愉快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一生中仅有两次——尽管它们同这第三次毫无共同之处——，"我产生过同样的感觉，也就是说面临"某一难以把握、完全陌生的事物"时产生的感觉。第一次是在1848年，当布拉格遭到炮轰之际，这种感觉便在一声声臼炮轰响的间隙开始出现。另一次是在1860年，在那个上午，当普鲁士人逼近布拉格的时候。

非同一般的日子！如此寂静、沉重，"惊呆了"。街道完全变了样。傲慢的布尔什帽①不见了。轻便马车和四轮马车也统统不见了。夫人们不见了，淑女们不见了。街上只有非出门不可的人，其中就有我们——被工人错看为"老爷"、而真正的老爷又不折不扣把我们算作是"工人"的人。

---

① 德国大学生戴的一种帽子。

突然，滚滚人流开始从布拉什那门涌过来：工人们在卡尔林[①]集合后，正朝着布拉格营地前进。

我故意逆着人流走去。

红袖章、红领结——一道电光掠过脑海，我想起了公社[②]、想起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红旗！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它——代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红色——佩戴在人们的身上，我不禁战慄了一下。奇怪啊，奇怪！这颜色：深红上带着黑色，它们曾在争取宗教自由的战士胡斯[③]派的头上飘扬，今天，同样的颜色又在争取公民完全平等的战士头上飘扬！

人流滚滚，队伍并不稠密，人们故意拉开了距离，因而显得越发无穷无尽。大家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干干净净，闪闪发亮！手里都拿着轻巧的节日小棍，"散步用的手杖"。有些人还戴着皮手套——想必是手上的老茧太多，而在今天，在"节日"里，他们不愿意露出手上的粗糙。

人群川流不息，可是听不到喧闹声。工人们几乎是默默无言地前进，正如傍晚下班时，我们

---

① 布拉格的一个区，这里工厂林立。

② 指1871年的巴黎公社。

③ 胡斯(1369—1415)捷克爱国者及宗教改革家。1414年被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斥为异端，1415年7月6日处以火刑。

见到他们一群群地走着，缄默不语，对每个字眼都很吝啬，脸上表情真诚——今天则完全可以说钢铁般的真诚了！啊，你举目一看，便会看到他们的脸上已经刻上了标志，“基本力量”的标志！但是，对此你不会感到震惊！你看得出，有明确的思想掌握着这一力量。突然之间，奇迹似的，你突然明白了今年“5 月 1 日”的意义。你突然看到整个现存的社会、政治局面在今天的猛烈一震之下，起了变化，而影响则远远不限于目前！

无穷无尽的人流继续滚滚向前，匆匆奔向斯特莱茨基岛，奔向营地。在那里，人们将聚集在一起，进行一小时左右的讨论。首先讨论缩短每天的劳动时间。他们认为，如果上帝为了他们而双手终日忙碌不已，就抽不出手来为他们祝福了。好吧，愿上帝祝福你们！

尽管有集会的营地，街上的人流却未见减退，白天和晚上都未见减退。不，人群到处皆是，一小时比一小时增多。人们脸上都带着勇敢的、不可否认的过节的神情！后来，工人们还自豪地同妇女并肩前进了，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布拉格的其他居民，同样感到满意，同样感到快乐。

非同一般的日子，啊，极不一般的日子！说

真的，连周围的大自然也仿佛处于同样的法则之下！早晨浓雾弥漫，令人窒息，灰蒙蒙的空气，那样沉重。后来，一轮红日霍地一跃而出，天气变得如此晴朗，金光灿烂，令人感到如此幸福——

那是1890年的5月1日！

(1890)

杨乐云译

译　后　记

凡是对捷克文学略有了解的我国读者，都知道杨·聂鲁达是一位著名诗人，也都知道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则佳话：当代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他是由于景仰这位19世纪的捷克文坛巨匠，才采用了聂鲁达这个姓作为笔名的。

的确，杨·聂鲁达是捷克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他留下的6部诗集：《墓地之花》、《诗卷》、《宇宙之歌》、《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平凡的主题》及《礼拜五之歌》是捷克文学的宝贵财富，对捷克诗歌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他的许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如《再前进！》、《爱》等等，100多年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捷克人民，去争取祖国的自由与解放。

然而，杨·聂鲁达在捷克文学史上所占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却并不全在于他的诗歌。他不仅

是卓越的诗人，而且是杰出的小说家、小品文作家、文艺批评家、敏感的新闻工作者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及民主思想的社会活动家。我国读者也许不很知道，杨·聂鲁达的诗歌成就是在他去世之后才逐渐被认识，被摆正地位，提到应有高度的。他生前更大的名望来自他的新闻工作，特别是他每周一次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辛辣、风趣、富有艺术魅力的小品文。

杨·聂鲁达1834年7月10日出生于布拉格，父亲是退伍军人，在布拉格的小城区开设一爿小杂货铺。聂鲁达从小在清苦的环境里长大，一家人住在一间既是店铺，又是仓库，晚上又作卧室的屋子里。母亲除照料买卖外，还给邻居帮佣以贴补家庭经济。在聂鲁达生活的年代，他的祖国尚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学校禁止使用捷克语。聂鲁达上小学时，就尝到了民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滋味。这个身上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不会说德语的穷孩子，在学校经常受欺凌和嘲笑。中学毕业后，他在政府机关谋得一个低级职位，当了短时期的小职员。1853年，在十分艰苦的经济条件下，他进布拉格大学，先攻读法律，后改修哲学。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这些经历，后来都写进了他的短篇小说《坏蛋》和《小城故事》的《安静大楼里的一周》中。

聂鲁达在中学时代便已初露才华，写过一些爱情诗。他的第一本诗集《墓地之花》于1857年问世，那时他还在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他当过中学捷语和德语教师，但不久就决定完全献身于文学事业。他先后在好几家报纸工作过，1861年《民族报》创刊，聂鲁达进该报编辑部，负责文学和戏剧评论，后成为著名的时事评论专栏作家。《民族报》是一份很有影响的进步报纸，发行量甚大，聂鲁达在这里工作了30年，直至他1891年去世。

聂鲁达是19世纪下半叶捷克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受1848年革命精神的熏陶，在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为争取自由和民主，为发展捷克新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聂鲁达是"五月"派文学团体的中坚。这派富有叛逆精神的年轻作家提倡文学关心现实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主张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实际生活，要求作家在注意民族特点的同时，更多地了解欧洲文化，将捷克文学提高到世界水平。这些原则体现在聂鲁达的全部创作中，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小品文。

聂鲁达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他认为当时捷克创作长篇小说的条件还不成熟。他的短篇小说

中，最著名的是《小城故事》，一本由13个篇幅不等的小说组成的集子。

小城在布拉格市的西部，东临伏尔塔瓦河，是布拉格最古老的市区之一。小城在13世纪便已发展为一个热闹的贸易中心。14世纪下半叶查理四世统治时期，捷克地区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小城的建设也更具规模，许多封建贵族在这里盖起了华丽的城堡、宫殿、教堂和修道院，其后虽经过战争和大火的破坏，但都恢复重建，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不同时代风格的建筑物和丰富的雕塑、绘画等珍贵文物。可是到了19世纪，捷克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农奴制的废除和工业的发展，贵族领主已无力经营豪华的宫殿，教会的势力也有所衰退，而工匠、手艺人、小商人又没有财力大兴土木，这个地区便冷落下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正是聂鲁达出生时的小城情况，也是《小城故事》中各个人物的生活背景。

《小城故事》出版于1878年，被认为是聂鲁达散文创作的高峰，捷克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典范。小城是聂鲁达的出生地，也是他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地方，他对这个地区和居住在这里的许多小人物怀有亲切的感情。《小城故事》是他在回忆往事的基础上写成的，集子里的许多篇中都

有他本人的影子，有时则直接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各篇小说不以故事情节见长而以刻画人物为主。聂鲁达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论到这个集子时说，“叙述完全缺乏情节，丝毫也不曲折离奇，有的只是人物或小像，这应当是主要的。其他一切都应从属于此，都是次要的。唯有细致地描绘人，才是这个集子的主要目标。”这本小说集之所以富有魅力，也就在于聂鲁达在这里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真实可信、与小城这个特定环境分不开的人物形象。

小城是个自我封闭的天地，从景观到居民都带有一种古老、陈腐、不合时宜，但多少又有点诗情画意的特点。在这里，生活的节奏是不慌不忙的，人们在固定不变的圈子里，在同一地点、同一气氛中，重复着同样的活动，拘囿于传统的陈规陋习。在《理尚奈克先生和斯赫莱格先生》中，作者曾概括地道出了小城的基本气氛。他说：“小城，我这儿既指建筑物也指人，具有一种宁静、庄严、古老，也无妨说是昏昏欲睡的特点。”这个特点在集子里的各篇小说中，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构成了《小城故事》独特的艺术世界。

《小城故事》各篇小说的场面都不大，往往只是在一座房子、几条街道、几家酒馆或某个机关里发生的事情。人物有小商人、小房产主、小官

吏、领养老金者，也有穷苦大学生和靠施舍度日的乞丐，总之都是些小人物。

《小城故事》的许多人物乍看起来都有些古怪。不仅外貌、举止古怪，感情和爱好也都有些荒谬。例如，以参加葬礼、一洒同情之泪为最大乐趣的鲁斯卡太太(《鲁斯卡太太的软心肠》)，医道高明但孤僻成性、走路也要离开旁人至少两步远的盖里贝特大夫(《害人郎中》)，被两个无赖青年愚弄了几十年、耽误了青春却始终沉湎在自己的幻想中的玛丽小姐(《今年万灵节的花絮》)等等，都使人感到乖谬、愚蠢、不合情理。但是，把他们摆到小城这个环境里，却觉得可以理解了，他们正是单调、沉闷、"昏昏欲睡"的小城生活的产物。而且，作者也往往借他们行为的荒谬，巧妙地揭示上层社会掩盖在华丽外衣下面的污浊。这种艺术手法也有独到之处。

自成一体、"昏昏欲睡"必然会导致狭隘、保守和愚昧。在小城，生活只许沿着旧的轨道一成不变地进行，任何新事物都会遭到无情打击。在《沃雷尔先生的一只浸满烟油的海泡石烟斗》中，外地青年沃雷尔来到小城，开了一爿粮店，将"自古以来不曾开过什么店铺"的一座房子改成了商店，"还在临街的墙上开了一个门"。这显然是小城居民所难以接受的。由于他们的顽固和狭隘，

这个外地青年破了产，演了一出悲剧。恶意散布的谣言，不管多么荒唐和无稽，在小城也很容易找到市场，《她给一个乞丐带来了毁灭》中的伏依基谢克，就是这样被逼上绝路，冻死在街头的。作者以回忆童年旧事的亲切口吻写这个善良的乞丐，通过天真、稚嫩、敏感的童心烘托人物的不幸，很是动人。

因此，作者在小说集的最后一篇《群像谱》中似乎想说明，小城虽然古朴，却并不是一首田园诗。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为了找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以便复习功课，应付考试，搬到了小城。他满心以为这里"又有诗意、又静谧"，他将置身在"安静、亲切的邻居"中间。可是现实生活粉碎了他的幻想，喧闹、庸俗、无聊包围着他，还把他推进了一场无谓的恋爱纠纷。最后，他怀着与搬进时截然相反的感情，搬出了小城。

不过，小城也毕竟有其诗情画意的一面。在《理尚奈克先生和斯赫莱格先生》中，一对老情敌在酒馆里日复一日进行了11年的无声战斗，虽然也表现了小城人的顽固，但最后的和解却很动人，说明他们品德高尚，不失古风。其他几篇如《夏夜絮语》、《圣瓦茨拉夫的弥撒》等，也都有恬静、古朴的韵味，确实有点像田园诗。

《安静大楼里的一周》是小说集里最长、最著

名的一篇。与其他各篇略有不同的是，这里喜剧色彩比较浓。人物是一所楼房里的七八家住户，他们尽管也勾心斗角、势利眼，但基本上都是善良的小人物。作者用温和的揶揄笔调，嘲笑了他们在人生喜剧里扮演的可笑角色。作者还在小说里插进了两篇与本题无关、完全可以独立成章的讽刺小品。其中之一尖锐地揭示了当时布拉格官府的腐朽，是聂鲁达年轻时一段经历的写照。

聂鲁达一生撰写的小品文，其数量之大十分惊人。在他的全集中，小品文竟有20卷之多，其中仅在《民族报》上发表的，便有两千余篇。他的第一篇小品文发表在60年代初，可是到了70年代中期，当他写的小品文已可汇集成册，并在这方面赢得很高声誉时，他在一封书信中却说："就我而言，小品文为何物，我不清楚。"这话听来似乎不可思议，不过，聂鲁达的小品文最初是以时事评论的一种新文学形式出现在报纸上的。对于一位敏感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个形式最灵活，可以用来迅速、及时地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聂鲁达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形式，将它提高到真正的文学水平，赋予它以艺术魅力，使它成为捷克文苑的一朵奇葩。今天，当我们译介这位作家时，我们看到统称为聂鲁达小品文的这部分散文作品，实际上包括杂文、游记、报告文学和讽刺小品等多

种形式。

聂鲁达是一位知识渊博、文化造诣很高的作家，他观察敏锐，兴趣又极为广泛。他的小品文涉及当时捷克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剖析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到描述一般日常生活，从国外风光、习俗，到布拉格的穷街僻巷、饭馆、集市、监狱，从上流社会的社交、舞会、时装、发式，到劳动人民的贫民窟，可谓包罗万象，洋洋大观。因此，他的小品文不仅是捷克文学的经典之作，而且是后世了解19世纪捷克生活面貌的一份珍贵资料。

这里译介的10篇，选译的着眼点在于艺术特色，希望通过这少数几篇，使我国读者略窥这位作家散文创作的独特风格。其中如《衣衫褴褛的人们》、《那是 1890 年的 5 月 1 日》等，则是聂鲁达的名篇。

尽管聂鲁达说他不清楚小品文为何物，他在1873年却写了一篇题为《小品文》的小品文，形象而风趣地说明了他这类作品的基本特点。他把小品文比作漂亮小伙子插在帽子上的鲜花，一天换一朵，因此丰富多彩，"花哨"无比。他还指出，小品文的作者"必须使读者感到饶有趣味，无论是用真理，还是靠戏虐"，他"必须风趣"。聂鲁达从开始从事新闻工作起，一直关注政治、社会问

题，写了大量政论性杂文，影响极大。即使是这类严肃题材的杂文，他也往往采用嘲弄和讽刺的口吻针砭时弊，或者写得很有诗意，读来引人入胜。

《衣衫褴褛的人们》形式近乎报告文学，写早期铁路修筑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修筑铁路当时在捷克尚是新事物，工程由承包商分段承包，筑路工有捷克人，也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他们迁徙不定，像游牧民族一样，哪里新的工程开始，他们就聚集到哪里，在荒地上建起临时村落，搭个窝棚便是住处。他们受承包商的严重剥削，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得不到社会起码的尊重。对于这一切，作者不是作一般化的描述，而是用丰富的形象绘出一幅筑路工的生活图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还用幽默的笔触较大篇幅地刻画了筑路工乐观、开朗的性格和他们的善良心灵。

《舞会遐思》是一篇颇能说明聂鲁达散文风格的作品。聂鲁达的创作特色之一，是他善于以人们生活中习见或经常使用的普通事物为题材，用小事物表现丰富的内容。他从小事物中抽出无数话题，娓娓动人、机智诙谐地说了起来。他信手拈来民间俗话和谚语，引用圣经和作家、哲学家、幽默家，以至自然科学家的言论，风趣地将它们

揉进自己的文章，表达他在某个方面的独到见解。《舞会遐思》中的手套、扇子、假花等都是至今仍为我们经常使用的普通物品，可是在作者的艺术点化下，它们脱掉了原先的平庸，显出了光彩，有了性格。有哪个读者在读过这篇散文之后再看到这些物品时，会不产生翩翩联想呢？

《女医生、女教士、女律师》以讽刺性和趣味性见长。这篇散文通篇看似嘲讽妇女，对她们揶揄多于尊重，但实际上却是嘲讽当时社会对妇女的歧视，以及医生、教士、律师这几种行业中的不良现象。

《那是1890年的5月1日》及《乌云和彩虹》都是严肃题材。前者记述布拉格工人第一次为庆祝“五一”节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作者敏锐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向，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并且明白无误地宣布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后者就一次水灾写捷克人民的痛苦，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无比关切。

聂鲁达的短篇小说《傻洪扎》虽早在20年代便由茅盾同志翻译介绍到我国来，但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在我国译介得仍然不多，小品文则是首次同我国读者见面。希望通过这本选集，我国读者能对这位19世纪的捷克著名作家有较多的了解——尽管这只是他创作的一个方面。

译文全部从捷克原文翻译。

杨乐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小城故事
作者＝（捷）扬·聂鲁达著　　杨东云　　蒋承俊译
页数＝５８０
ＳＳ号＝１１４１３８９７
出版日期＝１９９０年０９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